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观 音 达 磨
罗 汉 全 传

 **eBOOK**
内部资料 非卖品

豫章铁树记引

许都仙，江南人也。厥祖累世阴德，都仙以西晋初诞，溯其自，盖玉洞仙降世，岂梦熊梦马者说哉！都仙幼颖异，长举孝廉，擢旌阳县令，赫有政声。惟以五胡并乱，遂解簪绅，皜然不染。既归，适蛟螭肆害，将举豫章而汇之。若然，则民而鱼也，都仙乃远投谶母，传以汉兰公玄谱，歼灭殆尽，镇以铁树，俾洪州地脉，奠安若磐石然。厥功懋矣！康宁间，合宅上升，则许氏之阴功有报，而玉洞之仙谱为无失者。我明距晋世虽多历，而部仙屡出护国，是当代之铁树，奕叶且重光矣！予为之作记，匪妄匪妄！

时皇明万历癸卯春穀旦。

竹溪散人题

主要人物表

- 许逊——字敬之，人称真君，玉洞真仙降世，首任旌阳县令。
- 许琰——字汝玉，颖阳许由之后，许逊之祖父。
- 许肃——字世为，许琰之子，许逊之父。
- 谌母——字日婴，许逊师傅。
- 兰期——字子约，也称兰公。
- 吴猛——字世云。元郡御史。传授许逊烧炼秘诀，后又拜许逊为师。
- 胡云——字子元，许逊同窗，后跟随许逊学道。
- 郭璞——字景纯，善阴阳山水之道。
- 王朔——通五行历数之书，三教九流之道。
- 盱烈——字道微，许逊外甥。后追随许逊。
- 钟离嘉——字公阳，许逊外甥。后追随许逊。
- 陈勋——字孝举。益州别驾，许逊书吏，后为弟子。
- 周广——字惠常。许逊弟子。
- 黄仁览——字紫庭，御史中书黄辅之子，许逊弟子，后为其女婿。
- 彭抗——字武阳，曾任晋朝尚书左丞，后为许逊弟子。
- 曾亨——字兴国。许逊弟子。
- 时荷——字道阳，许逊弟子。
- 甘战——字伯武，许逊弟子。
- 施岑——字木玉，许逊弟子。
- 贾玉——刺史，孽龙岳丈。
- 王敦——字处仲，大将军。
- 孽龙——原名张酷，误食龙卵而成孽龙。曾化名慎郎，入赘刺史贾玉家。

主要人物表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吕洞宾 | 也称吕嵒，纯阳子，慧童等。八仙之一。 |
| 钟离子 | 也称云房子。吕洞宾的师傅。 |
| 吕海州 | 吕洞宾之父。 |
| 王 氏 | 吕洞宾之母。 |
| 清溪道人郑思远 | 为传说中的神仙。 |
| 方华施真人 | 为传说中的神仙。 |
| 黄龙禅师 | 长干寺中的法师。 |
| 黄若谷 | 青城山丈人观中的道士。 |
| 王 纶 | 岳阳城太守。 |
| 黄 莺 | 杨柳 广陵妓女。杨柳是黄莺之妹。 |
| 法 珍 | 杭州天竺寺僧人。 |
| 高法慧 | 庐山竹影寺僧人。 |
| 何仙姑 | 八仙之一。因吕洞宾度之而成仙。 |
| 陆 清 | 商人。 |

篇目目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 | (1) |
| 达磨出身传灯传 | (55) |
| 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 | (117) |
| 飞剑记 | (201) |
| 铁树记 | (277) |

主要人物表

- 妙 善 妙庄王第三女，即观世音菩萨。
妙 清 妙庄王长女，即文殊菩萨。
妙 音 妙庄王第二女，即普贤菩萨。
妙庄王 国王，即善胜菩萨。
伯牙氏 皇后。
善才、龙女 即观世音菩萨的侍应金童、玉女。
青狮、白象 如来佛山门上雕像。

出版前言

中国古典小说汗牛充栋，蔚为大观，其中许多作品世代流传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悦。为弘扬华夏文化，我社从卷帙浩繁的古典文学宝库中精选有代表性的作品 100 部，编成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丛书奉献给读者。这套丛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：

第一，选题宽。除了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这“四大名著”外，还选收了诸如《封神演义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说唐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隋唐演义》等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较为突出的古典长篇小说，有的作品甚至从未点校整理刊印过，因而这套丛书将更加全面系统地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风貌。堪作普通中国人承袭优秀传统文化的通俗百科全书。

第二，读者面宽。这套丛书中的作品有些已有多种版本流传，然而许多版本都没有注释，有些版本虽有注释但偏于学术性。我社立足于中国古典文学知识的普及，组织力量对作品中的疑难字词、语句以及方言、典故一一作了注音和释义，有助于文化程度较低的读者扫除阅读障碍，也有助于一般读者阅读参考，适应多种文化水平的读者阅读。

第三，附人物表。这些作品内容复杂，人物众多，许多读者阅读时常常苦于理不清这些人物的背景和关系。我社特要求注释者梳理列出书中的主要人物表，使读者了解这些主要人物的来龙去脉、有助于理解和记忆。

第四，配插图。每种作品均配有若干幅精美的插图。这些插图大多选自馆藏善本中的绣像，或由当代画家重新创作，使读者能直观地感受到作品的内容情节，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，增强审美情趣。

希望《中国古典小说名著百部》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，也希望专家和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以使这套丛书日臻完善。

1995 年 12 月

内容提要

本书由五部以民间俗信中人物的故事为题材的小说《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》、《达磨出身传灯传》、《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》、《飞剑记》、《铁树记》组成。

《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》，又名《观音传》。分两大部分，前半部分叙观音坚心修道，矢志不渝；后半部分写观音与善才、龙女收伏青狮白象的故事。唐以前的观音大都是有胡子的大男人。明清以后，观音在中国人的心目中逐渐成了一位“娘娘”，其中奥妙，与这部小说的流行大有关系。

《达磨出身传灯传》根据有关达磨的故事编纂而成，记述达磨一生的经历及其言行。达磨先是在本国演教，后又往震旦传灯。梁武帝舍身事佛，天下效尤。达磨在中土普施法雨，最后因遭人忌恨；六次遭毒，端坐而逝。

《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》则写了长眉罗汉、伏魔罗汉等二十三个罗汉的故事。

以上三部作品，对于认识观音菩萨、达磨、罗汉这些在中国深有影响的佛教人物，十分难得。同时，从小说史的角度，还可以看到佛教如何利用小说进行宗教宣传，以及宗教思想的发展变化过程。其中个别涉及封建迷信的内容，希望读者注意鉴别。

《飞剑记》全称《锲唐代吕纯阳得道飞剑记》，小说根据各种民间传说演绎而成，塑造了吕祖吕洞宾道法高妙的仙人形象。

《铁树记》，全称《新镌晋代许纯阳得道擒蛟铁树记》。小说主要记述道教全真教始祖许仙许真君斩妖除怪的故事。除渲染道家仙法外，对汉末魏晋时期动荡的社会生活也有一定反映。

南海观音菩萨出身修行传

鹧鸪天

国主妙庄王，幼女妙善娘。
父欲招女婿，修行不嫁郎。
发去园中禁，容貌越非常。
白雀寺中使，天神相助忙。
遣兵去烧殿，精诚感上苍。
逍遥楼上劝，苦苦不相降。
押赴法场绞，虎背密山藏。
灵魂归地府，十殿放毫光。
究囚蒙解脱，香山得返阳。
九载修行满，功成道德强。
父疾合乎眼，医疾得如常。
文武入山谢，方知骨肉伤。
一家登佛国，快乐在西方。

第一回 庄王往西岳求嗣

话说金天大吴氏十一年，有西域王灵人，姓婆名伽，表字罗玉。自一十七岁起兵，二十岁登位，国名兴林，年号妙庄，掌管三十六载。东至佛齐国，西至天竺国，南至天真国，北至遏罗国，地方三千里。文有赵震，武有褚杰，君明臣良，刑清政理，万民乐业，四海无虞。当时大赦天下。于是，立宝德皇后伯牙氏为正宫。

谁想王与皇后年俱四十并无子息，三宫六院俱亦乏嗣。庄王对皇后曰：“寡人百战千征，千辛万苦才取得一个金瓯天下，指望子孙承守，传位无穷，今日妃嫔虽多，并无太子，朕心十分烦恼，不知子童有何高见？”伯牙皇后奏曰：“和气致祥，乖气致戾。想是当年我王东征西讨，杀入大多，恐乖天和，所以致我夫妇四十已过，尚无一子传后。妾近闻得西岳华山圣帝十分灵感，凡有祈祷皆获果报。我王何不发一道旨意，差礼部掌礼官悉怛喃、支都二人前去那殿上，命僧道广建罗天大醮，七日七夜，任过生前罪愆，求嗣继后。倘或至诚格天，求得一子，江山有靠，岂不甚美。”庄王闻奏，心中大喜，即时设朝。乃宣文丞相赵震上殿，吩咐曰：“寡人无子，要往西岳求嗣。卿可命掌礼官备办齐整，二月十九日，朕与皇后亲往行香。不得有误。”赵震领旨，即差司祭司大使悉怛喃，纪善局承务郎支都二人前往西岳庙。点起僧道五十人，自二月十二日建醮起，十九日完满，皇帝亲来行香。

二人领旨，乃急办下成都锦十正、朱佳香五十斤、高丽纸五箱，令支猪四只、太和鸡八对、曲江鱼十尾，衣锦龙荔、洞庭金桔、密云小枣，水陆珍馐，百般果品无不具备。二人带领百数校尉搬运祭礼，竟奔西岳投下。

悉怛喃将圣旨开了，宣读已毕。只见岳庙住持道士，姓安，道号志空，率众徒弟接旨。已了，即吩咐首班弟子一庐打扫岳庙中殿，选集山前山后僧道数满五十，登时勤起法器，诵符请圣，建起无量清醮。真个是：

金钟法鼓闹喧天，揭帝哆哪件件全。

僧道两边齐拜咒，庄王果是结良缘。

却说庄王一连设醮七月七夜不歇，及到十九日清晨，庄王夫妇换了洁净祭服，大将军褚杰保驾，点起羽林亲军二百名，前后护持来到岳庙下辇。掌坛道士志空俯伏接入，皇帝夫妇升殿将祭物摆开，悉怛喃读祝文，支都行酒，将庄王心事一一祷告。志空复引入诚斋阁坐下更衣，众僧道俱各叩头已毕。庄王吩咐曰：“今日为朕之事，多亏了你众人忙了七日七夜，朕若后日得子承继，决不轻慢你众人。”吩咐已罢，乃将祭奠之牲分赏给僧道去了。庄王同皇后及文武大臣一同治装回朝，将朝内大小官员俱各平升一级，命光禄司设宴，于是夫妇退入后宫去讫。

虔诚秉壁拜西华，夫妇惟求子克家。

当日杀威难忏悔，特教三女布毗伽。

子童——亦称“梓童”。古时皇帝称呼皇后的专用词。

罗天大醮（jiào，音叫）——“醮”指僧道为祈福驱灾而设的道场。醮的名目繁多，罗天大醮是天子直接向上天祈祷的大道场。

格天——感动上帝。

第二回 岳神奏上帝

却说岳神感受庄王斋雕，知庄王是嗜杀之君，不该有子，该注他绝后。只是他今日有这一点处心，亦当寻个善报与他。乃呼千里眼、顺风耳二人，问曰：“今日有庄王要求子嗣，如今哪处有修善的人可着他去降世报生，以救天下万民苦难。一则不绝他之后，二则使善人得以救世。你可速查报来。”二人即挪开慧眼，提起真觉，遍听遍观天下一遍，乃即奏曰：“今有鹞岭孤竹国抵树园施勤长者，祖宗三代修行，吃斋好善，仗义疏财，济人利物，德施不倦。令长者有三子，长曰施文，次曰施晋，三曰施善，俱皆持斋把素修善。只因前日有西霞山强人王喆带有同伙三十人，被车触国天兵杀得无处投奔。饿了数日，竟来施文家乞食。他兄弟三人知他是强盗，要饿死他与民除害，故分文斋粮不与。王喆无可奈何，乃复与众商议曰：‘做也是死，不做也是死，如今这等饥饿怎生过得。’乃提起杀人心，展开放火手，仍转车触国，将一大户戴德儒家打破。杀死男妇一百余口，房屋火焚，财物掳掠，回空怨气冲入上天。司善土地奏过玉皇，玉皇大怒，说：‘他三世救人，强人须不当救，但逼得他杀绝戴家，却不明明是他假手！今速将他兄弟三人拿入神霄洞天监禁，永不许他再见天日。’此系施家之事，今上圣要答庄王之醮，何不奏上天曹，赦此三人罪过，着他投生以救凡世岂不美哉！”

岳神闻奏，说：“既有此人，我便修表去奏。”召唤清风童子排备法服，直入昊天金阙紫微大帝阶下，俯伏奏曰：“臣掌西岳，职纠人间善恶。今存兴林婆伽王四十无子，夫妇发心在本山建清醮七昼夜，祈求子息。臣查得抵树园施文兄弟三人素行为善，而施善修行尤笃，非二兄可及。三人只因不救王敲之暴，得罪天廷，已蒙监禁终身。臣今冒死上奏，乞陛下赦他三人前愆，转男身为女身，次第投入伯牙氏腹内，限三年长短出世。复令施善不变夙心，生即斋戒，后成正果，以善度尘世。一则使婆伽王无子有女，恶仅及身而止；一则使施善历代之善得大度于世。臣无任下情，统祈垂听之至三。”帝当时闻奏大悦。即吩咐北斗、降生神急领其事，将三人一时俱皆释放，把三个真魂付与北斗，带去婆伽王宫中，着本宫土地投讫。正是：

湛湛青天不可欺，未曾举意我先知。

善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

笃（dù，音堵）——忠实，全心全意。

愆（qiān，音牵）——罪过，过失。

夙（sù，音速）心——素有的修行信念。

第三回 妙善公主降生

却说光阴迅速，日月如梭。庄王自移设醮求嗣以后，不觉瞬息三年。指望生一男子接绍宗支，谁知宫中彩女每夜闻得异香满室，霞光遍宫。初生一个乃是公主，取名妙清，庄王心中甚是不悦。及至二年复生一胎，又是公主，庄王吩咐宫人，将去淹死，众臣知得，连忙保劝，庄王不得已，权叫奶婆洗起，取名妙音。及至三年，皇后复有吉叶，庄王指望必生太子，谁知却是施善托世。宫人报说又是一个公主，庄王当时闷闷不乐。乃对丞相赵震曰：“寡人如今五十已过，止生三女、江山一旦休矣。只是可惜我一生汗马之劳付之流水，教我如何死得瞑目。”赵震乃劝曰：“儿女乃大排定，非人力所能为，我王善保龙体，且待三公子主长成，选择三个驸马，待我上万岁之后，拣择谁可托得江山者，便把后事尽付与他就是。帝王有子亦不过使他承先继后，无子而让于女婿，使吾王世世代代得享祭把，亦如有子一般，何必过虑。臣记昔日尧舜皆让于贤，岂不是如此！”庄王闻赵震之劝，其心始宽，乃命宫人养起，取名妙善。妙善生后，行止动静绝与两个姐姐不同。口即斋素，心即好善，尤善修行。

一日，姊妹三人入长春花园闲玩。妙清笑曰：“我姊妹今日上籍父王庇荫，一下得母亲教育，清闲无事，得在此游戏，但不知常常得如是也不？”妙音答曰：“姐姐差矣！即如人家小是是兄弟，大是各乡里，况我等俱是女子，一旦及笄。父王把我适与他人，你东我西，焉得长能如此聚首。”只有妙善笑而不应。妙清问曰：“妹妹笑而不答，其故何也？”妙善曰：“依小妹之见，人生富贵荣华如毒水朝露，霎眼不见。且如做皇帝的是至尊无对，谁不思量万年长久，哪知兴废存亡不移时而即变。自三皇至此，不知更了几朝几代，当口之威福今何在哉！至亲莫如父母、夫妻、子弟，反到一旦大限来时，你说顾得顾不得？至爱莫如田地、家业、财宝，一旦无常，你说守得守不得？小妹今日也不顾荣华夫妇之乐，只愿寻一所干净名山好去处修行。倘一日修得出头，成个善人，那时腾身北级，翘足南溟，昂头东海，转眼西隅。上则度得生身父母超升天道，中则救得人间苦难贫寒，下则化得凶神恶鬼不兴殃崇，则小妹之分头足矣。二位姐姐何必多求。”

精心默祷格穹苍，弄瓦何期作弄璋。

总为施勤三子善，他年南海法无量。

洗——旧时风俗：婴儿出生后三日或满月时替婴儿洗身。一般寓意在阳世活得长久。

吉叶——指怀孕。

万岁之后——指庄王死后。古人忌讳死字，遇死字时即用其它语言指代。皇帝称为万岁，因此说万岁之后。

尧舜——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两位被人称颂的帝王。他们禅位让贤，没有把帝位传给儿子。

及笄——指女子成年。

适——许配。

大限——人的死期。

无常——原指人死时勾魂摄魄的使者，此处借指死的时候。

弄瓦、弄璋——弄瓦旧时指生的女孩，弄璋指生的男孩。

第四回 朝中招选女婿

话尚未毕，只见数个彩女忙入园中，说：“圣上有旨：今日朝中大设筵宴，将大公主、二公主招赘新科文武状元为婿。速入更衣，勿得有违。”三姊妹听罢，即时归宫。

且说新科文职状元姓赵，名魁，字得达，乃实应人氏。父震，现为当朝丞相。庄王见他人才出众，文学超群，即将长公主妙清招他为东床女婿。登时造起驸马府。又有新科武举状元，姓何，名凤，字朝阳，乃河东人氏。少年奋志，一十八般武艺件件惯熟。庄王又将第二个公主妙音招他为西府驸马。当时金榜题名，洞房花烛。一代君臣百平婚眷，庆喜筵席载笑载歌，此乐真人间罕有也。

今日庄王寿届六旬，天寿皇节。赵魁与何凤商议曰：“我二人宿缘有幸，今喜连襟，同寅协恭，共扶社稷。且喜皇上今值六旬寿诞，我等合该同公主上殿祝寿递觞。”何凤曰：“姨丈所言正吾愚见。”乃备赛蟠桃一盒，久藏琼浆二壶，向二位公主一同把盏。

庄王当时喜女婿冰清，外翁玉洁，又是华诞，不觉饮得酩酊大醉。转入神宁宫坐定，举目一看，只见大公主、二公主俱不在侧，银烛煌煌，只身孤身，心中猛省起来。说道：“我招他二人为驸马，乃是半子，缓急不离左右，谁想他身恋夫妇之乐，得我撇得不瞅不睬，此人如何把得大事。若是今把江山付与他掌管，一发不睬我了。如今只有三公主在身（边），未曾招人，日今务要招个有恩有义，真真当得半子的在我身旁，然后把天下大事交与他管，那时我退入养老宫，做个太上皇，我愿方足。”乃呼太监怀安曰：“汝可接娘娘来，我有大事与他商量。”怀安忙入乾清宫，宣得皇后到来。庄王曰：“寡人今日贱辰，娘娘将何为寿？”伯牙皇后跪进曰：“粹童别无他寿，只愿妙善他日招个孝顺女婿，时时在宫中伏事我王，妾方满心满意。”庄王曰：“尔言正合朕意。”乃吩咐彩女：“尔可去景梅宫请三公主到此。”但见彩女不移时，宣得三公主来到，叩头山呼已毕。且听下回分说。

万里江山胤子慳，欲招三婿显门阑。

谁知妙善生来拗，不恋东床恋鹫坛。

招赘（zhuì，音坠）——把男方入招女家承嗣宗桃的婚配。

酩（míng，音毛）酊（tǎng，音逃）——喝酒大醉的样子。

得我——将我，把我。

不移时——时间不长。

胤（yìn，音印）子慳（qiān，音千）——胤子，子嗣。慳，欠缺。

鹫坛——借指佛教。

第五回 妙善不从招赘

却说庄王问曰：“我养汝三姐妹三人，母桂虽然茂盛，但终是女子，何以掌管山川。吾闻昔日曾有尧禅舜位，我今见你两个姐姐都成亲，宣你来，别无他说，将你欲招女婿，嗣位东宫，付托后事。你说还是要招文状元？武状元？”妙善即俯身奏曰：“父王圣旨敢不听从，但孩儿身心主意不同，各有所志，愿父王见容。”庄王曰：“你且说来。”妙善曰：“孩儿不愿婚姻，只愿修行学道，若得果证菩提，不忘养育之恩。”庄王听罢，大怒。曰：“这泼妮子又来作怪，朕为一国之主，万姓之尊，见识到不如你。哪有皇家公主好人不做，去做尼姑！”妙善复奏曰：“天下大器谁人不爱！夫妇快乐准人不喜！只是孩儿素性只愿修行，任他一切荣华，儿心全似冰炭不入。父王真苦萦心孩儿初心改，不肯改！”庄王起身，怒欲答之。妙善乃勉强假应之曰：“父王苦苦要儿招婿，儿情愿招个医士也罢。”庄王曰：“天下英才多少，汝偏不要招，却要招医士，汝心下是何主意！”妙善曰：“儿招医士非有别意，只要医得天下无万类之相，无寒暑之时，无爱欲之情，无老病之苦，无高下之相，无贫富之辱，无你我之心，尽得吾意佛果菩提，不选日时，结成夫妇。此则儿之愿也。”庄王听罢，怒气冲天。骂道：“这个妖精一发对人前空说鬼话。”叫值日内使何陶过来听令。何陶跪下禀曰：“陛下有何发落。”庄王曰：“无奈这妮子忤旨，你可将他锦衣剥下，取御棍打出，禁在后园，侍他冻饿而死，免得挂朕心怀。”内使承旨，尽将衣寇剥下。妙善叩头拜谢，竟自往后园修行去了。

不听招亲恃二亲，后花园内受孤冷。

衣冠礼服都剥去，一旦翻成越路人。

母桂虽然茂盛——借指孩子虽然不少。

菩提——佛教名词。意指达到大彻大悟佛的境界。

越路人——路上遇到过往的陌生人。

第六回 妙善后园修行

却说妙善来到园中，甘心淡薄，一意修行，与明月为朋，与清风为友，逍遥自在，无碍无拘。全忘却宫中之乐，足以易此之乐。

忽一日，皇后思念公主不置，乃差御前彩女娇红、翠红二人入园探问消息。二人见公主初心不改，即跪下劝曰：“奴婢禀告公主，俗语云：世间风流事，无过夫妇情。何不回宫招娶驸马，以图快乐，立志修行成得甚事？况且乃是王宫之女，玉叶金枝，罗绮千箱，富贵第一！何必苦恋空门，吃此黄养淡饭，成甚勾当。”妙善曰：“你们哪里晓得我心里事。富贵罗绮何道希罕，皇帝今日送我在园中，如离火坑。感谢三光，今日才得随心满意修行。正是：长空云散清如洗，天地春回万象新。你们每每花言巧语，在此絮絮贴咕做甚？何不早早回去，休得在此胡缠。”二宫女畏惧公主，只得叩头喏喏而归。妙善见宫女去了，欢然笑曰：“这贱人去了，且喜这园内并无忧虑，幸有白云明月为伴，真如神龙得水，猛虎逢山。不如拿香案过来，拜告大地，申奴一点诚意。”安排已了，深深拜曰：

焚香祝告王天廷，国内修行铁石冰。
奴年方十有九岁，父母偏将奴结亲。
奴见地狱千般苦，不愿将身去嫁人。
爱欲般般都放下，三途八难永除根。
锦绣罗衣披麻绩，全身净尽灭红尘。
出门一步乾坤阔，逍遥自在感天息。
清风明月常为伴，垂杨绿柳好藏身。
千般快乐浑不喜，一心只要道完成。
若得奴身成正果，鱼逢绿水现金鳞。

不置——置放不下。

富贵第一——天下第一的富贵人。

三光——指日、月、星辰。

三途八难——佛语。指不利于得道的世俗劣性。

第七回 庄王夫妇园中劝女

却说妙善参拜天地已了，收拾香案卧唐歇息。不想皇后见两个大公主夫妇唱随如愿，快活无边，陡然想起妙善后园受苦，上下住两泪纷纷。叫娇红问曰：“你前日去劝公主，他如何回覆。”娇红说：“公主修行心如铁石，全不听劝。”皇后曰：“大公主招文，二公主招武，何等快乐。偏是妙善古怪，一心只要修行，父王发怒，逐出花园，却要冻饿死他，我痛思骨肉，忧忆成病。昨日合官商议，待君王回宫，哀告乞赦孩儿之罪。你在宫外伺候回话。”

却说庄王朝散归宫。娇红慌忙禀曰：“圣驾已归，娘娘可速迎接圣驾。”皇后鞠躬接入宫内，只见庄王眉头不展，脸带忧容，闷坐龙椅。皇后奏曰：“陛下往日入宫无限欢喜，今日缘何下耐烦。朝内有何事关心，臣妾合当分忧。”庄王曰：“妙善拗性，前日不听朕言，被朕贬禁，囚于后园。朕思量起来，猛虎犹护子，毒蛇也爱儿，自家骨肉安忍禁囚园内。况朕又无五男七子。早晨听得中散大夫许智他倒有五男二女，昨日又添一子，众官都贺他。我为万乘之君，四海之主，反不如他，朕心安能欢喜！”皇后曰：“父母见识大抵相同，自家儿女怎不爱惜，从今只要改过前非，便罢。”庄王曰：“既是梓童这等说，我和你同去园中，以赏玩为由，带那不孝子回宫便了。”

“当值怀安哪里？”怀安叩头禀曰：“万岁有何使令。”庄王曰：“汝可护驾到后园去来。”

怀安唤娇红、翠红一同悄悄步入园中。只见妙善正在那里看经念佛。见圣驾已到，慌忙接入坐定。

庄王问曰：“我儿前日忤旨，老父不觉一时性起，懈尔在此，今朝爹娘于心不下，故又来劝尔回宫，早招佳婿。”妙善禀白：“儿愿出家修行，不愿在家嫁人。故今日在园中看经礼佛，无非为出尘凡之计。老爹娘莫管儿。”庄王又小心劝曰：“我儿当三省后打神仙姑诬佛法苦空世上。”只听得又说：“孩儿不要苦苦执迷，早早同我回宫，招选佳婿，掌管我万里江山，免得我老爹娘后无结果。妙善听罢，只不作声。皇后又劝曰：“吾今无子，止生汝姐妹三人，爹爹年老，再无别亲，汝可回心转意，再不可执迷如前。倘不甘听，爹爹怒起，那时汝进退无门，我老娘再不顾你了。”妙善听了母亲叮咛，哭倒在地，叩头禀曰：“修行是儿素心，招赘非儿所愿。儿思想，人生百岁为欢几何！若不早早修行，一旦无常堕落凡劫，不得轮回，那时对谁哀告。望爹娘及早转宫，丢儿莫念。奉养则有大姐、二姐可托，比如不曾生得孩儿一般。伏乞爹爹大开恩宥，容儿留此修行不胜成藏。若苦要儿负却初心，天日在上，宁甘万死，不愿在世。”庄王忍怒复劝曰：“凡为人子不遵父命是为不孝，我想为僧道的盖是懒惰、孤贫、家苦、下流、求食度口之人。我儿决不可学他。”

妙善再奏曰：“儿闻三世清佛，今占明贤皆舍五欲成等正果，普济天下人间。天下终不然都是下流之人？”

庄王听罢，对皇后曰：“罢罢，子童，我和汝归去，管他妖精则甚。”说罢，飘然归宫去了。

轮回——佛教认为世上众生的生死相继，各依所作善恶业因；一直在六道（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饿鬼、畜生）中升沉不定，象车轮一样旋转不停。只有得道者才能免于厄运。

妙善见父母已去，乃微微冷笑，向支机石上蟠坐，念经不辍。听下回分解。

拘禁花园诵佛经，抛开爱欲炼精金。

清风明月无边趣，圣旨虽严不易心。

第八回 彩女奉旨劝公主

忽二彩女入园，禀曰：“今有大公主、二公主特来拜访。”言未毕，只见妙清、妙音双双同至。妙善连忙作礼，曰：“今日不知二位尊姐到此，有失迎候。”妙清曰：“我姐妹多时不见贤妹，心如刀割。又听得爹爹把妹子拘禁在此，我二人心中十分不安，今日特来接你回去，同享荣华，免得在此孤栖冷淡，无了无休。”妙善答曰：“姐姐言之有理，但姐姐仅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修道之事昔年花园游玩已见大意，到今日禅心入定，叫我与二位尊姐同意，观如拒敌，死亟关头，我已勘破了大半。但言姐姐来看我则可，若说劝我，海枯石烂我心决不从汝之劝。二位贤姐及早归去，小妹出家，后日若得功成正果，先度双亲，后度二位姐姐同登净土，有何不可？今日双亲譬如不生小妹一般，多多借言拜上。”

妙音复劝曰：“妹子差矣，人生青春易过，容颜易改，及早回心，招了亲事，一生快乐，何须做这等勾当。”妙善曰：“姐姐你那里晓得：蟾蜍无返照之光，玉兔有伴月之意。探尽龙颜海藏、天堂地狱，任君去行。我今情愿离恩割爱，一心学道，望姐姐且莫多言。”

妙清亦怒骂曰：“以你这等愚痴下贱，在生伶俐，不听忠言劝谏，只怕你登时受苦在后。”妙善曰：“姐姐免息雷霆之怒，我与你身同意不同，汝自思天子之富贵，管我则甚。”二人听罢，乃飘然拂袖回归。

妙善看见二人去了，依然念经不歇。

皇后自那日从园中归去，十分忧闷，百计不能得儿女归回。乃禀过庄王，再差彩女娇红、翠红复往园中，见三公主进言劝曰：“天下无不是的父母，公主修行固是好事，学道法不若学人伦，夫妇人伦公主当熟悉之矣。今公主在此苦执意不回，小奴婢奉上圣言，特来请归府中，招选驸马。由不得公主不肯，我二人抬也抬得汝去。”妙善大怒，骂曰：“汝这奴婢，辄敢如此，我若不看敕命面，决不轻轻放汝，汝去多多拜上父王，我今只愿修行。今后汝等再不可来乱言乱道。”

娇红曰：“公主既然如此，奴婢想此地修行亦非长久之计。”妙善曰：“我已筹之熟矣，我今欲往汝州龙树县白雀禅寺，有五百僧尼请正行道，烦汝等与我奏过父王，若得此处修行，后当报你。”娇红曰：“公主请自在，奴婢竟归宫中奏知便了。”又听下回分解。

修行一念本生成，甘向花园礼佛经。

拂拂香风花影乱，团团夜月柳荫清。

亲言絮聒空克耳，婢语劳叨在送情。

白雀寺中间大觉，道高俯仰鬼神惊。

净土——指无劫浊、见浊、烦恼浊、众生浊、命浊的清净世界。

蟾蜍无返照之光——蟾蜍代指月。发出的月光决不会收回。

玉兔有伴月之意——传说月中有白兔常年住在月宫捣药。两句意指人多有所钟，不能强求改变。

人伦——指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行为准则：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长幼有序，朋友有信。

第九回 妙善往白雀寺

却说庄王为妙善之事，终日只是放心不下，尽付国政不理，专在宫中听彩女回话，只见娇红二人忙忙到宫厕话，曰：“奴婢奉命到园中再三劝解，谁知公主决不回心。他说今有白雀寺，寺中有五百尼僧出家，所在正好修行。教奴婢奏过我主，他今要往那里修行，明日入宫来拜别便去。”庄王闻奏、说道：“果是这等，待我将计就计，因 风吹火用力不多，一壁厢差人吩咐白雀寺僧尼劝他回来，若劝他不转，好生治罪；今就传圣旨到园中，召他到殿前，拜别之时，再将言语留他，又作区处。”

内使怀安领旨，即到园中奏曰：“主上说公主在此处难炼丹，宣娘娘入宫，好送去白雀寺，任意修行。切莫久延于此。”妙善闻旨不胜欢喜，说道：“今日才称吾心。”即时随内使转到宫中，参拜父王说：“奉爹爹之命往白雀寺修行，就此别吾父母前去。”庄王曰：“孩儿自这等痴呆，老父寤寐不安，饮食不宁，遣使宣儿回宫，做个好人，今我孩儿反好学道。”妙善曰：“爹爹差矣。常言道：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要天下万民信服只凭一语，今日为何言颠语倒，哄弄孩儿。”

庄王大骂曰：“泼溅无知，不依吾言，苦要修行，且看你怎生结果。”。妙善曰：“爹爹暂息雷霆之怒，恕却孩儿不孝，今朝别去，有日功成，便来救度父母。”言罢，便叩头八拜，竟出金銮而去。

拜别双亲去入禅，洗心涤虑怎迟延。

空门广布修行事，便是逍遥自在仙。

第十回 寺中神将助力

妙善既下了殿，不管认得路不认得路，望直向前便走。宫中妙清、妙音知得，统率百官、彩女、内使一同赶来，苦口扯往，再三苦留。妙善凭他说得口生莲花，只是不听，拜辞便走。二公主哭回宫中去了。

当时，妙善起头一看，只见文武官及五军都督俱跪在地上送行。妙善曰：“不劳卿等远送，尔等回朝俱要尽忠报国，休献谗佞，为文者论道经邦，为武者运筹决胜，保护边防，便是你等职业。”

众臣齐奏曰：“臣等尚有一言冒犯，启上公主，不一恕罪。”

妙善曰：“众卿有何议论？”

众臣曰：“臣闻上古行孝为先，背亲出家一何行奉何佛！只在宫中孝顺父，强如出家，出头露面被人笑话。臣等愚不谏贤，烦公主回心，只要言行相符，孝悌忠信胜似修行。”

妙善曰：“众卿听我道：凡人在世轮回难免，我身心各有所见，汝等为文者辅佐君王，为武者忠心报国，莫负平生所学。为臣于与出家各人立意不同，再休多言，卿等回去，借言拜上父王，休要牵挂孩儿，一朝道果缘成，定来相见，如今我路须生，既出了家，身且个顾，信步行将前去，何怕他凶山险水，虎豹豺狼！我今随路只借问白雀寺便了，你众卿俱各早回，再不消远送。”

辞父抛娘出外乡，寻思礼佛实为强。

若还参得玄机透，不管山遥与路长。

妙善在路饥食喝饮，晓行夜宿，不觉一日早近白雀寺边。

却说此寺创自轩辕皇帝，内有五百尼僧，掌管尼僧名唤夷优，系土罗国女子出家，道果行高，无不宣敏。闻得庄上有旨叫劝他转路，乃叫徒弟郑正常、闻法海吩咐曰：“今有三公主与国王不和，罚到我寺中，要我等劝他回心转意，招取驸马，今日到来，大家且占迎接，看是如何。”

只见妙善看看来到山门，夷优同二个徒弟加头迎接。妙善连忙答礼曰：“奴家今日特来出家，众师父何劳下礼，望师父引我参拜如来。”夷优乃引到殿上，命徒弟焚香、撞钟、打鼓、参拜已毕。妙善下殿到法堂上，请师父参拜。夷优曰：“公主是国家金枝玉叶，荒山尽是庶民贫贱女子，到此修行不当稳便，老身安敢受公主之拜。”妙善曰：“学道在心，岂分贫贱，下拜师父何以出家？”

夷优曰：“公主莫不是星辰反乱？不顺父王，假来出家，见人之过，毁佛谤法！如何官中不招驸马受风光，岂下妙哉！老身每在此穿破衣，吃薄粥，冷冷清清有何好处！”

妙善曰：“众师父听我道：吃粥心清爽，寂寞寤寐安。宝刹五百尼僧也有富贵之家，聪明智慧，端庄洒落少年出家，终不然你也叫他嫁人！叫他还俗！我今特来与你同伴出家，共祝圣会，你反来劝我。原来汝等只图风光，过日不管生死之因乎！”

夷优曰：“非老身敢说此话，因圣旨教劝公上回宫，如若不劝回来，要

口生莲花——形容语言委婉动听。

一何行奉何佛——何必要离家出走？何必要信奉佛教？

我路须生——我要走的路分岔很多，也下熟悉。

放火烧寺，以此苦言劝化。”

妙善曰：“汝等亦非出家之谊，若论出家道理，不怕生死灾患才成正觉，任他来烧，烦恼则甚！”

夷优曰：“公主见识差矣，终不然为一人累及丘百僧尼同你受苦。老身住持三十余年，来尝惹半分横事，公主与父王斗气，于我有甚相干！”

妙善曰：“众师差矣，自古僧有六和五德，出家之道行也。古圣之道有舍身饲虎音，割肉饲鸽者，有燃灯为炬者，有舍般截手足者，汝等惜身养命，贪恋未除，如此修行乃利己伤人，非是释子之礼也。未来烧寺先自恹惶，想你全无达道之意！”

郑正常、闻法海对师父曰：“牯牛有胎，养子不下，将他割开。如今他左来右答，有来左答，说他不过，我们如今且去难他。”告公主知道：“你莫说出家清闲自在，不分贫贱皆当受我差使，要你同去厨中理事，物用自当勤谨，厨下完备，又要烧人换水，五百尼僧沐浴等毕，然后上堂，如有一些不台，大的荆杖，小的竹笞，一顿打出山门。这等稟过在先，任从你可行则行。”

妙善曰：“耳心自受，任从差遣，奴当其前。”夷优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你来皈依了佛。”

妙善乃跪对如来，言曰：“皈依诸无佛，奴身愿出家，望乞慈悲怜念，一任红尘乱似麻，奴身永远不恋。”

夷优曰：“你来皈依了法。”

妙善乃对天跪曰：“皈依清净法，奴身不染尘，愿向空门恋道心，永不思宫壺”

夷优曰：“再来皈依了僧。”

妙善乃对师父跪曰：“皈依大众，差使自当撑亦事，从头拱听经，永无愁虑生。”

只见妙善一点慕道真心，玉皇乃召大白金星吩咐曰：“今有下方庄王女子，不喜荣华，情愿修行，如今父王把他在白雀寺中受苦，那妙善粗使细务尽身所便，如此劳碌并无怨恨之心，若不救他有失好生之德。你可吩咐三官、五岳、八部天龙、伽蓝、土地速去代伊之劳，再差东侮龙王厨边开井，猛虎黑夜送柴，飞禽朝朝送菜，诸事尽发天神护持，使他得安心慕道，不得有违。”

太白金星把玉旨传下，白雀寺中诸神各各供命。正是：

一点真心格上苍，诸神领旨各奔忙。

果然作善来天眷，白雀如来不可量。

第十一回 庄王火烧白雀寺

却说夷优见妙善在寺得神力之助，乃唤徒弟郑正常商议曰：“自从公主到此，劝他不回，罚他厨头辛苦，谁知六丁神将上香，八洞神仙献果，伽蓝土地打扫厨下，龙神开井灶头，猛虎运柴，飞禽送菜，黄昏钟响，有此异事，想是神力助他。你人朝去奏上国王，取他回去，免得在此生灾惹祸。”郑正常曰：“徒弟即便去奏。”乃到殿上把上项异事一一奏上。”

庄王听奏，大怒曰：“有此等怪，你且回寺，我明日便来取他。”郑正常退去。

庄王即召五城兵马司忽必力入朝，吩咐曰：“你可来日点起五千兵马往白雀寺，不许走漏一人，将火焚了即来回话。”

忽必力领了圣旨，出到教场，点起五千兵，晷夜把白雀寺围绕三匝，水泄不通，一齐放火，只见五百尼僧无有生路，在内号天叫地：“今日焚寺，公主自己之事，连累我众人死得可怜。”妙善对僧尼众曰：“火焚寺实我之灾。”乃跪天告曰：“灵山世上，弟子庄王之女，你是轮王之孙，不救小妹之难！你离王殿我离王官；你向雪山修道，我向白雀修行。普救世间之苦，何为不护我今日之灾？”因拔竹簪口中刺血，望天喷去。只见一段精诚感动大地，须臾，乌云四起，红雨淋漓，烟消火灭，满寺俱得死里逃生。都来拜谢公主活命之恩。

忽必力见事不谐，慌忙转朝，奏过庄王。庄王怒气不息，又差忽必力提兵再去，锁来朝中间罪。忽必力承旨带领军校蜂拥而去。

转过伯牙皇后，叩在丹墀，奏曰：“妾想平昔眷属之宠，今朝不顾身命，迳造圣前，乞赐恕罪，所有小女愚痴，纳妾一计：愿我王如有便道之所，立结彩楼，妾同二女并驸马在楼上百般歌宴，却拿妙善从楼下游过。他见如此富贵，敢有回心，免得骨肉分离。未知圣意如何？”

庄王听罢曰：“依卿所奏，就着该衙门知道，搭起彩楼日，劝回公主。”

但见营缮司赫连赤钦奉圣旨，结起彩楼。皇后娘娘、公主、驸马、嫔妃、彩女同上楼中，百佯笙歌，百般快乐，将为可以劝得我公主回心。

谁知妙善心如精金，烈火百炼不磨。当被军校锁押过楼，忽必力禀曰：“公主你为何受这般苦楚？你看彩楼上欢声鼎沸，百般快乐，何不回宫招婿，免受禁持。”妙善曰：“我一身生在人世，本心不爱荣华，如今视死如归，只是未曾还得双亲养育之债，他何念哉！”

须臾之间，已押到法场，只见众臣摆开祭礼，那妙善已绑在场上。众臣奠酒，读祭文曰：“伏维兴林妙庄王十六年，岁次甲申，七月朔日。国亲臣等仅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公主前而言曰：‘嗟乎！公主秉性贞纯，操行淑顺。不贪富贵之荣，惟思苦空之乐。有量吞天，无心世混，斗转星移，人非物换。为生不顺于父母，故死不得乎正终。青春虚度，白日口昏，花绽遭风，灯明揜寐，逼赴黄泉，形如朝露，特送云程。鉴纳不备尚飨。’”

其众臣祭罢，俱各大泪。妙善只是低头闭口无一语。

俄顷，内大臣忽报圣后登临，众臣正于法场，焚香恭迎圣后到此。圣后曰：“今你卿士等既已祭毕，请各回朝，以便我吩咐。”娘娘曰：“你这回

匝(z)——一圈。

敢——或许，莫非。

好好依我做娘的说，回家招选佳婿，免致这样出头露面，受这凌辱。你若不遵，遽然受死，你若死，教我怎生舍得母子今日分离。”妙善听母之言，面无改色，只是闭口低头不语。

俄而，皇帝有诏促母后回宫；俄而，内臣人传圣旨到，言皇帝怜妙善苦楚，赦他死罪，召回冷宫囚禁，别作施行。

妙善起来，对内臣说：“父王好没道理，要杀便杀，何故又来促回冷宫囚禁。”

内臣曰：“三公主，死门难向，常闻子孝父慈，何故苦苦执迷。”

妙善曰：“他只把死来挟制我，除了死不怕，且看他如何摆布我。”

一死须教轻泰山，修行不改任摧残。

祝融 已有天神助，说甚宫囚血染凡。

第十二回 妙善云阳赴死

庄王将妙善囚在冷宫，自念骨肉参伤，密谕内臣曰：“父慈子孝，缘父不慈故子不孝。我今早上已告过家庙，家祖冷宫劝他一番，且看听我也不听。”庄王乃与内臣同至，宫门，开了锁钥，已是二鼓时分。

妙善见父王来到，跪在地上。庄王哭谓之曰：“我儿，慈母配如地，严父配如无，不从父母训教，何异禽兽！你两个姐姐因顺父母，招亲百般快乐，你情愿要做囚人？世情最好的是夫妇之义，爱重如山，恩深似海。今当改过前非，顺从父命，招选驸马，一生快乐。若不依众，休想在世。”

妙善曰：“爹爹所言差矣。语者方知太阳门下无垦月，天子门下有穷儿。孩儿各有所见，夜半更深着甚来由，苦来相劝。”

庄王曰：“我儿这等愚痴，招婚是人之大礼，何故不从？”

妙善曰：“宁可使须弥山粉碎，大于世界平沉，教我招夫此事休提。”

庄王曰：“你这等不识抬举！教你招大为帝，此乃好事，何故不从？”

妙善曰：“爹爹正觉昏迷，邪心炽盛，你为万民之主，不能齐家，焉能治国。若是天子人工，畴肯半夜三更父入子宫，逼女嫁人，天下闻知，乃万世之羞，是何道理？”

庄王见妙善执了一念，决无回心从父招大之理，曰：“明日在法场斩首，以治你不孝。”说罢，忿忿即出冷宫。

土地闻见此事，即忙具表奏上玉皇。玉皇曰：“如今西方除了世尊，就是妙善此等大识智菩萨，今日有难，岂可坐视。他如今忤了父命，明早押赴法场处决，你可防护。待他刀砍刀断，枪戳枪折，绞他之时使他不知疼痛。汝可化作一虎，跳入场中，速将妙善背入山林净处。将灵丹一颗放他口里，使他尸首不坏，魂归地府，游遍即送还魂。香山得通南海普陀岩，显灵方成正果。”

土地领了玉旨，即于法场俟候。但见时至五更，军校将法场团团围转，监斩官忽必力把妙善绑在场中，专等旨到开刀。

妙善就绑，怡然大笑，说道：“我今早得超升，再不沉迷于地，但你等可速斩我，休凌辱我的身躯。”说罢，令旨已到，催促下手。

只见一阵风过，天昏地黑，法场红光罩起，妙善刀砍不入，枪戳不入。圣旨传下，再取红绫丈二，绞死无违。

方绞之时，忽见猛虎跃入场中，军校惊得四散，将妙善一竟背入密松林去讫。

监斩官回奏庄王，庄王大喜，曰：“今小女不合于天理，不忠不孝，应该虎食。劳卿所至，钦赏黄金二锭。尔其退朝。”

公主修行一命倾，父心何忍丧儿身！

岂知作善天怜念，南海功成万古秋。

齐家——齐，整治，指治理家庭。

畴——与“谁”通。

第十三回 妙善魂游地府

却说妙善被父绞死，土地将他尸骸背在山中，他一点幽魂不散，杳杳如浮云，昏昏似梦中。抬头一看，不知身在何州何地。乃自叹曰：“奴家被爹爹绞死，缘何来到此间。又无高山草木，又无日月星辰，又无人形房屋，又无鸡犬相闻，怎生是好？”

正叹之间，只见一青衣童子放大毫光，手执幢幡，向前言曰：“吾奉阎君敕旨，迎接公主游一十八重地狱。”

妙善曰：“此是何处地方？”

童子曰：“此正是阴司，只为公主不肯招亲，却被父王绞死。久闻公主大慈大悲，道风高超，主司启奏，十主大悦，普传敕旨，特来迎接。不须惊恐，即使登程。”

妙善只得与童子同行，来到鬼门关，只见众鬼各各跪门迎接。牛头马面都来双拳拱手。入了关门，俱见枷锁刑具令众鬼受苦楚之惨。妙善问童子曰：“此皆何等刑具？是何等之人当受此罪？”

童子曰：“不忠不孝受那凌迟碎剐、剥皮扬灰之刑；贪淫屠戮受那刀山剑树之刑；抛弃五谷、轻回百物受那雅春磨磨之刑；势豪凌虐小民受那铁床铜柱之刑；纵恣口腹食尽水陆受那沸汤油锅之刑；搬唇弄齿、面是背非、谗谮阴狡受那抉目拔舌抽肠剖腹之刑；推人落水、坑人下井受那奈河水渰之刑；淹没子女、触污三光受那血湖血海之刑；恃强凌弱、将大压小、以富吞贫、以贵欺贱受那石压锉烧之刑，钓鱼射鸟，投机骋诈受那铁鹰、铁犬、毒蛇、恶虎咬啮之刑，还有黑暗饿鬼阿比畜生种种刑具，不可胜数。”童子一边指说，妙善一边行去。忽见几个尼僧一手将妙善扯住，喊叫：“慈悲度脱。”妙善曰：“我平日与你无冤，何故扯我？”众尼曰：“我是白雀寺僧尼，因公主不从父王，故来放火惊死。我这九个僧尼不得超脱，望公主慈悲救拔。”妙善曰：“既要超脱，合掌向前，随我诵经。”但见地藏王观见冤魂缠住善心公主，乃向前吩咐众魂曰：“我今已与尔奏过阎君，发尔俱向极乐园，投生出世，再不在此处死受苦。”僧尼俱大欢喜，拜别而去。

看看公主来到金桥，但见上面宝盖幢幡，下是黄罗锦绣，左右栏杆四龙围绕，紫云布地，百乐齐鸣。公主问曰：“为何此桥这等官贵？”

童子曰：“只为公主善心，千般地狱化作锦城，血湖化作莲池。”

妙善曰：“此间又听得有哀乐两样之声，为何？”

童子曰：“乐者十王殿内笙歌之乐，哀者地狱中鬼囚之苦。”

妙善曰：“受罪之鬼何方人氏？”

童子曰：“都是阳间为恶之人，今来阴司受刑。”

妙善曰：“既是如此，待我解厄超度他去。”

只见真经诵动，囚下天花乱坠，囚中放大光明，枷锁自脱，百刑俱解，一切鬼囚俱得佛力超生，地狱为之一空。

妙善举头再看，见十王齐齐都在前面迎接。妙善急忙答礼曰：“弟子有何德行，敢劳阎帝垂青。”

十王曰：“吾等闻知公主诵经说法，天花乱坠，真乃善哉！善哉！大众

抉(jué, 音决)——挖出, 戮破。

渰(yān, 音淹)——同“淹”字。

愿来拱听。”

妙善曰：“既要听经，可将三途、八难、十八重地狱一切鬼囚放出听讲。”阎帝吩咐牛头马面速将众囚一齐放释。

妙善诵经已罢，陡然地狱化作天堂，刑具化作莲花，冤家债主一应囚犯俱得解脱。

判官即忙将死生簿来禀过阎君，曰：“自从公主到此，刑具尽化，罪人尽脱，吾恐地狱天堂自古设立，若今不送他转去，是有天堂无地狱，成甚酆都世界！”

十王曰：“既然如此，今公主地府皆已游过，可着二十四对幢幡送公主过奈何桥，引到密松林尸所，着他还魂，往升上界。”阎君与六曹俱在孟婆亭作别而去。

游遍阴司过奈何，狱囚冤债尽消磨。

孟婆亭下相分手，飒飒仙风鼓太和。

第十四回 妙善还魂逢释迦点化

却说妙善离了地府，真魂被童子引得附在原尸体上。一时醒转起来，只见身卧树林之下，叹曰：“我记得先在地府无所不闻，无所不见，只指望求离八难，何期今再还魂，凄凄冷冷，孤苦伶仃，又无山居学道，又无林隐藏身，如何是好？”

正在沉吟硬咽珠泪交流，云移驾动，释迦如来驾起祥云，一时来到妙善面前。打于恭，言说道：“娘子为甚在此荒山野路？”妙善把那生前死后还魂之事——对那先生告诉了一遍。

释迦曰：“娘子，我看你这般苦楚，不若与我权为夫妇，结草为庵，随时度日，有何不可？”

妙善曰：“先生差矣，弟子游遍阴司，探尽轮回之事，你这皮毛之后在我跟前休得乱说。”

释迦曰：“善哉，善哉。吾乃非别，西天释迎是也，前言戏之耳，因你修行，此处不是安身之所，特来指引你到香山去，修行有着落。”

妙善连忙拜倒地上，说：“弟子肉眼，一时不识师父到此，万望莫罪。但不知香山在哪地方？”

释迦曰：“香山乃自古隐仙之所在，越国南海中间。上有普陀岩可以修行。”

妙善曰：“此去未知有几多路程？”

释迦曰：“记有三千余里。”

妙善曰：“只怕身上无食，肚中饥饿，力不能胜，一时恐难到得。”

释迦曰：“我有仙桃一颗带来与你，此桃不是凡果，上界欢喜园中之桃。吃了四时不渴，八节不饥，永无荣枯，长生不老。”

妙善得了此桃，遂拜别释迦，竟往香山趲程前去。

大白金星云头观见妙善行步艰难，乃唤香山土地向前，吩咐曰：“今有妙善公主要往香山修行，奈缘路远，尔可变作猛虎挡路，待他来时，尔可背他前去，不得有违。”

土地受了金星敕旨，在于当路伺候。只见妙善沿途借问而来。正行之间，撞见老虎当路而吼。妙善向前祝虎曰：“我是不孝之女，违父出家，今日相见任从饱食。”

虎忽作人言曰：“禀告公主，吾非虎也，乃香山土地，奉上帝敕旨，化身迎接公主，望请乘骑送至香山。”

妙善曰：“既是如此，感谢公公，倘若得道成，不忘厚报。”

言语之间，耳边只听得如风似电，早到香山。只见：层峦耸翠，古木生阴，万顷金波，皓月团团。凝碧海千林玉笋，祥云蔼罩青岭，泻下丹崖群鹿舞，瀑布泉高吹来绿，树众禽鸣调黄茸。乃悬崖有四季不谢之花，断崖有尽日常新之草，郁插神霄。登泰山而小鲁，片帆遮巨浪，驾溟渤而扬彼，幽禽野鹤停长松，锦鲤游鳞穿远渚。真个生成鹫岭，宛然昼出蓬莱，铃铎朝昏尽是沙门说法，鹫岛上下悉皆梵刹燃香，依峰作锁环水城。正是：

祝——祷告。

溟渤——泛指大海。

渚(zhǔ, 音主)——水中的小块陆地。

天下名山称第一，世间胜境此为尊。

第十五回 香山修禅点化善才龙女

却说妙善既到香山，清心涤虑，朝诵暮习，修到九载，神机广大，妙法无边。只见岩中群虎数千咬木衔石遮盖，四围山王土地围护，人为龙象交泰，神钦鬼奉，猿猴献果，鸾凤供花，庆云祥瑞重重罩裹。妙善自知百炼丹成，永可不涉死生障路。

当时有地藏王与香山土地商议曰：“自公主娘娘到此修行，如今正果已成，自世尊以来一人而已。不惟三千大千世界由彼挥指，而三千大千世界亦由彼管辖，上含重霄，下至九地，凡有血气皆在彼之掌握。此诚我等之主而为诸侯之所瞻依者也。今日二月十九日可尊口高座，以救济万民。”

土地听罢，即会同四海龙王、五岳圣帝、一百二十位大岁神煞、三十六员天门天将、风伯雨师、雷公电母、三十六显、八仙十王共尊妙善盘莲花宝座，以为：人天普门教主。俱各参拜已毕，但无一徒自是妙善招度，一善男女中倘得一好徒弟，着土地报来。

土地访得兖州大华山有一童子，名唤善才，家居乐邦，父母俱丧，自幼在本山出家，未成正果，此子可度。乃将其人回奏娘娘。妙善即差土地前去取来。

只见下一时间土地接得童子到座。妙善问曰：“你是何人？”

善才答曰：“念弟子名唤善才，家居乐邦，父母俱丧，六亲骨肉全无，自幼在本山出家。今闻娘娘在此千百亿化，弟子特来望乞脱度。”

娘娘曰：“只怕你心意不诚。”

善才曰：“不远千里而来，何为不诚？”

娘娘曰：“你也晓得什么本事？”

善才曰：“弟子知得肚问好恶之事，能观千里之外。”

娘娘曰：“既晓得这般本事，如何肯来投我？”

善才曰：“自古无师不成正果。”

娘娘曰：“既是如此，你且权居岩下，待我取了法戒文簿，再来度你。”

娘娘乃唤土地：“你可引众神仙化作海中强盗，明火待枪杀上山来，我即奔上岩头避难，跌下岩去，以试他善恶之心何如。”

土地听令，即化作勇猛强人，蜂拥杀人山来。娘娘连叫救命，失脚踏下万丈深岩。善才看见为师戎重，急忙亦逃将下岩，托起师父，即对娘娘哭曰：“师父弄假成真，不该如此戏唬弟子。”

娘娘亦哭曰：“尔果真心慕道。尔才上岩见岩下有甚人否？”

善才曰：“我见底下有一童子死尸。”

娘娘曰：“此即你之凡胎，如今我已与你脱化了。白是合掌诵经，再不可离我左右。”

一日，娘娘挪开慧眼，见东海龙王差第三太子出来巡海，太子承父之命变作一金鳞鲤鱼，随海踊跃，误入渔人网中，被渔人拿起，将在越州市上货卖。娘娘即遣善才化作客人，将一吊钱前去买到，岩前令放之归海，三太子再三拜谢娘娘活命之恩。归到龙宫，报知父王。龙王说：“你可即取夜明珠一颗，送上娘娘殿里，照他夜间诵经。”

龙象交泰——佛家变为水中龙力最大，因此称修行勇猛有最大力者为龙象。交泰，指天地之气和祥，万物通泰。

时有三太子公主素心慕道，要去修行，闻得此事，即禀老龙王曰：“孙女愿送此珠，往拜娘娘学道。”

龙王曰：“你有此盛举，我水族永无沉溺之忧。”及取水晶蛟绢帕盛珊瑚果盒，托九龙吐焰明珠一颗，公主捧定献上娘娘。

娘娘受了明珠，让公主回宫。龙女曰：“弟子不愿归宫，情愿在此伏事娘娘。皈依佛法。”

娘娘曰：“学道甚难，尔乃公主，如何受得这苦？”

龙女曰：“娘娘当初十磨百难尚且耽九之，何况今时有娘娘真正师父在此，弟子何不可学。方乞娘娘以慈悲为本，收留弟子。”

娘娘曰：“你既诚心，可拜了善才为兄，自今呼为兄妹，专一修心讲道，不得有违。”

自是二人领了娘娘法旨，闲则诵经说法，有事则救苦救难，一任替天行道。

花市道人读传至此，乃叹曰：

作善天庭必降祥，千磨万劫为诈忙。

终身只恨韶华短，出世应知道味长。

已入天堂轻地狱，既登佛境藐阎王。

善才龙女参禅定，种种慈悲求万方。

耽九——指妙善修行了九年。

韶华——美好的年华。

第十六回 妙善化身治病

却说庄王自从绞妙善死后，只在宫中与妃嫔作乐，朝政付与赵震总摄，凡有内外件旨一任杀戮。有白雀寺伽蓝搜他过恶，叠成文簿，一一奏上天曹。王皇殿前掌书令乃接上表文，转达天廷。

玉皇见奏，心中大怒。说：“此人杀女不慈，烧寺甚虐，叫注禄判官查他阳寿何如。”

判官将簿细查，见他阳寿尚有二十年未尽。玉皇曰：“既他帝禄未可削除，可宣降疾神人前来听差。”

天医宫中温元帅听得五旨，即忙俯伏玉阶，启圣上有何法旨。

玉皇曰：“今有兴林国妙庄王行恶，放火杀人，当除符命削籍，但此人阳寿未尽。汝可即降灾殃缠害其身，使他妙药难医，后来感动善女舍身救他，方显报应，汝其钦哉。”

温元帅领旨，即将重疾恶疮降与庄王身上。但见庄王在宫乐极悲生，忽然身体沉重。周身发出恶疮，皮肉俱烂，日夜叫痛不止。

娘娘在香山佛位上心眼一观，会见父王身染重疾，乃烂肉痛不止。说曰：“如今我父得病，十分狼狈，我今虽能成道，父母养育之恩亦当补报。不免化作凡僧与父亲一看生疮，到彼揭傍救取，一来报得他养育之恩，二来显得我修行有用。你二人好好与我护持香火，我去下凡走一遭即来。”正是：

只因九载功成大，变化凡僧便不难。

帝禄——指庄王的寿命。

符命——天授君权。

第十七回 妙善揭榜入国

却说庄王得疾十分沉重，伯牙皇后衣不懈带，朝夕事奉汤药，忽然想起妙善死得苦楚，乃以言挑曰：“我王这等重疾，一旦倘有不讳，独无后言乎？”

庄王曰：“让位与女婿便了。”

皇后曰：“哪个女婿？”

庄王曰：“凭粹童择哪一个。”

皇后曰：“可去宣来？”

乃以皇帝手诏命怀安太监去召，怀安一时回报说：“两个驸马爷同二位公主各在府中饮酒作乐，小奴婢先到赵府禀事，闭门不理；后到何府亦复如然。奴婢又再三禀云：‘如今皇帝病重，你府中爷爷知否？’俱曰：‘知得多时。’又听得两个公主说：“纵然有病，终不会就死。’因此奴婢回覆。”

皇后把怀安所奏之事，将手扶住庄王，一把上项事逐件对庄王细说。庄王听罢，气满胸臆，恼得几死者数次，夫妇相抱大哭一场，说：“我有太子决不到此地位！可惜第三十女儿又无福承受，如今怎生是了。”

皇后曰：“当时女儿修行，听他出家，即有缓急亦可叫他来身边。如今两个大女儿，他自享富贵，这等宣诏他反视如路人，公然不睬。”

庄王哭曰：“路遥知马力，事久见人心。今日若非粹童，朕之在此有谁看顾！今日死者已不能复生！可宣值日内臣速写榜文，四处张挂，但有天下名医有能医得朕疾，即愈便把大位让与他去。这两个畜生或若到来，可与一顿乱棒赶他出去。”

皇后传旨命中书科写下榜文，招集天下医士。军上即将榜文贴于皇城四门。榜文曰：

朕以丕德黍凤位，获戾上下神抵非可言罄，或者天降之罚，俾朕躬偶进恶疾。数月不痊，群臣成思为朕属记山川，但冥冥决事终成幻路；而起死回生沉疴顿称，山林草泽未必无抱奇术，足以斡旋天地者存于其间。今朕从士舆论，惟尔罗拽名医，果能挟策来治，扫清痼瘡，使一德辉炫而日月既触中天，则尔之于朕不啻明良，而朕之于尔视再生尤重。朕即退位养老，揭历数于尔，攸嘱尔其尽心，朕言不再。

但见妙善化作一个老和尚，头戴皮毗卢帽，身穿百纳袈裟，脚穿四耳麻鞋，腰悬盛药葫芦，走到城边，转过迎和门下，将求医榜文读罢，随而揭在手中。

有守门军士看见，一把拿住，问曰：“你是甚么和尚，这等胆大来揭榜文！”

和尚曰：“贫僧祖代名医，九州万国哪一个得病不是我去医好！如今你皇帝要性命，我老僧要天下。将手段传帝位，你众人代我通报，我如进去。”

众军士曰：“你这分明是个颠和尚，好好快去，免我打你。”

和尚曰：“你哪里晓得我本事？”

军士曰：“目今多少金紫医官尚且医治不效，你自家烂疮尚不能疗，焉能救得别人！”

几(j)——将近，几乎。

揭历数——历数，帝王相继的次第。揭历数，指改朝换代。

如——去，到，往。

和尚曰：“你众人休得恐号老僧，我自幼出家，但有肿身重疾、及死骷髅，不劳一服灵丹，病即除根。尔去上奏国爷，这病症老僧极能医治。今古病源各有冤债，老僧烂疮有药无方，君王病症有方无药。”“军士曰：“这和尚说话甚有来因，我们大家去禀丞相爷，宣他进去用药。”

君王一旦病缠身，杂选良方不遂心。

真个药医不死病，果然佛化有缘人。

第十八回 妙善入宫视病，救活二姐

丞相得军士所禀，即到宫门奏曰：“蒙旨张挂榜文，招取医士。今一僧人揭榜，愿医我王，特奏圣驾。”

皇后传懿旨：“可着他进宫。”

丞相即宣和尚来到宫门。山呼万岁已毕。内旨问：“僧受业何师？姓甚名谁？出家几载？”

和尚奏曰：“贫僧受业圆通祖师，师父名唤悉达。贫僧名讳光明，药师、药藏皆我徒弟。”

内旨曰：“僧人既有妙剂，烦即制来，病愈之日当有重赏。”

和尚曰：“榜文说付以天下，今止言重赏，贫僧不敢下药。”

庄王闻奏，大怒。扶病强勉起来，见僧问曰：“天下便把与你，你用甚药可医得病愈。”

和尚曰：“此病非凡药可料，除是仙人手目差人割取过来，和灵丹捣搯方可救得。”

庄王人等晒曰：“纵有黄金万两，谁肯舍身割偶，和尚将此必无之事欺诳朕躬，此系妖言，药何说？难容恕。”

和尚笑曰：“臣启圣上暂息雷霆，臣出此言必有来历。此仙人住居香山庵中，一十九载忍辱无嗔，专一救济贫窘，舍身无吝。陛下要去取他手目，不用金宝，只用沉檀香一盒，差大臣顶礼拜清，即便取得来到。”

庄王曰：“此去香山几多路程？”

和尚曰：“约有三千余里，但执贫僧这个路引在手，不过五日就可回转。”

庄王出旨，即差丞相赵震同刘钦前去，修敕文一道、宝香一盒，竟往求觅无违，又着令金瓜武士将此僧谨防在左顺门下，休令脱逃。

却说两个驸马听得僧人医病，要进宫内，曰：“前日忤旨，又不敢入去，欲要不进，尤恐僧人医好，夺了天下。”乃与心腹内臣霍礼商议：“先使人夜间刺死和尚，后将毒药（只说和尚进来之药）哄圣上吃了，即时和尚也死，皇帝也死，天下自然无人占得。”赵魁、何凤欢天喜地。

等到夜静，置了毒药，乃呼手下亲信苍头索答来，吩咐曰：“你到半夜可悄悄手持利刀，潜入左顺门里，将和尚刺死，不得有误。”

妙善原是将身上袈裟指一个化身在此，他自己已转香山去了。彼时在庵方与善才议事，慧眼一看，只见何、赵二人行此不良之事，乃唤值日游奕使者，吩咐曰：“尔即去庄王床前，将内臣进来毒药换了，将苍头缚在左顺门下，即来回报。”

却说时至三更，内臣霍礼手捧毒药在手，向宫门叩门，内问何人，霍礼曰：“奴婢在左顺门接得和尚制来之药，说仙人手目一时未到，权送此药，陛下一服可省疼痛。”

皇后方才接过，被游奕神将乳香止痛汤换了，皇帝保全无事。毒药倾在地上冲倒宫人无数。

索答来看定和尚拔出利刀，劈头剁去，和尚闪在一边，自身被袈裟绊倒

晒（sh n，音沈）——讥笑。

苍头——古代私家所属的奴隶。

游奕——即游弋，巡逻。

在地，用力挣扎，手足犹如被缚，不能脱去。

游奕神干了此两桩事，转庵回复去了。

侍至天明，何、赵二人打听，只见朝内喧嚷嚷嚷，说：宫内谁人行毒药，冲倒几个宫女不能起床；又报：和尚被人行刺未遂，那行凶人倒在地上动止不得。

庄王病中闻得此事，出旨着锦衣卫拿那行凶人，着实鞠究报来。

掌锦衣卫是大将军褚杰第二子椿定烈，差校尉到左顺门把那行凶人一时剪绑，押到阶下。索答来忽然醒起来，睁开双目说：“我非梦里？我在杀那和尚，怎么縋倒在此？”褚定烈吩咐：“与我松绑，叫他招了。”索答来初然不认，直至重刑乃直言招曰：“小人是赵府苍头，名唤索答来，主公与何爷听得圣旨，要将天下让与和尚，主公惧怕失了天下。故着内臣霍礼阴用毒药毒死皇帝，又差小人刺死和尚。此系上命差遣，小人所供是实。”褚定烈收了供状，将索答来监下，入宫转奏庄王。

庄王得奏咬牙切齿，对皇后大骂曰：“我作何孽！好好一个孝顺女儿又苦逼他死了，这等不义禽兽享我富贵不思报本，反来用药毒我，杀我医僧。天不容他，使他二事都不得遂。”下旨：“着锦衣卫即将何、赵二贼绑赴法场，登时斩首，以警将来。内臣霍礼、苍头索答来凌迟处死。钦此。”

椿定烈素受文臣之气，何、赵二人每恃皇亲常傲慢他，定烈蓄恨在心，承旨即点起二于羽林军，将何、赵二府紧紧围上。两个公主无计可施。只得冒死来说 母后宽恩大赦。

皇后乞女儿哀挽不付，乃首御榻前，带两个女儿哭诉曰：“幼女已亡，此二贼谋为不轨，自然杀无赦。但两个女儿系自家骨肉，乞我王曲赦罪恶也。庄王沉吟半晌，吩咐将二贱人幽闭冷宫，余无所赦。

姊妹二人在冷宫哭思：“三妹修行，我等阻他，今日我等福不到头，祸反先至，要此性命做甚么，不如死去，早与三妹作伴。”二人相抱大哭，一时昏倒在地。冷宫土地即托梦与他说：“尔二人不要枉死，尔三妹未死，今已得道，尔可乃今修行，后日他来度尔。谨记吾言。”二人醒转，似梦非梦，说道：“宁可信其有。”从此吃斋把素，朝夕诵经，一意宫中修行。

却说二驸马在府自知理亏，再无生道，乃在府中自缢身死。军校打开府门，将尸验过。定烈命军士抓了二人首级，转到法场，取出霍、索二犯，上了木驴，凌迟已毕。然后具表申奏庄王。

庄王思想二女都是这样结果，其病转加沉重。后人诗叹曰：

当年征战杀人多，收得寅图出入梦。
一怒几千肝脑碎，满城无限怨魂难。
已知虐女心尤惨，难免连床病转磨。
南海老僧赠手目，兴林国统属谁何。

浇（m i，音每）——请托，哀求。

不付——不能忍心不管。

第十九回 仙人手目调药

丞相赵震与行人 刘钦带领人马表札日夜趲行，不消二日夜，已到香山寺前。妙善着善才化作凡童，出门迎接，指引到坛。刘钦将圣旨对坛宣读：

诏曰：朕闻大仙久隐灵谷，道风高超，名播乾坤，慈怜囚生。兴林大国五十四载天下和平，忽染一恙，任点诸方，并无寸效。今遇僧人指点，药用不湏手眼，以信颠言，仰望仙人大喜大会，朕身痊愈，不忘厚德。特敕臣赵震等来取，以慰朕心。

仙人接敕已罢，吩咐使臣曰：“远路劳顿，皇帝望殷，你可取刀来，将我左边手眼割去，叮嘱医人用心医治。”

刘钦捧刀在手，不敢动作。仙人曰：“尔要速去回命，何得作此儿女之愆。”刘钦只得将刀下手，但见初下刀之时鲜血淋漓，后来就似沉香一般，乃把金盘盛起，拜谢大仙，回见国王。

妙善既化手眼分他割去，向善才曰：“我今先赶入宫与他调治，我再化得有右边手眼在此，再来取时，尔可仍付与他。”说罢，飞腾而去。

赵震取得手眼到国，竟入宫中，先献上皇后，皇后一见心内恻然，说：“世间有此大仙肯舍身救人，不顾自己肢体！”仔细举起来一看，不觉两泪汪汪：“此手分明是我第三个女孩儿的手，我记得他左手虎口有一点黑痣，今却严然。”庄王曰：“天下相似者极多，哪里便是。”皇后哭曰：“若非自家儿女，谁人肯活活割手抉目与你治病。”

正在疑惑之中，和尚闻得取到手眼，便入宫奏曰：“此大仙修行已经二百余年，救人多矣，皇上不必用疑。”皇后方始拭泪宽心，付手眼与僧人调药。

和尚掩了凡人之目，丢开手眼，口取一粒仙丹，捣末调水，指示庄王搽上左边。刚搽得左边半身，药已用尽。但见左边如狂风扫叶，雪遇太阳，其肿顿消，疮痕无影，却有右边患痛如故。

庄王复问僧曰：“贤卿有此高方丹金，右边无效还是何如？”

和尚曰：“大仙之手得左只治左，得右治右，今只求得他左边是以左好而右不验。”

庄王曰：“今日损人利己，朕所不忍为。”

和尚曰：“若无大仙，右边手目从何而来？”

庄王曰：“未知大仙还肯舍否？”

和尚曰：“大仙以慈悲为本，上身割落他亦喜为。”

庄王复差刘钦领了敕文，星夜又到香山取讨。刘钦来到庵中，仍将圣旨展开，对大仙宣读：

“皇帝诏曰：朕蒙大德，喜舍左边手眼，病除一半，右边不能全有，朕今负罪再祈真仙大圣，朕得病痊，不昧初心，在处建创庙宇，家户写立真神，独尊大法，留传万世，本国他乡进香，岁岁供花。伏望大喜大舍。特敕请求，无违朕志。”

使臣读罢敕文，善才化作大仙，乃叫使臣取刀，右边手目一齐割去，用盘盛住。刘钦起头一看，只见大仙两边鲜血淋漓未干，合口而坐，真个惨人。

行人——掌管朝觐聘问的官名。

不湏(chūn, 音揅)——指大仙。

愆(mǐn, 音敏)——哀怜，忧愁。

疑惑——犹疑不定。

乃私叹曰：“这和尚也不是好人，要救一个人就坏一个人！想他只是要皇帝做得紧。”说罢，拜辞大仙，连夜回国，献上右边手目。

庄王大喜，乃宣和尚进宫配药。和尚仍取一粒仙丹，研水将庄王右边一搽，刹那间，如阴云一洗，晴空朗现，尺雾一清，红日正照，锁躬焕然复新，庄王全身依然如旧。满朝庆贺，文武齐欢，共议尊和尚为镇国禅师，议择日让以大宝，册立为帝，谢他再生活命之恩，令市人远散传。至此赞曰：

哀哀父母甚劬劳，举世纷然变蓼蒿。

养志守身亲义重，捐躯竭力孝行高。

火烧白雀悲三界，魂逐青衣化下曹。

紫竹半林摇晓吹，普陀千古圣恩褒。

劬（qú，音渠）——劳苦，劳累。

第二十回 妙善驾云归香山

庄王病体得痊，喜不自胜，乃颁特旨，宣光明和尚上殿。丞相赵震领旨，请和尚上殿受封，光明和尚上殿，俯伏陛辉，听旨：

“诏曰：朕今得命，此事非常，死中得活，枯木生花。天遣仙医，感恩非浅，实朕宿世之父母。当颁天下大赦，权将正殿为讲堂，暂把龙床为法座，严洁道场。敕号僧人为：三天门下大宝法王、镇国禅师。代朕掌管江山，朕退入养老宫，今日聚集文武，交国授受。尔其钦哉。”

和尚既拜谢敕旨，乃对众官曰：“贫僧出家之人，散诞惯了，如今只愿主上仁民爱物，不嗜杀人，尔众文武承流宣化，尽忠报国，则贫僧高枕日红，共乐升平世界，诚为万幸。若夫皇帝之位，非惟贫僧不愿，亦贫僧无此福胜受也。”言罢，山呼万岁，拜谢皇帝，用袍袖一拂，紫雾祥云从天而降，乃将身驾起，腾空而去，因掷四句偈语下来：

吾乃西方一世尊，特来救尔病除根。

正道无邪色，勿使灵真染色尘。

文武拾得读罢，乃曰：“原来这老僧是个活佛，望空驾云去了。”就将偈语奏上庄王。

庄王曰：“一吾有何德能感动世尊下界，又感动大仙舍我手目。我且问你，当时大仙是甚样人？”

赵震奏曰：“乃是一个女子，其相貌与三公主甚是相似。”

庄王曰：“尔下刀时，他也怕痛苦？”

赵震曰：“小臣下刀之时，只见鲜血淋漓，见者心恻，而那大仙并无戚容，欢天喜地。”

庄王曰：“有此异事！若说我女得道，当时怛怛绞死，被虎咬去；若说不是我女儿，谁人舍得断臂抉目救人之危，此事一发异哉！尔众臣僚共诸眷属可速持斋戒，清净身心，竟往香山面谢仙姑，一则以解朕心之疑，二则以报答其生成之德。

仙女慈悲救朕身，志心顶礼用殷勤。

满朝文武并妃嫔，同到香山礼世尊。

散诞——散漫放荡。

偈(jì, 音记)语——佛经中的唱词。

怛(dá, 音达)——悲惨, 忧伤。

第二十一回 狮象托身拖去清音

妙清、妙音自从附马犯法典刑，把他监禁冷宫，二人在富绝去五欲，志心皈依佛法，朝夕诵经不辍。

一日，西方世尊如来山门上站刻青狮、白象把门，奈缘听经诵偈多年，灵通灵变即有知觉运动，有时化为长老，有时化为须弥，又有时化为少年豪杰。

时当八月十五，乃王母蟠桃会，诸神具在，如来亦与其宴。门外青狮、白象见大佛王母宫中去了，两人乃相与商量曰：“我等终日拘禁在此山门，动辄不得自如，如今不免将身上泥上指个化身在此，就此无人走下凡间，逍遥片时，有何不可！”两个化身一变，变作两个青年汉子，逢店饮酒，又听得惑言：“若要拿些妇女，可速速到人林国中便走一走。觑见冷宫中有二美人在那里，你就拿得近宫山魃一问。”山魃把二人首末底行，从头说了一遍。青狮即化作妙善形象，白象即化作徒弟，双双半夜敲开冷宫宫门。

妙清、妙音慌忙向前，一看，见是妙善。二人十分着惊，说道：“妹妹你既死了，又何以在此惊我？”

妙善曰：“小妹身从那日父王赐死，感得天神假装猛虎将我背入天宫，如今我已为天上掌书玉女。昨日，云端见尔冷宫受苦，故今师徒二人奏过玉皇，专来接你上天同享快乐。”妙清二人听罢，妹妹三人抱头大哭。

妙善曰：“事不宜迟，姐姐可速同我起身，恐守宫人知觉不便。”

妙清曰：“妹妹有道能腾云驾雾，我二人怎么同尔走得？”

妙善曰：“不妨，请二位姐姐闭了双目，不要开，待我带你上去。”

二人依言，但见狮、象作起法来，一时之间拖得妙清，妙音来到清凉山绝顶之上。二人睁眼不见了妙善师徒，眼前只有穿青、穿白二少年子弟来到，笑谓妙清等曰：“吾乃非别，是天上玉皇大帝外甥，适间云头忽观见两个煞魔，长手短躯，谅拖尔来食，被我打走。我二人有前世之恩，你可共我结成夫妇，后日我带尔上天。”

妙清二人听罢，唬得魂不附体，对妹子说曰：“事已至此，有死而已，他何恤哉。”乃对二少年曰：“我乃庄上之女，驸马之妻，只因有许圣旨，囚入冷宫。既在冷宫净心学道，死生已置之度外，你是何处妖精，敢来我跟前胡说！”

青衣曰：“吾系玉叶金枝，先已对你说了，安得妄疑我为邪，成就一对夫妻亦是夙世缘分。尔说学道，道在哪里？你的妹子苦要修行，如今已作虎餐之滓。人生一世快乐为第一，我不玷辱于尔，尔何执迷不通。”言罢，二人陪着笑脸来抱妙清。

妙清姊妹恐身有夫，便欲寻死。二少年欲心虽炽，但一时逼死了他，岂不白白用这一片苦心。乃将迷魂水一口喷将起来，把他姊妹都迷得眼目昏了，复带去藏在万花谷中五松岩内，着落岩前一个千年跛脚鳖精与他守住，他两个终夜出去，各处淫人，日间回转岩内，百般调戏妙清姊妹。又教鳖精化作山村女儿，撮得近方人间饮食，诈言：“我是前村王家使女，昨日在此岩前拾柴，观见尔二位娘子在此受苦，故送食授你之命。”妙清听罢，心中无疑，

觑（qù，音去）——窥探。

山魃（xi o，音肖）——猴的一种。因其状貌丑恶，旧时称其为山怪。

权时受了充饥，由是鳖精日复一日，三厨不绝。

却说把守冷宫内校入宫不见了二位公主，慌了手脚，连忙进宫来禀。庄王正要起驾在香山，闻说此事，登时气倒在地。说：“这两个贱人终不然逃走不成！他幼长深闺，又无法术，若是死了却有尸首，若是出外修行，他又不晓得寺观。”将两个守宫军士重责四十，就限他各处地方访来。军士畏法，只得负痛前去。

那妖精淫宿妙清、妙音不遂，开眼一望，只见宫中发出军士四方来缉，两个商量曰：“一不作二不休，皇后宫中娇红、翠红容貌亦尽去得。原是妙善宫中使女，我等何不再化作妙善，拖得他来，亦尽够我受用。”

青狮即变作妙善，白象即变作从行女徒，瞰得二彩女方出宫门，二妖向前叫曰：“尔这丫头就不认得我？”

娇红抬头一看，认得是公主，乃曰：“公主死了，缘何又得在此？”

妖怪曰：“我今修行有道，刑杀莫加。昔年之死，乃是一了你众人之眼。我今已在香山成了大佛，来度你前去。”

娇红曰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去禀过皇后即来。”

妖怪曰：“你去便有阻滞，可快跟我，迟了我便去了。”

娇红二人说：“公主怎么带我？”

妖怪曰：“尔合着眼，我既带你前去。”

娇、翠将眼合了，却被二妖复拖到五松岩东一大壁子下。二女开眼，只见那妖变得青脸獠牙，巨口血舌，三丈五尺长大。二女惊得呆了，不能做声，被两个妖怪终夜恣淫，有天无日。二女求生不得生，要死不得死。

前日承敕缉访军士遍访地方，寂无动静，宫中又报失了两彩女。皇后曰：“怎么有此怪异，前日二公主已不知下落，今又失却宫女，此事非凡人可识。香山既有大仙，皇帝又要去拜谢他，不如速趁此机会，明早准备法驾上山去。”

到天明庄王出旨，命大臣保驾，点起羽林军三千，前簇后拥敬往香山还愿。忽必力与褚定烈当先引驾开路，大将军诸杰督兵后护，迤迤起程。正是：

天子巡狩驾六龙，旌旗耀日剑光冲。

香山若能逢真佛，注耀当年幼女情。

六龙——即六龙舆。天子的车驾因用六马，故称。

第二十二回 庄王被魔受难

庄王圣驾行了二日，早到澄心县。命文武众军俱各驿中安歇，皇帝、皇后、妃嫔止宿县中正堂。

二妖怪知得庄王往香山，恐怕泄漏他天机，乃到半夜时分，化作狂风暴雨，飞沙走石把庄王夫妇二人迷倒，仍摄入万花谷中千层岩底黑暗洞中，不见天日。庄王夫妇居于岩底，如醉如梦，酪然不醒人事。

待到天明，众臣俱入县来问安，并不见了皇帝、皇后，各处动问，俱说不知，只有两个未睡宫女说：“昨夜风起之时，恍惚见两个无长不长的人进来，后即不知去向。”

众官俱各无奈，说：“有这等大变，国中不可一日无君，今日君父有难，我等坐视不救，枉为臣子，今日上天下地也要去寻来。”

褚将军曰：“赵丞相莫惮劳苦，可急到香山去问大仙，我领众军遍地去访，定烈可送诸宫嫔权且归国，又作道理。”

妖怪知得赵震上山，又差破鳖精在香山渡口化作渡船等候。赵震到渡上船，不知是怪，被他妖气一时迷倒在船，亦背入洞中。

时有何凤之子何朝阳，当时见父受刑，年纪十八，逃在答罕国避难。经今三年，打听得庄王被魔不见，文武俱皆失散，国内空虚无主。乃于答罕国赤鲁花处借兵三万，杀奔兴林国来。国内运筹决胜无一人在，何朝阳安然居了大位。大赦天下，建国为“栗连”，改元大武元年。着人冷宫去取母亲，宫人来禀：“娘娘不见多时。”何朝阳与大臣议曰：“外公、外婆杀我父王，谁知此位仍归于我！只可怜我父母不得享福。”亦差人四下探问，根究母亲。

却说妙善救好父亲，归庵数日，适逢大帝有诏，说：“焰魔天宫走出一十八个鬼王，在凡间作乱，扰害生民不得安生。即差李天王统兵剿灭，妙善带天王第二子木吒太子一同督战，不得有违。”妙善领了玉旨，乃吩咐善才、龙女曰：“我今要去收服鬼王，庄王这几日必定来谢愿，你可替我行礼，我去便回。”二人领了娘娘法旨，只见妙善驾一朵祥云，望西去讫。

善才对龙女曰：“师父已去，我等在此清闲无事，同去岩后千仞峰观洒片时有何光境。”

二人同上到高崖之处，左盼顾右瞻望。善才对龙女曰：“此处是我娘娘父母之国，怎么怨气冲天，有甚缘故？待我仔细再看。兴林国中无主，天位已被何朝阳占了。”龙女曰：“我等何不化身，到他国中一问，便知端的。”

两人乃回转庵中，吩咐守庵土地曰：“我去兴林国走一遭，你可谨持香火。”土地领命。

善才化作凡僧，龙女化作小沙门，一同化作游方僧模样，沿途抄化，来到兴林国内。看见一个太监出来，说声：“公公化缘。”

太监说：“我这国王专一要拿游方和尚，你可快走，尚保性命。”

和尚曰：“请问公公，有甚缘故。”

太监曰：“不说尔还不知，当初我这是兴林国，我是庄王保驾太监，只因第三个公主要出家修行，惹得国内七颠八倒。后来，庄王把两个驸马也杀了，把两个大公主囚在冷宫。后来得一大病，得一僧人取香山大仙手目医好其病，正要去香山酬愿，只见冷宫二位公主不见踪影，宫中又不见两个彩女，

惮（dàn，音蛋）——怕，畏惧。

遍访无踪。那日，庄王整备法驾，一则还愿，二则请问大仙消息。行路歇至三更，风雨大作，又不见了皇帝、皇后，丞相上山又不见转来，大将军去国至今未回。如今这新国王是何驸马公子，瞰我国内无主，打破城池，夺去江山。我权且顺从他在此，他如今要寻母后，说道一定是游方僧拖去。因此，吩咐四门，但有僧人即要拿去梟首。”

和尚听此言活，深深汀个叉手：“多谢公公指教。”

善才回头对龙女说：“师父又不在庵，怎么有此怪异，待我叫得守宫土地来问，便知端底。”

守宫土地听叫，忙到眼前，问曰：“仙童有何吩咐？”

善才曰：“公主娘娘、皇帝、皇后今在何处”你可直直报来。”

土地禀曰：“说起这个妖怪，惊破人胆，公主这一干人俱被如来世尊山门外那两个神通广大、变化无方的青狮、白象拖在万花谷中，不能观见天日。除非三十六员天将，方可取得。”

善才知此消息，吩咐土地退去，急忙与尤女回转庵中，商议收魔。

妖氛氲 挠太和，兴林国内尽消魔。

轻将玉宇他人管，不见妻孥近榻过。

幽谷凄凉云暗影，五松惨淡鸟依稀。

大曹若不行剿灭，枉把身躯立普陀。

氛(f n, 音分)氲(y n, 音云 阴平)——气势盛炽的状貌。

太和——和谐，太平。

第二十三回 善才领兵收妖

善才转到庵中，只说师父已回，谁知师父还未转来。与龙女商量曰：“我二人蒙师父指教之恩，未曾补报万分之一，今值他父母有难，我等何不统领天将把妖精擒捉，送还父母、公主，倒不是我一场大功劳？”

龙女说：“师兄说得有理。”乃拨殷王苟毕力前部先锋，五显三圣为左右护战，太岁部下一百二十位诸天神煞与已督兵在后，大发天兵四十万，杀奔万花谷中五松岩前，把谷中重重围绕。

二妖正在岩东与娇红作乐，跋鳖精闻得天兵到来，唬得屁滚尿流，慌忙报入岩来，二妖曰：“不必忧愁，待我出去一个一个绑来便是。”

却说青狮原是火之精，有个兄弟名唤独火鬼，现在东鹞山，独伯一方；白象原是水之精，有个妹子名唤水母娘娘，现在泗州西洋海显圣。二妖看见天兵来得雄猛，乃差岩边飞天蜈蚣精前去请火鬼助阵；又差双尾蚺蛇精前去请水母娘娘助阵。二人听令，各化作一个小小蚊虫，星奔电掣来到两处传下法旨。两处俱各起兵，独火鬼点起火兵五千，火轮火鸦惧发；水母娘娘点起水兵五千，虾精鳖将俱发，杀喊连天，把天兵围在中间。

二妖洞中闻得救兵来到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两个唬蛮大王，身長四丈，三头六臂，各执一般兵器。一个身骑金毛獬豸，一个身骑八爪豺狼，振掂撒沙变作百万雄兵，杀将出来。

王灵官头戴簇金盔，身穿定铁甲，腰束九龙绦，脚穿洒水靴，手执劈魔竹节鞭，坐下吐火吸水神驹。出阵骂曰：“你这阔口长鼻畜生，不守如来山，不遵佛法，敢来下方如此作怪。好好送去皇帝，身皈佛教，饶你残生。半声不肯，一鞭打你身成齑粉。”

二妖听罢，大骂曰：“我与你合不相统摄，今无故听善才那小畜生指挥，敢来围绕我的行台。尔若善善退去，尚保首领，半时不退，内外夹攻，要尔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”

惹得王灵官性起，招动天兵杀将入来。只见青狮放出万丈烈火，独火鬼火轮、火鸦满天通红；白象涌起五湖大水，水母娘娘水族虾鳖遍地茫白。天兵杀得首尾不能相顾，见火益热，见水益深，没奈他何，被他困倒在谷中。

善才谓龙女曰：“这两个畜生好生利害，怎么收得他水火，方可擒得他服。”

龙女曰：“吾闻石城火焰山上有个红孩儿，乃是三昧不灭真火炼成身体，师兄可即去请他来相助；我去南海领得父子兵来与他相战，此不是以火敌火，以水敌水，何愁征他不服！”

善才曰：“师弟说得有理。”乃传令：“大兵权时屯札在此，不要走透风息，待我取得兵来，然后厮杀。”天兵各营俱已听令，善才两个各驾一朵云去了。

善才来到火焰山，着山王土地前去通报，红孩儿接入洞中相叙。礼毕，问曰：“仙兄到敝山有何指教？”

善才曰：“小弟因师父去赴蟠桃会，不在敝庵，斗胆领天兵到万花谷收服青狮、白象，不想那妖怪原是水火之精，又借得独火鬼、水母娘娘两个前

怕——即“霸”。

般——样、类。

来助恶，因此杀输于他。大王哀念佛法慈悲，肯赐半壁之力，小弟死生不忘。”

红孩儿曰：“我去止能敌得他火住，还有那水怎么计较？”

善才曰：“我已着师弟龙女前去他父王宫中，领他水族父子兵前来策应，如今想已将到，望大王速赐指挥。”

红孩儿曰：“仙兄先行，小弟即领部兵前来，”

善才再三叮嘱，相别去了。行到半路，撞见龙女带领父子兵来到。

善才曰：“师弟来得最好，我去通报五显，尔可札兵在此，待红孩儿兵到在外面协同杀将来，信炮为号，我在里面杀将出。”说罢，竟奔万花谷去，五显三圣俱接到，问：“救兵何如？”善才曰：“两个俱已动兵，待等信炮一响，我和尔只管摆布厮杀。”

说声未了，只听得号炮连天，殷元帅入大营禀说：“西边火势冲天，南边水声沸涌，想是救兵已在外厮杀。”

善才曰：“殷将军帅三圣引一万兵，从西接应，烧出南天；王将军帅五显引一万兵，从南接应，直冲西路；我与三官督大兵两路拒敌。”分拨已定。只见二妖正在设酒筵与独人、水母劳军，蹠脚鳖精惊得一步一跷人营禀曰：“祸事到矣！如今善才、龙女借得火焰山、南海两路生力兵来到，火王快作主张。”

独火鬼曰：“红孩儿当我子孙，何足畏哉！”

水母娘娘亦曰：“南海兵是我管下，他来何能为！”

青妖曰：“我帮住火王。”

白妖曰：“我帮住水母。”

红孩儿对龙王曰：“以火攻火、以水攻水不见手段，我有牛魔王铁扇在此，煽起三昧真火，怕他白象、水母！要饶得他皮毛焦烂；你可涌起南海大水，把他青狮、独火鬼浸得烟消人灭。”

两将议罢，红孩儿立攻水寨，王灵官一枝兵杀来接住。白象吐水，水母作浪，红孩儿在外煽动大火，灵官里面火轮，火箭一齐发作，烧得白水成汤，水母煮得不过，带领残兵逃归泗州去了，白象被火，遍身毛都焮尽，躲入清凉山绝顶避难。

龙王兵攻火寨，殷元帅一枝兵杀来接住。青狮喷火，独火鬼主烟，龙王在外涌起巨浪滔天，殷元帅里面水囊、水柜一齐发作，浸得烈火成冰，独火鬼见得无奈何，带着败兵奔往东鹫山去了。青狮被水灌得喘气不得，急奔五松岩里藏身。

主兵、客兵会合一处。善才、龙女出来拜谢曰：“深感神威，二妖杀败，但不能拿住妖怪，必不能国王返国。大王与龙王收掠得龙兵归国，容小神后来酬报。今日且罢，我二人再转回庵中见师父又作道理。”

从来邪正不相容，岩底妖氛水火攻。

鬼母无能身早遁，象狮有力计先穷。

腾腾烈焰埋山日，滚滚洪涛战海风。

鼓罢僵尸三十里，善龙报本亦奇逢。

第二十四回 妙善救得君臣返国

却说妙善赴宴归来，与如来作别，云端一望，只见万花谷中妖气逼人，拭目一看，但见父母及二姐、宫女、丞相都迷倒在那里。乃对如来曰：“师父何不谨慎，纵放守门二畜生害及国王！与慈悲大道得无有戾乎？”

如来曰：“贤弟，尔看我山门狮象不端正在那里！”

妙善曰：“那里却是化身的，待弟子呼谷中土地来问。”

妙善慈声一换，只见谷中土地来到听旨。妙善问曰：“如今那二妖藏在何处？”

土地曰：“自从前日杀败，一个逃在清凉山，一个躲在岩下。”

如来听罢对妙善曰：“尔且回庵，我转去即拿那畜生。”

两下分别，如来转到天竺，诸佛、菩萨参拜已毕，如来曰：“尔这伙人俱是泥塑木雕的！山门那两个畜生也不会管得他住，让他万花谷中酿成这等大祸，把一个兴林国被他平白灭了。叫八金刚过来听令。”

金刚曰：“世尊有何法旨？”

如来曰：“你去到清凉山五松岩锁那两个畜生到此问罪，”金刚领旨前去。

只见妙善转庵，得知善才、龙女征战事，乃同二徒弟来谷中救父母，路上撞见金刚便问曰：“八位天王到何处去？”

金刚曰：“我等承佛旨去捉妖怪问罪。”

妙善曰：“望天王先与我打破万花洞，然后去锁妖怪。”

金刚曰：“你师徒跟我去来。”

妙善在后，金刚在前，将上下东西谷岩尽行打开，把蜈蚣、蛇精、鳖情尽行斩讫。妙善同入，化作前次老僧救出父母。复到五松岩救出二姐，岩底救出丞相，东岩救出二宫女，各把避魔汤一盞与他解了妖毒。在外将惠风一拂，褚杰亦引得大兵到来。老僧向前打个恭，复腾空去了。

君臣父子升眼一看，相抱大哭，说：“我等被妖怪迷倒在此，又得神僧来救，不然皆为此谷之怨魂矣。”大家拭泪，缓缓寻本国而归。看看来至迎和门，只见定烈，忽必力垂首来迎接庄王，皆奏曰：“小臣前欲寻主归国，不料反贼何朝阳借得察罕国兵，乘我国无主，杀将入来。臣与交战，不能抵挡，时此被他占去城池，建国改号。目今四门把守甚谨，臣专在此候陛下返国，徐议进取。”

庄王曰：“这小畜生辄敢无礼，大将军可与我驱兵向南门杀将进去，拿这畜生，碎尸万段。”

值殿黄门 惴报知何贼，何贼即遣兵四门，严拒褚杰正攻南门。军士报来西门被刘钦斩开，忽必力大兵俱已拥进。何贼无计可施，乃带亲随数人舍命冲开北门，逃往察罕国去了。

庄王复辟，文武大臣俱来庆贺。庄王曰：“向日之病既死，尚得首立，今日遭此妖劫，若非那神僧搭救，空为岩底骷髅。褚定烈可代朕引三百兵到南郊筑起三层高台，竖立神僧名位，朕好朝夕去拜他复国活命之恩。”定烈承命去讫。

明日皇后复奏曰：“香山大仙手目之恩半途终止，今可命驾再去酬愿。

臣妾不敢自裁，望乞陛下特旨。”

庄王曰：“还愿之心，朕心切切。丞相可速办表礼香花，朕同皇后、公主星夜就道，上香即回。大将军务要牢守城池，恐何贼再来入寇。”赵、褚二臣各领旨去讫。

两次香山谒大仙，谁知亲女望中悬。

直教抬起寻常眼，始信神僧即大仙。

第二十五回 妙善一家骨完聚

丁时妙善救了庄王君臣，来到本坛本庵，众神参见已毕，乃着善才赍玉笋、黄芽前到火焰山答谢红孩儿助阵之功；又着龙女赍青藕、紫菜前到龙宫答谢龙王助阵之力。

却说庄王同皇后、二女、文武大臣晓夜不息，已到香山驻蹕。赵震上山排开礼仪。妙善听知父王、母后亲来行香，忙排开香案，着善才伺候，他自己仍化作无手无眼污血淋漓坐在佛座内。

庄王上庵果见一座草房，庄王领皇后鞠躬四拜，众官一齐随班行礼。庄王曰：“朕今先注宝香，敬供清斋，聊表寸忱，愿赐慈悲，伏希洞鉴。”祝罢，皇帝、皇后、公主、文武又是四拜。

只见大仙被纱幔罩住，并不见动静。庄王对皇后曰：“朕是山河天地之主，万姓之王，感大仙之德远来拜谢，缘何并无动静言语。敢是朕是男人不该启问仙姑。”梓童向前，有个神像，轻轻揭起，慎细一看，显然是妙善身骸，妙音救醒起来。对皇帝说：“这个仙姑果是我妙善，前日我疑那手是他的，今果然矣。”

二公主再扶起一看，只见血迹腥臭，伶仃可怜。对父王说：“真个是我三妹。”

庄王曰：“那日绞死，明明被虎背去，怎得在此？”举头一看，委实是妙善。四人相抱，哭死复苏。

庄王问曰：“早知我儿受这苦楚，爹爹要这条性命何干？我儿且把始末原因试说爹听。”

妙善曰：“那日蒙爹爹赐我之死，天帝怜我心诚，吩咐土地化虎背救在密松林内，孩儿魂灵游遍一十八重地狱，后复还魂。西域如来指我香山修行，九载成道，众神尊我为香山佛主。前日，玉帝恼爹爹性嗜杀人，特降恶疾。孩儿看见，故化为和尚专来治病，又截手眼与爹和药。前奉爹爹来谒，谁知如来面前狮象成妖，走下凡间，化身拖去二位姐姐，又拖去宫女，惧爹知道，复到澄心县撮爹爹与母亲，捉去丞相。孩儿昨在王母娘娘处赴宴回来，见爹娘有难，又同八大天王打开岩洞，救得君臣返国。只是今日孩儿无了手眼，不能够得见爹娘。”庄王夫妇听罢，心如刀刺。

妙清、妙音问曰：“三妹妹这等形状还可医得否？”

妙善曰：“我是慈悲之人，只要爹爹叩天下拜，我的手目必能复生。”

庄王听得此言，即焚拜曰：“天地、日月、山川，是寡人不合当初将女凌贱，今日反来舍身救父，果是孩儿孝意修行，愿得还生全手全眼。”

拜罢，妙善撒了化身，将亲身出座来见父母、姊妹、手目如故。大家且哭且喜。

妙善曰：“爹爹今日到此还许孩儿修行？还许孩儿招婿？”

庄王曰：“我儿再不可说那事，当初是我不是，若非是你这般修行得道来救我，一命险些归于黄泉。如今寡人情愿弃了山河，随你修行，尔众文武愿在此者在此，愿归国者归国，朝中自有丞相赵震竭忠事上，赤心报国，朕之此位即付与尔掌管，符玺俱已在此，尔务敬天勤民。”

赵震得命，君臣恸哭，拜别而去。

却说如来锁得狮象到殿，心中大怒，骂不绝口，吩咐哪吒解入召版地狱，压他粉碎，永不赦除。

妙善慧目一看，正见系原西方狮象，转身自反。不计二姐被这二畜惊唬之前嫌，驾云到西域，叫声“师父”，稽首。如来问：“贤弟何来？”妙善曰：“我等出家之人，当以慈悲为本。二畜触犯天条，望师父宽恩曲赦，弟子带回香山，慢慢驯治点化他成个正果。弟子不敢善辩专听，师父垂察。”

如来曰：“既是如此，叫哪吒带畜生转来。”二畜跪在阶下，如来曰：“今日本该重治，承我这善菩萨救你，你可跟随他去，志心皈依，再不得变生异心。”二畜唯唯而退。

妙善拜谢如来，带得二畜回转香山，对二位姐姐曰：“你遭此二畜，受了无端苦难，尔今认得他否？”妙清曰：“往日是青白二少年，今见真相，我恨不得吞吃了他。”妙善曰：“如今姐姐既出了家，那一点心头之灭全要灭了。此时他已归我，便是佛家眷属，再莫把前事记怀。”一边吩咐善才整备斋素供养父王，一边修治房屋，安顿家小。只见值日山神来报：“玉皇颁下天诏，娘娘可排香案迎接。”说罢，太白金星已到庵前，宣读诏曰：

咨尔兴林国妙庄王初未识天廷地府、六道轮回，造孽受罪在先。今妙善弃此贵而脱凡尘，九载苦修成功，暗中救困，舍身医父，济人利物，靡不曲尽。举目能瞩天下善恶，侧耳能听人间是非，朕甚嘉焉。其封为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南无灵感观音菩萨，赐与莲花宝座一副，求作南海普陀岩道场之主。其姐妙清、妙音初耽世味，后能改行迁善，修行慕道，遇难不污。妙清封为大善文殊菩萨，赐与青狮，出入骑坐；妙音封为大善普贤菩萨，赐与白象，出入骑坐；求作清凉山道场之主。其父庄王封为善胜菩萨，都仙官，其母封为万善菩萨，都夫人。其善才龙女封为金童玉女。呜呼！千叫万应普度众生，合家封赠万年香火。

众人谢恩已毕，太白金星辞别而去。自是观音娘娘在香山普陀岩大施灵显，家家供养，人人钦奉。紫竹鸣鸾，净瓶注醴，杨柳烟晴，草茅生色。自五帝以迄于华胥，共祀无违。

专心学道脱九尘，百磨千难认得真。
白雀火烧风雨至，感伤刑惨帝恩深。
医亲手目将来割，从古至今独善心。
南海普陀登正觉，一家五口作仙宾。

玉帝降神出世

菩提达磨禅师，南印度香至国王第三子也，姓刹帝利，初名菩提多那，性极聪慧，质极纯笃，好善布施，名闻里闾。早年有志沙门，第未得高人印证。及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罗远来行化，香至国王方崇奉佛教，接见多罗，即隆礼供养，赐施以无价宝珠，又命三子师事之。故达磨得为南渡始祖，其源流盖出此处。

多那 正纯良，早岁勤修上宝航。

后得高人为点化，渡南作个破天荒。

美国王诗：

国王奉佛意何诚，供养多罗渥且勤。

不吝宝珠为锡予，又令三子出其门。

刹帝利——古印度四种姓的第二级，武士贵族，低于婆罗门，但掌握政治和军事权力；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。

里闾（lǐ，音，音驴）——乡里。

渥（wò，音握）——厚；重；优渥。

达磨出身传灯传

达磨慧辨

一日，多罗师与三王子在法堂讲谈经典。有顷，出国王所赐之珠，问三子曰：“此珠圆明可爱，人身、世上有何物可能比及。”多罗问虽在珠，实窥三子所得也。长子、次子固于寻常所见，皆曰：“此珠，七宝中尊，固无逾也。”二子独羨径寸无价之珠，殊不知人身方寸之珠也。独三子菩提多那回：“此是世宝，未足为上，于诸宝中，法宝为上；此是世光，未足为上。于诸光中，智光为上；若人，能明是宝。宝不自宝，有人能辨是珠；珠不自珠，则爱己又能爱人，达人不徒自达，方为圆明莫及。”多罗叹其慧辨。

有诗为证。

美珠诗：

出珠突问众储君，世上圆明孰为真。

匪谓三子皆燕石，试他慧辨智超群。

逾（yú，音余）——超过，越过。

储君——太子。

孰（shú，音熟）——谁，哪个。

匪——同非。

达磨更名

般若多罗又谓菩提多那曰：“子明于论珠，必明于论相。且问，诸物中何物无相？”多那曰：“诸物中不起无相。”多罗器其不凡，遂谓曰：“聆子慧辨，于色相已磨刮皆空，于宗旨已通达殆尽。吾为汝更名曰达磨。夫达磨者，通大之仪也。子顾名思义，如来正统，予目望子传之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三子均为帝裔苗，菩提慧辨果无俦。

多罗知为传灯器，欲把真宗向彼投。

聆（líng，音灵）子——年龄小的孩子。

殆（dài，音怠）尽——几乎到头了。

裔（yì，音义）——后代。

俦（chóu，音仇）——伴侣，同辈。

达磨得道

达磨自从游于多罗门下，（原书下缺 115 字。其断续可见者为：“……
味恭深教义服勤……将奥义与其师……且为说偈 曰：

心地……

果满……）

偈（jì，音既）——偈陀（梵文 Gatha）的简称，义译为“颂”，即佛经中的唱词。

问 师

达磨传了多罗衣钵，因谓师曰：“吾劝为法，当往何国而作佛事？愿垂开示。”多罗尊者曰：“汝虽得法，只今一味可远游，且止南天，待吾灭后六十年余，当往震旦，设大法药，直接善根。目下慎勿速行。”达磨又问：“彼处有大士比作法器否，千载之下有留难否？”多罗尊者曰：“汝所化之方，获菩提者不可胜数。汝至南方不可彼国众民徒好有为功业，而不可见如来妙理亦不可者被久留。”

又说偈云：

路行跨水复逢羊，独自凄凄暗渡江。

目下可怜双象鸟，三株嫩桂又芎芎。

衣钵（b，音拨）——佛教名词。指三衣和钵，即佛教僧尼的袈裟和食器。

震旦——古印度人称中国为 Cīnīsthāna，在佛教经典中译作震旦。

芎芎（wǐ，音歪）——不正。

究问吉祥

达磨又问般若师曰：“自两端之外，此后更有何事？乞为开示。”般若曰：“此后一百五十年，笔当有小难相临。”达磨又问曰：“后当有解救否？”多若师曰：“吾有讖语 数言，遗子参验。

讖曰：

心中虽吉外头凶，川下僧凶名不中。

为遇毒龙生武子，忽逢小 寂无穷。

复问根源

达磨曰：“百五十年后当有小难，弟子已闻讖命矣。弟子千百年来未来，上人皆见之眉端，此后事，乞再为开示。”般若曰：“越后二百二十年，林下有一人，当得道果。吾有讖记亦遗汝参验：

云端虽闲无敬路，要从儿孙脚下行。

金鸡解衔一粒粟，供养十方罗汉僧。

多罗圆寂

宋孝宗大明元年，般若师自放二十七道神光在空，现出一十八变，白日升天而逝矣。达磨祖将师皮囊阇 维舍利 建塔，始继其志，述其事，提化本国。远近众生，知达磨道得真传，皆靡然向风从之，窃隙光以自点，浚 余润以自游。

美师圆寂诗：

多罗圆寂放神光，现变无穷出异常。

达祖绍师宣佛教，化行本国德无量。

圆寂——梵文 Parinirvāna 的意译，音译作“般涅槃”。佛教以此为最高的理想境界。后来也称佛或僧侣逝世为圆寂。

阇（d，音督）——平台。

舍利——梵文 sarira 音译之略，一译“设利罗”，意译“身骨”。通常指释迦牟尼的遗骨为佛骨或佛舍利，如佛骨舍利，佛牙舍利等。相传释迦牟尼火葬后，有八个国王分取舍利，建塔供奉，此后供奉舍利之风逐渐盛行。

浚（jùn，音俊）——掘取。

达磨提化本国

达磨在本国弘宣佛教。遵师者昔日“未可远行”之命也。时本国有二禅师，一为佛大仙，一名佛大胜多。早年与达磨同学佛陀跋陀小乘禅观。佛大仙获遇般若多罗，始悟昔日所学之差。二人遂弃其学而学焉。慕道之僧，得高人印心，一点即化，当时号为二甘露门。

有诗为证：

本国沙门胜与仙，二人同学小禅观。

改师般若得宗旨，三子齐声甘露轩。

小乘——梵文 Hina-y na(希那衍那)的意译。即小乘佛教。公元一至二世纪间，佛教中出现了宣扬“救度一切众生”的新教派，自称“大乘”，而把坚持“四谛”等原有教义重于“自我解脱”的教派称为“小乘”；小乘佛教主要流传于东南亚各国，称“上座部佛教”。

分立六宗

达磨与佛仙、大胜多先是学术同一源流，独胜多沉溺于旁门小乘，不知多罗为正派。遂更分徒众而立为六宗门户：第一有相宗，第二无相宗，第三定慧宗，第四戒行宗，第五戒无得宗，第六寂静宗。各封己解，别展化源，聚落峥嵘，驳谈喧闹。达磨师喟然叹曰：“胜多自身已陷牛迹，况复支漏学盖而山分六宗。我若不除，永缠邪见，佛法不扬。虽彼更分之过，亦吾阿纵之罪也。”

美达磨诗：

胜多沉溺小旁门，分立诸宗大乱真。

身且不知牛迹陷，何为喧闹乱纷纷。

思辟六宗

达磨师为如来扶正统，欲正六宗三谬。自思曰：“合而壁之，则势愈固；骤而正之，则言无渐。莫若循次与彼辩证，则正可以法邪，真可以除妄。服得一宗，则诸宗望风归附。此儒者待异端，不恶而严之道也。吾何为独不然。”

美六宗诗：

旁门立六宗，狂奴傲主翁。

建议驱除策，纵容渐次攻。

达磨辟有相

一日，达磨师微现神力，潜至有相问曰：“一切诸法，何名实相？”彼众中有一萨婆罗答曰：“于诸相中不互诸相，是名无相。”师驱之曰：“一切诸相而不相互者，若名无相，当何定耶？”萨婆罗答曰：“于诸相中，实无有定。若定诸相，何名为实？”师又曰：“诸相不定，便名无实。汝今不定，当何得之？”彼曰：“我言不定，不说诸相，当说清相，其仪曰亦然。”师又曰：“汝言不定，当为实相定不定故即非实相。”彼曰：“定既不定，即非实相，非故不定不变。”师曰：“汝今不变，何为实相？已变已往，其义亦然。”彼曰：“不变尚在不在故，故变无相以定其义。”师曰：“实相不变，不变即非实。于有无中，何名实相？”萨婆罗心知吾师去潜达，即以手指虚空曰：“此是世间，有相亦能空，故尚我此身得似此否？”师曰：“若解实相，即见非相。若了非相，其色亦然，当于色中不失色体，于作相中不碍有，故若能是解，此名实相。”彼众闻言，心意朗然，钦礼信爱，师既瞥然匿迹。

美辨相诗：

宗名实相意何如，幸为修陈发我遇。

只恐相空无实相，多因幻妄堕迷途。

萨婆罗诗：

相名无相何能定，不定难言相有真。

变故循环非在在，有无流转却津津。

达磨悟诗：

实相何能变，有中怎说无。

婆罗能是解，逃墨必归儒。

实相——梵文 Dharmadh tu 的意译。佛教名词。与真如、涅槃、性空、法性、无相、真性、实际、实性等概念的含义雷同。以世俗认识之一切现象均为“假相”，唯有摆脱世俗认识才能显示诸法“常住下变”的真实相状，故叫实相。

达磨辟无相

一日，达磨师无微显神力，至无相宗问曰：“汝言无相，尚何证之？”彼众有婆罗提答曰：“我明无相，心不现故。”师曰：“汝既心不现，尚何明之。”彼曰：“我明无相，心不取舍，尚于明时，亦无当者。”师曰：“于诸有无，心不取舍，又无尚者，诸明无故。”彼曰：“入佛三昧，尚无所得，何况无相，而欲知之。”师曰：“相既不知，谁云有无，尚无所得，何名三昧？”彼曰：“我说不证，证无所证，非三昧，故我说三昧。”师曰：“非三昧者，何尚名之。汝既不证，非证何证。”婆罗提闻师辨析，既悟本心，礼谢于师，忏悔往谬。祖即曰：“汝尚得果，不久证之。此国有魔，非久降之。”言讫，忽然其师一时不见。

美六宗师：

实相诸徒已觉非，此宗无相亦须规。

问渠无相居何义，恐与沙门道裂支。

婆罗提答诗：

我名无相隐俾论，三昧圆融罔执循。

变化莫知神明境，能将口说为君闻。

达磨复诗：

无得三昧相，莫当三昧名。

婆罗闻慧辨，即悟性三灵。

三昧——即“定”，梵文 Sam dhi 的意译，亦译为“等持”，音译“三摩地”。佛教名词。谓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，佛教以此作为取得确定之认识，作出确定之判断的心理条件。《大智度论》卷五：“善心一处不动而名三昧”。

沙门——梵文 Sramana 音译“沙门那”的略称。佛教称谓，原为古印度反婆罗门教思潮各个派别出家者的通称，后专指佛教僧侣。

罔(w ng, 音网)——不。

达磨定慧宗

达磨师一言，能使有相宗、无相宗开悟。于是，又往定慧宗问曰：“汝学定慧，有一有二。”彼众中有婆兰陀者，乃一宗领袖，对曰：“我师所教，定慧非一非二。”师曰：“非一非二，何名定慧？”彼答曰：“在宗非定，处慧非慧，一既非一，二亦不二。”师驳之曰：“尚一不一，尚二不二，即非定慧，亦何定慧？”彼曰：“不一不二，定慧能知，非定非慧，亦复然之。”师曰：“慧非定故然何知哉。不一不二，谁定谁慧？”婆兰陀闻师之言，昔日陷溺迷障，阖然冰释。为问曰：“佛法无疆，论慧辨慧，命之矣。”

美慧宗诗：

定慧为宗立户门，愿将奥义诉知闻。

如来定慧非同汝，圆妄难容势道存。

兰陀答达磨诗：

定慧如何一二拘，胜师得传走盘珠。

定无宗处慧非慧，一二拘是背师。

达磨悟兰陀诗：

值数而违数，当名不副名。

金绳开觉，革旧自归戏。

辟戒行宗

有相宗归吾教，无相宗归吾教，定慧宗亦归吾教。戒行宗与吾为二，则佛道分裂，吾性尤有愧也。次日，达磨师又至戒行宗，问曰：“何者名戒？何者名行。尚此戒行，为一为二？”彼众中有一贤者，不道姓名，出席答曰：“一二二一，皆彼此生。”师曰：“依教不及于行内为非名，何名为戒。”彼曰：“我有内外，彼已知觉。既得通达，便是戒行。若违背说，俱是俱非，言及清净，既戒即行。”师曰：“俱是俱非，何言清净；既得通故，何谈内外。”贤者在梦觉关，一呼即醒，谓师曰：“不登高不知天之高，不入底不知地之厚也。予始悟今是而听辨矣。”师曰：“吾过数年，必往南渡。汝南渡后功德广大矣。”

美戒行诗：

一祖同仁佛量弘，不令度外蟹横行。

宗名戒行非天谓，指出平川路上人。

贤音答诗：

一二二一出师传，依教无缙曰戒行。

知觉通过无内外，是非清净妙超玄。

达磨复诗：

依教即有染，破教何云依。

通过是非故，揭封似剖篱。

予(yú, 音余)——我。

缙(z, 音姿)——黑色，此处指错误行为。

辟无得宗

四宗虽已开悟，无得宗与寂静宗沉迷犹故也。达磨师不忍置之二宗于度外，亦欲收归至一之中。一日，又至无得宗，问曰：“汝云无得，无得何得，既无所得，亦无得得。”彼众中有宝静者答曰：“我说无得，亦无得得，尚说得得，无得是得。”师曰：“汝得既不得，得亦非得既云得得，何得非得。”彼曰：“得得是得。若见不得，名为得得。”达磨师曰：“得既非得，得得无得，既无所得，尚何得得。”宝静闻言，拜首曰：“若非金绳，谁开觉路。若非宝筏，几堕迷川，弟子今知回头矣。”达磨曰：“汝今虔心慕道修完，自然功德浩大。我今把二藏经卷与你收下。”静者曰：“谨依佛法。”

美五宗诗：

勤修无得曷言僧，得了真宗断业根。

无得名宗应有意，请君为我说真原。

宝静答达磨诗：

如来立教总归无，不欲形声带觉吾。

眼内但知无是主，性灵有得亦俱徂。

达磨悟宝静诗：

修佛无真得，如来解吾惮。

梦中人唤醒，披露睹青天。

曷（hé，音合）——何，什么。

徂（cú，音粗<阳平>）——往，到。

辟寂静宗

最后，达磨师到寂静宗问曰：“何名寂静？于此法中，谁静谁寂？”彼众中亦有一尊者答曰：“此心不动，是名为寂，于法无染，名之为静。”师曰：“本心不寂，要做寂静，本未寂静，何用寂静？”彼曰：“诸法本空，以空空于彼空空，故名寂静。”师驳之曰：“空空已空，诸法亦尔，寂静无相，何静何寂？”彼尊者一闻师言，如红炉点雪，须臾融化。谢曰：“不得其门而入，不见宗庙之礼，百官之畜，禅师今日之谓也。弟子何幸而闻万言之美，方悟之矣。”

美辟六宗诗：

寂静名宗出所传，循名责实请君言。

区区亦有寂静旨，不识参同与改辕。

尊者答达磨诗：

此心不动名为寂，于法无备静所称。

性内空空无一物，故名寂静为若详。

达磨悟尊者诗：

万法尽归空，谁教相寂宗。

慧人炉点雪，瞬息一陶融。

达磨叹六宗

六宗未辟之先，各立门户，与达磨师并立为二。六宗既悟之后，各去邪就正，与达磨师混而为一，由是化被南天，声驰五印，经历六十载，普度无量力。众所谓妄不悟灭真，邪不能胜正是也。

美普度六宗师：

六宗悔悟尽归慈，化被南天誉溢间。

六十余年施普度，亿千万众生亨衢。

五印——即“五法印”，佛教用语。即“诸行无常”、“诸法无我”、“涅槃寂静”、“诸行苦”、“一切法空”。

间（l，音驴）——乡间。

衢（qú，音渠）——大路。

异见王毁三宝

如来三宝之道，无一人不笃信，无一人不宗重，无不钦敬佛宝。独达磨之侄有异见王者，不信佛道，轻毁三宝。谓：“虚无寂灭之教，当摈之门墙之外，再不令窜入名教之中。”尝对群臣曰：“朕之祖宗，敬信佛道，陷于邪见，致寿年不永，祚运亦促。且我身是佛，何更外求。善恶报应，皆因多智之人，妄构其说，以簧鼓斯民。朕欲辟其非，以矫其诞，崇儒者中正之道，俾泽我生灵，巩我皇圆可矣。”王虽明于黜邪，而暗于用旧，凡硕德元勋，为前王所叙用者，一旦废黜殆尽，不令其列职于朝。

美毁三宝诗：

人皆信佛我宗儒，不为虚无所惑愚。

试看祖宗崇佛教，寿年不永祚多虞。

三宝——（梵文 Triratna），佛教称佛、法、僧为三宝，佛即指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；也泛指一切佛；法即佛教教义；僧指继承、宣扬佛教教义的僧众。

摈（bìn，音宾）——抛弃；排除。

祚（zuò，音座）——福。

虞（yú，音于）——忧虑。

众臣上建章休毁三宝

异见王即令指挥，焚其三宝。群臣谏曰：“我主因此小事，毁坏三宝，不可误了佛法。昔有地藏王，无子只生三女。二女皆招驸马，只有第三女妙善，坚心不肯招。国王闻此事大怒，即令其出家，其父再害他，赐法场绞死。忽见一虎，如天神似像，将他肉身背在山林，各样神佛俱来朝拜。我主听臣等奏，不可毁坏。臣各人俱是太祖徽下老臣，依臣等奏，臣等该奏，不依臣奏，臣等退班。”异见王闻言大怒曰：“老贼无礼，把藏王比孤。武士听吾旨，将数老贼痛打，罢官职，各人依律施刑。”

不用旧臣诗：

勋庸耆 旧国之祲，不敢留泽遗众生。

空国只因善者去，门人孤立国寿崩。

耆（qí，音奇）——六十岁以上的人。

达磨求见老臣

毀言出于一人，三世母国毀也，佛道不可毀也。不知其是不必重。既知其非不必毀。眼前惟闻尊信者为罗汉，不闻轻毀者为圣美忠厚长者。毀官不出于己，毀佛无法祇新，其薄也。

达磨思救国王

达磨师自睹异见王所为如此，喟然叹曰：“不信佛则忘善，不用旧则废法德薄者蒙厚祸。我不思坐视宗庙沦亡，当思有以救之。”即念无相宗二首领，其一波罗提者，与王有缘，将其证果，此可与使者。其一宗胜者，非不博辩，而与异见王无宿困，此不可与使者。尚未令彼前行见王，解说其身之祸时，闻六宗徒众私相议曰：“国王有难，师何自安？”达磨师心会其意而弹指应之。盖欲有所指挥，第未宣泄于口也。徒众闻指声，相告云：“此是吾师达磨灵响，我等宜速行，以副慈命。”即趋至师所，礼拜问讯。

达磨思见王诗：

国王毁佛招灾危，贵疾禅师欲救之。

欲命波罗与宗胜，见王解说改其非。

欲遣六宗诗：

六宗交口议其师，宗庙沦亡坐不支。

忽听达磨弹指引，疾趋席未听支顺。

宗胜潜见国王

达磨师识得徒众来意，即启口问曰：“一叶翳空，孰能剪拂？”宗胜厉声应曰：“我虽浅薄，敢惮其行。师有指挥，惟命是诺。”达磨曰：“汝虽慧辨，道力未全，令汝见王，恐难感化。汝且退休，别有主议，不可怆猝。”宗胜潜自谓曰：“我师恐我见王，大作佛事，名誉显达，映遮尊威，纵彼福慧为王。我是沙门，受佛教如来传法，有何难抵敌见言不信佛教，以致如此。弟子即下起行。”言讫，潜至王所，广说法要及世界苦乐、人天善恶等事与王。往返精微，无不诣理。

宗胜、慧辩二人，行至中途，偶见笼内有一鸟雀，宗胜欲救度，复问达磨师曰：“不能度之，何以达？”师曰：“汝此去，吩咐他诈死，岂不度之。”宗胜拜谢即往。途中自叹曰：“佛法无疆，我佛如来逢难救难，逢灾救灾。”慧辩曰：“我和你二人，在此歇息片时，有逢灾逢难即救。”忽然有一孩童哭，哭啼乞救。宗胜问曰：“汝啼哭，何也？”其子答：“父母双亡，家下无力资送埋葬，我欲自尽。”宗胜、慧辩二人闻言，即取数两黄金赠他，其子告别而去。

有诗为证：

达磨询问六宗徒，一叶翳空执剪除。

和尚不嫌功浅薄，应唯宗胜敢推辞。

又诗：

汝虽慧辨无优全，难革王心改辙环。

宗胜自吟禅教首，潜趋王所讲人天。

屈于王辩

异见王素不信佛教，及见宗胜，屈于慧辩协理，即问曰：“汝所解说，其法何在？可明白论来。”宗胜曰：“佛法治化，可以此类而观。欲知佛法，先当要论治化。且问，王所云道其佛法安在。”王又问曰：“朕所有道，将除邪法，汝所有法。将伏何？”宗胜无以对。达磨师此时未离慈座，已知宗胜义堕。遂告波罗提曰：“宗胜不禀吾教，潜行往化国王而屈于理辩，汝可速救。”波罗恭禀师旨云：“愿假神力。”即辞别而去。

行济度诗：

宗胜沙弥慧辩雄，殿前解说有涵容。

讯君佛法令何在，明白倏陈便信从。

又差波罗诗：

佛法王猷可例观，绶谭佛法且谭君。

词穷莫应君王驳，吩咐波罗往解难。

西江月劝见王调：

王母瑶池鸾鹤飞，蟠桃争献舞腰肢。

腊残乳燕穿帘幕，春到流莺啜柳枝。

香满座上酒盈卮，神仙寿祝茂年诗。

庭前戏彩双雏凤，堂佛诵经十二时。

假——借用。

倏（shù，音书）——极快地。

猷（yóu，音由）——计划；谋划。

卮（zhī，音知）——古代盛酒的器皿。

波罗见国王

须臾，云生足下，波罗提直至异见王殿前，默然而立之。时，王正与宗胜辩驳，忽见波罗提乘云而至，愕然忘其问答，曰：“乘空来者，是正是邪？”提即答曰：“我非邪正，而来正邪；王心若正，我无邪心。”王虽惊异，而骄慢方炽，即摈宗胜，令之远出。波罗提曰：“王既有道，何摈沙门。我虽无解，愿王致问。”见王怒而问曰：“子之宗佛，必以佛为是也。且问，何者是佛？”波罗提答曰：“佛之教，虽不滞于有，亦不沦于无。惟见性是佛而已。”见王又问曰：“师见性否？”提答曰：“我不见自性，惟见佛性。”王问曰：“性在何处？惟于所见。”波罗提曰：“性在作用上见之。”王曰：“性蕴于中而难知，情发于外而易见，子徒作用上见性，盖亦令我见之。”提曰：“性之作用，现前即是，王自不见耳。”王曰：“寡人作用上亦有性否？”提曰：“作用种种皆是，王若寂然不用，其体亦自难见。”王曰：“若当用时，现处有几？”提曰：“陛下每日作用，其出现时大概有八。”王曰：“既有八处出现，当为寡人言之。”喟然叹曰：“佛法不可有误。”波罗说偈云：

在胎为身，处世为人，
在眼若见，在耳若闻，
在鼻辨香，在口谈论，
在手执捉，在足运奔。

又云：

偏现俱该沙界，收摄在一微尘。
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三魂。

宗胜捐躯投崖

异见王闻波罗提所说偈言，方寸了然领悟，乃悔前日轻悔之非，而求今日逃归之是。遂咨询法要，朝夕忘倦，迄于九旬。宗胜，先时用辩论不给，被王斥逐，遂退藏深山，自叹曰：“我今日，百出八十为非。师曾许我二十年来方归佛道。性虽忍昧，行施瑕疵，不能御难。我在世何用。因此事不能辩及见王，生不如死。”遂捐躯投崖，俄有神人，以手捧承，置于崖上，并无损伤。宗胜观看，并无一人，真乃异哉。

异见王悔悟诗：

佛性须从作用求，国王听说始回头。

咨询法要忘疲倦，深悔先年冒死尤。

宗胜作诗：

行纪瑕疵验证修，不能御难重遗忧。

深为莫若投崖死，虚度浮生八十秋。

美宗胜诗：

衣冠复赐意倦倦，但恐相逢又见嫌。

且把一心行正道，管教父子得团圆。

（原书缺两面）

见王差使迎接达师

宗胜闻了神人偈言，欣然，即于岩间宴坐。此时，见王在国中，复问波罗提曰：“智辩虽出性生，亦由师训。今日，仁者谆谆智慧，果从学何人得来？”婆罗提答曰：“师不在远，子归而求之，有余师。问臣出家受业师，即娑罗寺乌沙婆三藏是也。若问臣出世师，虽名达磨，实王之叔菩提也。天渍有仁者，王牒有如来。大王今日悟后之问，徒能羡人之，徒不能宗自之叔，窃为大王不取也。”见王闻叔名，勃然惊骇。久之，谓波罗提曰：“鄙薄忝嗣王位，而超邪肯正，忘我得道之叔，取罪深重。”

国王询问诗：

国王询问波罗提，慧辩谆谆何所师？

达磨原系菩提子，王之叔父某归依。

波罗答诗：

菩提王叔某之师，超悟禅宗见性虚。

敕使迎请求忏悔，钦崇三宝求犹初。

又诗：

修佛无真德，如来解悟禅。

梦中人唤醒，披雾睹青天。

忝（tiǎn，音舔）——谦辞，表示辱没他人，自己有愧。

敕（chì，音翅）——皇帝的诏令。

为王忏罪

次日，见王具驾等候，迎请叔父返国。达师即随使而至，为王忏悔前非。王闻达师规诫，即百拜泣谢。又诏宗胜归国，左右大臣奏曰：“宗胜被王谪贬，自愧不能为王御难，捐躯投崖，已亡多时。臣矫诏，不敢奉命。”王告其叔曰：“宗胜之死，皆出于朕，不知大悲为朕如何忏悔，方免斯罪？”达师曰：“无伤也，宗胜现在岩间安息，有诏往召，彼即至矣。”王闻宗胜在，大悦，即遣使召之。使至山中，果见宗胜宴坐崖下，憺寂自若。有诗为证。

迎达磨诗：

闻说从师出懿亲，勃然变色觅心惊。

宗盟不意生真佛，诏使迎归作福星。

见王赍诏诗：

宗胜投崖实朕愆，召之还国传经筵。

使臣奉诏山中召，见彼端坐岩石巅。

谪（zhé，音折）贬——封建时代把高级官吏降职并调到边远地方做官。

矫（jiǎo，音脚）——假托。

懿（yì，音义）——美好。

赍（jī，音基）——以物送人。

愆（qiān，音牵）——过失；罪咎。

宗胜从容辞诏

话说宗胜，在岩中坐禅，忽见天使诏临，即对使从容答曰：“贫僧无能，不能分毫裨益国家，誓愿老朽岩泉，证修佛事。王之国，济济多士。达磨是王之叔，现为六宗所师表。波罗提亦沙门领袖，法中龙象也。愿王崇仰二圣，以福皇基。臣不敢奉诏，趋陪左右。烦使者善为我辞焉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宗胜岩中只自修，不从天诏棹 归舟。

从容劝主尊亲叔，领袖波罗亦合收。

又自叙诗：

老朽岩泉汲 寸长，证修佛事度时光。

烦君善为辞丹诏，不得趋陪佐圣皇。

棹（zhào，音赵）——船桨。

汲（jī，音机）——从下往上打水。

达磨为王疗病

本日，持诏官尚未复命，达磨师问王曰：“使臣奉尺三诏，知得取宗胜还国否？”王曰：“事难遥度，未可知也。”师曰：“一诏不至，再诏始来。”少顷，使还，呈上宗胜辞表，果如师语，王大惊服，再遣使召之。师回，辞王曰：“臣且暂去，陛下当益修善德。臣瞻龙体，不久当有疾。”达磨师去后七日，王果得疾。国医诊治，日见加重，不见疗愈。贵戚近臣，忆师前日辞去之言，即发使迎师曰：“主上遭疾弥笃，愿请慈悲，远来诊救。”师闻召，即随使至阙问疾。此时，宗胜承王再召，亦别岩间而归国见王。波罗提亦趋至禁榻问病。宗胜、波罗提问师曰：“目今当何施为，令主上免此疾危？”师曰：“疗疾无他策，着令东宫太子，为王宥罪施恩，崇奉三宝。复为忏悔，消除向日轻毁罪孽。如是行事者三，王疾始愈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圣躬颐养失天和，预识将来有厄磨。

辞去叮咛无别话，急宜修德保沉痾。

又：

国王遭机势几危，急请慈悲为护持。

免难莫如消罪孽，东宫太子好施为。

遭（gòu，音够）——相遇。

阙（què 音却）——宫门前两边供了望的楼，泛指帝王的住所。

宥（yòu，音右）——宽恕；原谅。

沉痾（kē，音棵，旧读）——重病。

达磨辞王南渡

达磨师在本国演教六十余年。一日，念震旦缘熟，行化时至，乃令治装戒行。先辞祖塔，次别同学，后至王所告行，且慰而勉之曰：“臣去后，陛下当勤修百业，护持三宝。吾去非晚一九即回。”王闻师言，涕泪交集，曰：“叔父去留，关国家休咎。此国何罪，彼国何祥。既云震旦有缘，去志已决，车辙非所能挽。第慈悲虽大，惟愿不忘父母之邦。果满功还，早掉归帆，侄之大幸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化行震旦适于时，祖塔君王暂告违。

去后最宜勤百业，护持三宝福疮。

王送达磨诗：

猝闻门外驾骊驹，涕泗滂沱失所依。

震旦有缘行莫挽，梓桑之国莫交虚。

骊（lí，音离）驹——纯黑色的小马。

梓（zǐ，音子）桑——亦叫“桑梓”；《诗经·小雅·小弁》：“维桑与梓必恭敬止。”是说家乡的桑树和梓树是父母种的，对它要表示敬意。后人用来比喻故乡。

国王海堧 饯别

次日，异见王以叔父达磨师远行，乃具大舟，与左右臣僚，移供帐，饯别于海堧之地，挥泪言曰：“离多会少，古语然也。叔父在国，不特寡人相安无事，虽四境之内，亦相安于无为。慈悲一去，则南人幸而西人悲也。敢问归期？”达磨曰：“臣忝奉教沙门，如来演教之身，普济天涯之客，归期无有定准，聚首亦难逆料。既有南渡，必有西归。今日泛泛扬舟，他时翩翩葱岭，是其验也。”

有诗为证：

叔父宜留镇此邦，为何话别戒行装？

海堧祖饯情难舍，回首天涯是异乡。

达磨答王诗：

奉职沙门普济弘，渡南难拟事功圆。

君王若问归来日，葱岭翩翩遇使旋。

达磨计伏蛟龙

达磨自西竺 海堧之地，别亲王而离乡井，登大舟以渡南滨，无非为传灯之事也。迨及 海隅 时，忽见巨浪滔天，有一蛟龙，形势甚大，自下而升。其舟几覆数次，在舟诸人，无不惊愕，惟达磨师颜色不变，欣笑自若而已。从容言曰：“此特河海中一微孽耳，汝等何惊怖之若是耶。第此孽不除，终为大害。”复以佛帚指龙曰：“汝之大，吾弗虞也，吾患汝之变小耳。”须臾之时，龙果变小。达磨师遂以钵盂捞之，其龙犹如绳系，莫之能动。达磨师以之掷于海，众人皆异之。有诗为证。

达磨降龙诗：

涌水兴波作浪涛，孽龙翻身并舟高。

予欲为人除大害，特今故把孟盆捞。

众人美师诗：

妖龙兴灾害万民，众人无计可逃生。

幸得神僧降此孽，舟中自兹得安平。

西竺（zhí，音竹）——即指天竺，古印度的别称。

迨（dài，音待）及——等到，到达。

海隅（yú，音俞）——大海的边沿。

达磨收伏神虎

自达磨师降龙之后，风息浪平，舟中如盘石之安矣。将及南海，达磨师登岸西行，遥见一座高山，巉岩峻岭，林木森森。询及行人：“前面高山是何处所？”行者答曰：“乃紫章三峰也。其中猛虎甚多，行路之人受其害者，不可胜纪。汝僧独自前行，只自己其生耳。”达磨曰：“行止虽存乎人，死生实由于天。天寿予而虎不能为我夭。天夺予而汝不能为我留，猛虎其如予何？”遂不听行者之言，遽而前往。近山下，忽见一猛虎，猝然而至。达磨以佛帚召之，曰：“汝当敛迹藏形，勿伤生灵可也。”其虎摇首摆尾，如犬之逢家主，不忍释去。既而达磨前往，虎亦莫知所之。

有诗为证：

自从西竺至海南，穷途苦阻也曾尝。

披衣蹑足忙登岸，未知何日返道坛。

行者答师诗：

遥望高山名紫章，路人多被猛虎伤。

谕僧勿去从吾语，免得身躯受灾殃。

达磨伏虎诗：

数步行来到此村，猝然猛虎出山林。

达磨忙将佛帚扫，摇头摆尾如犬形。

巉（chán，音婵）岩——高而险的山石。

遽（jú，音具）——匆忙；急。

蹑（niè，音聂）足——放轻脚步。

达磨舟达南海

达磨师自西竺至南海，登巨舰，泛重溟，经几多风浪，值几多险怪，凡三周寒暑，始达于南海。适梁普通七年庚子岁九月二十一日也。广州刺史萧昂，武帝族兄也，适在公署听政，闻百姓报道西方达磨师渡江而来演教，遂洗心洁服，隆礼迎接，送至公馆供养，每日叨陪左右，求其讲解。百姓创见西来佛，纷纷礼拜皈依，咸愿捐资，鼎建殿宇，以普求济度。

有诗为证：

一自登舟别海堧，三周寒暑达华区。

途中险怪兼风浪，历历身经若坦夷。

刺史迎接诗：

报导如来南渡江，慌忙颠倒着衣裳。

请迎公馆隆供养，每日叨陪讲法王。

百姓皈依诗：

创见西方活佛临，纷纷礼拜乞金绳。

捐资建殿须臾事，盖为慈悲接济民。

溟（mìng，音明）——海。

皈（guī，音归）依——梵文 Sarana 的意译，佛教名词。与“信奉”义同。后泛指信仰佛教的人入教仪式。因对佛、法、僧三宝表示归顺依附，故称三皈依。

萧昂具表奏君

萧昂以达磨南来普济，甚盛心也。况主上宗信佛教，一闻有僧南来演化，甚折节也。事不容密，乃具表奏闻武帝。武帝阅表，龙颜大喜。谓左右臣子曰：“此寡人诚心所感，事佛之报也。”遂遣使备法驾至广州迎请，又诏萧昂护送达磨佛至金陵见驾。帝一面发库藏鼎建宝殿，以作如来宅舍；一面诏中书生缮写经卷，以便如来讲解。

刺史具表诗：

萧昂具表奏梁王，达祖南来降吉祥。

利益国家非小可，颀祁宸断自参详。

梁王遣使诗：

梁王见表悦龙颜，事佛殷勤果报来。

遣使迎请无少缓，诏令护送至京台。

梁王建寺诗：

达磨南渡阐如来，梁王殷勤建殿台。

迎至金陵接相见，舍身事佛亦何。

缮写——抄写。

颀（zhūn，音专）祁——大善。

宸（chén，音辰）——北辰所居，因以指帝王的宫殿，又引申为王位。

（ái，音挨<阳平>）——傻。

梁王接见达磨

达磨师在公馆坐禅，忽谓刺史萧昂曰，“君可促装，朝中遣使迎请，法驾不久及门，诏君护送。及今未至，可将州事托付何人拟拟，不日予与君行矣。”刺史尚未之信。越两日，诏书果至，一如达磨师所言。萧昂愈倾心敬服。及师迢递至金陵，武帝沐浴斋戒，旗幡鼓乐，灯烛香花，自出部城迎接。本日，车马填街，人民塞市，一则急睹人王，一则快观活佛。此时此际，沉檀扑鼻，箫管沸耳，幢幡夺目。缙绅失其贵，甲冑失其勇。虽堂堂天子，亦不自知尊贵，惟知达磨之为大矣。

达磨坐禅诗：

坐禅出定白萧昂，速备车舆待启行。

明日九重丹诏及，贵尹护送见君王。

梁王迎接诗：

梁王事佛果虔诚，佛至金陵出郭迎。

鼓乐喧阗香扑鼻，旗幡灯烛耀人明。

百姓争睹诗：

人民塞市马填街，争睹西天活佛来。

甲冑缙绅忘勇贵，堂堂天子亦微哉。

幢幡（chuángfàn，音床帆）——写有佛号（佛的名字）或经咒的窄长的旗子，垂直悬挂。

缙（jìn，音晋）绅——古代称有官职的或做过官的人。

舆（yú，音于）——车。

阗（tián，音填）——充满。

梁王舍身事佛

武帝接着达磨，执弟子礼，侍立左右，命仪卫，如王者送至新佛殿安顿。武帝亦随至新佛殿参谒。此时，观见达磨，慈容烨烨，宝像煌煌，恨不得与之俱化，又踵旧日所为耳。愿舍身事佛。又出帑内金银，为建道场功果。君者民之表，一国人王尚自舍身事佛，天下效尤，又孰不愿为佛事。书云“梁王事佛尤谨”，此之谓也。

梁武舍身诗：

慈容宝像耀煌煌，愿舍真身事佛王。

帑内金银如土芥，道场功果闹天堂。

百姓舍身诗：

堂堂天子镇华夷，百姓观瞻作表仪。

万乘帝身甘事佛，卑卑黔者悉捐躯。

帑（tǎng，音躺）——国库里的钱财。

梁王自矜 功德

武帝自接见达磨，叨陪不离左右，自矜其功德。问曰：“弟子自继位以来，宗信佛教，平日在国中，恐栖佛无所则为建寺，恐诵佛无本则为写经。若此之类，不可胜纪，不知有何功果？”达磨曰：“如来功果，贵务其大者、实者。主上造寺写经，此卑卑人天小果。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何功德足云。若以此为功德多见，其不知量也。”武帝恍然自失。又侧席问曰：“如圣人所云，必何如作为，乃为真实功德？”达磨曰：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，一味在性灵上体认，所谓大者、实者。寺创与经之缮写，初不关于修待急务，纵不暇及，亦不言其修证有亏。”

梁主矜功寺与经，人天小果漏之因。

智圆体寂真功德，不落人间色与声。

矜(jīn, 音今)——自尊自大。

恍(wǎng, 音伍)然——形容失望的样子。

武帝不悟经义

梁王自谈功德之后，始不事外面作为，收入在性中修证。第着己用功者，由精会粗易；郭郭 从事者，由粗入细难。梁武浮名好佛，兢兢在语言文字上探讨，及至谈禅悟偈，漠然无得也。

一日，帝又请问达磨师曰：“圣谛 之文，弟子口尝诵之；圣谛之义，弟子心尝思之。其奥妙精微，非浅鲜胸襟所能测识第一义之旨，今愿窃有请也。”达磨曰：“圣谛之义，文字虽 ，一言一蔽之，曰廓然无朕而已。朕之一言，至矣，尽矣。”梁武解误，则文字化为真诠 。达磨南来，还佛梁武，其首班矣。帝惟不然，又问曰：“对朕者谁？”达磨曰：“不识夫？不识即无朕，无朕即不识，不识无朕，二而一者也。”帝犹然不悟。佛家点化弟子，只在一字之间。三教不解，机不合矣。规规为虚文所拘留，非达磨西来之意也。本月十九日，不告于王，遂潜回江北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届于洛阳。当魏孝明帝正光元年，寓止于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终日默然，人莫之测识，谓之壁观。

梁武浮名好佛诗：

如来修证性中求，郭郭工夫逐浪浮。
只向语言为探讨，方圆龃龉 不相投。

梁武请问圣谛诗：

圣谛如来第一篇，其中意义必精玄。
请师乞为明开示，俾得持循作圣美。

达磨答武帝诗：

要知圣谛其中义，无朕之精自廓然。
陛下洞知无朕妙，西方佛果已修圆。

梁武帝不悟诗：

一隅甫举反三隅，始足谈玄号上儒。
三四发明浑不解，依然蔽固一愚夫。

达磨潜回江北诗：

出昼依回不舍王，为王可武与为汤。
梁王不是如来器，决志潜回抵北江。

达磨嵩山面壁诗：

少林篙岳好修持，面壁其中寂语词。
匪为一身完证果，多因等待续灯儿。

郭（fú，音伏）郭——古代指城外周围着的一道城墙。

圣谛（dì，音帝）——佛教用语，佛所讲的道理。

诠（quán，音全）——说明，解释。

龃龉（jū yǔ，音举语）——上下牙不齐，比喻意见不合。

达磨嵩山演教

达磨在少林寺面壁，从游之徒，有道副、道育、尼总持诸人，朝夕趋陪，以求济渡。评三子证修，虽有浅深不同，然游于达磨门者，彬彬皆佛物，无弃物也。所谓升堂矣，第未入于室也者。达磨因梁武专在言论上修持，不从寂静中证悟，卒于佛无成，于道无得也。遂惩其弊，一味面壁而坐，以寂灭示三子。壁虽障于目前，彼之剖破藩篱，达观无际，壁不能翳其毫忽。居于方内者，觉面前多封闭垣墙；超于域外者，眼里无全牛。觉层峦叠壁列于前，彼视之皆空矣。故达磨九年面壁，不待达磨心坚石穿，壁因达磨坐观，亦化其顽石，勒成一尊达磨。迄今嵩山石壁，俨然有达磨尊者遗像。非其坐观之大验欤。

三子从游达磨诗：

达磨选佛到中华，炉冶英才作叶伽。

三子共沾春雨露，兢兢鼓棹觅灵槎。

三子所造不同诗：

学业难教一律齐，彼苍赋稟有贤愚。

譬 诸草木分区别，何独于人有所疑。

达磨面壁示教诗：

达磨面壁意深微，示众修持志莫移。

勿道眼前坚莫钻，工夫克己剖藩篱。

达磨观壁皆空诗：

石壁徒能障浅衷，高人达览境皆空。

性天湛湛原无物，壁立参前有主翁。

顽石肖像达磨诗：

自古人为万物灵，从来有志事终成。

试观面壁高山石，日久年深肖像形。

欤（yú，音于）——古汉语助词，表示疑问，与“乎”大致相似。

槎（chá，音查）——木筏。

譬（pì，音辟）——比喻；比方。

神光弃儒从释

婆罗门有一僧人名神光者，人品清俊，资性聪慧，表表一旷达士也。久居伊洛，博览群书，善谈玄理。每抚髀叹曰：“孔老之教，礼木风规。庄易之书，未尽妙理。孔老，予不获出入其门墙；庄易，予不获从游其左右。与其浮慕前修，勿若求师近代。何代无贤，顾人自得耳。”神光进退于儒释之间，终舍正学而从左道。故功名富贵，等若浮云；证果修持，好如饴醴。有诗为证。

神光旷达诗：

仪表魁梧行莫羁，灵襟空洞逸绳规。

伟才若付良工手，斫 就能将大厦支。

神光博览诗：

不直堂堂具表仪，无形仪表富襟闭。

笥 经莫拟便上腹，敢谓身肥没字碑。

神光好佛碑诗：

家鸡野鹜 两提衡，厌旧欢新出世情。

二祖若教难诳诱，达磨依钵孰相承。

髀（bì，音毕）——大腿，也指大腿骨。

醴（lǐ，音理）——甜酒。

斫（zhuó，音茁）——用刀斧砍。

笥（sì，音四）——盛饭或盛衣物的方形竹器。

鹜（wù，音物）——鸭子。

神光欲从达磨

神光僧闻达磨大师乃西天得道比丘也，现寓止于嵩山少林寺面壁，欣喜曰：“才说无师却有师，古人负篋从师，不惮千里，况嵩山去此甚近。所谓至人不延，学步即亲者也。欲求解脱，非至人点化不可。欲师至人，非从游其门不可。有志而莫之学，是谓自弃。有师而（原书下缺一面）嵩山少林寺，参谒达磨，求其训诲。达磨见神光之来，恐亦好名之士，易为迁就摇惑，不专志传灯者也。达磨南来，正欲得中人以上与之语上，无论他后日得髓，且试得今日来意。意稍不诚，一挫即却矣。故面壁自若，不知身后有人参谒；緘然自若，不知左畔有人乞言。神光僧不以师为吝教，惟罪己为不诚。来意精专，可盟金石。师坐终日，彼亦侍立终日。师面壁坐，彼面师立。师不语，彼不去。如此效诚者半月。有诗为证。

神光参谒达磨诗：

躬往嵩山谒达磨，求他容授说波罗。

至人若肯传神髓，大地黄金酪 搅河。

达磨面壁自若诗：

面壁无言匪拒人，示渠默坐作持循。

参师即悟参禅旨，岂谓规规试意诚。

神光来意精专诗：

从师学道匪沽名，师不优容意不诚。

面壁端然无指示，面师屹立效章程。

緘（jì n，音间）然——闭口不言的样子。

酪（lào，音涝）——用牛、马、羊的乳汁做成的半凝固的食品。

神光励志求师

一日，神光僧又自思曰：“不凿石，不逢玉；不淘沙，不见金。奕秋小数，不专心致志且不得也，况如来宗旨，可以二三之见求之乎。且古人刻志求佛，遗行班班可证。有敲骨取髓者，有刺血济饥者，有布发掩泥者，有投崖饲虎者，若此之类，难以枚举。况我又何人，敢不益励乃心，肯以师不礼貌辄少变其志。佛难人为，辄委靡其行乎。”

神光立志诗：

美玉精金出凿淘，奕秋小数致专求。

如来无价金和玉，丝发因循不到头。

神光仿古诗：

古人学道意专精，饲虎投崖效滴涓。

刺血济饥并取髓，掩泥布发事班班。

神光策立诗：

古人为道几捐生，何独区区不殒形。

得与达磨为弟子，胜如虚度过浮生。

神光立雪从师

神光僧为从师志一，慕道精专，忘却天时人事。时当十二月九日夜，天大雨雪，使非励志之夫，鲜不畏寒却步矣。彼依然坚立不动，唯知求教明心，不知六花裂体。逮迟明，积雪过膝，其寒冷当何如者。自常人论之，身为重，道为轻。纵师不以我为诚，亦不关甚紧要，何为苦节如此。彼则谓：“师之难我，雪之侵我，未必非彼苍玉成之意，过膝何足恤，纵雪积过腰，亦所甘心也。”此情此际，虽鬼神可格，金石可大矣。”达磨师始悯而问之曰：“汝立雪中，当求何事？”光含悲曰：“唯愿和尚慈悲，开甘露门，广度群品而已。”

神光立雪诗：

露领冲寒立雪中，雪深过膝不移踪。

从师励志诚如此，得髓真传捷利锋。

达磨问神光诗：

雪中久立欲何求？耐冷精诚贯斗牛。

知尔远来应有意，为观春色到皇州。

神光叩达磨诗：

弟子从容复圣师，恭承明问发愚虑。

慈悲普渡诸群品，甘露门开万泉苏。

神光断臂见志

达磨师见神光僧所为济人而非济己，利物而非利身，志向可谓公且伟矣。遂与言曰：“诸佛无上妙道，旷劫精勤。虽难行而实能行，虽非忍而实能忍若水。小德小智胸襟，轻心慢心学问，一旦希顿悟其真乘，徒劳勤苦，何免于得哉。以子之立雪志非不坚，以子之普度心非不广。第适所云无上妙道，非仅仅耐冷之夫，顿超真乘，而谐满慈悲之愿也。”神光师本日闻师海励，感激与奋迅交并，自思曰：“天下无难事，都因心不专。立雪不足以见志，断臂始足以鸠心。”乃潜取利刃，自断左臂置于师前。达磨见其割切如此，叹曰：“真如来法器也。”遂为弟子。有诗为证。

论道精妙诗：

妙道难行却厉行，忍而非忍两交横。

纤微智德能希悟，轻漫之心得上乘。

断臂鸣志诗：

世无难事贵心专，闻教徬徨着祖鞭。

断臂鸠心一师前，任渠铁砚要磨穿。

鸠(jī, 音纠)心——用心专一。

割(kē, 音凯)切——切实，切中事理。

达磨为光改名

且说达磨师，自得了神光弟子，潜自喜曰：“不意晚年获一佳士，不惟如来宗旨有托，吾南来选佛之应，亦不虚矣。”一日，唤而谓曰：“上古诸佛，最初求道，往往为法言形。子昨断臂吾前，亦不亚古人。人形苦节，且智慧不摇，勤求可与。吾为汝更名曰慧可。命名有深意，子当顾名思义。慧者益求其慧，可者益求其可。愈证修则愈浑化，直至无慧名无可称，方为功行圆满。有诗为证：

喜得神光诗：

神光坚志遂凡庸，异日传灯作正宗。

吾道有人吾志遂，寸衷不觉已怡融。

夸神光诗：

古人求道每捐躯，断臂神光志亦孚。

苦节方能传妙道，如来残照属吹经。

为光改名诗：

沙空最重慧超群，笃志勤修始可揣。

子讳可更为慧可，顾名思义大吾门。

三美神光诗：

神光参谒意何诚，积雪侵肤动悯情。

不是利刃伤左臂，过磨还不为更名。

慧可请问法印

神光僧获备员为达磨弟子，又幸达磨为之更名，不胜雀跃，以得承训为幸。一日，从容请曰：“弟子从游门下，为作佛也。顾作佛自法印始，不知诸佛法印，可得闻乎？”达磨欲慧可收敛，在灵性上用工，不欲在见闻上探讨，故应之曰：“诸佛法印，匪从人得。”慧可闻言，即悟曰：“人在郭郭，心者性灵。师曰：‘非从人得’，心从心悟可知矣。”自后慧可，言语文字，皆视为糟粕，一味在性灵融会体认。

慧可请问诗：

备员弟子为更名，雀跃超筵藉玉成。

诸佛光年为法印，乞师逐一为闻陈。

达磨回答诗：

法印虽从诸佛遗，世人未可得精微。

达磨微白形骸点，慧可融通悟骨旨。

法印——梵文 Dharmamudra 的意译，亦译“法本末”、“法本”、“相”、“忧檀那”（udana）。佛教名词。法指佛法；印是印记，标帜。意思是证明是真正佛法的标准。

岳神听师讲经

一日，慧可、道副、道育诸徒在法堂坐，听师讲经说法。忽见一老者，姿容苍古，冠服庄严，步履从容，言谈慷慨，直趋至法堂，求达磨讲经。诸徒接见，道是坊郭致仕稳翁，独达磨识是嵩山岳帝，不泄其机，与之进待，以宾礼，赐之坐，以聆讲说。本日，慧可僧常值，尚未进经开讲，先启口问曰：“太宇清宁，天君寂若，庶几妙道有得。今弟子心多震撼不宁，何以能悟无上宗旨？讲经安心意焉，请师且为弟子安此未宁之心。”师曰：“汝欲心宁，可将心来安。”慧可曰：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师曰：“既不可得，则子心境吾正安之矣。”老者获闻安心之说，不觉了然大悟。降阶谢曰：“经从耳进，须用心融；心稍不宁，则上人开发祇说铃也。弟子之所以去佛道远者，亦为染着声臭色天相，君所以胶扰不宁。今后予知所从事矣。”慧可曰：“心本常空常宁，滞有则实，徇象则扰。吾徒必境界两忘，始为了证佛事。”师曰：“二子之谈，善哉。”本日遂辍讲，相笑而别。

岳神趋堂听经诗：

苍古姿容步履闲，服弁庄重伟言谈。

趋堂为听禅师讲，二子惊疑辍仕官。

慧可求师安心诗：

慧可经筵启达磨，天君扰攘失安和。

谈经未落安心急，不识金针砭若何？

达磨点化安心诗：

子欲安心诘有他，觅心扰

太宇清宁无觅处，子心祖饯两

岳神有感诗：

吾心染着色和声，胶扰心中心不获宁。

今日获闻师指点，始知从事

慧可感悟诗：

常空性地与常宁，徇象之夫扰失平。

境界两忘真体现，参禅妙决已无赢。

道育赞叹诗：

佛法相传总是心，虚无寂灭是金针。

灵台染着些儿物，不是如来去后音。

砭（biān，音边）——古代用石针扎皮肉治病。

诘（jì，音巨）——副词。表示反问，相当于现代汉语的“难道”，“哪里”。

国王思慕达磨

且说异见王，自别达磨以后，无日不卷卷而语其西福也。一日，备办贡仪，谨 而书一通，遣使南渡。一则进贡中国以 ，一则迎接达磨以还国。时魏庄帝永安元年正月五日也。魏帝览其奏问，收其贡仪，问来使曰：“汝国王欲接达磨西渡，现今达磨客居少林，去往少林寺，旦暮遇之矣。”言讫，宴待来使于五凤楼，诏宋云出使西域。

国王遣使南渡诗：

自忆当时别叔尊，海堧祖饯两语讖。

悬悬终日空张望，冥冥数载雁无影。

春去春来人不见，修书遣使渡南滨。

一来贡献中华主，更欲觅访骨肉亲。

宋云奉诏西域诗：

一自丹凤下九重，宋云整冠答圣聪。

奏请天朝因终事，遣汝赉诏往西戎。

少林寺访师

宋云奉诏往西域，武王偕西域使同坐少林寺，访问达磨。达磨在少林寺，面壁而坐。西域使臣，将见王之书奉达磨。达磨览之，不胜欢欣曰：“国王安否？”使臣曰：“无恙。”达磨又曰：“功完行满有定，何劳远来以受此奔波之苦乎。”使臣曰：“此职分之所当为，何足恤哉。”达磨又询问宋云曰：“差大夫往西域封王耶？”宋云曰：“然。但西域风俗事宜，未之窃领问焉，明以示我。”达磨曰：“风俗事宜，纷纷繁杂，一语不足以竟其毫末矣。大夫乞言于来使可也。”宋云领此语，虽慧悟于心灵，亦不能洞达其旨镜。”达磨嘱来使，恭身都辞师去：“莫待予言而后何。但予有数语，留为后验。”遂说讖曰：

火另勿生心，山具令人寻。

两木不同根，目久亦非真。

有诗为证，诗云：

禅师语句意玄玄，心中踌蹰不情然。

今日少林分别去，未知相逢是何年。

踌蹰（chóu chū，音愁除）——犹豫，心里迟疑，要走不走的样子。

志欲西归

达磨师在少林寺别了宋云，面壁九年，功完行满。一日，欲西返天竺，乃谓从游众门人曰：“吾十年遇般若师传授，谓六十年以前当在本国行化，所谓时未至不敢出。六十年以后，当往震旦行化，所谓时已至不敢违。且曰，震旦之地，所获法器 菩提，不可胜纪。从游众生，令之契悟神明，勿规规徇有。为功业南渡，未几即可西归，无得久住。今我兢兢佩服师训，六十年前在西竺，六十年后在中华。自南渡登岸，接见萧昂，金陵获瞻帝主，嵩山知遇汝辈，一味在契悟神理上发挥，勿令众生浮慕。有为事业虽班班皆我之身教，实源源遵师之心法也，果南方法器菩提不可胜纪，第佛化少弘。功行小满，吾能久拘此哉。归欣欣，可止则止，可行则行，时不我与，汝诸生其谓之何。”众徒曰：“愿师久住中华，济渡万方群品。”有诗为证。

达磨遵师训诗：

般若曾将道授予，时行时止作从违。

渡南广有菩提器，也合西归勿滞滯。

又诗：

忆自登舟达海南，萧昂梁武及诸 。

皆令性地参圣理，不在施为事业繁。

又：

中邦演教已多年，法器菩提满座筵。

震旦不能留迹住，洞庭湖里驾归帆。

法器——佛教名词。佛教称具有传承佛法才器的人。《释氏要览》卷下：“要具三德名法器。”一，“秉性柔和，无有偏党”；二，“常希胜解，求法无厌”；三，“为性聪慧。于善恶言，能正了知得夫差别”。

初授慧可

达磨师欲将如来衣钵传与诸徒，不知何人可膺重托，又谓众徒曰：“时至矣，菩提将不久去矣。汝等从游有年，欲将正法付汝行持，汝勿谓隔世难言，试各言所得，我将采焉。”一门人名道副者先言曰：“如弟子所见，不执文字，不离文字。意者可以传正法乎？”达磨曰：“子之所见，徇外遗内，得吾之皮矣。可与共学者也。”次一人名尼总持者白其所得曰：“某亦恶乎见哉。弟子今日所解如庆喜见阿问佛国，一见更不再见，如此而已，意者如来正法属我行持乎？”达磨曰：“子之所见，入而未深，得吾之肉。可与适道者也。”断二子之后，一门人名道育者，第三进曰：“育也，其庶乎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而我所见处，无一法可得。此可以传正法乎？”达磨曰：“子之所见，非得吾皮，非得吾肉，大而未化，乃得吾之骨也。”最后，达磨问慧可曰：“尔之见何如？”慧可曰：“异乎三子者之择。”达磨曰：“何伤乎？亦各言其志也已。”慧可本日默默不言，只顿首礼拜其师毕，依位而立。三子哂之曰：“不白所将书言，惟示所为于身，吾不知其所长也。”达磨喟然叹曰：“必如子之见，始得吾之髓，子其达权人哉。吾与可也。”遂以如来正法眼，嘱授慧可，且示以偈云：

吾本来敬土，传授救迷情。

一花可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

达磨问三子所得诗：

时至予将别尔归，如来法眼孰行持。

诸徒各白心中得，以便传灯与授衣。

道副陈所得诗：

道副开先白所长，只从文字作行藏。

不知纸上皆糟粕，非执非难象亦忘。

总持陈所得诗：

总持解见亦无他，一见阿罗即玉家。

释氏正宗堪付托，秤星莫认定盘差。

道育陈所得诗：

四大本空五蕴无，正宗寂灭庶几乎。

秤星见处法无得，可作沙门一嫡嗣。

慧可陈所得诗：

慧可恶乎撰异哉，向师礼拜效捐埃。

少回依位从容立，不见言谈缓烦腮。

达磨评三子诗：

道副襟期亚总持，总持道育莫平提。

二子仅得吾皮肉，道育侵侵及骨拔。

四大——梵文 Caturmahabhuta 的意译。亦称“四界”。佛教名词。指地、水、火、风四种构成色法（相当于物质现象）的基本原素。世界万物和人之身体，均由四大组成。佛教以此说明人身无常，不实，受苦。

五蕴（yùn，音运）——梵文意译，又译“五众”、“五阴”。佛教名词。“蕴”，梵文 skandha 的意译，意为积聚、类别。即“色蕴”、“受蕴”、“想蕴”、“行蕴”、“识蕴”。此五蕴作为对一切有为法的概括，狭义为现实人的代称，广义指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总和，是佛教全部教义分析研究的基本对象。

哂（shěn，音审）——微笑。

独与慧可诗：

看尔雍容不垢浮，真宗妙悟几回头。

依吾立处如登岸，笑指慈航法水流。

江北龙吟虎啸

达磨之归，不特众生欲期留，百物亦不利其去也。江北自达磨潜回以来，闻说少林寺有龙来礼师说法，有虎来伏地听经。如此者数年，师不为怪，人不为异。及达磨师志欲西归，物亦效灵。江北父老，夜夜见空中一龙，不兴云，不布雨，只一味吟跃，其声悲悯，殊有可怜之色。夜夜只见山中一虎，不呼风，不攫物，只一片嘶叫，其声哀号，殊有不忍之情。父老相谓曰：“迩来龙虎微声吟啸，非关国家气数，必应伟人去留。不出月旬，定有效验。”

龙吟诗：

灵物空中彻夜吟，想应曾听达磨经。

知师不久西归去，故尔徬徨为阻行。

虎啸诗：

咆哮山君彻夜号，亡因失侣啸江头。

少林伏虎人将去，不吝哀鸣为挽留。

父老诗：

龙跃于渊世道亨，渡河虎比政声清。

进来龙虎相吟啸，必为高人兆生死。

攫(jué,音决)——抓。

迩(ěr,音尔)来——近来。

嵩山鹤唳猿啼

嵩山，中岳山也。其上有太屋、石室为高人修养之所。往时，有志人将去，旬日，猿啼鹤唳。达磨在此少林寺面壁九年，妖魔摄伏，动好修，达磨昔日讲经，猿猴也曾献果，仙鹤也曾衔花，一旦归去，猿鹤失去主人，若无所依。猿声啼破天边月，鹤唳悲残五更风。叫者心寒，听者酸鼻，太室、少室、石室修待释道，虽互相惊疑，却不知其为面壁推奖，以功有菩萨将行达磨也。唯达磨自知之，自后，不告门人，一面修洁，以待其时之所至。有诗为证。

猿啼诗：

喜与悲离物有然，至人感化效修缘。

玄冥何为啼长夜，面壁山翁整别筵。

鹤唳诗：

羽衣修整号仙胎，不去玄门觅侣侪。

彻夜枝形声唳历，讲经人去几时来。

释疑诗：

猿声啼罢鹤声连，应验吾侪行果圆。

人去此山谁是主？终宵惊破客心禅。

侣侪（chái，音柴）——同伴；同辈。

灯幡迎接达磨

且说嵩山好修之人，闻猿啼鹤唳，搅乱禅心，不安昼寝。有数步登高以占紫气者，适见少林寺外，灯烛耀煌，旗幡纷队，张盖司香，羿舆掌驾，全集如林，不可胜纪。少顷，又见山行外，投刺者投刺，递筒者递筒。不逾时即布散而去。如此者数晚，众人始知少林寺面壁之师不次日。诸人洁己趋前，愿求普渡。达磨俱为讲经说法而罢。

美达磨诗：

搅乱禅心寐不安，效占紫气出蓝关。

少林寺外多灯烛，面壁岩前簇宝幡。

张盖司香人队队，羿舆掌驾卒班班。

寺人投了恭迎刺，标拟今年十月还。

告众人诗：

昨夜岭头望少林，门前车马簇如云。

达磨面壁东来阻，愧煞庸愚不识人。

土神望问岳帝

中岳帝王，遵常例每年会集四岳一度，朝天，本日，岳帝自玉京朝罢归来，询本山土神曰：“朕往上界覲君，下方有何妖魔为祟？”土神曰：“遵大王约束，俱奉命唯唯。”帝又问曰：“面壁玉人无恙否？”土神答曰：“面壁至人，匆匆有行色。”帝惊回曰：“怎见得？”土神曰：“龙虎彻夜啸吟，猿鹤终宵啼噪。且迩来士卒填门塞道，闻本上标拟十月西归。只今，从游三子数上恳留修养，诸朋纷纷上乞济，不知挽得至人车辙否？”帝曰：“吾方会集四方岳帝，待从经筵听讲，如何顿舍其去。孤明日化为坊厢耆老，苦情留之，看他何如。”有诗为证：

朝罢归来满袖香，稽查妖祟属猖狂。

土神复命均供职，惟有高人去得忙。

又诗：

闻说禅师决意归，仓忙谁命候车行。

诸经未讲心殊欠，挽作蒸民济渡师。

覲（jìn，音进）君——朝见君主。

耆（qí，音奇）老——老年人。

岳帝挽留达磨

次日，岳帝果化为苍头耆老，竟入寺中来，参谒达磨。达磨接见，知是前番参谒老儿，乃以上宾之礼待之。问曰：“君侯谒见玉皇，玉皇有何顾问？”岳帝惊讶，伏地请曰：“弟子果本山岳神，昨日天上归来，闻至人整旅西归，不肖特来恳留。上人久住此山，裨下神得终其证修之业。”达磨曰：“吾业未完，何能去得。汝欲听经，何须 闹。”遂为岳神说偈曰：

幻作苍头一寿翁，时法逐人 。

解则识揖色 迷，则 分别计较。

息现量者悉皆是，梦若识取必本寂。

灭 多一动念处，各是正觉 。

岳神得此偈，遂礼谢师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幻作苍头一寿翁，谒师顶礼诉情衷。

此来本为留行计，不意高人 迹踪。

达磨问岳神诗：

君候昨自玉京回，亲领天皇顾问来。

地上妖邪多评遍，传灯佛子若知谁？

岳神辞达磨诗：

我本嵩山一岳神，被师慧眼见分明。

闻师证果将归去，幻作耆民挽驾行。

达磨再授慧可

达磨师既授慧可以正法，又密唤慧可叮嘱曰：“昔如来以正法眼付迦叶大士，流传几十代至般若多罗。般若多罗师知我可为法，遂揭残灯而授之于我。我来南土，转求法嗣，惟子可膺重托，又将此遗照而付之于汝。汝当体我之心，善为护持，勿令统绪断绝。又授汝袈裟一领为法信。二者表曰，内传法印以契证心，外付袈裟以定宗旨。后代浇薄，疑虑竞生，言吾系西方之人，汝乃南方之子，从何得法，凭何证验。汝今受此衣法，庶却后日所生疑难。但此衣法，用以表明化无窒无碍耳。吾灭后二百年，衣止不传，法周沙界。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。说理者多，通理则少。潜符客证，千万有余。汝当阐扬，勿轻未悟。一念回机，便同本得。”有诗为证：

迦叶初膺衣钵传，源流般若几经年。

多罗复把灯传我，我揭余光托子沿。

又诗：

法师袈裟并授尔，好宣持护受灵符。

纵他浇薄生疑虑，法衣凭依可却除。

又：

吾道流通二百年，法周沙界眼无传。

潜子密证方扬阐，拈胸中善与言。

迦(jī, 音加)叶——全称“摩诃迦叶”。即“大迦叶”，亦作“迦叶波”、“迦摄波”等，意为“饮光”。释迦牟尼的“十大弟子”之一。传说为佛教第一次结集的召集人。

袈裟——梵文 kas ya 的音译，原意“不正色”、“坏色”。一般用以称佛教法衣。因僧人所著法衣用“不正色”（杂色）布制成，故以色而言，称法衣为袈裟。

达磨三授慧可

达磨师授慧可法印袈裟，又唤叮嘱之曰：“吾有楞伽经 四卷，亦付与汝。此经关系非小，乃如来心地法门，令汝后日开讲，众生裨得从谈入悟。且吾自西天到此，五毒中旁门之毒出而试之，置石石裂，其毒太苦，汝盍 慎之防之，勿令毒我者而毒子也。南印东土，地之相去或千余里，吾今离南印而至东土，岂无谓哉。见赤县神州，广有大乘气象，故逾海越汉，不惮艰辛，为人也。诂意机会不谐，潜回江北，面壁山林，如愚若讷耳。今得子传授，则南来之意已终，复何留哉。”有诗为证：

授子楞伽四卷经，如来心地法门诚。

众生用此为开示，令彼漫漫妙悟深。

又诗：

道德高深忌者憎，五回中毒欲伤生。

归试寿山中石，立见崔嵬石裂崩。

楞伽经——全称《楞伽阿跋多罗宝经》。佛经名。法相宗所依“六经”之一。

盍（hé，音河）——何不。

达磨游千圣寺

一日，达磨谓诸徒曰：“数日间为各处使臣搅扰，未及谈得佛事。今日稍暇，携汝辈同在禹门千佛寺一游何如？”众徒曰：“惟命是从。”本日，师往禹门千佛寺游览，果见宝殿巍峨，浮图峻耸，门前带水环腰，寺后屏风靠背。纵步闲观，肺腑观尽江山景致。朝西独坐，精神多潇洒，宅舍清幽。瑶草琪花，天为如来呈供品。莺啼鸟语，风物华子奏音正。所谓意相关，禽对话，生香不仅花是也。好座今圣寺，只少恬如来弟子，连宿三日。

达祖携徒谒禹门，禹门胜概与平分。

游观何为淹三日？意在离凡与脱尘。

浮图——亦作“浮屠”、“佛图”。Buddhastupa（音译佛陀窣堵波）音译之讹略。即佛塔。佛教规定，凡僧人以上者允许造塔，在家人不许造塔。

杨太守谒 达磨

且说期城太守杨炫之，一生宗信佛教。每遇僧人，俱隆礼接待。闻得达磨师在千圣寺游玩，即放下政事，躬造千圣寺谒见达磨，遂问曰：“西天正印，师承为祖，其道何如？”达磨师答曰：“明佛正宗，行解相应，名之曰祖。”又问曰：“此外更有何义？”师曰：“须明他心，知其古今，不厌有无，子法无取，不贤不愚，无迷无悟。若能是解，故称为祖。”炫之又问曰：“弟子皈依三教亦有年矣，而智慧昏蒙，尚迷真理。适听师言，罔知攸措。望师慈悲，开示宗旨。”师知太守来意恳切，即为说偈曰：

亦不睹恶而生嫌，亦不观善而勤措。

亦不舍智而近愚，亦不抛迷而就无。

达大道兮无量，通佛心兮出度。

不与凡圣同躔，超然名之曰祖。

谒（yè，音页）——拜见，进见。

攸（fǒu，音悠）——所。

躔（chán，音缠）——足迹。

太守为师除难

本日，太守闻师说偈，悲喜交并，言曰：“愿师久住世，一日化导群。”师曰：“吾即逝矣，不可久留。根性万差，多逢愚难。”炫之曰：“未审何人，弟子为师除得否？”师曰：“吾以传佛秘密，利益迷途，害彼自安，必无此理。”炫之曰：“师苦不言，何足以表幻变观照之力。”师不获已，乃为之讖曰：“江槎分玉浪，红炬开金锁，五口相共行，九十无彼我。”炫之闻师此语，莫究其端，但然记于怀。本日，稽首拜谢其师而去。有诗为证。

太守问：

闻得禅师胜地游，特来参偈问源流。

西天正印俱归祖，详为鰽生说事由。

达磨答：

佛名为祖匪虚称，智慧聪明博古今。

不厌有无不迷悟，能如是解道高深。

太守复问：

三宝归心亦有年，昏蒙智慧尚迷玄。

闻师训告惊无措，广示慈悲得证缘。

按达磨禅师示指杨炫之讖语，虽当时不测，而后皆符验。

时庄帝崇奉释教，禅隼诣阙如猬。有林光统律师流支三藏者，俱僧中之鸾凤也。见师远来演教，斤相指心，每与师议论，不免是非心起。达磨师在中土，独振玄风，普施法雨，故偏局之量，自不能堪。竟起害心，数中毒药。前五度中毒，师以业缘未满，旋中旋解。待药中六度，师以化毕，传法得人，被中之，师安之不复解救，遂端而游。即魏庄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也，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慧可众徒葬砌于熊耳山，起塔于定林寺，并具文以祭之，有诗为证：

普施法雨播玄风，斤相明心作释宗。

南土禅僧中褊线，不能容物反相攻。

又：

律师三藏凤鸾称，何为容徒起妒心。

五度毒加师已觉，六回缘满任倾生。

又葬诗：

形殡中华熊耳山，佳城郁郁不阑珊。

谁知得道能蝉脱，不意翩翩只履还。

鰽(zu)生——谦辞，称自己。

褊(biān, 音扁)——狭小；狭隘。

武帝迎请达磨

魏庄帝继体，为一国人主，性亦好佛，但林律师流三藏，当时号为僧鸾凤，故魏帝宗信在此，未及求证达磨也。及闻达磨在嵩山少林寺面壁悟解弟子，慧可断臂，授衣功果，表表不凡，私心甚艳慕之，遂遣使往少林寺，迎请入朝演教。达磨在日，人多忌之、毒之、毁之、阻之；达磨逝去，人多奇之、信之、思之、慕之。使臣赍诏入寺，达磨已圆寂多时。弟子慧可辈，星夜具表，同使臣朝呈谢恩。魏帝阅慧可表，心殊枪然，深以不得奉教为欠，诏慧可阐扬其化。

使臣诏诗：

积厚从未流必允，达磨证悟性名香。

魏君金阙飞丹诏，迎请归朝讲老庄。

弟子复命诗：

禅师舍我入凭依，遗下皮囊葬耳西。

貌矣商容悔莫及，有孤奉诏九天飞。

魏帝诗：

少林面壁已经年，愧朕无缘未传筵。

衣钵授卿须拓大，莫教断绝朕如笺。

宋云趋朝复命

宋云别了达磨，望南而还。山迎水送，越数月跋涉，遂到之中华胜地。次日，整冠服上京复命。魏帝见宋云出使，于国有劳。庄帝问曰：“大夫远使西夷，曾有故人否？”云答曰：“大夫无故交，安有故人。第臣归国，行至葱岭，遇见达磨禅师，手持只履，翩翩独往。臣问师何往，彼对曰西天去朝佛。所遇故人，惟此一人而已。”魏主笑曰：“卿误矣。卿出使后，孤具书迎请达磨，道达磨禅师已圆寂，尸葬熊耳山，塔建定林寺，及今已三载有余。卿适云日前葱岭相遇，真白日魍魉，岂不误也。”宋云曰：“臣非独遇，诸从者目有同视。今如帝言，是达磨脱化之验也。”魏帝即诏道副众徒，启枢视之，枢中惟存只履。帝大惊讶，遂遗书。

宋云诗：

明日趋朝复魏君，九重慰问受艰辛。

达磨只履逢葱岭，此是他乡遇故人。

庄帝诗：

达磨圆寂已多年，葱岭相逢不自然。

尸葬耳山经耳目，如何持履孤翩翩。

又诗：

葱岭翩翩揭履行，宋云会别两分明。

归朝具奏开枢视，惟有当年只履存。

撰碑赐谥

梁武帝闻达磨在魏国教化大行，已自悔悟，欲亲洒宸韬，为达磨作去思碑。后因机务刻决不惶，遂停止其事。及闻达磨圆寂，亦欲与之撰碑，叙其南来始末，有志未果。逮今接得魏主叙达磨葱岭遇宋云书，大为惊骇，悔不能慧悟，阐明宗旨，徒为此有漏之因，有辜如来南渡之意，遂亲笔撰碑，勒石以表其诚。又赐徽号曰：“敕封圆觉大法禅师。”魏帝又降诏，取遗履于少林寺供养，名其塔曰宝观宝塔，门人慧可传其法衣，称其师为东土始祖。撰碑诗：

立碑纪汝渡南勋，朕为禅师撰序文。

有意属孤孤莫识，西天归去会无门。

赐谥诗：

冲龄慧辨已标奇，般若寅将道属持。

灵性通慧非执滞，谥称圆觉大禅师。

武帝哭诗：

忆昔拳拳启发予，愧予蒙昧莫潜孚。

于今持履西天去，尚得慈容面阿孤。

魏庄哭诗：

闻说高人得正传，寡缘未得传经筵。

浮名宗信如来教，冷却真禅开伪禅。

萧昂哭诗：

我佛南来演正宗，获瞻宝像效趋从。

思闻园寂西天去，孰为开迷觅正宗。

宋云哭诗：

葱岭翩翩遇圣师，庸知圆寂岁三余。

煌煌宝像浑如昨，顷刻天人别两途。

道副哭诗：

初将文学对师陈，道得皮肤尚未深。

今日西天归去也，孰为澄映万川星。

尼总持诗：

道真厌饫已非粗，湛湛青天雾障虚。

至味却从师揭去，依然食肉一凡夫。

道育哭诗：

毅然卓立验修为，达变从权未剖篱。

再获老师为冶化，甫能广大尽精微。

慧可哭诗：

断臂师前为格师，承将衣法付愚庸。

肩挑重担非容易，恐负传灯属望私。

见王哭诗：

不意慈悲出谱宗，为予忏悔祸灾躬。

渡南不返西天去，叔侄缘慳业落空。

宗胜哭诗：

谥（shì，音试）——古代在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给予的称号。

饫（yù，音欲）——饱。

误入旁门赖觉迷，正宗揭示日披霾。
亦趋亦步宗心印，诩意天游不及依。

波罗提诗：

旁门陷溺已经年，特得禅师为济援。
今日庶几正宗脉，敢忘仁者意拳拳。

六宗哭诗：

我为先年失所依，纷纷沦溢小旁支。
幸师济我归真觉，海阔天高佩德辉。

慧可祭师文：

维魏永安元年月日，弟子慧可、道副、道育、尼总持等，谨以庶馐斋果之仪，致祭东土始祖达磨圆觉禅师之枢前而言曰：呜呼，天生精储粹孕，瑞罩祥笼，异香馥郁袭人，神光照耀满室。先祖正印，属彼承之；后裔法衣，属彼袭之；旁门伪学，属彼辟之。在南印，则南印众济；在东土，列东土化弥。彼苍卓见于此，故发祥于西域，令彼由家以及国。多罗早见于此，故传灯于南印，由亲以及 。宝珠辨而二兄让智，六宗辟而万众皈依。异见王轻毁如来，则为之忏释其非。

梁武帝崇奉佛教，则为之开导其机。修德勤业，戚戚储君，或可旦夕疾病之至。写经造寺，堂堂天子何必矜人天小果之为圣。帝问而廓然，无朕以对。不识 而潜回江北以居。面壁少林，谁识比丘为活佛。无言默坐，安知长老即真如。旷达神光，积雪垂腰，立志法嗣，神刀断臂而动慈悲。传法印以证内心，授袈裟以除后议。也曾为龙虎说法，也曾为嵩岳谈微。振玄风而遭物论，斥 而起人非。禅隼有僧中鸾凤，流林为三藏律师。局褊示人不广，五毒而灵性先知。一一曰自言时至，会集三子各陈所得，何如总 持得道之肉道，副之皮道，育仅得骨 。慧可深入髓脂，自人手兢兢修证。

达师指慧逃走

次日，武王祭毕。达磨在云头呼慧可曰：“佛性好悟耶，佛祖欲传灯耶，法器指破耶。”慧可见达师显，愿求指示。达传与慧可，又说偈曰：

师寿于百岁，八十而造非。
为近至莫故，重修而入道。
虽具少智慧，而多有彼我。
所见诸美等，未尝生珍敬。

又偈：

二十年功德，其心未恬静。
聪明醒慢故，而获至于此。

又诗：

得王不敬者，当感果如是。
自今不疏忽，不久成奇智。
诸圣悉得心，如来亦复尔。

又诗：

定慧为宗立户门，愿将奥义欣知。
如来定慧非同汝，员 难容世道。

又诗：

定慧如何一二拘，胜师传授顶盘珠。
定无定处慧非慧，一二拘 是背师。

又诗：

值数而违刺，当名不副名。
金绳开觉语，革旧自归诚。

又诗：

宗名实相意如何？幸为条陈发我愚。
只恐相空无实相，多因幻妄堕迷途。

又：

相名无相何能定，不定难言相有真。
变故循环非在在，有无流转却津津。

又：

容相何能变，有中怎说无。
婆罗能是解，逃墨必归儒。

又：

胜多沉溺小旁门，分立诸宗大乱真。
身且不知牛迹陷，何为喧闹乱纷纷。

又：

旁门立六宗，狂奴傲主翁。
建议驱除策，纵容渐次攻。

罗汉 赴会

达磨指点慧可法器，回转雷音寺见如来佛祖。佛祖问曰：“功成多少？业成多少？”达师曰：“功修一分，业成些小。”佛祖唤诸徒曰：“琼浆相待。”尊者可归次位，听莲花会，讲经，超度孤魂，谨依法旨。有诗为证

实相诸徒已觉非，此宗无相亦须规。

问渠无相居何处，恐与沙门道裂支。

又诗：

我名无相隐浑沦，三昧员融罔执循。

变化莫知神孙境，能将口说为君闻。

又诗：

无得三昧相，莫当三昧名。

波罗问慧可，即悟性之灵。

慧可逃走

慧可闻师指点，收拾袈裟衣钵法器，正当二鼓逃走。波提闻师指教慧可逃走，意欲追求传灯之计。众徒闻说慧可逃走，欲去赶上，“结果此贼，方消吾恨。”波提曰：“不可。师在，传灯与他。今日达师升天，我与汝众人行凶耶！”众人闻言，不管其事。波提追赶慧可。慧可知他来追，急急忙忙而去。波提观见慧可，呼曰：“慧师等吾，同去行化，普度众生。”越赶不上，慧可足下生云。波提方拜为师。

慧可逃诗：

多方行化脱波提，约下东来一着棋。

今日南逃明日北，何时事宁得青夷。

波提追诗：

用尽机关为佛僧，几回赶上几回逃。

慧可若不传正法，空买名声天际逃。

又诗：

心中虽吉外头凶，川下僧房门不中。

为遇毒龙生武子，忽逢小鼠寂无穷。

神光白日升天

次晚，嘱赞已毕，即普度众生。忽见一猛虎伏在坛下，慧师随次跨虎，虎忽然飞腾在空中。众尊者曰：“何不回到雷音寺，参见佛祖如来。”慧师随虎而下，诵讲诸品经卷。唤波罗提曰：“我今欲回雷音寺朝佛祖，你在此依佛法而行。”说毕，即现毫光闪闪，见旗幡鼓乐齐鸣。

武帝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神光圆寂升天。寿岁一百一十九岁。

慧可圆寂放神光，现变无穷出异常。

波提求师传佛教，化行本国德无量。

又诗：

万法尽归空，谁教相寂宗。

慧人炉点灵，舜息一陶融。

二十四尊得道罗汉传

商那和修尊者，姓毗舍多，摩空罗国人。在母腹数年，不行分娩。胡人貌虽古怪，言虽侏离，而心性则一。父母亦兢兢惶惶，莫知所为。有一比丘善人抵其家提化，盖亦西方有道僧也，夫妇性极慈悲，待之非假情，施之无吝色。比丘问曰：“施主几位善人？”夫答曰：“山妻怀孕数年，现今一胎男女未见分娩，何言几位。”比丘曰：“阿母产之艰，阿郎生必伟。”其妇问曰：“汝方外人，闻见博洽，定知休咎。世间未有妇人怀孕弥月不行分娩之理，亦未有儿在母腹中存留得四五年之理。”比丘曰：“四五年不为多，独不闻太上李老君，八十年在母腹非耶。”妇曰：“彼异人自宜异产，如长老言，妾腹中复一老君耶？”比丘曰：“无定论，但老君之母感火星入怀而孕，或云天之精魄、元始炁化听储也，阿母所怀，安知非元精耶？”妇曰：“妾某年某月某日夜，亦梦见一星坠入怀中，如火燻灼。今日闻长老言，唤醒我昔日梦占，母亦符老君之母所感耶？”比丘曰：“施主夫妇貌非凶狠，心甚慈祥，既有梦占，应生伟器，符彼所感，亦未见得。”其夫曰：“世间人孰不喜生育，似我夫妇难产如此，不如孤独过此浮生也罢。今若此，意者妖魔作祟，意者冤债索命耶？”比丘曰：“积善人家，必有馀庆，二者均非公庭所有也，汝施主自今日后，一味斋素修行，管取分娩平善。贫僧得异人传授‘瑞应先声咒’，将来教汝，谨当佩之：

真如真如，非是凡躯。
事同捕影，行若筌鱼。
杖头挑月，髻内藏珠。”

又五言诗：

“蚌蛤壳中宝，骊龙颌下珠。
沙泥沉不得，什袭待时沽。”

当日比丘善人写了数言，即辞别而去。夫妇二人追悔，未曾问得姓名，但今日听他慰我教我之言，分明是过往神仙，指出津头渡处，俾我辈知所行走也。我等当从其指引，一味持斋把素，布钞施钱，以作后人因果。子虽未必长大，何如且保眼前诞生安乐。夫妇如此修行一年，母腹满了六载，尊者

侏离——形容语言难辨。

方外——世外，指超然于世俗礼教之外。后指僧道为方外。

休咎——吉凶。

元始——本原、开始。

炁——云气，同气。多见于道家书籍。

元精——天地的精气。

祟——鬼神予人的灾祸。

真如——佛教指绝对不变的实体，即真实。早期佛经称“本无”。禅宗认为真如就是脱离一切俗物，达到自由的心境，故名。

筌（quán，音全）——捕鱼用的竹器。

骊珠——一种珍贵的珠，传说出自骊龙颌下。

一旦降生，初产之母，不坼不副，无灾无害。英儿下地，硕大声宏，双手即能合掌作礼佛状。其父呵呵喜曰：“此我夫妇唱和修行之报也，”遂取名商那和修。夫妇数年惊怖，生此一子，爱之不啻珍宝。只犯夜啼，室中灭烛，常有红光灿烂。夫妇忧喜相半，谓曰：“此儿以为凡胎，不应有此红光，以为馨儿，不应犯此夜啼。未百日孩儿，废寝伤神，如何奈得此啼叫，合求巫医调理。”次日早，其夫正欲出门觅巫医调理其了夜啼，忽见一僧人面容苍古，身披衲襖，手执麈尾，口念弥陀，来家抄化。见施主匆匆有行色，问曰：“布施不用请求，钱钞信凭多寡，城中善人，君家当在一类，今日恁般行忙，莫非为室中夜啼郎耶？”其父惊问曰：“上人来此几日矣？”僧人答曰：“今日。”曰：“今日何为知我子夜啼声也？”僧人曰：“财之施舍，虽出于心之自然，而行之匆忙，实属于情之切至，是以知之。”其父曰：“不二沙门，至诚至明，故事必先知之也。小老月前哺育英儿，委犯夜啼，夫妇忧其废寝伤神，正欲出门觅巫医调理。高人入门，不待发声，即能洞烛我心，必有奇方针砭此疾，愿和尚明以教我。倘小儿不呱呱夜啼，而食息有常，当奉千金为寿。”僧人曰：“巫医不用觅，千金不索酬，我有神咒数言，书之贴于卧室，贤郎啼声自止。”其父大喜，即忙奉纸笔，僧人援笔书云：

也有胎卵湿化，也有菩萨那吒，洒水含月影，说法坠天花。父恳切，母咨嗟，且存灵性，莫费呕哑。伎俩君须会，灵山有祖爷，来意元如此，菩提早发芽。

僧人写了数言，自后尊者夜啼果息。父母善为抚养，其妇谓其夫曰：“异哉此子！前番未产遇一僧人，遗数言经咒，果产之善。今番夜啼，遇一僧人，遗数言神咒，果啼之息。”其夫曰：“此僧未必非前僧，只幻形尔，此咒未必非前咒，只幻意尔。”日往夜来，尊者骀骀年已成长，每堂中嬉戏，好为佛事，所谓不学而知，不虑而能也。且谓父母曰：“儿本欲济渡群生，大施愿力，今日且为汝二人诵经设法，布福田而修善果，以为老父母后日受用。”父母奇而问曰：“嗟嗟小子，口尚乳臭，如何为我诵经设法？”尊者首诵云：

“也不剩，也不少，信手拈来恰使好。拙非拙，巧非巧，分付芦花秋月皎。”

次诵云：

坼（chè，音彻）副——割裂。这里指未经剖割而顺利分娩。

衲襖——僧衣。

麈（zhǔ，音主）尾——拂尘。

弥陀——阿弥陀佛的简称。

恁（nèn，音嫩）——那么。

针砭（biān，音边）——砭为石针，后泛指以针刺穴治病。

胎卵湿化——佛教术语，指六道众生的四种出生状态。即胎生（人和哺乳动物从母胎中出生），卵生（产卵后经孵化而出生），湿生（亦称因缘生，如蛇、蛟、蛆虫等在潮湿环境中受形产生），化生（如诸天等借业力而生，无所依托）。

菩萨——梵文菩提萨埵的简称。佛教指上求佛法、下化众生的圣者，其修行高于罗汉而次于佛。菩萨标榜大慈大悲、普渡众生，是大乘精神的象征。

那吒——护法神名，亦作“哪吒”。传说为毗沙门天（北方多闻天王）之子，为一童子身，荷叶为衣，脚踏双轮，手持长枪，神通广大，变化无穷，被派守天门。

菩提——指断绝世俗烦恼而获得解脱的智慧。

骀（qū，音侵）骀——马速行貌。

“天职覆，地职载，清宁默相亲康泰。寿岐嶷，福澎湃，双双达览乾坤隘。”

父母见夹凶孩儿所谈吐者，俱佛语禅机，相谓曰：“此子天性颖异，甫生即能礼佛，稍长多为佛语，乃如来传灯嫡子也。明日不如令出家，宣扬佛化，更是我等百世修缘。”其子闻父母言，即大声曰：“前村茂盛青林，正如来建刹之地，亦孩儿明心见性之所，莫若在此处开辟创立山门，俾孩儿得来演化。”父母叹曰：“异哉此子！未出门前三五步，就知村内有青林，殆天授，非人也。”遂从其言，捐家财为劝首，募众力以赞襄，费数年料理，即构成一栋寺宇，取名青林。逮子弱冠，令住持其中，宣扬佛化，四方多从游之，称为少年佛子。先是，数十年前，一释家如来同弟子阿难经此提化，见青林枝叶茂盛，顾盼良久不去，徐谓阿难曰：“此地百年间，当有比丘善人在此开创转妙法轮，吾老不及见，汝当见之。”至是，如来已圆寂数年，阿难弟子行年亦将满百，复从此经过，见昔日茂盛青林，鼎新创建院宇，闻有一冲龄比丘住持其中演教。阿难叹曰：“如来之言验矣。传灯舍此其谁？盍入寺谒之。”阿难行至法堂，见尊者正在坐禅入定，不惊动之，不扰乱之，但持木鱼敲曰：

宾中之宾，人中之人，主中之主，尘中之尘，一片云横谷口。莫感尘随马走，休疑

水逐波流。八万那吒唤处，一条索系乌牛。乌牛乌牛，何时改变毛色，早晚不用人收。

阿难诵毕，尊者跃身而起，俯拜其前曰：“弟子少室打座，俺耳偷铃，人中有镜，镜中无人，丛林多少客，哪个是知音，愿高人为弟子金绳开觉路，宝筏渡迷津。”阿难曰：“凡圣本来不二，悟迷岂有殊途？终日吃饭，未曾咬着粒米，一世穿衣，未曾挂着丝头，如此妙悟，方能变大地为黄金，揽长河为酥酪也。独不闻老佛有言：

‘出圣超凡行，离缘济海舟。

菩提真觉性，在布毛头。’”

和修尊者出家证道，得了阿难点化，亦欲行化四方，以传衣钵。晚年游至吒利国，得一优婆耇多为行童给侍，此时和修尊者多历年数，眉长数寸，发白如霜。优婆耇多年方少壮，欲窵方开，尊者因问耇多曰：“汝年几何？”

岐嶷——峻茂之状。

夹凶（xìn，音信，——凶位于头顶部的前方正中，相当于额骨和左右顶骨联结的部位。婴儿因颅骨尚未长成合缝，用手扪摸，可以感觉脑血管的跳动。

禅机——指禅宗的机要秘诀。即传授佛理时，不用正常的语言点明，而用暗示、譬喻的方法，旁敲侧击，以便对方明白佛旨，领悟道理，猛省佛旨。

传灯——即传法。佛教自喻佛的教旨为灯光，照亮冥冥世界，故佛法代代相传称为传灯。

如来——释迦牟尼的“十大名号”之一。亦泛指佛。

弱冠——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，故以指男子二十左右的年龄。

住持——主管寺院的僧人，亦称“方丈”、“长老”等。

比丘——佛教称谓，指受过具足戒的僧男。

转法轮——指能使众生从烦恼中解脱出来的佛法，因人们将其喻为转轮圣王的轮宝（神化的战车），故称。

冲龄——年龄幼小。

坐禅——佛教规仪，亦称拉座。指佛教徒结跏趺坐，静心思虑。

丛林——指专供僧人修行的房舍，即寺院。

酥酪——乳浆，用牛、羊、马等乳制成。

对：“十七。”师恐统一之心困时变迁，遂问曰：“汝十七，性亦十七耶？”
耨多恐师皓首穷年了所得，反诘之曰：“师发已白，果发白耶？抑心耶？”
师曰：“我但发白，非心白也，宛然见已于有默契也。”耨多亦自鸣曰：“我
年十七，非性十七也，毅然见已于道有定主也。”一答一对，是沙门妙悟。
尊者知耨多可为法器，遂以授之云：

非法亦非心，无心亦无法。

说是心法时，是法非心法。

优婆耨多得了和修尊者点化，遂奉法至罽宾国聚徒演教“此时和修尊者
幸如来衣钵传寄有人，本生父母早已逝化，不复转摩空罗国，亦投罽宾国南
象白山中归隐，一则终其修养之功，一则验其传灯之化。慈悲可以化物，尊
者在山中数年，每遇讲经，诸象亦驯驯伏阶下下去，若有听讲之意。周宣王
二十三年，尊者亲见优婆耨多五百从游之徒，兢兢依教奉行，又见己功成缘
满，先化成一条神龙，飞腾汉表，瞬息又化为三昧真火，用焚其身而逝。有
诗为证：

行满功完道有传，象山归隐不多年。

神龙变化空中跃，瞬息真身用火焚。

沙门——佛教僧侣。

法器——指有耐心习佛的人，或指有因缘相信佛教之人。

马鸣尊者，忘其姓氏，不知何许人。初闻富那夜奢得佛法真传，在波罗国设教，弟子纷纷宗其法旨。亦促装往拜其门，愿受戒披剃。夜奢见其远来意诚，遂纳为门下，教之云：“方法本闲群生自闹，二能于有用，用中无用；无功，功上施功，则如来宗旨思过半矣。”尊者在夜奢门下，不恃寸长，不矜片善，只一味将师道心解力行。积久扁有妙悟。

一旦辞师求去。夜奢问曰：“青冥 罔象 意何如，无影无踪见也么？”马鸣答曰：“土人会吸三江水，木女能吹六段歌。”夜奢闻言叹曰：“不意此子勘破真宗，度越寻常万万矣。所谓雪中月色天然妙，霜后芦花分外奇也。”又曰：“离朱 有意，白浪徒尔滔天，象罔无心，明珠忽然在掌，此子是也。”

尊者得了夜奢禅师法旨，径至华氏国聚徒演教，转妙法轮。尝谓弟子曰：“满眼见色，满耳闻声，不堕不坏，方成声色。”又妙诀曰：

孤猿叫落中岩月，野客吟残半夜灯。

此景此时谁会得，白云深处坐禅僧。

一日，尊者正在登坛讲经，忽见一皓首老人头戴员巾，身穿素服，手执扶筇，远来相谒。行至经坛，即仆地不见，俄顷，地皮迸裂，突兀，其中涌出一个金人，叉手向尊者作礼，不霎时，金色人又化成一娇女子，袅娜经过经筵而歌曰：

风动心摇树，云生性起尘。

若明今日事，昧却本来人。

女子歌毕，飘然而去，只馀香馥馥袭人。尊者见其动静如此，谓弟子曰：“此怪也。抱有神通，少顷必来与我比较法力，汝等且坐以待之。”不移时，只见天地晦冥，风雨大至，空中现出一条金龙，奋发神威，震动山岳，前来摇撼尊者。众徒惊怖，措躬无地。尊者曰：“无畏汝也。我自能降之。”尊者只巍然经筵端坐，眼中不知天地暗，不知空中雨，亦不知龙飞山岳震。习定有常，故投之至变不惊，扰之至繁不乱也，不必诵经作法。卒而魔事息灭，不能损尊者分毫。

怪物灵通伎俩多，金人变幻作娇娥。

飞龙矫矫惊山岳，尊者神翔宇太和。

越七日，前怪变作一小虫，伏形于尊者座下。尊者知是魔之小变，遂以手取之，示众弟子曰：“此魔本欲窃听吾法，以私淑 其身，故初变为金人，为女子，再变为震撼神物，三变为潜形小虫，谲诈如此。”众人竞欲祛灭之，尊者曰：“不可。彼来本为听经，非为嫁祸，汝辈必欲祛灭之，是待物不洪而阻其向道之机也。”徐谓小虫曰：“吾不伤汝生，不灭汝形，放汝回去。汝若诚心归依三宝，吾为汝说法，即得超悟，何乃自苦如此？”魔闻尊者言，

青冥——青天。

罔象——传说中的水怪，又名象罔。

离朱——人名，古之明目者，能视千百步之外，见秋毫之末。传说黄帝遗其玄珠，命离朱索之不得，乃使象罔，象罔得之。

私淑——私，隐秘、暗中。淑，善也。私善于贤人。后世称未得身受其教而宗仰其人为私淑。

三宝——佛教术语，指佛宝、僧宝、法宝。归依三宝即归依佛教。

驰出门外，现出本形，进曰：

脱下白狐袄，重穿花鹿裘。

外仪新改换，唯命可升堂。

叉手向尊者作礼，忏悔前过，尊者欣而受之。问曰：“汝名为谁？”答曰：“我名伽毗摩罗，华氏国经年修持，未得上人指点，今闻禅师远来开讲，故来听受，求为脱化。”尊者曰：“汝既有心听经，何为幻形三变？”伽毗曰：“弟子粗知神通，但未得如来正法。闻释家之道，以习定为入门，目中不见外头景物，太宇忘却面前变态，始为真定。弟子初见禅师，必如此三变者，非为絮长较短，试尊者素养禅心何如耳。经云：见五蕴皆空，与般若，得一心寂灭，始大涅槃。”尊者曰：“假饶当时心动，汝则何为？”伽毗曰：“动则修养未至，于玄关尚隔几重，彼方师人不暇，何能师我，未有明心见性禅师，悟超上乘，远游四方演教，而返受变于物者也。”尊音曰：“恐汝口不符心，倘技得逞，将肆害不贻矣。”伽毗曰：“某若肆害，何在言修，师若受害，不足言佛矣。”尊者曰：“汝复有何能？”对曰：“无能。”尊者曰：“佛从无中来，灭向无中去，太宇既无能，住了真无处。汝既是佛，何消问我？”伽毗曰：“弟子片长，能化巨海。”尊者曰：“此水底蛟龙事也。化巨海则伤损物业必多，吾如来慈悲大愿，专喜普济众生，子能虽高，吾不取也。且问汝能化海，亦能性海耶？”伽毗技能化海，自谓伎俩称奇矣，及闻尊者所不取化海之故，觉己所长卑卑不足论矣。乃弃其所能，请问性海之旨。尊者曰：“涵弘有容者，海也；翕顺有常者，性也。吾所谓性海者；岂有他哉，能令山河大地三昧六神皆由此发现是也。”伽毗殷殷求教，正愤之可启，悱之可发者也。及闻尊者性海一点，即心领神悟，器理融而力一，觉昔日所长，仅仅水皮击棒，冷火熔金者也，遂恳求剃度。伽毗能于言语外觅神理，象数外悟真诠，儒者所谓中人以上，可以语之也。马鸣尊者遂以如来正法付之行持，所谓智者不失人，亦不失言也。其偈云：

隐显即本性，明暗元无二。

今付悟了法，非取亦非离。

尊者说偈毕，即挺身跃入空中，现出一轮红日，照耀大千世界。所谓本来面目认真放大毫光是也。次后复降经筵，众弟子拜求普济，尊者为说教言曰：

见道方修佛，不见复何修。

佛性如空虚，空虚何所有。

遍现修佛者，拨火觅浮沤。

玄关——指进入玄妙之道的关卡。禅宗用来指进入禅学的门。

明心见性——禅宗的基本思想之一。以心中本有的般若智慧去感受自己心中的真性，为一种内省的修行方法。

性海——佛教指真如的理性，深广如海。

愤——憋闷，郁积。

悱——想说而不能恰当说出。

大千世界——佛教称以须弥山为中心，以铁围山为外围，同一日月所照的，是一小世界；一千小世界合起来就是小千世界；一千个小千世界合起来就是中千世界；一千个中千世界合起来就是大千世界。总称为三千大千世界。泛指全宇宙。

浮沤——水面的泡沫。

但看弄傀儡，线断一齐休。

弟子闻言，未及称耐，尊者已奄然圆寂，周显王三十七年也。有诗为证：

性灵见了行完成，备作西方伟圣人。

三尺灵光驰汉表，阎浮遗下一委形。

傀儡——木偶。

阎浮——为须弥山四方的四州之一，位于南方的南瞻部州，生长有许多瞻部树，阎浮即瞻部树名。后泛指人间世界。

陀难提尊者，姓瞿昙氏。生时顶有肉髻，相貌殊常，父母已奇其为发家伟器，不意长成为出家法器也。中华有一云游道士抵其家，精风鉴，见尊者与群儿戏，初阅之，疑其贵；复阅之，见其杀气太重。谓尊者曰：“凭贤郎相貌，恐不利于二老，越十五岁，不绍父事，自当崛起为一班人。”父母曰：“即如先生所鉴，此儿后日能卓萃自立，双亲中间虽有伤破，亦数也，慰也。”道士曰：“汝第验之。”尊者冲龄，神识日启，不学不虑，自知皈依佛道。及长，即用货财，自架一草庵，喜与四方僧侣相交游，日夜明心见性，欲参契如来法旨。有诗为证：

我有明珠一颗，久被尘嚣 关锁。

一朝尘尽光生，照破山河万朵。

又七言诗：

一重山尽一重山，坐对孤峰仔细看。

云掩雾收山岳静，楚天空阔一轮寒。

尊者在草庵中修养，不数年，父母双亡，果不绍父事。削发为僧，专意修行，口诵佛经，身穿佛衲，心参佛旨，脱落俗虑。闻演教寺有一悟空长老精通如来秘诀，遂拜游门下，以求印证。悟空长老云：“佛不在人，心即是佛。心思严师，古有明训，故能与人规矩者，师也，不能使人巧者，亦师也。得意忘象，不在子之自悟乎。吾有一偈，子味之，自有馀师：

‘日用无非道，心安即是禅。

幽楼云壑里，梦寐雪莲边。’”

尊者在寂灭路上用功，浸浸机将有得，及悟空和尚时雨一点化，觉自己形色象貌皆空。凡见花香草色，会作明心生意，闻莺啼燕语，悟为见性天机。日用无非道，看来触目皆真，现前即是佛道，冥在日用间也。且曰：“至道无难，惟嫌探择。桃花红，李花白，谁道融融只一色。紫燕语，黄莺鸣，谁道关关只一声。”尊者悟后之言，历历沙门要旨。有诗为证：

得意相关属道机，色声不堕孰能知。

达观收敛归灵府，不觉神飘天外飞。

尊者卓庵中尝偃蹇独坐，每将消息聪耳。或曰：“无壅汝聪，欲新妆听欤？”对曰：“新耳易若新心，耳听莫如心听。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者，以天聪不为物所壅耳，休养之功一息，摄持少间，则奸声投间抵隙。吾人缉熙迭迭，正欲听于无声也。”有诗为证：

偃蹇常将耳窍聪，不令缘业障真空。

修行李用儒家术，六十依稀耳 通。

尊者长于言语，凡与释家辩论，宗旨简捷，不伤交诞，达顺无所窒碍。从游之徒，兢羨尊者赋性颖异。于牟尼之道见之真，故能辩之捷，守之信，

风鉴——相术。

卓萃——卓绝出众。

尘嚣——世间的纷扰、喧嚣。

灵府——一心。

缉熙——光明。

故能达之顺也。化言语文字为真诠，尊者盖沙门折衷之准矣。有诗为证：

降生岐嶷 迈凡庸，欲为如来觉瞽矇。

便捷敷陈无窒碍，巍巍名望十山崇。

尊者草庵中讲经设法，无几何，作行化僧遍游境内。至提伽国城毗舍罗家提缘募化，罗家一长者名完性，年跻耄耄，持斋念善，出堂隆礼相待。问曰：“和尚远来提化，所须何物？”尊者曰：“贫僧出家人，遗忘俗虑、故饿其体肤，不愿肥甘适口，空乏其身，不愿孔方盈囊，惟来四方善信人家，抄化一侍者作伴侣耳。”长者曰：“抄化侍者，须得伶俐清俊，乖觉聪明，异日可为传灯法器，如愚呆痴蠢跼踖，定是来不得的。”尊者曰：“贫僧求侍者，在性不在形，假饶貌诚迈众，性不悟空，虽伟亦徒也。吾释家人物，难得全备，苍古丑陋之人，专超悟上乘宗旨，故千巧不如一拙，千疑不如一决。”长者曰：“既如此，小老有一子，名唤伏驼密，年已五十，至今口不能言，足不能步，和尚适云择性不择形，此子假之声，假之步，不致废弃，堪充为门下给侍否？”尊者曰：“耳闻不如目见，贤郎既有此恙，愿一见便决巧拙。”长者令人拥出与之见，尊者问曰：“老丈目贤郎为何加人？”老者曰：“五十不言不步，愚呆痴蠢人也、跼踖人也。伶俐清俊，乖觉聪明，均非所望矣。”尊者曰：“老人误矣，伏驼密非凡间废齐者流。所以不言不步者，有故也。此子昔受灵山佛祖法戒，悲愿广大，只虑汝二人年老，情爱难舍。一启口不忘父母，恐言则机泄，故五十不言。一举步不忘父母，恐行则事睽，故五十不步。彼虚中灵性，拔萃出类，今特韬藏其言与步耳，岂待僧假之声与步哉？”有诗为证：

韬藏声步为双亲，情爱依依不忍分。

况受如来亲法戒，慈悲大愿意谆谆。

伏驼密见尊者漏泄其机，遂跃身而起，低首向尊者之前，作礼曰：“无量功德，愿求济度。”长者见子一时能行能言，又闻了和尚说明前世因果并今生废弃行实，遂骇而言曰：“良壁认为燕石，精金误作废铜，释家法器，等闲视作庸流，真老夫过矣！老夫过矣！适禅师云，此子悲愿广大，必须普济四方，愿始获酬，不当因我二人情爱羁留，不得偿其广大悲愿也。情愿将此子出家，跟随禅师四方行化，俾普天率土得蒙其悲愿之惠也。”尊者遂受之。将拜别启行，罗长者拳拳致嘱曰：“出家人以慈悲为念，以济渡为心，化人强梗，拯人厄难，视四海犹一家，万众犹一人，阎浮行一分善念，即庭帷笃一分孝思也，修百念令德，即显父母百世令名也。有怀二人情爱扩为千万人情爱，则祖佛之戒不虚而广大悲愿获酬矣。”又曰：“汝游此上人门下，书曰：‘太上师意，其次以言。’沙门正宗须悟之，牡牝骊黄之外，得精遗粗，得神遗肉也。”伏驼密曰：“谨受命。”尊者听老者临行之言，叹曰：“我佛如来传灯秘言不外是矣。道不在远，悟之即是，岂欺汝哉！”

长者戒子诗：

岐嶷——幼年聪慧。

耄耄（mào，音帽；dié，音迭）——七十曰耄，八十曰耄。

孔方——钱的别名，古钱币中多有方孔，故名。

假——给予。

睽——违背、乖离。

韬——隐藏。

嘱咐兢兢结善缘，拯人厄难化人顽。

眼前了却慈悲愿，情爱双亲寿百年。

尊者闻婆须密尊者在罽宾国兴慈寺面壁十年，遂同伏驼密离了提伽国，径至罽宾国参见须密尊者。须密尊者曰：“咄！难提子，汝来何暮，规规点化一行童，即以为功行满耶？钵罗国答罕庙众生沉溺苦海，未登彼岸，果能一济渡之否耶？”尊者闻言，即起身告行。须密尊者曰：“弟子远来，意有所求，且还坐，吾为汝说偈：

‘佛与群生共一家，一般树上两般花。

休乘寤寐来参佛，但会淘金胜煮沙。’”

次日，尊者辞了须密禅师，同伏驼密径往钵罗国来，济渡苦海众生。询问土人答罕庙下落，土人曰：“妖庙，已将火焚，问之可为酸鼻。”尊者曰：“造妖何如？”土人曰：“妖能食人，凡从庙前经过者，只一阵冷风，须臾人俱不见，数日后惟有血水流出。前一望之遥，峰峦之下，非其故址耶。”尊者得了土人指示，直至峰峦之下，见一平旷地基，并无庙宇神像。尊者将慧眼一看，见庙后空基掩覆一井，井内阴风飒飒，井外怨气腾腾。即谓弟子伏驼密曰：“崇在此中，吾为之说法。”井上周围行了数次，伏魔经咒诵了几遍，布下网罗，倏忽阴风解散，怨气消除，伏驼密启土看时，见一轮红日烛照井中，井中白骨填满，惟一白净瓶血荫遍体。尊者叹曰：“此苦海也。及今不治，众生沉溺宁有极耶。”伏驼密取上来，将真火一炼，现出青面厉鬼一个，哀求释豁。尊者取药饵食之，用法典羁其手足，仍锢之净瓶之内，令司案头香烛。

周景王十三年，尊者同伏驼密转回故国草庵中休养。一日，知己将圆寂，遂以正法授伏驼密云：

虚空无为外，心法亦如此。

若了虚空故，是达真如理。

言毕，嘱曰：“如来正法付汝行持，汝承吾志，当好为之。”遂复本位，严然逝化，弟子为建塔于提伽国。有诗为证。

诸佛无为用，众生岂易知。

圣凡相间处，来去一毫厘。

伽难提尊者，筏城国王子也。国王初亦艰于嗣息，祷求神明，布施功果，历历为觅儿计。祖佛如来奏过天曹，始抱尊者送国王夫人投胎。尊者一离母腹，即能言尘世中事，国王惊疑不敢近。夫人曰：“子生能言，馨儿也。或者上帝格 尔宰制得理，布施有功，降此英物，以拓大汝之统绪，也未见得。妾观古典，人家早言之子，钟问气所生，祥瑞也，后来果有大用。汝子生而能言，安知前身非圣贤耶？吾与汝善抚之，坐观他后来作用。”国王曰：“善，形生肖鬼，此异也，言早肖人何足异哉？梓童 之言，大快予心，予于此子有厚望矣。”

英儿甫产即能言，秀气钟来不偶然。

天为如来绵道统，卑卑黎庶大殊悬。

尊者在母襁褓中，服饰玩好，无不俱备。二人心笃爱之，凡物足以投儿之欲、寄心之爱者，无不为子致之矣。七岁能行，出入仪卫，宛若王者仆从，席间有奎壁金珠以娱目，侍右有萧琴笙竽以饰听。冲龄赤子，未受傅训，以为必耽此乐事矣。尊者悉厌薄之，食惟菜茹，甘肥不入于口；衣惟布素，锦绣不御于身；寓目者，惟取经文，奎殊金珠，不供于御；赏心者，惟取释典，萧琴笙竽不设于旁。时常只爱一人出入，扈附仪卫悉斥去。不令伺候门墙，惟抱膝独坐斋中而已。国王东宫太子，肃然一布衣风味。国王夫妇谓曰：“富贵，人所欲也，而此子不处之；贫贱，人所恶也，而此子不去之。真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者矣。”富贵、贫贱，不淫、不移，则威武不屈可知矣。孩儿如此，则长成可知矣。异日不为天地间一大丈夫乎？”有诗为证：

厌薄王家乐事浓，潇然韦布 一家风。

匪为波靡回澜柱，自是真如色相空。

又曰：“圣人云：‘少年之子，事有父兄专制，其行不可见，惟观其志向何如。’彼对父难于言，母子懿亲，可探之以窥其意向。”母因问曰：“汝幼小孩童，诸事厌薄繁华，父王令我问汝意何所欲乎？”尊者曰：“知子者莫若父母，赤子有欲为，父母在上，难于言，望父母猜度之。”母曰：“难言之欲，莫非早欲克绍父事耶？”尊者曰：“六尺之孙，难理几务，儿去六尺尚远，何能镇服人心？以是求欲，奚止千万。”母曰：“莫非金屋阿娇耶？”尊者曰：“佳冶，伐性之斧。况儿欲羹未开，何遽及此？以是求欲，奚止什百。”母曰：“莫非辟门纳士为逸游计耶？”尊者曰：“放旷游逸，终非端士。男虽骨格未成，岂甘为天下轻薄儿？以是求欲，奚止无算。”母曰：“不为此三者，毋亦艳慕西方圣人耶？”尊者问曰：“何为西方圣人？”

格——感动。

梓童——皇帝对皇后的称谓。

韦布——韦带布衣，贫贱者所服。

金屋阿娇——汉武帝为太子时，长公主欲以女儿阿娇许配他，问他：“阿娇好否？”汉武帝答曰：“好！若得阿娇作妇，当作金屋贮之。”后来汉武为帝，果然以阿娇为皇后，“金屋藏娇”。此外是问他要娶妻否。

佳冶——美人。

伐性斧——危害身心的事务。

母曰：“披缁削发，悟道传灯，以寂灭为教者也。”尊者曰：“出家此途，儿诚愿之矣。儿适所谓父母在上而难于言者，正为情爱恋恋，一时出家难也。”有诗为证：

英儿之欲甚难言，情爱双亲乞见原。

逸欲总非儿所欲，如来一路意悬悬。

国王曰：“千乘之子，承大统，主大祀，弘大化，当顶天立地，启后承前为乾坤。肖子何得忘君亲而不忠不孝，避租税而游手游食，儿志虽端，孤甚不敢也。

痴儿，何人引道，卓年即恋及佛事，吾不信浮屠 诳诱，今后慎勿再萌此念。”母曰：“吾素布施祷求，为汝父承继统绪，非为如来承继衣钵也。汝若出家，则父母乏祀，祖宗血食从此斩矣。怀抱抚育，只为释家觅后嗣，汝父定是不肯。汝年尚幼，又非早年议舍，又非飘泊无依，假令修得佛来，不过是一大雄宝殿，令众信礼拜慈容，众僧诵读经忏而已。汝父巍巍，现为一国人主，端拱九重金殿，称孤道寡，丹墀下舞蹈礼拜者，俱济济缙绅，不啻众信。御座前诵读表章者，俱师师科甲，不啻众僧。且冕旒 壮首岂如削发？龙袞 荣身岂如披缁？乘舆出外则千夫拥、万骑随，非若行脚僧独行独往。圣驾入内，则三宫接，六院迎，非苦出家僧寡侣寡俦。此现成活佛不做，到来思量做杳冥无形无影、不可凭信之佛，吾儿所见左矣。书云：‘幼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’愿吾儿莫错认定盘星，当舍彼而就此也。”有诗为证：

灭伦绝祀效披缁，欲觅巍巍宝殿居。

国父现今为活佛，如何错认定盘珠。

尊者曰：“似母提衡，佛不如富贵，以儿提衡，富贵不如佛。父母欲儿享一时逸乐，儿欲父母享万年逸乐也。人生世间，少者必老，生者不能不死，理势然也。不出家为佛，父母数劫，儿纵孝不能遏其日之不西夕；孩儿数劫，亲纵爱不能止其水之不东流。儿若出家，得为释家弟子，子贵亲亦贵，子仙亲亦仙，男既备员为佛，未有生我父母等为路人而不得逍遥于灵山会上者也。天不朽，二人寿算亦不朽。穹隆之表，独不有殿宇？独不有礼拜？独不有传诵？老娘适谓众信不如缙绅，众僧不如科甲，父母得到天上，亿万缙绅科甲，卑卑失其贵且荣矣。儿之提衡，达观万世，非仅仅一时提衡者也。初心已定，父母勿阻之，变之。”有诗为证：

灵山会上好风光，不似阎浮一国王。

济济神明相拥护，齐天寿算永无疆。

浮屠——佛。

衣钵——僧侣所持的袈裟和钵。后常作传统、正统意。

血食——古时祭祀杀牲取血，故名血食，斩指无后人祭祀。

丹墀——古代宫殿前的石阶，漆成红色，称为丹墀。

缙绅——士大夫。

不啻——不止、无并于。

冕旒——冕为帝王、诸侯、卿大夫所戴的礼帽，后专指王冠。旒为冕冠前后悬垂的玉串。天子之冕，十有二旒。

龙袞——古帝王朝服。

侣俦——伴侣。

杳冥——高远不能见的地方。

国王曰：“新君继体，明能理民，使老幼得所，幽能把神，使怨恫罔生，此便是修行。明无人非，幽无鬼责^一，即此便是成佛。流芳万代，形朽而名不朽，即此便是长生不老。持循^二作为工夫，正儒者中正之道何如？色相皆空^三，意识俱忘，入定于寂灭之地，面壁于杳冥之乡，在人民不称惠，在社稷不归诚，一日圆寂，神魂漂散，绝伦灭祀，负天地所生，辜祖宗所望，九泉之下，尔本来性灵问汝阎浮一生行实，汝则何辞以对？岂不愧汝神耶？且佛在西方，左道害民，未见彼今日现出真身，明日现出真身，吉人云：我是某人，因某年修缘得超度为佛者也。佛无定名，由人自主，我老父于百年之后，即诈称为佛，千世之下，人谁不信之。夫孝者，善继人之志，善述人之事也，只愿汝为承家孝子，不令汝为上乘禅师，纵汝母割舍恩爱。为妇人之仁，我心耿耿铁石，欲息邪说诘^四 诳^五 行，不令汝不父其父而冒认他人之父者也。敢有再言出家者，老父必唾其面。”有诗为证：

不负形来不愧生，胜如为佛得升天。

克家孝子惟承继，冒认他人色恼然。

尊者见父不令其出家，默默无言，终日不食，惟抱膝长叹而已。母劝之曰：“佛以见性为本，不食则灭性，遗下臭皮囊，何能成得佛也。”尊者勿听。母又曰：“未为吃素佛，先为辟谷仙，儿今日欲不为佛而变为仙耶？何为不食？”尊者勿听。母又曰：“释家只教人戒酒断荤，恐荤酒昏秽其灵性也，未曾云不用修行，仅仅一不食成之也，何为不食？”尊者又不听。母曰：“儒乃释道折衷之准，儒之教人为圣为贤，只曰：终食不违，食无求饱而已，未闻亚圣、群贤均自绝食中出也。汝烦恼障未除，何能顿效得无烟火气味。”母三四劝尊者食，勿听。

饭僧供佛载经书，不食如何饿体肤。

儒者教人非辟谷，止缘恼障未能除。

夫人乃谓国王曰：“此子灵性已入佛门，现今只留下皮囊还我父母，不如遣之出家，偿所夙心，免得遗笑四邻，谓我国中有逆命子，有枵腹^六 佛也。”国王曰：“善。朕闻国中禅利多性见心明，可为沙门师表，明日遣子事之，令之投大遗艰，责备不堪，或得其回心亦未见得。”次日，令人送尊者至禅利多寺中为门第。禅利多领了国王言，命寺中事务——责之办理，尊者亦粗能办应，无遗漏脱。晚间卧不贴席，惟抱膝嵬坐，冥悟佛教而已：

令子从师入寺门，遗艰投大莫容存。

若能回得见心意，胜过灵山转法轮。

一日，利多出外行化，尊者独在僧房修养，忽见天上一道毫光，炯然下

一——秤上定为零位的星，秤锤悬于此点时，正与秤盘成平衡，故称定盘星。比喻作事的准绳。

二——持物平衡。

幽明——人鬼的界域。地下为阴，故称幽，人间为阳，故称明。

持循——遵循。

色相皆空——佛教认为万物皆空，以无相为归。人或物一时呈现于外的形式，称为色相。

入定——僧人静坐敛心，不起杂念，使心定于一处，叫入定。

面壁——坐禅。面向墙壁，端坐静修。

诘（jù，音巨）——可能为“拒”，古音通假。

诳（bi，音必）——偏颇、邪僻。

矚，光中露出一條坦平大路，尊者依神光徐行十里，到一大石岩，崔嵬 驚人，岩前有一石窟，深廣可居。尊者遂燕寂其中，性靈 參見如來。如來遂授法旨，且為之授記，令其還生行化。經十年，其尸宛然如昨，未有朽壞。尊者醒來，如熟睡初覺，目能慧照，非十年以前之目，心能超悟，非十年以前之心。有詩為證：

窟中燕寂不逡巡，不覺閻浮已十春。

祖佛悉將真竅授，責令行化滿乾坤。

尊者回見國王父母，父母驚而問曰：“聞汝為佛所誤，燕寂石窟已經十年，安得復返？”尊者曰：“男身寂非心寂也。性靈直到靈山，參見如來世祖，世祖為男設法受記，在天上未幾，回來陽世已十年矣。看來佛不誤人，人自不為耳。”母曰：“汝十年復返，真西方聖人也，今子之來度我等赴靈山耶？”尊者曰：“父母其一者也，更欲普渡眾生，父母時今須如此如此修行，男行化回來，即當脫化。”

汝往西天見聖人，靈山脈衍行同倫。

責令行化乾坤內，何況雙親不辟門。

尊者辭了父母，行化至摩提國，普渡眾生。一日，見山舍一童子名伽和舍多，手持圓鏡，直造尊者之前，欲求濟度。尊者問曰：“持鏡童子，汝年幾歲？”童子曰：“百歲。”尊者曰：“沖年童子，何得謊言百歲。”童子曰：“我不理會，正滿百歲耳。”尊者曰：“聆汝之言，善悟佛機耶？”童子曰：“佛言人生百歲，不能理會佛機，未若生一日得秘訣，而了完佛事者也。”尊者又問：“汝子中所持之鏡當何所表白？”童子曰：“此鏡非僅僅兒童戲具，諸佛大圓鏡，內外無瑕翳，兩人同得見，心服皆相似，此數言乃鏡之所表，汝和尚以為何如？”尊者曰：“如來之道，授教於我，令吾返世，以行此如筭之緒，今城中人誰能撤去內外障翳，求其能了了會悟，為沙門法器者，非子而誰？”遂為之說偈云：

心地本無生，因地從緣起。

緣種不相妨，葉果亦復爾。

尊者說偈畢，即攀樹而化，漢昭帝十三年時事。

枵(xī o, 音消)腹——空着肚子。

冥——深思。

崔嵬——高大。

劝善罗汉

第五尊

闍夜多尊者，中天竺国人，钟秀气所生，质极聪慧，良知所启，闻一即能知十，举始即能见终，心无翳障，理无遗明，生在中国，加之学问可与超凡入圣矣。天赋维均，不因夷有限不益信哉。竺国之人，俱称为姻冲大士。其家世代钦祀如来三宝，不惟不能脱化作佛，其祖与父每每患瘵疾而死。闻大月氏国婆罗门之子鸠摩罗多传如来衣钵，在天竺国讲三生过去未来，谈作善造恶因果。闍夜多尊者年方幼冲，径往演教寺中谒之。鸠摩罗多闻其神识，且能托吾徒而请谒，仍以大士礼待之。夜多怀疑而问曰：“善恶之报，各以数应，理乎？”有诗为证：

世家祀佛获非灾，心下怀疑未遣排。

闻有讲谈因果客，故趋请问业何来。

鸠摩答曰：“理也。”夜多曰：“果有凭准无毫发爽乎？”鸠摩答曰：“毫发若爽，因果不足谈矣。”夜多曰：“举远无凭，稽近有见。我家素奉三宝，宜三宝在堂善应亦在堂矣，乃祖死于瘵疾，父死于瘵疾，则作善因果不足凭矣。邻人之家，久为旃陀罗行，宜不善积躬恶应亦在躬矣，乃天不啬寿，地不厄养，而身尝勇健，则作恶因果不足凭矣。彼邻人何幸，我家世代何辜也？愿高人发明，眼前差爽何如合得有凭准之故。”有诗为证：

报应看来没准凭，我家奉佛瘵重临。

邻人不毅身康泰，乞为疑人一发明。

鸠摩答曰：“论善恶之报非若契券瞬息收效者也。舒徐有三时焉，虽经百千万劫亦不磨灭，汝无谓报应无凭准也。”夜多尊者闻鸠摩两言指点，即冰释所疑曰：“我家瘵疾，邻人勇捷，值数之寄耳。而三时之报，固自在也，安得不坚意为善以待其天定之数。”鸠摩又曰：“汝虽已信三业，而未明业从惑生，惑困识有，识从心起，心本清静，无生成，无造作，无报应，寂寂然一切善恶有为无为皆如幻梦。儒者纯心为善，初不望报，亦犹是也。”夜多领旨，即发宿慧，恳求出家。鸠摩为说偈曰：

性上本无生，为善求人说。

于法既无得，何怀决不决。

夜多传了宗旨，即克绍师志，在天竺国讲谈因果发明、三时报应之理，劝人纯心为善。国中之人，师师从其化导，功德无量，俱称为劝善大士。夜多曰：“行化一国，而不及于邻封终隘，而未弘释氏博爱之心，不如是也。”于是，又往罗阅城敷扬顿教，盖思以其道化天下也。彼方风声习俗，师之所训，徒之所学，一片尚口中辩论，以为佛在明理，辩论得理无遗明则佛无遗理，何必于探讨之外求佛心，上会悟工夫悉置之不讲。婆修盘头乃罗阅城众学教首，以辩论得为人师，彼所谓豪杰之士也。

释家色相尽归空，辩论如何觅旨宗。

但自一方人品论，依稀豪杰迈群踪。

夜多尊者知是法器，将欲度之，但从言语文字上觅宗旨，则博而寡要，泛而无实。必言语文字化而不有，乃为真詮。儒者高坚前后之妙，亦从会心处得来也。故问彼所从之众曰：“遍行头陀汝师也，与汝等终日辩论不辍，毋谓藉此可得佛道乎？西方圣人之道，固有讲经时，亦有面壁时，不去性灵

上会悟，规规在文字上打点，是若行历于尘劫，皆虚妄之本耳，何益于佛。诗不云乎：

何须炼矿与淘金，自有骊珠隐在心。

不在言语文字上，总来只是少知音。”

众弟子闻尊者言，心殊不悦，作色言曰：“有善于己，然后可以求人之善，无严于己，然后可以非人之恶。汝和尚蕴何德行，敢对门人讥讪我师？”尊者曰：“我不求道，亦不颠倒其求道之序。我不礼佛，亦不轻慢其礼佛之仪。于妙道固不知止足，于外物亦无所贪欲。灵台湛然，无所希求，庶几于道，敢云德行。”

求道如何序可颠，慈悲礼拜教为先。

悟来妙道无穷尽，灵府澄然寡欲牵。

时遍行头陀在座，闻夜多尊者与众徒所谈之言，不觉心旷神怡，发为赞叹之词曰：“旨哉师言至矣，尽矣！正唯弟子所不能学也。”遍行头陀见夜多尊者对其徒以讥之，其心喜，直其道以正之，其感深，正不自满足，乃虚心求道人也。故尊者复告之曰：“某适凭管见，向彬彬众门下出数言抑挫仁者，仁者得无恨乎？”遍行曰：“某于释道，非敢好为人师，第未得大方质正，似以为至，亦仅仅巨擘于罗阅城之士也。今闻上人所论，乃苦海登之慈航，迷途出之明径，绝似饮无上甘露，顿解腹中烦渴者也，敢反生热恼耶？惟愿上人大其慈悲之量，公其妙道之传，悯吾昨日之非，取吾今日之悟，进而教之，万幸万幸！”

上人赐我指南车，若饮甘霖热病酥。

惟愿大开公物量，获登彼岸出迷途。

尊者曰：“尔不闻道辩论障耳？剖破藩篱即成大家。吾道必择人而传，吾统必得人而继，汝久宗佛道，久植众德，博观汝徒，尚隔几尘，难语法器，其求足以绍吾事者，舍子其谁？”遂为说偈云：

言下合无生，同于法界性。

若能如是解，通过事理竟。

言讫，即奄然归寂。乃后汉明帝永平十七年也。

授记——佛对发心修行的人授与将来成果作佛的预记。

瘵（zhài，音债）疾——指肺结核病。

大方——大道理。引申为见识广博。

捧经罗汉

第六尊

尊者姓首陀，名优婆鞠多，周时人，生吒利国。人物伶俐，智慧聪明，在提抱时人诵读经典，即能晓解其义。六七岁孩童，尝为乡中香老讲明如来妙旨，乡中称为神童。老年出家之人，经义有不解处，亦往拜其门，求其解说。真纯赤子，且多独得之见，凡被其容接者，俱曰：“在儒为天纵之圣，在释为活佛重生。”父母亦奇，以为灵秀之所钟也。西夷酋长闻其名，亦召而宾礼之，月给廩禄以养之。年十七，闻和修尊者至所生之国行化，尊者敬往谒之。和修器之，纳为门下给侍，事之数年，得传其宗旨。有诗为证：

天生聪慧迈夷常，释典精通见性良。

十七投师为给侍，获闻宗旨上慈航。

尊者年二十，终了师制，遂奉教随方行化。至摩突罗国大显慈悲，广行劝喻。凡度一人，石室中即添一筹，后来其室盈满，摩突罗国男女得其济度者凡二十万余人。邪正不容并立，人心既知佛化为是，必知邪魔为非，所德既此，所怨必在彼。魔王之宫业业震动，波旬之神兢兢恐怖，招集鬼众谓曰：“首陀化洽将不利于三子，彼来此未几，所济度不减二十万人，吾经年在此，所伤损不止二十万人，二者相形，民方叹逢彼之晚而怨去我之缓也。其势不绝我行祠，不去我遗像不止矣。故召集汝等商榷，从长作何计议。”

佛以慈悲作号头，殃民妖祟不容留。

近来心内多惊怖，召汝诸人问策谋。

鬼卒曰：“人情厌常喜新，吾等习惯在此，即有德不德。彼初来济度，即有怨不怨。彼不过簧鼓一时众信耳目，不久将自去矣，吾等依然庙食，下民何能损得分毫，愚以为不较善。”一鬼卒曰：“人情舍旧迎新，非彼初来簧鼓之过，乃众民反复无常，向背不一之过也，愚以为咎民善。”一鬼卒进曰：“众信吾所赖，须供血食也，悉灭众民，独存佛子，则彼得恃其灵与吾角，吾不能歼乎彼，彼却能歼我。以报民愚，以为咎民，非计也。”最后一鬼卒进曰：“屏佛乃所以安魔，安民即所以存祀。众民所以怨我而德彼者，以彼杯水之仁，形出我车薪之恶也。书云：止浊澄源。必欲魔官不震动，主帅不恐怖，非屏逐此人不可矣。”波旬曰：“善。”遂谋与竭其魔力，以害正法。时常统集鬼兵伺候鞠多演教之所，瞰有魔力得逞处，将不惮为之矣。有诗为证：

鬼卒胸中各吐奇，欲为主帅镇惊危。

波神毕举群臣策，伺候门墙便设施。

一日，波旬见尊者坐禅入定，波旬密持瓔珞一条，直进法堂摩之于尊者之颈，束缚之使不得脱也。尊者出定，知波旬瓔珞之害，若出不知，仍取人、狗、陀三尸，化为花鬘一条，持而谓波旬曰：“适承卿过爱，惠我瓔珞，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，倘不鄙微薄，敢以花鬘相谢何如？”波旬以尊者堕彼术中，真为出花鬘相酬，遂大喜，引颈受之。瓔珞不能摩鞠多之颈，而花鬘却能毒波旬之项矣。瓔珞能变，鞠多制之，令不为变。花鬘能变，波旬制之，其变莫测矣。颈受不移时，花鬘即为三种腐尸虫蛆，秽烂波旬项颈。有

巨擘（bò，音簸）——大拇指。比喻杰出人物。

慈航——佛以慈悲之心度人，使脱离苦海，有如航船济众。

波旬——魔王名。为释迦牟尼出世时的魔王，主欲界第六天，常以杀信佛众生为事。

诗为证：

妄将瓔珞系如来，花鬘相酬解不开。

腐烂虫蛆烦恼大，害人未害自为灾。

波旬大生烦恼，竭己神力，不能解脱出。谓众鬼曰：“前与汝众求长策，汝等各持一己见，令我如此如此，今我从汝等之见，尽我之长，聊欲中伤尊者，未能害人而自反受害，为之奈何？”一鬼卒曰：“彼花鬘能腐烂主帅之颈，汝瓔珞独不能经缢彼之颈耶？”波旬曰：“瓔珞不灵，在尊者之颈，全然无恙。吾颈秽烂，痒痛难当，莫奈此花鬘何矣。”一鬼卒曰：“花鬘非生成之物，主帅素有法力，彼既以此加我我亦以此加彼，使返火自灾可也。”波旬曰：“吾瓔珞可脱，此花鬘不可脱，有若生成一样，吾平昔法力逢着对头，一毫也施不得。”鬼卒曰：“法中有法，人上有人。昔日对众信则魔王高，今日对释家则魔王卑矣。尊者慈悲化海，本无害主帅之心，主帅先有戕尊者之志。今日之事，责在主帅，非臣等建议之过也。”最后一鬼卒进曰：“佛教喜人自新，容人悔过，主帅能皈依投诚，尊者必矜悯解脱，毋自苦肢体为也。”波旬回意，遂入法堂，伏见尊者，哀求忏悔，誓钦遵佛道，不敢扰害佛道。有诗为证：

主公魔力素称雄，今日何为落下风。

百计千方无与敌，不如顶礼乞优容。

尊者曰：“汝能逞瓔珞之害，何不能解花鬘之害？汝今欲脱去花鬘，汝自脱之，非我所能脱也。”波旬曰：“自如何解脱？”尊者问曰：“汝心归佛道、口归佛道？”波旬曰：“心口合一，何分内外。”尊者曰：“口者心之声，汝既云心口合一，可口自唱言归依佛道者三，则花鬘尽得脱除，我所谓汝自脱之者，此也。”魔王闻言，即合掌大声三唱：“归依佛道，颈脱花鬘。”果一时解脱无恙。波旬大喜，踊跃向尊者前拜谢。尊者戒之曰：“汝宗佛教，当体佛心，焮洗昔年肠胃，广存今日慈悲，民不以汝为厉，则魔宫容汝居之。倘原恶不俊，故态复存，皮外花鬘虽脱，皮内花鬘犹存。腐秽蛆虫，能识人心臧否，心稍不臧，不惟外食汝体，且能内食汝心也。”波旬闻尊者言，恐怖愈盛，谢曰：“公真圣人也。某输诚归命，今后不敢为祟矣。”遂同众鬼拜谢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浣汝波旬旧胃肠，魔宫悲愿布慈祥。

无形花鬘仍前在，违戒须臾命即亡。

尊者在摩罗国所渡虽众，不过化人强梗，拯人危难，济人疾苦，未有一人升彼之堂，入彼之室，可将如来衣钵授之者。尊者切切然优之，尝捧经叹曰：“泥纸上尘言比比皆是，会个中妙意戚戚无闻。手中法器，自我传来，不自我坠。意者经尘迷目，学者之明镜未拂拭乎？不然必六出飞花，未遇红炉所点化也。”正忧疑问，国中皓首庞眉之老有一子，名香众，特趋尊者之堂，礼谒尊者，求为出家，盖不安俗习而有意传灯者也。尊者问曰：“汝身出家？汝心出家？”香众答曰：“我来出家非为身心。”尊者喜曰：“出家人俱为身心，独此子不为身心，所亦不小矣。”遂授以偈云：

心自本来心，本心非有法。

有法有本心，非心非本法。

说偈毕，即跃身虚空呈十八变，然后跏趺而逝。周平王三十一年，弟子

提多加收舍利建塔。

降龙罗汉

第七尊

“尊者名迦毗摩罗，周赧王时人。初为外道妖魔，聚徒三千，作崇于华氏国。及马鸣尊者行化至华氏国，不敢率真相投尊者门听受法旨，乃屡变为妖异，以窃听之。马鸣识破，令归依二宝，始露真形，得传宗旨。马鸣圆寂，尊者始领三千徒众至西印度国行化，自作悟道诗云：

此岸到彼岸，相离才一线。

纤毫关捩子，谁解转身转。

西印度国王太子名云自在者，闻尊者法有灵通，道有真传，欲授尊者室，给尊者养，以为国人所矜式。就见而请曰：“善人不鄙弃，我遐陬遍观四境域中，尽是我家荒服，无足可为善人驻蹕。惟城北有一大山，山中有一石室，其山峻耸，四时鸟语花香，其室清幽，八节云屏雾障，几多比丘在此讲经伏虎，几多和尚在此设法降龙。也有补衲芳，也有披经吸月高纵。老师远来行化，肯禅寂于此，亦流播万古真风。”有诗为证：

萃嶺 崔嵬镇此邦，云屏雾障胜潇湘。

高人室内多留记，才说花香迹更香。

尊者答曰：“大邦有此胜地，私心甚愿居之，况国之储君能重吾道，能下吾居，上有劝首，国人不虞不矜式矣。吾道之行，讵不一大幸哉。”遂如太子命，径往石室中演教。登山数里，逢一蟒蛇，其大数围，其长数丈，头角肖龙，但未得脱化，迢迢前来，将尊者之身缠绕数匝。见者万夫辟易，三千从游徒众亦为却步。尊者神色自若，玩弄之若家中豢豚，从容谓众人曰：“此魔也，为获罪沦落在此。今知我能转法轮，故先来迎我，求解脱，非肆螫毒。汝等何忧何惧？谓予不信，但看吾为彼设法，彼即自解散逃去。”尊者即从途中为大蟒授三归依法，云：

不从三心乱，无由一念迷，有无俱尽处，那里是菩提。何处入头，三千功行九年机，

八万尘嚣一笔挥。

“汝省得么？汝省得么？”其蟒听讫，即奔逃草中，逃去。众人惊心始安。有诗为证：

大邦既有此名山，愿入其中讲涅槃。

路上蟒缠求解脱，皈依散去等闲间。

尊者又行数里，将至石室，又遇一老人合掌前来讯问尊者姓名。先直告曰：“愚老原系某处人氏，昔曾入沙门皈依佛法，为比丘善人，因五蕴未空，烦恼犹在，某年时分，嗔恨怀私，遇触忤之人，妄为生灭，造下欺心罪孽。前之恶贯既满，后之修省难偿，上帝见责，故墮落此山为蟒耳。自失人身为蟒以来，住是窟中，今已千年，不能脱化转还原身。上圣见责之时曾有遗言

庙食——享受祭祀。

跏趺(jiā fā)——佛教徒的坐法。分降魔坐和吉祥坐两种。降魔坐以右趾押左股，后以左趾押右股，禅宗多传此坐。吉祥坐以左趾押右股，后以右趾押左股，令二足掌仰放于二股之上，相传是如来成道时的坐法。

捩(liè, 音列)——拗折、扭转之意。

矜(jīn, 音今)式——敬重和取法。

陬(zōu, 音邹)——隅、角落。

荒服——古代五服之一，指离王畿二千五百里的地区，为五服中最远之地。

曰，‘业障恨嗔，堕为蟒身。令汝伏气，不令俱生。欲转为人，迦毗诵经，千年限满，复作原僧。’某在此适满千年，昨山神报我云，明日迦毗禅师来此讲经设法。愚老闻尊者名，适符了迦毗诵经之记，故远来迎接，恳求脱化。承尊者为我受三皈依法戒，得返为人，故复来相谢耳。”尊者曰：“我众徒为汝辟易，我明知汝为沦落，此来为求解脱耳。今既获转为人，已后烦恼业障悉宜除之。”老者曰：“受尊者法戒，日夜修省克责，再不敢为嗔恨事矣。”有诗为证：

堕身为蟒已千年，解脱皈依幸有缘。

嗔恨未除烦恼障，明师法戒斗山悬。

尊者又问道：“此山附近更有何人在此栖止？”老者曰：“北去十里，有大树龙王聚徒五百，尝在大树荫覆之下，为众龙说法。此山附近栖止，惟有此人。”尊者闻老人言，未入石室，托老人为导引，谒见大树龙王。老人曰：“禅师新来，有宾道也，大树龙王经年在此，主道也，待波先来相拜，然后答礼。”尊者曰：“子闻之也，舍馆定然后求见长者乎？”老人曰：“禅师既急亲贤，容某先去投刺，公辈缓缓而来可也。”尊者曰：“汝只管前去，我自分晓。”老人领刺去见大树龙王，龙王见刺问曰：“此人行馆未定，先来见我，莫非欲图我所居耶？”老人曰：“云太子请彼演教石室，未入舍馆，先拜阁下，礼之盛耶，阁下何为出此言也。”

龙王曰：“子为谁？”老人曰：“堕落山中蟒也。”龙王曰：“何人为转法轮，俾得复为人耶？”老者曰：“承此师解脱。”龙王曰：“汝得此师解救，无以为谢，故将我所居之地献耶？”老者曰：“尊者之来为传道计也，萌夺地之心，太子不与友矣。利己而非济人，岂释家法器。”龙王曰：“聆子之谈，悟超上乘，昔日不堕为蟒矣。”老者曰：“亦为有阁下嗔恨之心故也。”龙王曰：“予痼疾，无人针砭，今谢教矣。”复曰：“吾亦欲印正于有道之门，第所因贵得可宗之友，吾且试之，倘服得予心，甘心北面，不得予心，各立门户可也，子不必覆命。”龙王遂展其所长，飞腾空中，绕树数匝，转回本位。

初疑来此为争山，疑什优将技演搬。

总见龙王嗔恨在，老人勘破此机关。

尊者见之，谓三千弟子曰：“此魔也，有疑而未释，有技而思逞也。”众弟子曰：“怀疑则不必见，挟技则不当见，吾师何术以降之？”尊者曰：“吾昔马鸣尊者之前，独不逞此技耶？”当时尊者惟静坐以待之，未闻魔之门墙之外不与见也。不候老人覆命，自同三千弟子来见龙王。龙王此时自恃其尊，见尊者来，不为降阶一接引，与尊者见，不为谦卑一逊让。偃蹇倨傲，明示己为堂上人，显待尊者为堂下人矣。且默默不交一言，只心念曰：“此师得决定性明道眼否？是大圣继真乘否？”盖疑尊者藩篱未剖，不足与上下其议论也。尊者应龙王曰：“汝虽心语，吾已意知，但辨出家，何忧不圣。”

倨做龙王少养涵，何须心上问行藏。

心声已入高人耳，勘破机关腴自颜。

尊者数言，如见龙王肺肝，龙王至是知尊音是超悟上乘，为我所受教者也，非堂下弟子为我所教者也。遂降阶拜首悔谢前失：“待师长以倨傲之礼，

丰律（zú l，音卒律）——山高耸貌。

触忤（chù wǔ）——违逆、冒犯。

徒为自闭之门，甘处于宫墙之外也，真自绝长者，非长者绝我矣，其罪将焉逃之。”遂与五百龙众斋戒沐浴，罗拜经筵，愿附三千弟子之末，以受戒命。尊者以龙王前虽倨而后则恭，始虽妄诞而终能悔悟，愤排有机而启发可通矣，遂纳为门下。弟子问曰：“龙王骄矜难御，吾师只两言服之，何也？”尊者曰：“彼恃所见，窥我藩篱，我从彼所见处一针砭之，自然心服，此至诚如神之道，得之马祖者也，汝自不觉尔。”弟子贴服。龙王自从游，尊者凡有言论指示，徒俱通晓，尊者知是法器，为说偈云：

非隐非显法，说是真实际。

悟此隐显法，非愚亦非智。

言下，树龙王了了证悟，蛇长者尚隔一尘。尊青谓老者曰：“汝希顿悟，须索勒修。”又谓龙树王曰：“宗旨虽自我传，衣钵非由尔坠。”三千弟子、五百龙孙各俯拜筵前，求为济度。尊者曰：

妙似潭澄月，玄如雪衬霜。

虽然人不识，当与佛商量。

休辜负、休辜负，三千五百同思慕。

离心求至宝，弃体谩图珠。

吩咐毕，空中现出多少神通，少顷，化火焚身而逝。周赧王四十一年也。

绯衣罗汉

第八尊

尊者名鹤勒那，姓婆罗门，年七岁不俟，出家为僧，受得道比丘点化，即能超悟佛旨。天性幼成，凡见乡间颠建无靠，即喜赙恤济，恶不才，即喜化导。尝游行聚落，见民间所崇奉淫祠，辄入庙中，指其神叱之曰：“汝妖神为谁？敢在此妄兴祸福，幻惑欺民，未见汝有何惠泽及民，惟见民四时殍膏祀汝。灾不能御，患不能捍，则将焉用汝神哉！汝所以得依依于此者，恃有庙宇为栖止也，吾将毁其居，火其书，毁其遗像，俾汝祸福不得。民间所有，上得输国课，中得养父母，下得育妻子也。”手一挥指，鬼神护之，风雨飘摇，庙宇即为倾圮，昔年作崇之神，有若远遣，寂无动静。乡人见其力量如此，大惊讶曰：“幼小孩童，不惟明能济民，且幽能神。非人间圣子，何以其行卓犖如是。有诗为证：

天性融通佛旨宗，济人无靠化人凶。

淫祠叱去须臾事，圣子声名溢里中。

尊者离了父母之邦，径至中印度国行化。闻中印度国王崇信佛道，凡有行化僧人辄隆礼待之，尊者亦往谒之。国王待为上宾，送至公馆居住，俾左右大臣、卿士大夫、齿德耆民各就公馆听其讲说。且曰：“佛喜人为善，若属听之，即不能人人成佛，第慈悲宅心，终兑错履之咎，是亦佛光之所照也。”中一臣进曰：“率民宗佛，本是不经，但主上欲吾辈去邪从正，矫在归中，法虽非良，意则甚美。上既示鹄的，令人宗佛，臣等安得违之，从之则顺而有福，矫之则逆而有祸，非此之谓乎？”尊者曰：“此儒生确论，且坐，听吾说偈：

诸佛能缘用，众生且易知。

圣凡相间处，来去一毫厘。”

尊者在中印度与国人讲经设法，手提面命，意甚剴切。一日有两绯衣童子不通姓名，直入馆中参见尊者，求其讲说经义。尊者明知是日月天子从众信中，特为讲经曰：

罔象先天地，玄泉出杳冥。

本刚非锻炼，元莹匪澄净。

鉴照崆峒寂，晨昏法界明。

产光沉不灭，吐魄坠还生。

尊者讲毕，二绯衣童子不问难更端，即跃身而去，众信未及问其姓名。门外报国王临筵听讲，众人接得，国王入馆，与尊者叙礼毕。国王曰：“朕闻有道禅师讲经降猛虎，说法坠天花，寡人不敢自异，斋戒沐浴，叨陪经筵，求为国中之人讲谈如来宗旨。”尊者曰：“贤王不为一家，专为一国，所志不亦善乎？第入道之门，须除事理二障，除障之诀，须用止观二法。非大观法，安能除得理障，非大止法，安能除得事障。”国王曰：“事理二障，则

痼疾——积久难治的病。

经筵——古代帝王为研读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。此处为佛教信徒的类比。

俟（y，音语）——容貌大而美。

赙（zh u，音周）——给，救济。

倾圮（p，音匹）——倒塌、毁坏。

卓犖——超卓、特殊。

吾既得闻命矣。敢问照忘二字奥义何如？”尊者曰：“心无不存之谓照，欲无不泯之谓忘，忘与照一而二、二而一。当忘之时，其心湛然未尝不照，当照之时，纤欲不留未尝不忘。照忘二字之义，汝属当心味之。”又吟数语曰：

瘦竹长松滴翠香，流风疏月度微凉。

不知谁住原西寺，每日钟声送夕阳。

尊者吟声方罢，忽见二绯衣童子前来礼谢尊者。国王问曰：“二绯衣郎为谁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此日月天子也。适来见我求解经义，我从众人中揭其旨归，为彼讲说，今特来相谢耳。”国王惊异，正欲请绯衣郎上堂相见，二绯衣郎忽然不见，惟留下异香馥馥袭人。国王遂欣然谓众人曰：“日月天子，悬像禅明汉表，在天谓之双眼，在人谓之双曜，尚且向禅师求讲佛法，恐昼夜运行或有遗明。况吾人生于照临之下，亿万人不值彼之末光，住百世不值彼之一瞬，何可不明佛道。”君言一出，群下效尤，遍国中共宗佛氏之教者，无贵贱长幼一也。有诗为证：

绯衣天子讲如来，讲毕如来去复回。

馥馥异香留得住，国王惊叹事奇哉。

中印度师子比丘粗知佛法，亦在无妄寺坐禅习定，质极聪慧，凡诸书杂记，过目背诵如流，亦有意宗禅，第未得高人印正。至是，闻尊者远来行比，声名籍籍，遂离本山，敬趋尊者行馆，求为讲解印正。一谒见尊者，便启口问曰：“我欲求道，当用何心？”尊者曰：“佛法以无为宗。子欲求道，当无所用心。”师子比丘曰：“佛从心作，既无甩心，谁作佛事？”尊者指点之曰：“汝若有用，即非汝心，汝若无作，即是佛事。”师子闻尊者言，扞格俱化，如红炉点雪，即时融化。发叹口：“登山不到顶，不知宇宙之宽。入海不到底，不知沧海之深。”且吟诗曰：

枯木岩前差路多，行人至此尽蹉跎。

鹭鸟立雪非同色，明月芦花不似他。

又曰：

须弥山一搥搥倒，四大海一趵趵翻。

佛祖终留不住，何须弄笛江湾。

尊者与师子相处数年，及门之士惟此子足以继志行道，遂授以偈云：

认得心性时，可说不思议。

了了无可得，得时说不知。

不经——不合于常规。

鹄（g，音古）的——箭靶的中心，比喻目标、目的。

戏珠罗汉

第九尊

尊者名般若多罗，宋时人，生东印度国。早年出家，有志克继佛事。始事一比丘，粗能料理支费，而于经义漠无知识。尊者曰：“此非吾师也。”遂舍之。继事一比丘，颇能训解文字，而于经义尚有依回，尊者曰：“此非吾师也。”亦舍之。三事一比丘，道超顿悟，可称上上乘矣，第相逢之晚，从游未几，师即逝去。尊者曰：“吾命真厄，吾数真奇也。自后一味自修自证。古人覆土成山，磨石作镜，皆有志成事者也。吾何不益坚乃心，高不陟颠，渊不彻底不止矣。”精思之极，神明通焉，梦寐之中，尝有得道比丘揭其奥妙以告之。尊者得梦中指点，有如扬辉秋月，万顷澄然者矣。遂作悟后之诗：

藏身无迹更无藏，脱体无依便厮当。

古镜不磨还自照，澹烟和露湿秋光。

南印度与东印度乃西方唇齿之邦也。南印度国王素性好善，专意崇奉佛教，本国僧尼请建梵刹，不吝千金以鼎创之，外国比丘远来提化，不吝珠玉，以施予之，以故，国王奉佛之声洋溢中外。尊者以佛教信心于国王信耳，遂肩行李至彼国行化。入其疆，至一古寺投宿，其寺建在险峻岩上，每晚寺中灯明如昼。尊者自证得道，名誉未甚彰大，彼寺僧人亦未甚奇之也。尊者本晚在寺中，亲见彼僧每晚只哄闹道场，全不在宗旨上契悟，遂有感，作长短句，志一时经见之事。其言曰：

不须惊，不须怖，走马临崖收不住。

千年灯，万年烛，寸丝不挂全身露。

有一僧人窃听尊者之言，知是得道比丘，特自延入僧房求济度。尊者不言，只吟一律云：

夜来静坐一炉香，终日凝然万虑忘。

不是息心除妄想，都缘无事可商量。

僧人闻言，遂悟道场闹哄皆粗也，愿北面受教，尊者纳之。次日入国中，同见南印度国王。国王曰：“水向石中流出冷，风从花里过来香。禅师远来能清寡人烦躁，馥寡人肠胃耶？”尊者曰：“要饮无上清泉也，须从石中流出。要披无上香风也，从花里过来。”国王闻言大喜，施以无价宝珠，愿奉国以听其教命。遂见其三子以从，尊者见国王三子皆奇伟可渡，欲试其所见，遂以宝珠玩弄掌中，戏问三子曰：“此珠圆明，有能及否？”长子、次子同声言曰：“此珠七宝中出乎其类，拔乎其萃，其尊固无喻也。”二子就珠论珠，不知会悟于性灵上论无价之珠也。独第三子名菩提多罗者曰：“此珠仅仅世宝耳，未足为上，必诸宝中无价无论，法宝为上。此光仅仅世光耳，未足为上，必诸光中不熄不灭，智光为上。若明是宝，宝不自宝；若辨是珠，珠不自珠。论心而不论物，惠己而又惠人，始足以阐此珠幽贲。”尊者曰：“二子之论，守经囿常，多罗之论，通变达权。经常不足，权变有余，与其守囿不化，宁通达无胶。多罗超出一家谈，其辨不亦慧哉！”遂作数言美之曰：

美玉藏顽石，莲华出淤泥。

须知烦恼处，悟即是菩提。

复问曰：“汝明于论珠，必通于论相，世间于诸物中何物无相？”多罗答曰：“于诸物中不起无相。”尊者发叹曰：“三子一胞胎所生，胡智愚相

越之远。国王惠我以无价宝珠，物之美者也。我亦以无上宝珠惠施其子，人之美者也。物宝不如佛宝，珠明岂若性明，国王有子，可以不死矣。”遂将宗旨传示其子，且授以偈云：

心地生诸种，因事复生理。

果满菩提圆，华开世界起。

言毕，即于座上张舒两手，放出二十七道光明，旋化火自焚而逝。宋孝武大明元年也。

飞锡罗汉

第十尊

宝志尊者，本姓朱氏，不知何许人。少年出家，止道林寺，从悟玄比丘修禅习定。悟玄比丘谓曰：“即入丛林，当知解脱。”问曰：“解脱有几？”比丘曰：“解脱有八：一是观内有色，外亦观色解脱；二是观内无色，外亦观色解脱；三是内外诸解脱；四是空无边处解脱；五是识无边处解脱；六是无所处解脱；七是非非想处解脱；八是灭受想定解脱。能知数者解脱，则修习有所待循矣。”尊者问曰：“何谓五戒？”比丘曰：“不淫一也；不盗二也；不杀三也；不妄四也；不饮五也。弟子受此五戒，则周旋中规，折旋中矩，分毫不敢违犯。”有诗为证：

八解脱诗：

解脱修持戒妄机，色空内外想无非。

能于数者知提醒，见性明心上乘师。

五受戒诗：

杀淫妄盗饮流连，五者如来有戒言。

遵了沙门严约束，从容得上西天。

尊者曰：“解脱受戒则吾既得闻命矣，请问六根六尘条目何在？”比丘曰：“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、意根六者谓之六根。色尘、声尘、香尘、味尘、触尘、法尘六者谓之六尘。子既问及于此，毋谓细故，先斩断其根，次脱去其尘，则修持证悟无不了了矣。”尊者曰：“坐禅要术可得闻欤？”比丘曰：“坐禅之法，须于闭静处厚敷坐物，跏趺而坐。先以左足压右足，次以右足安左足；左掌安右掌，次以两手大拇指面相住；正身端坐，不得左偏右侧，前躬后仰；令腰脊项，顶骨节相住，状如浮居，又不得耸身太过，令人气急不安，务要耳与肩对，鼻与脐对；舌住上腭，唇齿相着；目须微开，免致昏眊。若得定气，其力最胜。”

领了尘根问坐禅，清规要求为君言。

足安左右身端坐，气息调和失妄缘。

尊者得了修持大要，即高师出外游方。居止无常，饮食无定，飘泊数年，发长数寸，不资展履，徒跣足而行，手中执一锡杖，杖头环或挂剪尺铜鉴，或挂数尺缁帛。声声不辄弥陀，念念劝人为善。虽旬日不食，亦面无饥容。或长篇短篇歌，或为五言七言吟，歌吟中词语历历皆未来讖记。士庶先以其跣足漂蓬，不甚着意，及闻其歌吟古雅，讖记不诬，始敬事之，知其为笑傲烟霞、方外不羁之士。有诗为证：

徒跣而行锡杖持，鉴铜剪尺帛缁随。

歌吟词内多遗讖，士庶寅恭异昔时。

士庶既翕然敬事尊者，维持世道君子一则恐其叛正，一则恐其生非，极力排之，又上章疏弹劾之。梁武帝素称好佛，此时亦钳于正议，谓尊者邪说诬民，左道乱众，捕下建康狱中。尊者不为辩，服法受治械。狱中数年，人有见其时常在市提化者，词控有司。有司曰：“惑众僧予心痛恶，严拘锢禁，安有在市上之理？”试检狱中，尊者安坐如故。未儿，市中人俱上执结，云：“志公僧逐日街心劝缘提化。”有司亲行按验，止见尊者正在狱中坐禅习定，

扞（hàn，音汗）格——互相抵触，格格不入。

趯（tì，音惕）——踢。

询问同拘囚犯，对曰：“此僧自晨至夕，非诵念经文即跏趺坐禅，无时无息不在狱中居住。”有司曰：“人言误也，或相貌同也。”命狱卒械之、钳之。次日，卿士大夫来见曰：“志公僧超悟性灵，证果得道僧也。公所拘者，形也，非神也。昨日抵某等家持疏提化，某施若干，某施若干，凿凿俱有证验，市人执结不诬也。”有司曰：“昨命狱卒严为械钳，今闻诸公复有是言，则无疑之，衷不得不投抒矣。今日携诸公同至狱中一检何如？”尊者见卿士大夫同来捡狱，脱下械钳，不觉大言曰：“昨日承诸公提缘施予，容贫僧结缘日再来领受。”有司此时始信此僧修持得道，能幻形脱化，当为豁释。有诗为证：

梁武拘提下狱中，市心募化有形踪。

械钳不足为身累，当为条陈疏一封。

尊者自建元中械狱至武皇晏驾，拘禁亦自有年。及高帝即位，建康有司为彼条奏一本云：“志公得道，能幻形脱化，非平常一等僧人，合行豁释，请旨钦裁。”高帝览表，即下诏曰：“志公迹拘尘垢，神通冥叙，水火不能焦濡，蛇虎不能侵害，岂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。仰建康有司即为豁释。自今已后，听其自居止。”有司得了明诏，狱中取出尊者，赐以衣食，慰问再三，听其居止。有诗为证：

高帝承乾阅奏章，志公械禁非受殃。

虎蛇水火无能害，释放须臾听主张。

高帝下诏放了志公，复诏建康有司送得道志公进京，备左右顾问。志公缘此得面君谢罪。高帝下阙接见志公，待为上宾，赐坐，从容讲谈释道，自执弟子礼。左右侍臣，以国师称之。一日，帝问尊者云：“弟子一日万几，方寸内不能无扰无疑，多扰则烦，多疑则惑，莫说明心向佛，只此烦恼摇惑举不足为圣衷累矣。”尊者但浑言十二，未曾析言十二之实，高帝又不知复请，此十二所以终未解也。后世有识者曰：“志公当年答高帝十二乃释家十二因缘，治惑药也。”未知是否，有诗为证：

志公诣阙谢天恩，赐坐从容讲佛言。

拜问国师烦恼药，浑言十二可安全。

尊者久从高帝左右，讲经问道，高帝欲另为尊者创建僧院，志公上表辞曰：“国家宜与民清静，不宜多事扰之，缮兴土木则劳民伤财矣。大凡为佛，只在新性新心，岂在新庵新寺，容臣居止仍旧贯定矣，毋劳另为创建。”高帝愈贤之。日，高帝问曰：“统观今日之域中，尽是我家之天下，四处名山，何者可国师之意？”尊者曰：“舒州潜山景色最称奇绝。而山麓迤胜，”时高帝亦敬礼白鹤道人，道人闻志公欲居止潜山，即对帝奏曰：“此山臣图之久矣，但义在犍鞞，不敢辞去耳。”帝笑曰：“一奇绝潜山，二卿所见皆同。异日，朕当分处。有诗为证：

潜山景色最称奇，可为高人驻足祠。

僧道二家均有取，高皇大笑莫相持。

齐高帝天监六年，志公上表辞君，欲往潜山居止。白鹤道人亦上表辞君，欲往潜山修炼。帝曰：“寡人山一不能裁处二卿，今二卿见同，平日所且美通皆同，寡人面前不必议论相持，今日各尽所长，但以物识其地，得者居之。”

道人曰：“某以鹤止处为记。”志公曰：“某以锡卓处为记。”帝曰：“物所止即居所止，二人无异言，寡人自当画一也。”二人拜首曰：“诚如圣论。”本日道人之鹤振羽而飞，将至潜山之麓，忽闻空中锡声真，鹤遂惊止他所，而锡遂卓于山麓。二人始得遵先以，各从其所识之物筑室。有诗为证：

白鹤翱翔至宝山，一声飞锡鹤惊。

胜中惟卓禅师锡，先入之言建塔。

志公在山麓聚徒演教数年。高帝有诏，则一乘锡一跨鹤，趋陪阙下。闲居无事，则一人明心见性，一人修身炼性，各在山中自精法术。高帝十三年冬，志公密谓门人曰：“菩萨住持多年，将舍此而去矣。”门人来之信。越旬日，志公果端坐山中而化，遍身香软如生，高帝诏厚葬之。

山麓明心已数年，灵通菩萨满修缘。

来朝舍此西归去，不得从容与帝言。

杯渡罗汉

第十一尊

杯渡尊者，未详姓氏，亦未知何许人，那年投刺出家。慧性圆融，即会悟无上法旨。有识者曰：“此少年得道罗汉也。”人见其常乘杯渡水，非胸中具有灵通，何能利涉有此作用，故遂名曰“杯渡”。杯渡云者，神之也。尊者缘此知名，人争重之，弟子争从游之，尊者拒而不纳。有诗为证：

慧性圆融悟法宗，乘杯渡水见灵通。

少年罗汉人争羨，缘此名闻遍国中。

尊者虽顿悟释氏正宗，其实不矜细行。幼年在冀州破戒不羁，好饮酒食肉，与俗人无异，人多轻慢之，谓其冒僧之名，破僧之戒，一下流饿夫也。有道行之僧方斥之，羞与为伍，何足与谈灵性。且有时着屐登山，有时徒行入市，负荷不离一芦圈子，身中更无别物。人徒见其踪迹无常，不知方外之僧不修边幅，自超出常情万万也。有诗为证：

茹葷饮酒行无羁，破戒嚶嚶论是非。

着履徒行真自得，这般妙意少人知。

尊者游方行化时，尝寄宿于念佛人家，窥见其家神座上供养一尊金佛，渡当此时，不知欲假此昭异于人，不知欲利此私惠于己，一旦出其不意，乃窃之而去。家主回看座上金佛不见，相疑议曰：“窃金佛者，匪伊异人，必寄宿杯渡也。”蹑其后而追之，果见杯渡手抱金佛，缓步而行，失主拍马追之不及。失主曰：“疾驱不如缓行，此必神人，非亡赖之流也。”及至孟津，果不负桴筏，亦非乘风，便惟浮杯渡之，其疾如飞，失主始信曰：“彼窃像者，非为利也，以俗辈不知其异，故冒不洁之名，使人知其得道不凡也。”遂望杯百拜而回。有诗为证：

盗窃金神缓步行，追之不及有通灵。

乘杯渡水如飞轮，始信渠非亡赖群。

尊者东游吴郡。一日，途中遇钓鱼渔翁，即向前问渔翁乞鱼。渔翁不谓其出家人不宜食鱼，不以罾中无鱼而吝于与，当尊者乞时，惠然以一尾施之。尊者得鱼，当渔翁前手弄反复，鱼儿于困不舒矣，及投水中，鱼复悠然而逝。及渔翁把钓江中，巨尾、细鳞、不用命者，其贪其饵而吞其钓。行江泽中，遇网师打鱼，尊者亦从之乞鱼，网师憎而骂曰：“出家人持斋把素，每食无鱼，今从我乞色，是名芳而行秽也。此江淦乃往来必由之路，假饶行脚僧人人似你乞鱼，我一日安得有许多鱼应其乞也。”竟不与之。尊旨见其不与，当时只拾二石子掷在水中，俄而水中有两头水牛斗入其网，网即破败，牛即不复见。此时网师来觅尊者，尊者隐遁不见，始悟彼非乞鱼，特试吾心耳，梅怨久之。

钓翁乞鱼：

钓翁惠与一鲜鱼，翻弄多回困未舒。

投水倏然而逝也，市中村酿广鱼沽。

网师乞鱼：

行至江淦遇网师，乞鱼不与诤而呼。

水牛斗破罗鱼网，物与工夫事事虚。

尊者行化至广陵，遇见村舍李家有人阅斋宅舍，乃直入斋堂而坐、以所

负芦圖置于中庭。李视图中的所有，惟一破衲及一木柄而已，李自举其圖不胜，唤数人举之亦不胜。李心知其异，敬请在家中内讲经说法。尊者在李家供侍一百日。异香飘闻，合境众人曰：“常时行化僧，也有从此直去者，也有羈留在此为众生普济者，不下千百。芳名流落人间有之，臙行番待万代有之，未有若此僧经月异香馥馥如此。古有香孩儿、宁馨儿，此僧意者诉香如来也。”合境众信群群然尊敬之。有诗为证：

芦圖负荷入斋堂，柄衲双双圖内藏。

李氏延为供侍客，异香飘散百家。

尊者一日出外，至晚不返，李敬重之心始终如一，候之二日不回，令人觅之不见迹。次日，忽有人报云：“适见渡和尚在比岩下，就地敷一破袈裟，晏然而寂，渡前后座皆莲花，异香逼人。”李往观之，果晏寝宛然，呼之不起，问之不言，越一夕而萎。李知其圆寂，遂用棺衾厚礼殓之。数日后，有人从北方来云：“途中遇渡，见其负芦圖望鼓城而去，李异之，启棺视之，不见渡遗骸，惟存靴履而已。有诗为证：

比岩晏寂馥莲生，李用棺衾殓厝僧。

数日北来有人遇，启棺留下履化解。

振铎罗汉

第十二尊

普化尊者，未详名姓，亦未知何许人，从何时出家，从何师得道，俱失于查考。但尊者为人，不拘绳检，放荡于礼法之外，尝提化街中，佯狂无度，手中执持一铎，凡见人无高下，只振铎一声，乞求施予。时人见其所为如此，有似木铎劝化者然，故遂号普化和尚，尝居止无垢庵，作为证悟之言曰：

佛体本无为，迷情妄分别。
法身等虚空，未曾有生灭。
有缘便出世，无缘佛入灭。
处处化众生，犹如水中月。
非明亦非幽，无生亦非灭。
生亦未曾生，灭亦未曾灭。
了见无心处，自然无法说。

又七言诗曰：

烛 无 为 目 人，不除妄想不求真。
无明实性即佛性，幻化空身即法身。

尊者整日沿街振铎，叫云：“明头来也打，暗头来也打。”人莫解其意。一日，临济禅师命从游僧徒捉住尊者问云：“汝说明也打，暗也打，不能必其常明，必其常暗，假饶不明不暗时如何？”尊者心忖曰：“莫道世间人睽朦，眼前便是赏音人。天道有明有暗，亦有不明不暗时分，明暗既打，不好说不明不暗不打，这禅机被人识破。只应曰：“不暗不明休妄说，来日大悲院有斋，任你来打。”只说此一言，相辞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沿街振铎暗明来，临济禅师识诈。
不暗不明何主意，无言只应大悲。

尊者一日暮至临济禅院，手持一茎生菜啖之，临济师曰：“这汉粗大，酷似一头驴子。”尊者闻言，便作驴鸣数声。临济禅师笑曰：“此汉因人成事，碌碌无奇，何足弄哉。”乃休而不较。有诗为证：

菜根生啖味何如，酷似昂藏一匹驴。
尊者甘为驴自叫，济师大笑不图谋。

尊者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在僧堂与众僧闲坐，讲论如来法旨。“某祖出自某人名下，某祖传自某人衣钵，某祖住世若干年，建立有几功果，某祖游遍若干，普济有几万众生。释家源流虽若灯之相传不灭，其实俱有个要机，吾为汝众人言之：认佛性，则沦于空，论佛心，则滞于实。有此实心，斯佛性不为顽空，有此空明，斯佛心不为着象。”又曰：“有力虽伪，弃之则佛道难成。无为虽真，执之则慧性不朗，此自古迄今，众生为佛真诀，汝等当识之。”有诗为证：

闲坐僧堂论法门，源流历历掌中轮。
要机不外明空实，自古流今所共闻。

临济禅师又一日与河阳木塔长老私议云：“新来普化长老每日在街市中募缘提化，掣时掣颠，知此人是凡是圣？”众僧无以对。言未毕，尊者适从外来，普济问曰：“汝从何来？”尊者云：“汝性聪惠，知我是凡是圣耶？”临济禅师见尊者平日振铎颠狂，亦器重之，但不合以自圣为问，故大声喝之使退，无得乱说。尊者以己之所为，众人固不识也，临济颇具只眼，河阳木塔卑卑无足致矣。遂以手指谪之云：

河阳新妇子，木塔老婆禅。

临济小厮儿，却具一只眼。

尊者指谏此言，盖右临济而左河阳木塔也。临济佯为不知而骂曰：“死贼驴。”尊者即应声云：“既是贼，便当出去。”二人对面谈禅，可为会悟者道，难与胶固者言也。所谓得意笑谈皆契友，知心妙处不须多是也。有诗为证：

抚琴信是要知音，不是知音枉费心。

临济与师相契合，一言解悟两情真。

尊者又尝于闾阖间振铎唱曰：“觅个去处不可得。”人莫解其意。独道吾禅师中道遇之，闻其呼唱，问曰：“汝这和尚，终日云觅个去处不可得，且问汝欲觅甚么去处而不可得也？”尊者即反诘之曰：“汝问我欲往甚么去处去，我且问汝今从甚么来处来，知得汝来处，便知吾去处也。”道吾途中被尊者一驳，口若乞暗，莫知所对。尊者知道吾非是谈心之侣，遂不顾盼，掣手振铎，仍前呼唱而去。道吾深服其论，有诗为证：

觅求去处竟难谐，且问渠从那处来。

道友默然无语对，老僧掣手即离开。

尊者功完行满，一日将示寂，乃振铎入市大呼，谓众曰：“穷冬腊尽，上下左右无衣遮护，乞坊厢施主为我舍个直裰。”俗人莫知此为示寂禅语，真以为寒冷无衣，有哀其穷，或与以披袄者，有矜其冷，或与以布裘者，尊者俱推辞不受。次日仍前振铎，市中呼叫，市人叱之曰：“此和尚好不知足，好难为人，不受披袄，不受布裘，二者之外，欲求绫罗缎绢为汝作直裰耶？”临济禅师知其主意有在，不向人泄漏其机，只背地令人以木棺遗之。尊者见棺木发笑曰：“可恶临济小儿，取来尊长面前饶舌。”遂对使受之。自后不复沿街呼叫。次日，自擎其棺，出城北门外，振铎数声，入棺，长啸一声而逝，有诗为证：

乞施直裰寓禅机，裘袄相遗总不知。

临济送棺无却阻，一声长啸即西归。

辇毂——天子的车舆，用以指代天子。

罾（li）——捕鱼的工具。用竹编成，编绳为底，鱼入而不能出。

老婆禅——说禅以直截为贵，称反复多言者为老婆禅。

闾阖（huánhuì，音环会）——闾为环绕市区的墙，阖为市区的门，故通称市区为闾阖。

施笠罗汉

第十三尊

步虚尊者，兰陵人，姓萧氏，父讳道显，母张氏，伯父道成，以不轨席有天下，得为九州帝王。初，尊者投胎，下符地瑞，夏五月间，伊母张氏因避暑凉亭，闻荷花馥郁，母命侍婢取而啖之，遂感而有孕。怀胎十月，常见祥云罩室，瑞气充庭。及弥月诞生，户中灿灿祥光，阁中散芬馥气，古之宁馨儿不是过也。父母心暗奇之，谓此儿降生殊常，日后长成，不是等闲人物。有诗为证：

避暑凉亭啖馥莲，阿萱怀孕不徒然。

祥云瑞气尝笼罩，诞日奇香绕膝前。

尊者易为抚养，稍长能行，不离群索居，常与群儿嬉戏，尊者足不履地，每浮空一二尺，诸儿强之就地，不可得。身带异香，诸儿欲分其所佩，无所有。父母将儿阅过多少麻衣风鉴，虽惊羨异类，不知其所生之自。惟一演化胡僧见而讶之曰：“此儿前生曾笠我如来者也，今产公家，萧郎出三十，富贵不足言，公善抚之。”有诗为证：

已往曾将笠世尊，只今步履亦浮空。

胡僧一见加惊叹，富贵催人遇顺风。

梁昭明太子承君父命令，开东阁，延揽天下贤士以为左右启沃，时诗人沈约、汪湛之等俱出其门下。太子好佛、好诗，胡僧不惟道有证悟，而且诗有节奏，故亦为太子所知遇。有诗为证：

辟门延揽四方贤，沈约诸君侍侧筵。

太子好诗兼好佛，胡僧亦获共周旋。

胡僧在太子门下侍从日久，一旦辞谢太子，思北归冲玄寺，因荐尊者为门下宾客，尊者始得与沈休文诸君朝夕叨陪太子。尊者善谈老庄，甚当太子心，太子缘此日加眷爱。有诗为证：

尊者何由遇嗣君，胡僧延誉意殷殷。

言谈善解迎人意，故尔相孚宠渥深。

尊者左右东宫数年，恃太子眷爱，恐来忌者之口，心甚不安，遂求外补。太子为请于上，得擢为幽州刺史，故尊者遂辞沈约诸君之任。时胡僧住持幽州冲玄寺，尊者未莅任之前，戒其居民曰：“洁尔街道，新尔公廨，某年某月某日，某贵人当为此州刺史。”居民自相议曰：“朝廷授官，先有刻报，今未有刻报，如何刺史只出自僧人之口，未可据以为然，且莫被其簧鼓。”又戒其左右行童曰：“洁汝寺宇，烹汝，某日，新刺史抵任，诸务未逞，先来寺中礼佛。”行童亦未之信。及尊者莅任之期，惟里老以胡僧之言为信，遂赍粮，不惮跋涉，趋而迎之。尊者行至中途，见里老来迎，怪而问曰：“吾促装夙驾，未遣一介报汝，未传一檄示汝，汝何以知吾抵任而迎接之远也？”里老曰：“日前冲玄寺僧人某戒其居民迎接，云某老爷某日抵任，故某等得及期迎接也。”尊者曰：“真异人也！吾抵任必首谒之。”有诗为证：

获补幽州五马候，胡僧戒众远趋投。

暗（y n，音因）——口不能言，或喻缄默无言。

直裰——古代家居常服，也指僧衣道袍。

启沃——竭诚忠告。指以治国的道理开导帝王。

簧（huáng，音黄）鼓——签字皆有簧，吹之则鼓动出声，喻以巧言惑人。

郊迎怪问先知意，报说趋迎事有因。

尊者如期抵任，未回拜乡七大夫，即命仆从导引，先访谒冲玄寺僧人。未及山门，闻异香扑鼻，见四五个行童持香茗迎接于道。尊者问曰：“汝师何在？”行童对曰：“在方丈诵经。”尊者即同行童进了山门，见佛像果是庄严，殿宇果是幽洁，遂如仪参了三宝。行童引入方丈。见了僧人，请问先知缘故。僧人曰：“使君为孩提稍氏时，老僧曾对封君大人云：‘此笠我如来者也。’后备员太子宾客，讎非耶？何谓无知？”尊者始悟冲玄寺僧人乃昔日侍从东宫胡僧也。益信佛果有灵，能修则验也，遂拜辞而别。

下车首命访高僧，重汝天机预报先。

宾主相逢无别说，如来曾许笠先天。

尊者在幽州，官有余闲，事无从挫，朝廷加其清静功成，转升为荆州刺史。尊者得转荆，则威权日重，士庶归心。从兄萧某，具文武全才，膺将相重任，朝廷恐其位尊有变，欲解去其权职，诏之归朝。伊兄以其事谋于尊者，尊者曰：“才高者必忌，权重者招危，吾兄挟震主之威，来逸邪之口，一释重权，其祸立至，弟恐吾兄首领不保，下矣！如弟之计，勿释之，便。”其兄素秉忠直，不以尊者之言为然。盖愿为忠臣，不愿为叛逆意也。及归朝谢还权职，朝廷未几果听忌者之言，坐以不轨，诛之。其兄临刑叹曰：“某耿耿丹心，可盟天日，今朝廷诛赏不明，忠佞倒置，无辜受戮，心实不甘。吾弟在荆州，闻吾冤枉，必报此仇也。”朝廷闻知，诏籍其家。有诗为证：

位重名高主必疑，恐谋不轨早羁縻。

纯臣愿把兵权释，何事朝廷返籍夷。

尊者在荆州，闻知从兄归朝，以忠直受戮，心甚不忿。况闻兄临刑有吾弟报仇之言，心甚不安，遂爱整其旅，精器械，张弓矢，为兄复仇。朝廷妄诛大臣，功臣解体，尊者抚爱士卒，人俱用命，旌旗所向，望风披靡，郡县无一人敢遏其师而与之抗者。大军遂渡河，直抵阙下，废其昏乱之君，立其闇弱之子。未几，又假太后命，废太子而主次子某为君，以主国事。未几，太后诏尊音进爵九锡。未几，诏即大子位。有诗为证：

为报兄仇弄干戈，排山倒海若洪波。

朝廷更变须臾事，史笔昭昭载得么。

尊者前世因笠如来，今也获为天子，胡僧又为指点其事，始知前世一笠因果，今生得实受用也，遂深信佛法有灵验，薄施有厚报也。诏各处掌印富大发库藏，广建僧堂佛殿，又诏设斋粮供佛饭僧。所建寺院极其侈靡，宝殿悉用珠砌，栋楹纯用金装，非沉檀香木不克木工之选，佛像诏用金铸，不许泥塑木雕。又诏发供给工值，募天下儒生，缮写诸经亿千万卷，颁赐天下臣民，俾知共崇佛教。此时国帑钱粮，半为佛家靡费，绳民科条，一切以清静从事，以故，事多废弛，政胥丛挫也。有诗为证：

悟却前生笠佛因，广兴佛殿铸金身。

绳民清静无烦扰，不似儒家用九经。

尊者为帝，专意乞灵于佛，堂堂天子，甘为厮役仆隶，舍金不足，而又舍身。左右大臣莫能谏止。将事启奏太后，皇太后莫能规帝以正，而议发金

(hóu , 音侯) 粮——干粮。

夙驾——早起驾车出行。

牖 (y u , 音有) ——窗。

问佛赎还帝身。始舍之，以帝为出于暂耳，及舍之至再、至三，太后赎之亦至再、至三。一次赎之金，废千万亿，三次赎之金，费不货矣。梁武微福心胜，媚佛心诚，舍之时，若有真佛受之，赎之时，若有真佛还之也。甚哉梁武之愚也！议者谓帝非卖童，舍之时从何人而受，赎之时从何人而还，见及此矣。据佛之设教，重在明心见性，区区皮囊且欲其脱化，方寸性灵且欲其归空，不能了悟真宗，而惟欲以肉身作佛，亦徒矣。有诗为证：

舍身事佛意何愚，三受三还只自诬。

借使舍身能作佛，世间黎庶尽如如。

菩提达磨，南印度闍王第三子也，从游般若多罗门下，恭禀教义，服勤垂四十年，未尝废缺。多罗知是法嗣，授以如来法眼，达磨遂得其正宗。迨多罗歿，达磨继述其志，始演化本国，经六十余年，度无量万众，国人礼之若佛。达磨一日念行化时至，遂辞本国异见王，具大舟，泛重溟，三周寒暑，始得渡江而南也。梁武帝普通八年，广州刺史萧昂接见达磨，以为西天活佛降临，遂具表奏闻武帝。帝阅表大喜，谓左右大臣曰：“西方活佛降临，乃朕事佛之应也。”遂遣使至广州迎请，又诏萧昂具法乘护送活佛至金陵面驾。及至，帝躬迎接，送至开宝寺供养。有诗为证：

达磨南渡演如来，刺史封章奏御台。

梁武自矜能事佛，奉迎法驾早安排。

次日，梁王亲就达磨，问曰：“朕奄有天下，教民清净，造寺写经不可胜纪，有何功德？”达磨曰：“此人天小果，有漏之因，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。”帝问曰：“必如何方是真实功德？”达磨曰：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为之在心，不以世求。造寺写经，何足语哉！”帝曰：“此等功德，不过朕欲洁净斋素，禁制牲杀而已。”遂诏臣民妃嫔，戒酒断葷，毋得宰牲害命，有伤天地之和。又诏宗庙祭祀，用面为牺牲。议者谓以面代牲，乃宗庙不血食之兆。有诗为证：

写经造寺自矜能，有漏之因不足言。

悟了净圆空寂语，断葷戒酒作真缘。

帝又问曰：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”达磨曰：“圣谛奥义廓然，无朕而已。”帝曰：“流行对待，奇偶之数然也。请问与朕对待者谁？”达磨曰：“朕兆微妙，非吾所能识也。”大师欲启帝证悟真宗，梁武知皮而不知髓，会粗而不会神，机不契合，难以口舌净。遂潜回江北，寓止于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终日默然，人莫之测，谓之壁观。有诗为证：

圣谛真经第一篇，其中奥义乞师传。

规规朕兆求相对，精妙微玄不易言。

达磨北去，梁皇亦不知愁留，不以达磨之谈吐为真诠，惟以洁净斋素为作用。皇后郗氏，不受约束，每对梁皇曰：“陛下贵为天子，享万方贡赋，岂袭祖宗遗泽？栉风沐雨，带甲披戈，出万千辛苦也。受如此劳苦，方抚有如此丕基，顾口体不能受用些享用，虽富贵亦徒也。田舍翁脐手胝足，尚欲

籍——没收财物入宫。

九锡——传说古代帝王尊礼大臣所给的九种器物。前汉王莽阴谋建立新王朝前，先加九锡，后魏晋南北朝掌政大臣夺取政权，建立新王朝前，都加九锡，成为例行公事。

徼（jiào，音叫）——招致、要求。通“邀”。

重溟——海。

饱暖其妻子，士君子淬精砺神，尚欲荣显其妻子，岂中国人主，奉养天下，玉帛天下，顾轻裘不足于体而惟布素，肥甘不足于口而惟蔬食？”帝曰：“朕非欲以苦节难卿，朕欲与卿共成佛果，故不置梓童于度外，卿不能勉从，朕亦莫之何矣，听卿受用。”有诗为证：

贵为天子赋中邦，淡薄何宜享上方。

一统丕基辛苦出，受此享用亦何妨。

郗娘娘得了梁皇旨意，遂矫诏开荤，恣意宰杀以克饮食。又嫉妒妃嫔，希旨者则亲之，违逆者则衔之，六宫妃子受其荼毒，不可胜记。冥司见其在阳世害物伤人，全无阴德，遂啗其寿数。一日身沾重病，药物莫疗，遂尔告崩。有诗为证：

闺阁何宜造恶多，损人害物戾天和。

天公不富椒房寿，旦夕奄奄染重病。

郗皇后性虽忌害，其实伶俐乖巧，深为梁皇所钟爱，一巨病夭，帝深悼之，昼则忽忽不乐，宵则耿耿不寐，一则伤房帷失爱，一则伤内助无人。群臣多为劝慰，妃嫔多为逢迎，莫能得九重悦豫。有诗为证：

国母崩推动帝伤，几回机务悉荒凉。

朝中臣妾多方解，莫得君王转闷肠。

一日，帝居寝殿，思念皇后。忽闻殿外众声喧闹，帝出视之，见一蟒蛇盘蹙殿下，张日向帝乞哀。帝惊骇逃遁莫能得，徐起谓蟒曰：“朕宫殿深严，非尔类所生之处，今盘蹙殿下，意者妖孽之为祟耶？”蟒即为人语，以启帝曰：“妾前生即正宫郗氏也。以生在阳世，嫉妒惨害，损物伤人，冥司以是加罪，故谪为蟒耳。今无饮食以实口，无窟穴以安身，且鳞甲内多虫钻咬肌肉，痛苦如刺。感陛下生前眷爱之厚，故不避丑形，陈布情愫，乞求功德，为妾拯拔。”有诗为证：

造恶多端谪蟒身，蹙盘殿下诉来因。

口无饮食身无穴，鳞甲虫钻痛不禁。

帝闻后言，悽怆不止，盖缘差却生前一念毒害，故堕落轮回有如此。朕前造寺写经，尚为下民广布福田，况敌体皇后，不能拯救其堕落，何以为君！遂召集沙门僧众。访以拯拔轮回之故。宝志禅师对曰：“娘娘罪恶过多，非礼佛忏悔不可。”帝曰：“用何作为？”志公曰：“须陛下为娘娘陈布情款，向佛忏悔。”帝然其言，遂亲抒睿思，撰摭诸经，洒圣翰，撰忏文，编成十卷，名曰：“梁皇水忏”，为郗皇后解释生前所作种种过恶。众僧遵教，如法行持，礼佛忏十数昼夜。有诗为证：

失身为蟒复人难，梁皇搜经作忏文。

为念椒房情义重，荐超幽滞出轮回。

郗皇后得宝志公建了梁皇水忏数昼夜，前愆尽行解释，如来普渡，除却蟒形，复还人也，得转原质。帝一日在宫内饮宴，忽闻异香馥郁，良久不散。帝问妃嫔香从何来，妃嫔俱懵然莫知所自，帝因仰视空中，见一夫人仪容端

懋（yìn，音印）——愿。

胼胝（piánzhī，音骈支）——手掌足底因长期劳动所形成的老茧。

淬砺——刻苦进修锻炼。

梓童——皇帝对皇后的称呼。

戾（liè，音列）——扭转。

丽，遥拜谓帝曰：“妾即蟒之后身也，感陛下忏悔功德，得世尊拯拔沉沦，转还人天世界，今日呈露本身，以为陛下作忏悔明验也。妾愿吾皇广修因果，早悟真宗，获入灵山之会，与世尊如来为朋侣，则妾之仰赖又无期矣。”言讫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异香馥郁出何方，仰见空中有艳。

妾本正宫都氏女，感君拯拔上天堂。

梁武搜经作忏，天牖其衷，跃然证悟如来宗旨，觉昔日造寺写经，真是人天小果之因，活佛达磨之言不谬也。对左右大臣曰：“不陟巅，不知天之所以高，不入底，不知地之所以厚，不搜摭经文，不知人天有漏之因卑且薄也。”此时究问达磨，达磨已面壁嵩山矣。帝曰：“得道上人，不为利诱，不为势屈，昔既长往，今难复返。”遂下诏请冲玄寺僧人证修因果。胡僧见帝证修有得，异日可为西天罗汉，但须经侯景之乱，始得升天。遂劝之勿为富贵所羁縻，当摆脱以待时至。遗以隐语曰：

猴子弄戈兵，台城见果因。

诵经空自馁，脱化不逡巡。

语毕，为帝取名曰“步虚”。武帝得了胡僧指点，遂弃髦 富贵，不以天下国家为意，以致机务丛挫，威权旁落，跋扈强梁之臣，乘间窃发，天下遂多事。群臣有以尧舜仁义之道进者，有以汤武征诛之道进者，有以桓文功利之术进者，帝俱不听。曰：“彼二帝、三王、五伯旦夕道术耳，吾释家妙道，亘古 不磨，卿策虽善，朕不取也。”有诗为证：

梁皇事佛意何处，不用群臣纳牖言。

未得如来长寿诀，台城枵腹 亦徒然。

强臣侯景见帝废弛无道，遂号召士卒以吊民罚暴为名，争取武帝天下。国中一闻侯景兵至，惊惶无备，俱倒戈归顺。武帝见景锋势英锐，遂迁居台城以避之，因悟胡僧隐语首句乃侯景跋扈之验，次句谓朕在台城征验昔日所为因果，末二句分明令朕清心诵经，纵有大难，如来当来救渡也。朕且将老子《北斗经》清心诵读。书云：天生德于予，桓魋 其如予何，令彼苍即赋我以步虚之德，侯景莫能为矣。有诗为证：

跋扈操戈逼帝京，谋夺天位收常经。

梁王自信天生德，么么 如何敢妄侵。

侯景兵入帝城，莫知梁王所在，闻帝避兵台城，遂统重兵厚围台城，节其饮食。意悟胡僧隐语，必经侯景之乱，乃得脱化，故枵腹诵经不辍。厚围士卒，本日见空中旗幡纷坠，鼓乐喧阗，又见紫云一朵，接捧梁王直上玉京金阙，俗人不识，乃谓梁武饿死台城者，非矣。侯景始信梁皇作佛有成，而已叛逆无道也。彼后偃居天位，为齐高祖，亦宗信佛言，良有感于此哉。

梁皇枵腹毙台城，共睹空中坠紫云。

将帝捧从天上去，喧阗鼓乐众知闻。

椒房——汉朝皇后所居宫殿，以椒和泥涂壁，取其温、香、多子之义。后因以椒房为后妃的代称。

摭（zhí，音直）——拾取。

逡（qūn，音群<阴平>）巡——迟疑徘徊不前。

弃髦——比喻弃置无用之物。

亘（gèn）古——整个古代。

枵（xiāo，音消）腹——空腹，指饥饿。

持履罗汉

第十四尊

菩提多那尊者，姓刹利帝，南印度国王幼子。性极聪慧，质极纯笃，好善乐施，名闻里闾。早年有志沙门，第未得高人印正。及般若多罗远来行化，国王信佛，施以无价宝珠，因见其三子。尊者即出国王所施之珠，以观三子之见。彼二子皆囿于世味，独幼子慧辨超群，尊者深器重之，为改名达磨菩提。从游波罗，自谓所依得人，一味恭禀教义，服勤左右，垂四十年，未尝废缺。多罗选择于弟子中惟达磨一人堪作如来法嗣，悉将奥义对达磨传之。宋孝武大明元年，自放二十七道神光，现一十八变而逝，尊者为师建塔，始继其志，述其事，演化本国。远近众生，如尊者道有真传，皆靡然向风从之。尊者在本国演化经六十余年，所从游众生，大以成大，小以成小，窃隙光以自照，浚余润以自滋，得其济渡者，其丽不亿，其功无量。有诗为证：

三子皆为帝裔苗，菩提慧辨寡为俦。

多罗知是如来器，奥旨心宗向彼投。

如来三宝之道，无一人不笃信，无一人不敬重。独达磨之侄异见王独立一门户，轻人之所罩，谓寂灭之教，当摈之宫墙之外。毁人之所信，谓虚无之道，不容于名教之中。异端横流之日，左道惑民之时，异见王欲辟其非，以矫其诞，可谓挺然独秀，不为习俗所移者矣。名曰异见，诚哉所见异也。尊者闻其轻毁三宝，发为叹词曰：“毁言出于一人之私，毋用毁也，佛道不可毁也。不知其是不必重，既知其非不必毁。眼前惟闻尊信者为神佛，不闻轻毁者为圣贤。忠厚长者，毁言不出于口，毁佛无法，只彰其薄也。存心凉薄者，明有人非，幽有鬼责，灾及其身，理势然矣。不忍异见王因轻毁二字来及身之灾，吾当何以救之？”因命弟子波罗提见异见王，为彼说法，解脱及身之灾。异见王怒而问曰：“子之宗佛，必以佛为是也。且问汝何者是佛？”波罗提答曰：“佛之教，虽不滞于有，亦不沦于无，惟见性是佛而已。”王又问曰：“师自见性否？”波罗提答曰：“我不见自性，惟见佛性。”王问曰：“性在何处为子见之？”波罗提答曰：“性在作用上见之。”王曰：“性蕴于中而难知，情露于外而易见，子从何作用上见性？”异见王此论岂好辩哉，正口欲言而未能，心求通而未得，其机有可通矣。波罗提即为说偈曰：

在胎为身，处事为人，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在鼻辨香，在口谈论，在手执捉，在足运转。

遍观俱该法界，收摄在一微尘，识者知是佛性，不识唤作三魂。

异见王闻波罗提所说偈言，方寸了然领悟，乃悔前日轻毁之非，而求今日逃归之是。遂问波罗提曰：“知辩出于师训，今日仁者谆谆智辩，从学何人得来？”波罗提答曰：“师不在远，子归而求之，有余师。吾之师达磨，即王之叔菩提也。天潢有仁者，宗谱有禅师，大王悟后之问，徒能羡人之徒，不知宗自之叔，窃为大王不取矣。”异见王闻言惊骇，不知叔已超悟禅宗，遽敕近臣备法驾，隆礼迎请其叔。国王长子次子见菩提悟道而归，入宫谓其母曰：“吾弟素称慧辨，今日果为得道比丘，吾属终为劫数人矣。”尊者因王迎请，即随驾而至。王接见百拜，致词曰：“某凉薄无知，不当轻毁三宝，

魑(tí, 音推)——兽名，似小熊。

么(yāo, 音腰)么——微小，微不足道之人。

只种种自积愆尤。今日迎请叔父，为侄三宝面前忏除已往愆尤，大赐将来普渡。”尊者见王不禅改过，遂取其悔悟之新，悯其陷溺之久，即为忏悔前非。王因泣谢师训，誓愿钦崇三宝。有诗为证：

菩提王叔某之师，超悟禅宗见性虚。

敕使迎请求忏悔，钦崇三宝未犹初。

尊者在父母之邦演教，依依不忍去。一日，念行化时至，戒弟子促装，吾将旦夕南渡。先辞了祖塔，以如来演教之身，归期无定准也。次与王诀别，以普济天涯之客，聚首难逆料也。王固留之。不能得，兄弟留之，亦不能得，乃具大舟，率臣僚，侈供帐，祖饯海壖而别。有诗为证：

叔父宜留镇本邦，为何话别戒行装。

海壖祖饯情难舍，回首天涯是异乡。

尊者自西竺海壖话别，登大舟泛重溟，经几多风浪，值几多险怪，在舟中凡三更寒暑，始达于南海，时梁武帝普通八年也，广州刺史萧昂见西方达磨师渡江南来演教，遂迎至公馆供养。百姓创见西来佛，咸愿捐资鼎建殿宇，以求福泽，萧昂不能禁，乃具表奏闻于上。梁武一生好佛，非舍殿宇，即舍自身，左右大臣为梁王奔走佛事，无有宁日。及见萧昂表奏达磨佛渡江南来，龙颜大悦，对臣子夸张曰：“此寡人诚心所感，事佛之报也。”遂遣使备法驾迎请，又着令萧昂护送祖佛至金陵见驾。帝一面发库藏鼎建壮丽宝殿，以作如来宅舍，一面诏中书生缮写经卷，以便如来讲解。及刺史护送达磨到金陵，梁王沐浴斋戒，旗幡鼓乐，灯烛香花，自出都城迎接，送至新佛殿安顿。武帝观见达磨慈容烨烨，宝像煌煌，踵旧日所为，仍愿舍身事佛，又出帑内金银，为建道场功果。君者民之表，一国人王，尚自舍身事佛，天下效尤，又孰不愿为佛事。有诗为证：

过磨南渡阐如来，梁武殷勤建殿台。

迎至金陵亲接见，舍身事佛见何呆。

梁王一日问达磨师曰：“寡人宗信释教，平日在国中恐依佛无所，即为造寺，恐念佛无本，即为写经，如此之类，不可胜记，不知有何功德？”尊者曰：“佛家功果贵务其大者、实者。主上平日造寺写经，此人大小果，有漏之因也，何足以言功德。如影随形，虽有非实，以此为功德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”武帝曰：“必何如作为乃是真功德？”尊者曰：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，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，一味在灵性上体认，所谓大者实者。寺之创造，经之缮写，初不关于修持急务，纵不暇及，亦不言其证修有亏。”武帝又问曰：“如何是圣谛第一义？”尊者曰：“廓然无圣是也。”帝问曰：“对朕者谁？”尊者曰：“不识。”帝不领悟。尊者叹曰：“浮慕好佛之名，中实无契佛之性，方履圆盖，其如不相合何！”遂潜回江北，寓止于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终日默然，人莫之测，谓之壁观。有诗为证：

梁武夸功寺与经，人天小果有非真。

智圆体寂真功德，不落人间色与声。

某方一行化僧名神光者，平日博览经书，善谈玄理，闻西竺达磨尊者在嵩山少林寺面壁，乃亲往嵩山参谒达磨，求其教诲。此时尊者在少林寺面壁

闲(hàn, 音旱)——巷门。里闲指乡里。

方寸——心。

愆(qi n, 音牵)尤——过失。

自若，不知身后有人参谒，缄默自若，不知左畔有人乞言。神光僧不以师为吝教，惟罪己力不诚，师坐终日，彼亦侍立终日，师面壁而坐，彼面师而立，师默默不语，彼迟迟不去，如此效诚者半月。时寒冬腊月，忽一夕，天大雨雪，光侍立尊者之傍，屹然不动，自宵达旦，雪积过膝，彼神与师游，不知肌肤着冷。尊者始悯而慰问之，然终无悔言。光曰：“得师怜悯，而不得师教诲，无上至人必谓我志向迁移，不足与谈妙理。”乃潜取利刀，自断左臂，置于尊者之前，一以鸣己志向专一，一以白己乞教心诚也。尊者曰：“此子非好为是苦节，其志在欲为如来传衣钵也。倘非法器，前不能当飞雪，后不能断左臂，后日吾道之传，信非此人不可矣。”遂为其更名曰“慧可”，有诗为证：

神光参谒意何诚，积雪侵踪动悯情。

不是利刀伤左臂，达磨还不为更名。

一日，神光从容请问尊者曰：“诸佛法印可得闻乎？”尊者曰：“诸佛法印，匪从人得。”光悟曰：人者郭郭，心者性灵，匪从人得，必从心悟可知矣。我心多震憾不宁，何以能超悟无上宗旨。遂问曰：“我心未宁，乞师与安。”尊者曰：“汝欲神宁，可将心来安，尤见其徒着于象也。”及光对曰：“弟子觅心了不可得。”尊者曰：“既不可得，与汝安心境而已。夫佛教虚无寂灭，吾徒必境界两忘，始为了证佛事。”尊者曰安心境，正欲神光僧化而进之也。神光僧得了师说，逐一味在虚无寂灭上用工，恐染着声臭色相，则此心终胶扰而不宁，所以与佛相背驰也。有诗为证：

佛法相传总属心，虚无寂灭是金针。

灵台染着些儿物，不是如来去后音。

达磨师面壁少林九年，一日欲西返天竺，乃谓从游众门人曰：“时将至矣，我将西返。汝等游吾门下有年，我欲将正法付汝等行持，不知何人可继吾之大事。汝今日毋谓隔尘难言，试各陈所得，我将探而择焉。”一门人名道副者先以所得白于师曰：“如弟子所见，不执文字，不离文字，而为道用，意者可以传正法乎？吾师以为何如？”尊者曰：“子之所见，徇外遗内，得吾之皮而已。”次一门人名尼总持者，亦白其所得曰：“某亦恶乎见哉！我今所解：如庆喜见阿佛，固一见，更不再见，如此而已。意者如来正法，属我行持矣。师以为何如？”尊者曰：“子之见，入而未深，得吾之肉而已。”继二子之后，一门人名道育者，以己之所得进曰：“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而我所见处，无一法可得。此可以传正法乎？”尊者曰：“子之见，非得吾之皮，非得吾之肉，乃骘骘得吾之骨者也。得皮者可与共学，得肉者可与适道，子之得骨，可与立未可与权也。”最后，达磨问慧可曰：“尔见何如？”慧可承问，默默不言，只礼拜其师，拜毕即依位而立。达磨本日见慧可所为者如此，三子哂之，且曰：“不白所得于言，惟示所为于身，吾等不知其何所见也。”达磨独大喜曰：“必如子见，始得吾之髓也。子达权人哉，吾与子矣。”遂以如来正法眼嘱咐慧可行持，且授以偈云：

吾本来兹土，传教救迷情。

一花开五叶，结果自然成。

达磨为慧可说偈毕，即端居本位而逝，后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也。其徒为之葬熊耳山，起塔于定林寺。越二年，魏大臣宋云奉使往西域回，遇见达

磨师于葱岭，手持一履，翩翩独逝。云问：“禅师几时西归？”达磨曰：“归来数载。”云曰：“今欲何往？”达磨曰：“西天去。”遂茫然分袂而去，更不谈及南事。后宋云返国，对孝庄皇帝道葱岭遇见达磨，大臣曰：“达磨圆寂多年，何为今日复见，子误矣。”云曰：“昨见彼手持只履，翩翩独往，对臣道去西天，何为见误？”举朝惊异。孝庄令其徒启圻视之，圻中存一空棺，棺内留一革履。帝降诏取遗履，供养于少林寺。有诗为证：

葱岭翩翩携履行，宋云会别事分明。

归朝具奏开棺看，惟有当年革履存。

圻（ruán）——空地、余地。海圻指海边。

伏虎罗汉

第十五尊

大梵尊者，庄严国人，一生好敬奉神明，宝鼎心香，四季氤氲 不绝。初为敬国比丘，善谈如来妙理，此邦之人，宗信佛教，一闻演教比丘，视若活佛降生，相率从其法戒。此时尊者妙理虽谈，真心尚未超悟，但慈悲方寸，终是好普济众生。见人贫窘，则出所有以赈济之，见人疾苦，则出丹丸以针砭之，见人厄难，则竭才智以扶持之。制行端方之人，阳相阴翊，不夸其能。趋向奇伟之士，潜施默济，不矜其功；不分尔我，天下合为一人；不问亲疏，中国联为一体，恍惚太公气象。庶几，兼爱风声也，不特从游之徒沐其教，被其恩，异国他乡亦称其仁，颂其德也。有诗为证：

敬国比丘好祀神，拯人厄难济人贫。

潜施默济无矜色，遐迩人民悉颂仁。

尊者道虽偏于老氏，心实向乎佛宗。故遇臣子，则为讲明忠孝之道，而又援古人以为证验。遇昆朋则为讲明悌友之道，而又稽 往牒以为师资，禅师真墨名儒，行老氏而姬公者也。有时推墨以附儒，又恐墨道搀入于儒，有时援儒以入墨，又恐儒术混同于墨。身介于儒释之中，欲解脱为佛，又欲羽翼乎儒者也。有诗为证：

比丘恍惚有儒风，臣子昆朋讲正宗。

恐墨入儒儒混墨，大为区别两途踪。

尊者一日出行坊郭，见道有死人，无人埋殡，大发叹曰：“惟予之辜，不能开觉路，出迷路，以至此也。”一日，泛舟胡海，见江有流尸，无人收殓，大咨嗟曰：“惟予之咎，不能出苦海，登彼岸，以至此也。”二者俱捐资以瘞埋之。如是之类，难以枚举，以故香名遍天下，阴德满乾坤。有诗为证：

性地树菩提，心田毓紫芝。

阳春真有脚，处处布光辉。

尊者慈悲普济，修满功成，一旦得高人点化，超悟宗旨，遂领徒远方行化。尊者一日独自先行，众徒遗落在后，将过一高岭，山下土人止之曰：“高山有盗，巨魁雄猛，胁从猖狂，劫财伤命，一人不可往。”尊者曰：“贼势虽张，不杀慈悲之族，吾正欲化强暴为善良，何可却步不进。”遂登山，至半腰，果逢一伙喽啰下山打掳，问尊者讨买路金。尊者向喽啰躬身作礼，口念弥陀，问列位施主化缘。喽啰曰：“我等是有名活罗汉，正欲下山化缘，客旅谁似你无眼死秃驴，到来上岭与我提缘。天堂有路不去走，地府无门撞入来，想你在乡村城市，或假鼎建寺宇，因故或托修理桥梁，善缘诓骗富贵人家金宝成千成万，今日难逢难遇，且把此来转舍与我供养山中寨主，也是你今日不灭因果。一日生意，全靠你发个好市。”有诗为证：

山巅有盗不堪行，客旅遭殃哪获宁。

强暴不从尊者化，半山拦住索金银。

尊者曰：“小僧日前在庄严国中讲经设法，承国王赐得些金宝，众徒负带在后，汝等必欲买路，可与后来众徒索讨。”喽啰怒曰：“不必推三阻四，后来人包不得你，从直献来，更见人情。新磨宝剑如霜，未得生人肉吃，你

郭（fú，音浮）郭——外城。

圻（kuàng，音矿）——墓穴。

手持念珠会化人，我手持利刀会杀人，激发众人心性，一时噬脐无及。”尊者曰：“囊中实无买命之钱，项下原非祭刀之肉，汝等必欲索讨，我有金莲宝座一所，任你众人取去。”喽啰曰：“宝座何在？”尊者将手从平地一画，须臾，地中涌出金莲宝座，尊音跣足立于其上，周围烈火烘腾，落得旁边，一看不敢冒火去取，沃之不灭，扑之愈扬。寨主闻知，亦会同众头目下来取宝。尊者所从徒众，耳闻山中声喊，目见山上火扬，匆忙赶来，只见尊者立在火中。只说是贼人焚劫其师，各人抖擞精神，来与喽啰厮杀。斗了数合，喽啰抵敌不过，走回山寨。尊者自将无上甘霖灭了三昧真火，众徒弟恃勇欲赶入寨去，灭其群丑。尊者止之曰：“不可。彼之性盗，汝性亦盗耶？但此盗不平，终为路梗，吾自有平服之策，不须汝等杀戮。”只望山将手一画，其山破为两半，巢穴平空火起，烧得丑虏焦头烂额，无处安身，此时贼众良心悔悟，俱拜伏山巅，愿披剃为僧。尊者乃为之持斋受戒，带往四方行化。有诗为证：

火里金莲实可夸，喽罗无计可搬拿。

穴中火起无逃躲，俯拜比丘作伏魔。

尊者服了草寇，又欲越下岭岩，经游异国。众人禀曰：“崖下有虎，其势负隅，其声咆哮，牙爪大张，虽众不可行。”尊者曰：“吾自有术降之。”囊中取出丹丸，化石成羊，投之崖下以饲虎，虎食数口，负隅之势敛矣，咆哮之声息矣，牙爪不张，驯若圈中豢豚，望山巅首服者数次。尊者知是归依，遂为之受戒，带回本国听经脱化，有诗为证：

服了强人服虎狼，出之苦海上慈航。

山君兀自知回首，何况人心本善良。

庄严国王相位久虚，梦卜来得其人，闻尊者普济功勋浩大，遂安车蒲轮，迎尊者归国，拜为摄政太师，以听庄严国事。尊者居了相位，国人见其慈和遍洽，功德弥天，举欣欣有喜色，相告曰：“国中相大梵矣，我辈少缓须臾之死，以观德化之成。主上虽不及紫极尧舜，相臣则依稀青槐伊周矣。昔者无位无时，尚且博施济众如此，况今日居有为之位，乘可为之时，运无为之德，其巍巍相业，荡荡德化，又当何如？”有诗为证：

普济功勋荡且巍，迎居相位握纲维。

欣欣喜色人相告，德化之成定可期。

尊者承恩拜相，不以功高而骄，不以位尊而傲，日夜匪懈，虔恭下土，吐哺有之，握发有之，以致君泽民为心，以辅理承化为事。平明登紫阁，日晏下彤闱，气有沴戾，物有天札，皆罪已参赞失职所致。运取心上经纶，建出擎天手段，古人济川舟楫，和羹盐梅，不是过矣。有诗为证：

氤氲（yīn yūn，音因晕）——云烟弥漫貌。

稽——考核。

山君——老虎。

安车——可以坐乘的小车。古代车为立乘，此为坐乘，故称安车。高官告老或征召有重望的人，往往赐乘安车。

蒲轮——用蒲草裹车轮，使车不震动，古代聘贤士时用之。以示礼敬。

紫阁——唐开元年间改中书省为紫微省，中书令为紫微令，后因此称宰相府第为紫阁。

彤闱——宫中。彤为朱红色，闱为宫旁门，涂朱红色，故称之。

沴戾（lì，音历历）——天地四时之气不合而产生的灾难。

三聘迎归作相臣，兢兢保大与持盈。

虚怀折节亲贤士，欲为君王建太平。

庄严国王见尊者德深下士，功格皇天，上焉天命眷，下焉人心归，中焉鬼神享。天与人归，可膺帝王统绪，况已又承祧乏嗣，垂老倦勤，效揖逊之风，将先君所传国统禅与尊者。尊者自以臣子而一旦偃蹇为君，恐腾物议，遂西向让三，南向让再三，以国统逊还国主。欲妙选宗中贤者，以继承大统，不然推举朝中有德者君之。若己凉德不穀，居端揆，且负余愧，恐来天下伴食之讥，何敢妄自尊大，阉奸天位，而蒙垂涎睥睨之诮，仍效仿古人逃避，致还其臣而去。其徒闻风，相率而从之，喜其得终修佛之功也。举国之人，感其好生之德，沐其慈悲之化，亦相率而从之，宗之为佛教之师，是即戴之为德政之君也，不得已始转还国中，代摄国政，行国君之事，国王退乾清宫养老。有诗为证：

偃蹇为君物论腾，让三让再杜邪萌。

人归天与难逃避，始转中邦握化权。

尊者涓取某年月日居了正位，兢兢业业，惟恐上负天心，下负人望，日不遑食，夕不遑寐，以综理万几为务。每夜且焚香告天曰：“某无似，一旦承君臣禅举，滥居九重宝位，负愧不胜，有如执玉捧盈，惟恐不胜恫也。倘皇天后土子我为君，愿玉烛调和，金瓯巩固，百姓享春台之乐，九重无四顾之忧，臣所愿也，天其谓何？”有诗为证：

业业兢兢综万几，有如无力捧盈卮。

愿调玉烛金瓯固，万户同春慰所私。

尊者焚香告天之后，政不下移，权无旁落，日与二三大臣商榷万机，剖决庶政。以故天心用眷，时和年丰，民安物阜，人敦长青之风，家致可封之俗，民无吏扰，道不拾遗，春昼有人耕绿野，月明无犬吠黄昏，老有所终，幼有所养，虽偏安一隅，亦庶几富庶之效也。某年月日，始晏驾圆寂。

天札——遭疫病而早死。

和羹盐梅——用不同调味品制成的羹汤。盐多则咸，梅多则酸，梅盐适当，就成和羹。比喻大臣辅佐君王，同心合力，治理国政。

不穀（g，音谷）——不善。

端揆——尚书省的长官。

睥睨（pìnì，音辟腻）——窥伺。诮——讥嘲。

涓——择。

无似——不肖。

换骨罗汉

第十六尊

慧可尊者，姓姬氏，取名神光，事达磨得道，改名慧可。尊者未生时，其母一夕梦见异光照窗，遂感而有孕，及生，遂名曰“神光”。自幼博览三乘遗书，以廓其胸，次又好游观四方山水，以宽其眼界。神识迈人，一览便能解悟，以故不局促于儒业，酷好如来左道。初年，别母出家，受戒于香山宝静禅师，终日只瞑目宴坐，不着声色，一味于虚无寂灭上用功。有诗为证：

博览群书学问该，游观山水眼眸开。

香山宝静曾遗教，默坐幽斋悟本来。

尊者一日山中宴坐，神性欲飘，寂默中，忽一神人告曰：“子欲证果如来，何当滞此一山，苦此一坐耶！大道匪遥，汝其南矣，泥此欲何为哉？”尊者得了神人指引，次日欲治装辞师南行，陡然头痛如刺，叫苦不可当。宝静禅师欲用药物以治其痛，忽空中有人叫曰：“莫治！莫治！此为渠换骨耳。”不移时之顷，禅师视尊者之顶，果如五峰秀出。禅师大惊异曰：“此子骨格道异，慧质殊常，不是尘中侣，当为上界师，神且指引，我当曲成。”遂谓之曰：“达磨师泛江甫渡，神人命汝南往，其少林寺达磨师乎？天既为尔换骨，神又告尔向方，子当无失此机会也，盍从游达磨，以传其南来宗旨。”有诗为证：

大道真宗现属南，五峰秀出骨嶮岩。

达磨面壁少林寺，子往从之可脱凡。

尊者领了宝静禅师命，径往少林寺参谒达磨，达磨面壁自若，不交一语，积雪过膝，而尊者坚立不动，利刃断臂，而达磨始与更名。最后，达磨思归，令三子各言所得，有得其皮者，有得其肉者，有得其骨者，终不若尊者之得其髓也，遂得法授衣为达磨孝子。有诗为证：

达磨南渡为传灯，超悟无如慧可僧。

得肉得皮并得骨，何如得髓见真诠。

达磨圆寂，尊者遂继其法门，为弟子讲法于少林寺。一日，上讲经台，为众生讲说如来宗旨，此时此境不惟众生倾听无言，虽山中鸟鹊亦飞集檐前静听无声也。且见空中逐队天女下来，为尊者缤纷散花也。尊者所传达磨之道，于此有证验矣。

禅师才上讲经台，说得天花逐队来。

不是如来宗旨妙，如何鸟鹊也驯阶。

尊者讲经，虽为众生明佛性，其实亦为达磨阐玄风也。达磨之道，为我有志得来，我之道，又欲有志之人传去，博求门下，无一人可为法嗣。正忧疑问，有一居士上年逾四十，不言名氏，径入山门参谒尊者，尊者与之坐，其人问曰：“弟子身缠夙恙，今不揣份量，径来山门，敢请和尚为某忏罪。”尊者曰：“夙恙为罪愆所积，理固然也。今既远来，不宜空返，汝有罪愆，可将来忏，便可解却夙恙也。”居士良久云：“我觅罪了不可得。”尊者曰：“罪不可觅，则汝之罪吾已与汝忏之矣。”尊者初见达磨曰：“我心未宁，乞师安之。”达磨曰：“将心来安。”尊者曰：“觅心了不可得。”达磨曰：“吾与汝安心竟矣。”同一流传心法也。有诗为证：

欲为如来觅法嗣，博求门下寂然无。

适然居士来参谒，求忏愆尤智慧殊。

居士得尊者悟忏悔，复问曰：“今见和尚，已知是僧，未审何为佛法？”

从何修为异日得成罗汉？”尊者曰：“佛法总属一心，僧佛亦无二理，故外心求佛，其佛愈远，外心求法，其法愈离。子欲合僧佛为一，能于心上求之，则思过半矣。”遂为说偈曰；

是心是佛，是心是法。

佛法无二，僧宝亦然。

居士闻言，即什然领悟，尊者深器重。曰：“此吾异日授衣宝也。”遂为更名曰“增灿”，因以正法授之。尊者传了居士正法，因记达磨遗言，谓己某时当有宿累，遂韬光敛迹，变易姓名，或隐入酒肆，使人不知为得道之僧，或寄寓屠门，使不知其为了证之佛，欲摆脱身中累，何妨混世尘。有诗为证：

真宗授与赏音人，宿累思逃混世尘。

酒肆屠门俱隐寓，姓名变易费经纶。

从游门人不知师有所记念，有所逃避，见其晚节所为如此，以大义让之曰：“吾师向日天神已曾换骨，天女已曾散花，道行标致如此，及门弟子啧啧称叹，不能及得分毫。不为有道上人，甘为不道下品，弟子兹不悦。以师之道，无忝沙门标准，何必乃尔耶？”尊者曰：“我自调心，何关尔事。”弟子遂默而不言，后不逾时，果为同类所诬，讼于莞城邑宰。邑宰偏直诬者，不直尊者，遂坐以非法。尊者知宿累莫逃，不为分辩，怡然委顺而逝，享年一百零七岁，时文帝十三年也。有诗为证：

尊者思将宿累逃，门人义让意戈矛。

他年果为同侪躅，非法怡然逝狱牢。

玉烛——四季气候调和。

晏驾——帝王死称晏驾。

韬光——隐藏自己的光彩。

浣肠罗汉

第十七尊

佛图澄尊者，本性白氏，为人状貌魁梧，资性敏慧，且深于学问，弘雅有识。弘雅则非隘陋胸襟，有识则非粗疏学问。明解三藏之经，博览六经之旨，天文图讖，综涉无遗。其左肋耳旁有一肉孔，约大四寸，通彻腹内，时常以绵絮塞之。夜欲读书，拔出其絮，一室光明如昼。遇朔望日，辄至水边，引腹中肠胃涤之，涤毕，复纳之腹内。天生一人，将为如来弘教化，其付托异则其体亦异如此。有诗为证：

状貌魁梧性慧灵，雅弘有识迈凡民。

乳房一孔光如昼，博览三藏与六经。

尊音志弘大业，善持经咒，又能作法役使鬼神，俱有灵验。一日，用麻油浸胭脂，捺出脂水，涂抹掌心，虽千里外事，皆通明莹彻，观掌中有如对面，纤毫掩覆不得。一日，用铁铃悬檐角，风吹铃响，似作人言，凡欲问自己祸福，只听铃言吉凶，则己之将来祸福，凿凿产验有准。羁旅洛阳，名流海宇，故人欲问远事，则求尊者脂掌，欲占吉凶，则听尊者铃音。有诗为证：

油脂抹掌莹秋潭，万里灾祥对面谈。

檐角风铃能作语，吉凶祸福数声间。

永嘉四年，石勒屯兵葛陂，专事杀戮。尊者赤子无辜，肝脑涂地，有伤天地之和，欲以太上好生之道化勒。于是，杖策诣军门，谒大将黑略。黑略虽将重兵，疮痍百姓，其实崇奉佛教，心甚慈祥。见尊者来谒，隆礼待之。帷幄中对士卒虽讲谈战阵，对尊者又喜讲谈经卷，遂以尊者道行荐闻石勒。石勒平昔听信任者黑略，则听其所荐举音亦唯黑略，遂召尊者问曰：“佛道有何灵验？有灵验始足以启人好慕，况佛为军巾用，喜神速不厌鬼诈，活佛此来，谅必能济我风雷，助我虎豹，一战而杀入盈野，再战而杀人盈城，敌人望风心寒胆战方为有济，不然，亦无用汝佛为矣。”尊者曰：“此人一片好杀，气象刚暴，言语粗鄙，难以理喻，易以术动。”不答一言，止呼给事左右取水一盆，置之阶前，自己焚香咒之，顷刻，盆中青莲郁起，光色动人。石勒从上座亲见尊者有此灵验，始倾心宗信佛法。尊音左右不高，始得因事进谏，凡应被残杀阴受其利益者，十有八九。于是中州之胡，感其好生之恩，皆愿奉佛，有诗为证：

策杖军门谒勒胡，为渠杀戮失仁慈。

青莲郁起呈灵验，利益苍生生死途。

建平四年四月一日，天静无风，而塔上一铃独鸣。尊者愀然不乐，私谓众人曰：“国家祸福，每有先机，特人不自察耳。”众人问曰：“机何所凭？”尊者曰：“塔上之铃无风自鸣，非先务而何？”众人又问曰：“铃鸣主何吉凶？”尊者曰：“铃云国有大丧，其声噍杀而非舒缓，丧事不出今年矣。”四月孟夏铃鸣，七月孟秋，石勒果死。众人见事灵验有准，相谓曰：“铃之鸣，鬼神之灵所为也，鬼神能泄其机于朕兆之间，禅师能烛其机于朕兆之间，

让——责备。

忝——有愧于。

三藏——佛、道经典的总集。佛教以经、律、论为三藏。经为佛所说的话，论是对经义的解释，律为戒规。

六经——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部儒家经典。

禅师其如神乎？主上今日得保全首领，皆活佛维持之力也，何可令其远去。”

石勒既死，太子弘袭位，未几，废，自立。亦倾心师事尊者，留奉邺城寺中，凡征诛赏罚，必与咨决，谓其建明，议论大而利益多也。有诗为证：

某年四月塔头铃，天静无风解自鸣。

国有大丧应不远，禅师先识果如神。

尊者又一日遣弟子某赍钞往西域市香，甫行数日，尊者在法堂进香，忽闻檐前鹊噪数声，尊者心地猛然吃了一惊，即谓众弟子曰：“吾适在掌中见市香弟子被盜杀劫垂死。”众弟子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尊者曰：“吾已烧香咒神，乞遣神兵遥护救之。”众人曰：“待神兵救护，恐事势已去，莫能及矣。”尊者曰：“可保安乐无虞也。”越二月，市香弟子还，将遭难事白尊者曰：“某月某日，弟子行至某处，陡然一伙强人数以百计，状貌凶狂，器械整饬，来劫弟子市香之物。弟子以供佛之物，或可以止其残暴之为，卒而贼心不可变，必砍得弟子之物。既欲得物，必劫伤弟子之命，弟子于此时宁死不肯以市香之物轻与贼。强人恶我硬命，携刀将见杀，忽闻空中一阵香气飘下，气中尽有天兵神将持刀杀来，杀得掳劫贼人十伤九死，东窜西逃，大相呼曰：“救兵已至，威猛惊人，盍舍之而去。”众人曰：“吾师早已有言，被劫之事不诬，救护之言有准，吾师真神人也。”大相惊服。有诗为证：

市香西域遇强良，打掳金银把命伤。

馥郁香中神将至，等闲杀得贼逃亡。

尊者尝与石虎共坐中堂，商榷兵谋，并讲谈佛法。忽心惊谓虎曰：“幽州今日有火灾，其光赫赫，其势炎炎，货物煨烬无余，人民焦头烂额，诚可悯哉！”虎曰：“法师当降无上甘露，灭此一方红艳。”尊者曰：“下民有难，吾当救之。”对虎取酒望空中洒之，随举掌一视，笑谓虎曰：“火已解矣。一人有庆，兆民赖之，今日火灭之谓也。”敬擎杯相贺。虎曰：“倏尔火起，倏尔火灭，非禅师无此明见，非禅师无此救援。来日按验得真，虎当事先生如神明。”次日，虎遣使往幽州按验，后使回报云：“某月某日，幽州四处火起，其势炽盛，扑灭不可得，人民对面悲号，不瞬息间，屋舍货财顿成焦土。忽见西南方上有朵黑云飞来，骤降倾盆大雨，其火始灭，所下之雨，一片酒气熏人。臣奉命按验幽州，得于官民所谈者如此。”虎大惊，叹曰：“神哉！异哉！皆禅师住日之言，吾得闻于未验之先者也。使于验之，考其真实耳，今凿凿无妄，真神人也。筮龟不灵于此矣，吾当以神事之，不宜以人待之矣。”有诗为证：

对虎同谈佛与兵，幽州不意火灾兴。

西南洒雨为摧灭，深信禅师是神星。

石虎建武十四年，尊者在洛阳公署独坐，弟子彬彬侍立左右，因发长叹曰：“为人未了真，梦中梦，身外身，虽有幻质，空尘将焉用之。”为作偈曰：

图形期自见，自见却伤神。

已是梦中梦，更逢身外身。

水花凝幻质，墨彩聚空尘。

堪叹余兼尔，俱为未了人。

图讖（chèn，音衬）——宣扬符命占验的书。图为河图，讖为符命之书，王者受天命之征验。

朕兆——预兆。

尊者见石氏残虐不仁，气数垂灭，因与众门人谈论国家兴废。尊者曰：“兴废之机，数已预定，只难对人言，泄之恐罹大患。”弟子法祚问曰：“帝王自有真神，器非苟得，理固有然，第此邦之事，非关中华大统，独不可与明乎？古人以人为鉴，先日之谈，后日符验，老师对弟子阐之亦无不可。”尊者曰：“天机虽难轻泄，人事则有先知，国家之事，吾不及见，子当验之。戊申祸乱将萌，己酉石氏当灭。变生而始去，非见几之智，国灭而身与俱，非保身之道，吾未及乱，当先化矣。”是年十二月八日，尊者圆于邺宫，春秋一百一十有七，时晋穆帝永和四年也。石氏之事，果如所谈。弟子乃为建塔。有诗为证：

洛阳公署独徘徊，因与诸徒论未来。

石氏灭亡机已定，戊申己酉听春雷。

现相罗汉

第十八尊

大树龙王尊者，秦时人，生于西印度国，修持于城北大山树下，因名龙树王。聚徒五百，尝从树下讲经设法，因太子云自在请毗罗尊者于本山石室禅寂，遂得闻其宗旨。尝谓门人曰：“释氏之教，本有真源正派，若毫厘之差，千里之谬，我昔日是也，苟非毗罗老师印正，终日虽与汝等树下讲经，绝似梦中对人说话，只幻妄耳。汝辈入我法门，脚跟不可不仔细立定，认得真则点化易，渺茫恍惚，终于释家之道泮涣 不相入矣。吾有金针数言，汝辈当时时细绎：

一叶扁舟泛渺茫，呈桡舞棹别宫商。

云山水月都抛却，赢得庄周一梦长。

尊者又谓众徒曰：“毗罗师本华氏国人，传了马鸣祖衣钵，遂至我西印度行化。我今继志述事，亦当往远方行化，使马鸣祖统绪绵绵不绝可也。”遂同众徒直往南印度国行化。南印度国人宗信佛教，其风声气习，不亚于东西两印度，但彼二国人，于凡得道比丘讲说福业，一味听受。此国人虽信福业，必求见证。闻尊者远来演教，毋论君臣父子昆弟朋友，俱相帅从之，私谓其弟子曰：“人有福业，世间第一，徒言佛性，谁则见之。吾意既然鼓人之宗其教，必能露倪以歆人之趋。禅师道既超悟，机必引跃，吾辈颡蒙，乞求见证。”其徒以其事闻于尊者，尊者发笑曰：“见相而后结缘，一谓佛为渺茫，一谓我无超悟也，不露些端倪，彼终疑福业寥廓 无凭，且疑我汗漫 无得也。”尊者即从地上涌出白莲座一所，又从头上现出自在身一员，尊者坐于白莲之上，其头自在身则形如满月之轮。相从众生环列于比丘左右者，惟闻谆谆法音，不见所露隐隐法相。惟一长者子名迦罗提婆者独见之，大惊异，谓众人曰：“汝辈听经，能识尊者头上此相否？”众人曰：“我辈相从比丘门下，讲谈佛性，耳闻岂不欲目见之为真，第禅师相不轻示，今日我等只闻口内所谈，未见头上所示。目所未睹，安能识彼相哉？”提婆叹曰：“至哉！妙哉！汝辈徒信耳而遗目，得粗而遗神也。今日尊者谓汝辈苦求见证，故现出佛相性体，昭示我等。盖以无相三昧，形如满月，汝等当听于无声，视于无形可也。今示之以相者，见其性之妙，不令汝等尽睹其相者，尤见其妙之至也。佛性之义，廓然虚明如此，汝等不超悟于无相之外，而规规于见证上求佛性，其见亦左矣，义实精微。”遂感悟，咸愿出家以求解脱。尊者以众人信之深，求之诚，非昔日狐疑之见，遂为之剃发。授戒曰：

迷时人逐法，解时法逐人。

法内原无法，人中岂有人。

尊者虽为众人受戒，情知众人可与共学，未可与适道，即可与适道，未可与立与权也。千万人心总不如一孩提心，此孩提一点化之，可与超凡，可与入圣，而千万人皆卑卑无足数矣，遂有总将衣钵传之。众人知尊者属意于

自立——此处指石虎废石弘，自立为王。

筮龟——用蓍草和龟甲占卜。

泮涣——融解、分散。

忝绎——理出头绪。

歆(x n, 音新)——悦服。

颡(zhuán, 音专)蒙——愚昧。

提婆，心甚不平，私相谓曰：“道虽遇而后传，未有无涵养之该提，岂尽超悟宗旨。今日尊者性体之现，彼真纯未漓，所见出于偶耳，盍观诸圆光之术，技者露其光于壁间，惟幼稚童子见其壁间光，又见其光中物，至于人之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则未见焉。问之左，犹之右，问之右，犹之左也。今日提婆之见，犹圆光之意也，未闻圆光术士，次日即以其技传之所见之童子。我等念佛有术，未必无一二足以克绍佛事，今日千万人中，到被一幼冲童子传了衣钵，反贻笑于邻人。明日不容此子入坛听讲，来则逐之。”有诗为证：

冲龄赤子可传灯，独见比丘性体生。

匪是我来偏有意，如来正法属支撑。

次日，提婆不知众人有此物论，仍旧前来听讲，行至山门外，尚未入经筵，众人遂喧闹不容其入。其子大怒，与之争辩，众人不惟侮慢之，且谩骂之。其子不堪，即回统集家丁，各持凶刃，来与众人厮杀，众人亦各备器械拦挡童子，不令其入。家丁负气，专欲杀入，两下在门外大战数十合，虽各有损伤，但未至于害命。有诗为证：

众人褊度妒提婆，不许经筵听波罗。

佛法非由威术劫，传宗曾氏事如何。

尊者本日在经坛，闻门外有变，忙来台下劝解。时两边战已罢散，尊者曰：“吾道之传，岂可以人众劫杀得之。七十贤人，孔圣人均欲传以道统，卒而一贯之唯，惟一冲龄曾子得之。慈悲好生，反令汝伤生，违其教令，如何可以得其宗旨。汝等欲为上乘禅师，则不可扰其教，既施劫术，以扰吾法，吾有去而已，不能终若事矣。”众人被尊者讲说一番，遂悟曰：“同游教门而自相矛盾，是同室操戈也。异邦之人，尚容同为佛事，况同产一国而反相异乎？我等悔悟唯命。”提婆童子始得入坛，终其经事。自后，尊者待众人意重，待提婆意轻，阳示众人不属意于提婆，阴实保全提婆，令众人不得加害也。尝谓众人曰：“汝等欲为无上禅师，须息三焦之火。”众人曰：“愿闻除火之法。”尊者曰：“欲火而以戒沃之，嗔火而以定沃之，无明火而以慧沃之。灵泉混混，消除烦躁之衷；智水涓涓，灌溉清凉之府；干江有水，一轮宝月映寒潭；万井无烟，遍地金风吹冷面。”有诗为证：

了妄归真万累空，河沙凡圣本来同。

迷来尽是蛾扑焰，悟去方知鹤去笼。

片月影分千涧水，孤松身任四时风。

直须密契心心地，始悟生平睡梦中。

尊者与众人讲明宗旨，提婆心会其意，一味在虚无寂灭上用功，不从问难，上觅真境。众人虽知，返观内照，终着色相。尊者知迦那提婆灵性圆融，只在一指点，便超上乘，为之说偈曰：

为明显隐法，方说解脱理。

于法心不证，无嗔亦无喜。

尊者说偈毕，即入丹轮三昧，凝然圆寂，秦始皇三十五年也。

跨象罗汉

第十九尊

尊者本名难生，西竺中印度人。其父名香盖，年将满百，一生念善，无有过失，有司旌为耆老，乡中称为硕德。尊者生时，其父年已八十有余，其母怀孕六十年始产，因名难生。生时异常馥郁满堂，其父信其良而又疑其不良，不对星士讲谈八字，则对相士品评骨格。星士有许其发达者，相士有许其贵显者，访遍星相二家，固不许其济恶不才，亦未有许其修佛为罗汉者也。有诗为证：

母腹存留六十年，难生取义有由缘。

相星啧啧夸奇异，未有评为佛与仙。

尊者之父尝谓其妻曰：“此子初生殊有朕兆，我不曾为汝言之。将产之夕，我梦见门外一只白象，背上负一宝座，座上安一明珠，径从门外而入我厅堂，跳舞一番，即屹立不动，我从旁看时，其光灿灿照人，其性驯驯依人。我一时撞见，又不敢控制，又不敢鞭逐，惟恐山中无情之物来堂中损坏有用之器，吃了一惊。觉来乃是黑憩一梦，适见此子降生，满房异香馥馥，我即暗喜在心，谓此子虽非上应星宿，已下符物产矣。异日成长，非富即贵，非圣即贤，假饶贫贱愚呆，未生不当有此异梦，甫生不当有此异香。有诗为证：

象驼宝座与明珠，灿灿驯驯入我居。

跳舞一番停不去，觉来乃是梦华胥。

且今星相二家俱云长大事业不凡，古书云：‘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’安知此子非祥瑞耶？似此等论，我心甚喜。第汝怀孕六十年始产，则此子在腹中过了六十年光景，人生百岁，少壮不立，老大何为？纵有好事，前已虚度过了，我垂老得一承祧之子，他亦垂老，此生有限之时，假饶母非长寿，彼将涨死母腹矣，似此等论，我心甚忧。”其母曰：“六十尔尚等得他生，倘大不啻寿，再过数年，岂不见得他作为，何必优喜相半。”长者曰：“老妻所见极是。古诗云：

莫将闲事恼心怀，休把眉头皱不开。

子女贤愚生已定，如何忧喜两交来。”

父子事属天伦，忧疑终是排遣不去。一日，杖步门外，笑傲烟霞，少舒情况，难生尊者亦携之在旁。长者曰：“触目青山绿水，”尊者曰：“江中浪静风恬。”长者曰：“绿水青山，总是吾心法象。”尊者曰：“风恬浪静，诘非此性天机。”长者曰：“聆此子口头言，谅非无用。”尊者曰：“随家尊门外望，盖亦有心。”父子山间徐行品茗，遇见一人，身長数丈，前来拦路。长者撞见吃惊，询问姓名，其人嬉笑不言，只呵气一口，将长者昏闷在地，又欲将尊者抱去。尊者虽幼，殊有胆略，即疾回家中，持刀出战。其人亦逐至门外，被尊者大战一场。其人昂藏，终难转动，尊者若闲习有素，其人抵敌不过，旋战旋却，杀至其父昏闷之地，又见一人纶巾羽扇，指其人叱曰：“妖魔何得无礼！”又谓尊者曰：“且养尔少年英气。”尊者曰：“何物山精，敢将家父昏倒？”其人曰：“此蛇母也，能张口食人，令尊非子，凡遭其害矣。吾有丹丸能除气毒，汝父食之，管取无恙。”随叱其蛇曰：“既昏其父，又毒其子，白日作魑害人，今若不剪，祸无穷极。”遂挥剑一斩，其蛇闪开，且恃神通，敢与上界仙人格斗数合，不霎时，现出真相，将仙人

围绕核心，仙人显出灵通，先将重雾昏了其目，次下千斤石压了其首，随挥利剑劈为两段。长者醒来，请问姓名，其人曰：“吾立在此山左傍，凭汝父子猜来。”尊者叉手问曰：“山边遇着一人，莫非仙乎？”其人大惊异，谓其父曰：“此儿即非仙风道骨，终当为菩提法器。”言讫不见。

妖蛇白日幻为人，老者几昏命不存。

不遇仙人挥剑砍，冲龄尊者今逡巡。

其父得了仙人指点，有意将子出家，及闻毗舍罗在国中行化，携子前去参谒。毗舍罗即与落发受戒，后付以如来正法眼藏。初给侍毗舍罗左右，晚睡胁不贴席，人遂称为胁尊者。得了如来正法，即周旋四方行化。循次至华氏国，道逢一白象前来舞拜，尊者为讲经说法，其象即驯服，听其乘驭，尊者即跨之而去。

一日，憩息于树木之下，时国中长者一子名富那夜奢，年方数岁，见尊者树下憩息，自言曰：“此得道比丘也。”尊者问：“子年妙龄，何以知我是比丘？”夜奢曰：“汝披缁削发，手捧钵盂，口念弥陀，非比丘何以有此作用。”尊者又问曰：“既知比丘，何以知我得道？”夜奢曰：“我见子头有神光，足有莲座，非得道何以有此效验。”尊者曰：“子真天人也。且问汝今从何来？”夜奢答曰：“我心非往，何以云来。”又问曰：“汝从何住？”夜奢答曰：“我心非止，何以云住。”尊者曰：“非往非住，汝不定耶？”夜奢答曰：“诸佛亦然。”尊者曰：“汝非诸佛，何以言佛？”夜奢曰：“诸佛是汝，何得言非。”尊者见此子声口不凡，异日定为法器，遂纳之门下。数年，授以偈云：

真体自然真，因真说有理。

领得真真法，无行亦无止。

言讫，即入涅槃，化火自焚而逝，时贞王二十二年也。

拊背罗汉

第廿一尊

古灵神赞尊者，本姓陈，生而状貌奇伟，顶骨山立，声若洪钟。有识者曰：“此子相貌不凡，声气不凡，异日定有不凡受用。”尊者亦昂昂以意气自负，曰：“吾异人，当为异事，功名身外物，富贵似浮云，何足羨哉？必也。先天地之生而生，后天地之死而死，方是异事。”冲龄弱冠，即不务本，不逐末，不习儒业，在家中只做顶礼如来事。闻大中寺有行道比丘远来讲经设法，即投入其中听习，行化僧讲说如来律乘，此时经虽讲解，而心犹泮涣，耳虽听闻，而义尤苦难，遂自大发叹曰：“枉自费百倍勤劳，竟未闻一毫玄秘，似此混同中处，岂能出得樊笼。”遂杖锡远游，作个四方行脚。有诗为证：

欲出樊笼作伟人，律乘听习妙无闻。

不知锡杖游方外，超悟高人转法轮。

尊者四方行脚数年，依旧如寺中勤劳无得，后遇百丈禅师为彼讲解，始得开悟，复回本寺。受业师因问曰：“汝在外行脚数年，智慧开，见闻广，得何事业，为我弃之。”尊者曰：“仍前弟子去，仍前弟子回。问江山到处游遍，问人品到处交游，问方寸则到处茅塞。意甚激昂，心无孔窍，所谓任身走尽天下路，心不通时到处难。弟子有何事业，始信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，不能使人巧。向我之无闻于师，非师之倦教隐乎我，乃我之三隅不返，不足以语上也。吾师陶熔冶铸，归斯受之可也。”有诗为证：

数年行脚枉徒劳，事业仍前没半毫。

大匠诲人规与矩，得心应手巧难投。

禅师见尊者转回本寺受业，不为诳诞语，又能晦悟新，水尽山穷回头是岸，仍前进而教之，遂遣之服劳执役。一日，其师窗前浴澡，命尊者代擦去背上之垢，虽心上禅机，亦身上提醒意也。尊者一面擦背，一面叹曰：“好座佛殿，只是佛化不灵。”其师粲然怒，回首久视之。尊者即更为词曰：“佛虽不灵，却会放光。”其师欣然喜，知其开悟有得。有诗为证：

水尽山穷始转头，为师澡去垢之浮。

不灵佛座漫漫悟，会放毫光悟已投。

又一日，其师窗内看经，窗眼将纸糊褙，忽一蝇子在窗内屡投窗求出。尊者怒曰：“世界如许空阔，却不求出，乃规规从故纸上钻求何也？”其师置经问曰：“汝遇何人开悟，发言屡异如此？日前佛座不灵与佛放灵光，俱非经上所能及之语，吾已大异之矣，今日世界空阔之言，更无人道得。子必有所传授，不然子何发言惊座也。”尊者曰：“某甲向行脚四方，将谓了无所得，最后蒙百丈和尚悯我勤劳，开我愚昧，为我指引一个歇处，某甲才知所证悟。今欲举报慈德，第无由耳。”有诗为证：

苍蝇屡屡纸窗钻，未识阎浮世界宽。

百丈禅师曾指引，无由报答大慈恩。

禅师问曰：“百丈师诲人必自立一家门风，汝既获游门下，幸为我言之。”尊者曰：“百丈诲人，不脱金针秘谈。”禅师曰：“其详不可言，愿闻其略。”尊者乃登座，学唱百丈门风曰：

“灵光独耀，脱根尘。

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

心性不染，本自圆成。

但离妄离，即如上佛。

师之教人，惟此数言。”禅师闻言，即为感悟曰：“至哉师言！吾闻风尚自兴起，况子亲炙之乎？子昔日求师而得师，吾今日因友以及友也。”遂北面再拜曰：“百丈师真百里之师也。予未得为及门为其徒也，予私淑诸人也。”于尊者，见其善学；于惮师，见其善悟；于百丈师，见其善教，一事而三善备焉，亦曲成意也。有诗为证：

阐扬师旨答慈恩，感悟禅师礼更虔。

不获及门为弟子，因人私淑胜趋筵。

尊者自后住止古灵，聚徒演教，弟子从之者如猬，讲经数年，俱称为古灵开悟罗汉。一日，化作钟声，告众弟子曰：“汝众人从我修持，还识无声三昧否？”众曰：“不识。”尊者曰：“汝但静听，莫别思惟，无声三昧自见。”众闻师言，默默侧耳而听，少顷，只见尊者俨然顺寂。

焚佛罗汉

第廿二尊

丹霞天然尊者，不知何许人，初习儒业，充郡庠弟子员。幼年特质，学业空疏，不能主盟词坛，有司揭晓，尝列青衿之末。一经戒饬，遂发奋潜修，三年不出门户，致学问渊邃，文理精雅，有司考试，大加惊叹，历居上第，为庠中白眉，乡中以币帛聘为弟子型范者十数家。某年月日，以事例入长安应举，行至半途，宿一逆旅主人家，与一云游禅客同即次。禅客一见尊者举止言谈，不是庸常俗子，细阅之，谓其徒曰：“此公翩翩，释家风味，非学士大夫人物。倘亦儒名墨行，曳裾吾门者乎。此公不利出仕，只利作佛。不如指出津头渡口，使他知所向往。”有诗为证：

业儒负篋选长安，学问精渊寡并肩。

禅客途中同即次，羨君不是发书生。

禅客欲点化尊者，乃先拜问籍贯姓名，尊者以实告之。次问仁者今欲何往，尊者答曰：“往长安选官。”禅客曰：“选官何为？”尊者曰：“授一官半职，上致君，下泽民，光先祖，裕后昆，如此而已。”禅客曰：“后日复得上升乎？”尊者曰：“政声籍籍，考居上上，一岁九迁其官有之，拔居万民之上有之，何谓无上升。”禅客答云：“我所谓上升者，为仙为佛；尔所谓上升者，加爵进秩云耳。”尊者曰：“名登金榜，胜似登仙；进士释褐，即同禅化。彼之仙佛，乃渺茫不可凭准之途，此之仙佛，实受用有所作为之益，不得优彼而劣此也。”有诗为证：

通籍天朝出宦途，丹台石室不差殊。

考居上上官超选，裕后光前剖竹符。

禅师复问曰：“选官长生不老乎？”尊者曰：“浮生似寄，一造一化，理数然也，何能跳出数外。富贵三十早亡，孤贫百世不死，此虽相法，其实强词。儒者只论荣显，若欲百世长生，儒者输此一着，除是为仙为佛。”禅客又曰：“选官合家受用乎？”尊者曰：“书云：‘一子受皇恩，全家食天禄。’耀祖荣宗，封妻荫子，非全家受用而何？”禅客曰：“祖宗妻子，万世长享厚报乎？”尊者曰：“世代有变迁，人物有凋谢，芳名勒在册籍，万世流传则有之，哪有万世享用之理？若如此论，则儒家又输一着，除是为仙为佛。”有诗为证：

儒者亨通佐庙堂，全家受用福非常。

为仙为佛无生灭，儒者难逃劫数戕。

禅客又问曰：“富贵长保无虞乎？”尊者曰：“祸福相为乘伏，卑者一事贪，一行酷，则降谪斥辱及之。尊者一谋疏，一策失，则朝承恩，夕赐死有之，何能长保无虞。”禅客曰：“佛家无荣无辱，跳出樊笼之外，鼎镬不能加，刀兵不能及，何乐如之。”禅客又问曰：“朝廷悬爵禄以待贤士，无甚品第资格乎？”尊者曰：“位士惟能，因能授任，何谓无资格。假饶名器滥加于人，不惟失朝廷官人之体，且百姓受害不货矣。”有诗为证：

吉凶乘伏理当然，跳出樊笼佛与仙。

位士惟能资格慎，朝廷爵禄岂轻悬。

禅客曰：“先生出仕，长生不老不如佛，长享厚报不如佛，跳出樊笼不

汗漫——不着边际。

华胥——传说上古太昊帝庖牺氏之母履巨人足迹而有孕，生庖牺。

如佛，则佛亦尽可为矣。明公不知提衡，某不敢请，今既提衡，选官艰苦如此，则为官何如为佛。曷若弃儒业而为佛业，舍仕途而入释途，使长生不老在我，长享厚报在我，跳出樊笼在我之为愈乎。”尊者问曰：“佛亦用选乎？”禅客曰：“选佛较选仕尤甚。三千举子入场。英雄入彀者几人？若作佛不待抡选，则举世皆罗汉矣。故曰尤甚。”有诗为证：

出仕何如作佛高，提衡历历受劬劳。

明公莫若更儒业，做个如来在九霄。

尊者曰：“佛法祖释家牟尼，则选人为佛，非释家牟尼不可。牟尼不复作矣，今世何人能精选举？”禅客曰：“代不乏人。帝非二帝，而紫极依旧有尧舜；代非三代，而青槐依旧有伊周。牟尼虽远，讵可谓今日无牟尼耶？豪杰之士，虽无文王犹兴，今之佛犹古之佛也，何必借才于异代，乃得成其为人乎。”尊者曰：“今之披缁削发，沿街鬻食者，孰不为僧，特籍施主供饭，以养皮囊，至叩其超悟性灵，则贸贸不知也。我欲弃儒为佛，必须从高人受业，所谓因不失其亲，亦可宗也。子云游四海，定知域中何人可为今日牟尼，能别识何人可为今日法器。”禅客曰：“江西马大师，独契悟如来宗旨，域中有志为佛者，必归之印正，故今盛称马大师山门乃选佛场子也。子何患选佛无所依归。”有诗为证：

马师选佛寓江西，不亚当年悉达师。

负篋往从求指引，如来正法定传伊。

尊者得了禅客点化，遂弃了出仕念头，谢了旅次清话，径往江西参谒马大师，求为披剃受戒。马大师顾视尊者久之，知是如来法器，先以言语之曰：“子儒巾儒服，亦儒其学业，今日从吾徒而受教，背中道而为左道，果有所见而来耶？抑有所闻而来耶？”尊者曰：“禅客有所见，儒生有所闻也。倘今日得受业禅师门下，安知儒之不为佛，佛之不为儒也。”马大师从容辞之曰：“吾非汝师，南岳石头和尚乃汝受业师也。盍往谒之，吾作书荐之，以子之才，必传宗旨，吾与子相逢，定在铲削佛草之后。”有诗为证：

马师一见不收留，令往南华谒石头。

静夜焚香修荐启，相逢订在草除秋。

尊者得了马大师荐书，不惮驰驱，直趋南岳参谒石头。石头和尚本日正在法堂讲经，见尊者来，不待开言，大惊叹曰：“吾道有传矣！”遂延入经筵，阅了马师荐启，又纳了尊者贽礼，遂收为门下。随谓之曰：“弟子新来，当遵沙门条例，初执役，次执经，最后执法。”对众徒云：“着落此生往槽场执役。”尊者遵石头禅师命令，遂再拜礼谢，趋入行者之房，随次执役者三年。虽为涤器寒山事，彼亦安意不辞。有诗为证：

石头初见大夸奇，吾道相传恃有渠。

且往后槽供役事，欣欣供执不推辞。

石头禅师明知尊者是传道之器，而必使之执役者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意也。众人从游多年，尊者仅执役三载。石头宗旨：宜历年多者有妙悟，历年少音生扞格矣。师明知从游弟子不论年数多少，达者为先。尝为众人讲经说偈云：

识得衣中宝，无明醉自醒。

青衿——青衿原意为青领，是士子（读书人）所穿的衣服，后称士子为青衿。

逆旅——客舍。

百骸虽溃散，一物镇长灵。
知境浑非体，神珠不定形。
悟则三身佛，迷疑万卷经。
在心心可测，沥耳耳难听。
罔象先天地，玄池出杳冥。
本刚非锻炼，元净莫澄净。
盘泊轮朝日，玲珑映晓星。
瑞光灭不灭，真气触还生。
鉴照崆峒寂，罗笼法界明。
解悟非关舌，能言不是声。
绝边弥汗漫，无际等空平。
见月非观指，还家莫问程。
识心心则佛，何佛更堪成。

石头师本日讲经说偈毕，随吩咐众徒云：“来日汝等可铲去佛殿前草，无致滋蔓。”众人不知此是禅语，次日依然俗人之见，各备锹锄，细细铲去佛前之草。惟尊者不备槽中器，不除阶下草，独取盆盛水净头，长跪于和尚之前，乞求落发。石头师见而笑之曰：“伟哉此子！悟人所不能悟，为人所不知为，马师之荐不负，传道之言不谬。回视铲草众生，不啻霄壤矣。”遂为落发受戒。有诗为证：

殿草铲除是佛机，锹锄具备见何低。
净头落发夸神识，果信传灯语不非。

众人本日见新来尊者能悟石头师吩咐铲草禅机，各有愧心。及见石头师为彼落发受戒，欲传衣钵，又有妒心。私相议曰：“我辈修佛，口诵不能心悟，耳闻不能心悟。师铲草，我亦铲草；我铲草，尔亦铲草，无一人见解足称师意，无怪吾师不属意于彼也。但此人不除，终增吾辈颜厚，终传吾师衣钵，不如早图之，俾师得从容传教我也。”遂各藏刃器，密伺尊者出入。有人潜以其谋漏于尊者，尊者潜以其事闻于禅师。禅师曰：“无恙。吾自有保护之术。”遂托奉使于江西马大师，尊者始得掩耳而出。有诗为证：

众人自耻见尤常，深忌新僧上讲堂。
机漏石师为保护，奉书获出衬萧墙。

尊者传了石头师宗旨，复往江西来见马大师，马大师欣然迎而谓之曰：“窗草不除，周濂溪生意，子来见我，忘却相逢铲草之后言耶？”尊者大悟，拜伏于马师之前曰：“上人昔日先见之言，乃弟子今日悟后之证也。”乞求济度，马师遂为更名曰“天然”。出众人意外，使彼不得加害也。有诗为证：

复往江西谒马师，相逢铲草语非虚。
天然名字新更改，不使诸僧祸及肤。

尊者一日杖锡行化四方，暂憩息慧林寺。时值穷冬天寒，尊者乃取寺中木佛，焚以炷体。寺中众僧，不识焚佛来意，乃让尊者。尊者曰：“吾焚舍利，非焚木佛也。”少顷，座上木佛俨若新装，众人始钦钦叹服。长庆四年，告门人云：“时将至矣，吾欲行矣。”乃戴笠策杖受履，一足木及地而逝。有诗为证：

(ti n, 音忝)——探取、诱取。

扞格——格格不入。

杖锡徐行化四方，慧林忽息值风霜。
炉中焚佛来烘体，舍利烧焚衍庆长。

赋花罗汉

第廿三尊慧寂尊者，本姓叶氏，年十五，艳慕佛教，一日稟辞父母，欲出家披剃为僧。父母以“佛乃左道，惑世诬民，游手游食，不忠不孝，君子维持世道，方辞而辟之，何为治而精之。吾利汝为圣门弟子，不利汝为沙门罗汉。且儒家事业，有实功，有实效，非若释家虚无寂灭、渺茫不可凭据者也。汝能攻习儒者经书，达则为卿为相，不达则为师为友。千钟粟，出自书中；黄金屋，出自书中；如玉女，出自书中。平生志何所不遂？诗云：‘世上万般皆下品，思量惟有读书高。’又云：‘只见读书朝北阙，哪闻念佛上西天。’由此观之，汝正道不行，返趋邪径，老父幼年承父兄琢养，自暴自弃，不能掀天揭地，为个伟人。幸生汝为男子，正欲汝肩文章担子，做个破天荒好汉，俾亲戚故旧羨为龙驹凤子，君王黎庶恃为保障干城，父母眼前，纵不获三牲五鼎供养，乌纱紫绶褒封，亦何等荣耀。”有诗为证：

幼年艳羨作僧童，未睹儒家有实功。

揭地掀天称伟器，虚无寂灭岂能同。

父又曰：“彼释家者流，去父母毛发则不孝，背先王法服则不忠，抄化人家盈馀则无节，诵念波罗梵语则无义。立人之道，忠孝节义四者而已，无此四者，是禽兽也。人家养子称为龙凤则欣然喜，目为禽兽则赧然怒。老父先年不通古今，自愧马牛襟裾矣，所望汝克盖前愆，岂乐父先马牛而子复禽兽也。为僧作佛之说，无依之人为之，难养之人为之，父母养汝这等年纪，非无依、非难养也。且阎浮世界之中，载不尽寺宇，数不尽憎人，见几人修行成佛？几人得升天界？易者不为，却为其难者，有实功实效者不为，却为其无凭准依据者，何颠倒错乱蒙蔽不明如此也。为子者，克承父志，为孙者，绰有祖风，祖父不为佛，定不许作此事也。”有诗为证：

孝忠节义四端全，天地完人羨大贤。

禽兽只因无四德，叮咛改辙与更辕。

其父严毅说了一番，其母从容进曰：“老娘十月怀胎，止望汝不离膝下，三年乳哺，止望汝终身奉养。今养汝年方十五，粗知理义，即欲出家为僧，不惟辜父后来期望，且负我眼前劳苦矣。汝幸少壮，为人果天地气化所生耶？我将艰苦事对汝言之。毛诗蓼莪之篇有云：‘父兮生兮，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腹我出入复我，欲报之恩，昊天罔极。’汝从师训讲解经义，盖亦有年，岂不谙此义乎？既明此义，不尽性于亲而欲见性于佛。书云：“不爱其亲，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理。不敬其亲，而敬他人者，谓之悖德。”韶龄之儿，既从沙门觅父，期颐之亲，又从何处觅子？父是丈夫志量，宜期尔远大，母是妇人识见，只责汝近小，汝何说之辞！”有诗为证：

双亲养汝甚劬劳，望汝天朝作凤毛。

今既悖恩为释子，老人何处觅箕裘。

尊者曰：“男非不知圣贤事业当为，男非不知父母养育当报，第男从先生肄业，梦寐中屡有神人告我云：‘子前生许下事佛愿，今世盍当酬之。’男梦中当亦以父母劬劳未报为辞。神人复云：‘宗正法以答劬劳未晚也。’当男心已许之，特身属于亲未即去耳。许之而复背之，恐生不祥。”即啮断

濂溪——宋朝周敦颐的别号。

炆——烘烤。

二指，长跪于父母之前曰：“望父母恕孩儿不孝之罪，假我数年工程，偿了事佛愿，明了为佛心，苍苍可表，即回来报答父母。所谓一精百成，一劳百逸者也，或者男之显亲寿亲，当不出于缙绅之下。男今啮断二指，一指誓必出家，一指誓不忘亲，所谓指日成功，指日报效。今日父克成男志，后日男克终父事，始虽睽违，终实相济，岂不美哉。”有诗为证：

神人启我去为僧，偿却前生许下因。

断指告亲鸣所志，得宗正法不忘亲。

尊者父母劝之不从，亲友劝之不从，只得顺其所志，遂依南华寺通禅师落发为僧。通禅师知是法器，教之持斋诵经，教之坐禅习定，但未证悟，所谓偏矣而未大也。通禅师圆寂，乃离南华寺为行化游方僧，遍访高人以终所学。及闻耽源禅师道有真传，遂师事之，从游数年，叩其所传，骀骀已悟宗旨，所谓大矣而未化也。最后参谒 山，始入堂奥，所谓大而化之者也。尝见桃花开放，心有会悟，一日作偈云：

三十年来寻剑客，几逢落叶几抽枝。

自从一见桃花后，直至如今永不疑。

山佑禅师览其偈，知其旨，隐词文心有玄解，遂呼而诘之。尊者悟后之见，历历与禅师相符契，佑禅师大喜，潜谓之曰：“佛家正法，属人传继，僧徒亿万，契悟一人。子今日从缘得道，善自护持，毋灾害尔躬，无湮没尔法。予与汝源流同，学术同，不意今日契悟又同，汝往钦哉，无辜予望。”尊者谢曰：“谨领上人教命。”有诗为证：

桃花会悟与师同，嘱托兢兢护正宗。

门下几人知契悟，矜夸便是自灾躬。

尊者一日同 山在寺外开田，地势不平，所计之田庸有高低不一。尊者问 山曰：“田势宜平，耕开田这头如何恁的低？那头如何恁的高？”佑禅师答曰：“水能平物，明日但取水面平，不论地势异。”尊者曰：“水亦无凭，毕竟高处高平，低处低平。”尊者此答皆禅家见道之谈也，其寓意谓：道难执一，若高低然也。现前即是触象皆真，顾人所处所见何如耳。佑禅师深然之。有诗为证：

开田询问势高低，水面如何一律齐。

毕竟低高随所处，道随人悟有员机。

先是，香严弟子亦从游伪山门下，好诵读经卷，泥纸上尘言，昧心中会悟。 山激之云：“吾不问汝卷册上所记得音，但问汝未出胞胎、未辨东西时本分内事，试道一句来。”香严本日懵然莫知所对，沉吟久之，进数语，

山皆不许。香严曰：“请禅师为弟子说。” 山曰：“吾说得，是吾之见解，于汝何益！”香严被 山一驳，即回转山房，检遍所集诸经，无一语可为酬对，乃自叹曰：“画饼不可充饥。”于是尽焚诸经，自言曰：“且作个长行粥饭僧，免役心神。”遂辞 山而去。直抵南阳，见忠国禅师遗迹，遂于其祠憩止焉。晚间，梦见忠国禅师慈容如活，直呼其名谓曰：“子性慧，何不慧，近前来听吾偈。”偈云：

法法法，元无法，空空空，亦不空。静喧语默本来同，梦里何劳说梦。有用，用中

无用；无功，功上施功。还如果熟自然红，莫问如何修种。

香严弟子一日因山中芟除草木，以瓦砾击竹作声，俄然失笑，忽然省悟，遂归沐浴焚香，遥礼 山。赞曰：“和尚大悲，恩逾父母。当时若为我说破。则心已明白，安有今日？”乃作一偈云：

一击忘所知，更不假修持。

处处无踪迹，声色外威仪。

诸方达道者，咸言上下机。

至是，山禅师见尊者桃花有悟，开田有悟，意香严向日不得于言，间别多年，必有所感发开悟。如尊者明慧，未可知也，遂问曰：“香严弟子近日见处如何？”尊者答曰：“某甲卒说不得。”乃呈一偈云：

去年贫，未是贫，今年贫，始是贫。去年无卓锥之地，今年连锥也无。

尊者此言，一谓香严学几于化，一谓自己学难强同，二意相关也。山不觉大笑曰：“闻子偈言，其得如来禅，未得祖师禅乎？”戏其见远遗近，词虽抑扬，其实乃深喜之。尊者师事山前后共十五载，凡有吐谈皆悟后禅语，从游众徒无不叹服，俱记载为修持要旨。尊者传了山正法，遂迁止仰山，从游之徒日益众盛，共称为仰山上人。尊青道虽超悟工夫，犹自检点不辍，日与诸徒讲解，循循不倦，且善于接机利物。当时，演山之道，为禅门标准，四方谁不服之。年七十七，同弟子往韶州行化，抵东平山。某年月日，因谓门人曰：“时至矣，吾将归矣。”遂于东平山抱膝而逝。临终有偈云：

我年七十七，老去是今日。

任性自浮沉，两手抱双膝。

却水罗汉

第廿四尊

智威尊者，本姓华氏，隋炀帝时人，身長七尺六寸，智勇过人。幼年亦事儒业，以韬略事炀帝，拜中郎将。才智足以统众，威望足以服人，亿兆称为保障，朝廷目为干城。自筮仕以至宦成，始终一志，庭无私谒，民喜天开，仁恩流于刑罚，抚字溢于催科。不茹柔，不吐刚，得持身正道。能悦迩，能怀远，得治下要机。士夫百姓有父母之谣，抚按三司有廉明之誉，铨曹考居上上，隋君虚席殷殷，居求志，行义达道者也。有诗为证：

官拜中郎佐下风，廉明猎誉寡追踪。

铨曹考绩非中下，期取勋庸勒鼎钟。

尊者初仕，炀帝黎庶不曰“良牧”，则曰“仁侯”，芳名已流落人间。及唐高祖得了天下，下诏搜罗逸德，科道文章以尊者荐。高祖嘉其贤，征为牧民守宰。尊者上表乞辞，高祖不许，三辟乃起。尊者奉命服官，不堕晚节，亲贤如就芝兰，辟恶如畏蛇蝎。小秦王得于考察，尝谓左右曰：“华先生任事老成持重，异日可为公卿。”第功名富贵之人，知进不知退。故谚曰：“乘时进易，知机退难。”尊者早年本无宦情，逼于机耳，况今时更二代，历仕两朝，厌薄功名，希心恬退。唐武德中，乃遗表辞官，挂冠于东门外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新君征辟佐皇朝，治行当居第一流。

盈满自知殃所伏，挂冠恬退卧林丘。

唐天子阅了尊者辞官表，叹曰：“此人出处分明，去就义决，真伟人也。人各有志，彼道德之流，非功名富贵所能羁也，今愿出家为僧，朕当成就其是。”遂不强求遗留，听其出家以终尔性。勤劳于公署者，得暇裕于禅关也，鞅掌于军伍者，得从容于僧席也。业儒两仕两朝，恍惚贤良芳，归禅而宗三宝，依稀智慧规。有志者事竟成，此人之谓，岂仅仅明哲保身尔哉。”有诗为证：

拜表辞官愿出家，唐王披阅大矜夸。

古云有志终成事，伫见菩提作泛。

尊者既致臣而归，闻宝月禅师道悟真宗，超玄旨，在舒州皖公山聚徒演教，尊者不惮千里之遥，直趋舒州皖公山参谒宝月禅师，求为门下。禅师纳之，以贵而知学，尤加礼敬。尊者自处，则不知有贵于己，不知受宠于君，较常人尤为谦抑，有命即趋，有事即赴。尝居己于劳，居人于逸，人大义之，师大器之。至于讲经设法，孔窃人所扞格者，彼独孚契坐禅习定机关。人所苦难者，彼独悦怿，宝月禅师尝谓同志友曰：“吾门下法器，尽不乏人，不意晚年尤得一佳士。”盖指尊者而言也。有诗一首为证：

闻说舒州宝月师，道超玄旨演真如。

抑谦参谒为门弟，独自融通见性虚。

尊者自从游禅师门下，日就月将学有缉熙，于光明道之传授，虽出于师遇，不明处则不耻下问，而质诸友。道之契悟，虽属于己，遇有得处，则不吝纸笔而志诸诗。一日，悟出本来身心，作诗一律曰：

心本绝尘何用洗，身元无病岂求医。

欲知是佛非身处，明 高悬未照时。

一日天清气爽，尊者独自寻芳，泗水问渡津头，大有意也。至一谷中，从容班荆宴坐，一则憩以节劳，一则静以观化。禅坐未几，忽然山水暴涨，泛滥谷中，排山倒石。尊者习定自若，视谷中若大厦，视山水若杯潦，此时忘乎水之怀山，亦忘乎己之坐水，心下惟曰：“此必止妖做祟，假泛滥以试吾法力，借使方寸震撼，则彼得尽其中伤矣。吾身化为中流砥柱，纵狂澜百折，自屹立不回矣。况山水几何，涸可立待，能为不灭之身害哉。”少顷，山水果自退，于尊者帷裳分毫不渍，且曰：“向来枉费推移力，此日中流自在行。”有诗为证：

谷中宴坐为寻芳，偶涨山泉作祸殃。

泛滥忽然消涸也，老僧依旧坐平岗。

尊者一生服饰器用，推崇俭约，盖佛法贵无，不居己于有，佛法尚空。不居己于实也，故衣惟一衲，取其足以蔽体，食惟一铛，取其足以养身。眼前不能脱化，且恐衲铛之为累也，如此一时，亦如此终生，不知衲铛之外，更有何者可为更易。有诗为证：

破衲和云补，寒铛带月烹。

不知衣食菲，铸意佛传灯。

尊者在皖公山储积有饭僧谷二廩，山下鼠窃狗偷之辈窥伺有日。每至廩所，辄见二虎在旁守护，盗者曰：“此诈也。闻智威和尚颇有法力，或者以猫作虎，或者画虎张威，慑制我辈不敢垂涎帑中之物。今后去，须识破是假，莫冒认是真，则彼之委积可告匱，我之枵腹可告克矣。”盗者议定，复去窃盗，三四饿夫，敌不过一二饿虎，盗未食谷，虎已食盗三四，窃盗未动廩中升合，而虎已食盗过半矣。有诗为证：

积粟山中为饭僧，狗偷鼠盗觊觎生。

几回二虎严防守，贪食城狐灭祸根。

次日，尊者捕了未死之盗送属县张令尹鞫问，其盗不待刑责，即自供招云：“某僧积谷二廩，某等起心潜行窃盗，去时廩旁尝有二虎守护，三四往不能窃。众心不死，至昨晚议云：‘某和尚有法力，防廩之虎乃纸画假虎，非真虎也。识破其法不行，则具谷可窃。’不意真虎咆哮作威，遂将众盗咬死，止孤身惊得九死一生，无地奔逃，始被僧人所执。”县令鞫问得实，将本盗重责二十，以未得财放回，容其改过，其盗转回家中，未数日亦已身死。张县令始信尊者大有道行，不然虎胡受命若此，深加礼敬。有诗为证：

执得强人送县官，供招盗谷是真赃。

山君激发无情性，数个强人尽咬伤。

张县令讳逊，以儒业发身，颇有重望，朝廷授为本县邑宰，重儒业不重僧道，每见左道之人，必斥逐之，及见智威禅师有二虎守谷之异，始回心向佛。一日，张县主官有条闲，带仆从径往宝山来谒尊者，尊者迎接至法堂叙坐。张县主因问云：“禅师徒从几何？”尊者答曰：“从游贫僧门，行者二三人。”逊曰：“盛徒现在山中，唤来相见。”尊者曰：“容某唤来。”将手中拂帚向禅床连击三下，一声风响，二虎咆哮而出，向县主面前作礼。逊上座惊怖不宁，尊者始麾之使去。逊愈加敬重，情愿弃官受戒。有诗为证：

带仆前来谒上人，问渠徒从几多名。

咆哮一声双虎出，惟兹二士守山林。

尊者事炀帝为中郎将时，阵中结纳从军二人，誓同生死。乃尊者继事唐高祖，弃官隐遁，出家为僧，间别数年，朋情恋恋，邀入山访之。既见尊者近日所为，殊不似当年体态，二人因谓之曰：“郎将今日狂耶？不然何为惺惺若此。”尊者曰：“我狂欲醒，君狂正发。”二人问曰：“子何所见我二人之狂正发也？”尊者曰：“人能摆脱尘嚣则不为狂。所囿二君嗜色耽声，贪荣怙宠，依然世昧中人，将转轮与生死之途，何由得自跳出，非狂之正发而何？”二人闻言，遂感叹而去。有诗为证：

相携入谷访年交，诘问中郎狂正高。

声色宠荣君所溺，此狂更是祸根苗。

唐仪凤二年月日，尊者始往石头城示寂，颜色不变，屈伸如生，室有异香，经月不散。

飞剑记

第一回 诸仙朝玉皇大帝 慧童投吕家出世

诗曰：

读罢残编细品论，看来世事未全均。
跖 兮有寿颜 兮天，崇 也繁华范 也贫。
自信光阴为过客，常思富贵等浮云。
人生适意须行乐，且看东游吕洞宾。

粤 自鸿蒙 一判，天地攸分，天上就起有神仙，居于三十三天，地下就生有黎庶，居于九州之地。怎么叫做三十三天？曰焰摩天、蔚蓝天、朱明天、隐玄天、玉玄天、华阳天、清灵天、太玄天、松得天、小有天、灵光天、冲虚天、幽墟天、清平天、溟漠天、浩浩天、浑浑天、无极天、大罗天、丹真天、隐元天、曜明天、曜灵天、顺和天、昭明天、丹宵天、紫虚天、太清天、赤瑛天、黄精天、玄元天、苍成天、丹元天，这便叫做三十三天。这三十三天惟焰摩天乃玉帝所居，其余神仙在蔚蓝等天居住。故《茅君内传》云：“大天之内有诸洞天，乃仙真之所居。”正谓此耳。怎么又叫做个九州？曰冀州、兖州、青州、徐州、豫州、荆州、雍州、梁州、扬州，这名九州。九州之黎庶林林总总，就有个人王帝主为之统率。三十三天神仙千千万万，就有个玉皇上帝为之管领。其人王帝主，就如当今皇帝，居于燕京，就住有个金銮宝殿。觴 棱金雀，象魏 龙墀，齐齐整整。凡官僚奏事，皆在那个所在”就如那玉皇上帝，居于焰摩天中，住有个通明宝殿。那通明宝殿兀兀突突，琼楼玉宇森严，辉辉煌煌，彩云紫霞缭绕，因此叫做通明宝殿。凡神仙奏事，皆在那个所在。这通明殿的事凡人怎么知道？苏东坡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淡月疏星绕建章，仙风吹下御炉香。
侍臣鹄立 通明殿，一半红云捧玉皇。

话说唐朝有一神仙，姓吕名嵒，字洞宾，别号纯阳子。这个神仙的来历还是怎的？当原先乃是钟离仙一个徒弟，名唤慧童。钟离仙是哪一代的人品？原是汉朝明帝时有一人复姓钟高，名权，字云房，曾举孝廉，授上大夫之职。一日解组归山，修行慕道，得做一个神仙，居于终南山碧天洞中。他是个众仙的班头，人人称他汉钟离。当时纯阳子做了他一个徒弟，跟随他一十二年。一日是众仙朝元之期。怎么叫做朝元之期？比如当今皇帝御极两京，一

跖（zhí，音直）——人名。春秋时代农民起义领袖。被史书诬为“盗跖”，活得年岁很大才死。

颜——颜回。春秋末鲁国人。死得较早。故有“跖有寿颜兮天”之说。

崇——汉代“赤眉军”首领樊崇。

范——春秋时吴国大夫范蠡。

粤（yuè，音越）——古语中，与“曰”通用。

鸿蒙——古人认为天地开辟之前是一团混沌的元气，这种自然的元气就称鸿蒙。

觴（shāng，音伤）——古时盛酒器。

金雀——钗名。镀金首饰之一。

象魏——古代天子、诸侯宫门外的一对高建筑。亦称“双阙”。

龙墀——大殿的台阶。

鹄（hú，音胡）立——直立。

十三省的官员皆要三年一朝。天上玉皇大帝御殿，这三十三天的神仙，并天下名山福地，如终南山、蓬莱山、阆苑山、方壶、员峤山的仙子，也要三年一朝，故此叫做个朝元之期。一日，钟离子领着众位仙僚，径到焰摩天中通明殿下，来朝玉帝，遂带了这个慧童回到天宫。那一日，玉帝御殿朝仪怎生摆列？则见：

河横析木，日耀扶桑。满空中腾着瑞气，氤氲氤氲；合殿上拥起祥云，缥缈缥缈。仙韶迭奏隐隐约约，风伯传送着音声；天鼓遥闻丁丁东东，雷神驱将来号令。碧鸡啼处，咿咿喔喔的堪闻；丹凤翔时，辉煌煌煌的可爱。宝炉内焚着清净香无为香，馥馥芬芬扑鼻的龙涎麝脑；金阶下列着绛鸾仗彩节仗，齐齐整整惊人的虎贲龙骧。系列着轩轩昂昂的翊圣与佑圣，西列着雄雄猛猛的天蓬和天猷。三十六员天将森森严严，水犀甲凤翅盔龙泉剑闪烁烁的豪光；二十八宿星官济济楚楚，紫罗袍白象简黄金冠从从容容的态度。引班的有孙卢张萨，升的升降的降雍雍穆穆四位真人；奏事的有天地水府，举的举劾的劾正正公公三官大帝。左金童右玉女，执那幢幡宝盖悠悠扬扬；前火部后雷司，撮着魔怪精邪轰轰烈烈。正是：

九重天上钦仁圣，万笋班中置卫臣。

文武两班齐拜舞，昊天金阙独为尊。

却说钟离子同着众仙僚朝见玉帝，三扬尘三舞蹈，诚惶诚恐稽首顿首，此不在话下。玉帝以钟离子是个神仙的领袖，拜舞已毕，乃命众仙僚先退其班，独留钟离子在后。却令直殿将军掇了一个绣木，赐钟离子侧坐于通明殿上，遂赐了一席御筵，列着些仙果仙肴仙茶，并着仙酒，玉帝亲自陪饮。你看这钟离子与着玉帝君臣道合，就如鱼水一般，在那通明殿上，讲仙宗究法旨论世事，自辰牌时分饮起，直饮到未牌时分，还未退殿。

却说这个慧童，以师父进朝，他只在三天门外等候。那一日天清气朗，玉宇无尘。正是碧空清似洗，紫雾气全除。九霄推日毂，万国俨冰壶。那慧童站在天门之上，观看下凡的景致。只见青山隐隐，绿水悠悠，朱阁巍巍，画楼兀兀。花街柳巷，许多的红粉嬉游；酒馆歌台，无限的游人燕饮。那道童观看一回，自思跟了师父一十二年，整年整月只在终南山修炼，哪里见这样的繁华。遂起了一点凡心，背着师父就蹶起一朵祥云，径投下界而来，将欲投胎出世。

及钟离子宴罢御筵，谢了玉帝天恩，出了三天门外，寻着这个徒弟，哪里见他个踪儿影儿？却有把天门的将吏说道：“钟离先生，你那个徒弟下凡去了。”钟离子慧眼一照，只见他降在河中府永乐县中，将要投人家出世。乃叹曰：“此厮仙骨未充，凡心未泯，何缘之浅、分之悞乎？”又自思：“这个徒弟跟我一十二年，道将有得，岂忍他半途而废？他虽投胎出世，久后必须度他，也见我师弟相与之情。今且转终南山而去，再作区处。”于是驾一朵祥云，独自转回终南山洞中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慧童按落云头，来至河中府永乐县。自西门而入县中，前街行过后街，南巷游过北巷，思要寻一个阔阔门第并尊贵的父母投胎托生。恰转到

翊(yì, 音易)，佑——辅助。借指文官。

天蓬、天猷——传说中的武将。

毂(g, 音谷)——指车轮。因日形如毂，故称太阳为“日毂”。

冰壶——比喻洁白。

燕饮——燕通“宴”。

东门，见一个八角坊牌，上写着“三代承恩”四个大字，又小书“祖吕延之授浙东节度使，子吕渭授礼部侍郎，孙吕让授海州刺史。”慧童见之，喜曰：“吕氏之门第高乎！”遂至其家中。

时吕海州年四十无子，其妻王氏身怀有孕，吕海州恐其六甲是女，思欲转女为男，又恐妻子临盆之时或产生留难，思欲转祸为福，乃发了一点的诚心，请着羽士之流建坛求嗣之醮。那羽士们三三五五遂披着法服，戴着黄冠。建立瑶坛，宝灯银烛联星斗；展舒符篆，玉字金书舞凤鸾。诵几卷北斗经、三官经、玉枢经，行行灭罪；拜数本祖师忏、水府忏、星辰忏，句句消愆。宝幡宝盖，装严的好好生生；龙笛龙笙，品美的嘹嘹亮亮。这一所道仗到也齐整得紧。醮坛边且贴有求嗣对联云：

累世培善根，应拟庭前生嫩桂，
九天赐英物，行看掌上捧明珠。

又一联云：

善信修斋，遥望仙真降鸾鹤；
皇天眷德，定教释氏送麒麟。

慧童到醮筵边观看一回，私心窃喜，说道：“积善之家当有余庆。吾欲托生，非海州为父王氏为母不可也。”于是计上心来，只等着王氏弥月之时临盆之际，就投胎便了。

却说醮事已完，诚心告竭，神仙散会，羽客撤班。时执事者并吕海州家人，欢欢喜喜向吕海州面前齐声说道：“人有善愿，天必从之。相公此后必生个麒麟子矣。”其婢妾十数人亦对王氏说道：“今日建此善醮，福有所归，夫人必产个贵子。”夫人见这些婢女齐声道好，亦满心欢喜。越数日，将就就时，忽有一只白鹤自天而下，飞入帐中。只见这一个鹤呵。

素翎濯濯，朱顶鲜鲜。色例于雪，声闻于天。羽族之宗长从来有说，仙人之骐驎自古相传。华表月明，丁令威托之返魄；缙山云拥，王子乔乘之登仙。静夜而听琴来蕙帐，清晨而觅食在芝田。吊陶家之墓奇奇异异，掠赤壁之舟翩翩跹跹。纵尔游在沙丘，端不中明皇之箭；若还养于卫国，还须乘懿公之轩。正是：

养就舟砂寿美绵，羽毛曾伴雪霜眠。
于今飞入红帷幕，却兆佳人产异仙。

却说王氏夫人见了此鹤飞入帐中，俄而不见，家中人大惊小怪，此是一场异事。岂知是这个慧童特来投胎出世，化成此鹤。须臾之间，王氏夫人腹中疼痛，不数刻遂生一子。众方知鹤之入帐，兆产生之瑞也。王氏所生之子，乃贞元十四年四月初四日巳时。吕海州因诞此子，不胜之喜。及视其掌心之文，有一山三口之异，乃取名崑，表字洞宾。以此生年月日时并属其四，皆是阳数，因号为纯阳子。

纯阳子之生，金形木质，道骨仙风。鹤顶龟背，虎体龙腮。翠眉梭层，凤眼朝鬢。颈修颧露，额阔身圆。鼻梁耸直，色黄白。左眉角一黑子，左眼下一黑子。两足下隐隐有纹。见者莫不奇之，皆摩其顶曰：“此天上石麒麟

羽士——道士的别称。

醮（jiào，音叫）——古代一种祷神的祭礼。

符篆（fú lǎn，音服录）——道教的法术之一，说是天上神的文字。

就蓐（rù，音入）——妇女临产。

也。”时有马祖者，是释家一个慧眼禅师，因见了这个纯阳子，乃曰：“此儿骨相不凡，自是风尘表物。他日逢钟则，但大才而晚成耳。”

纯阳子自幼聪敏，日记万言。时九岁，学识超群。所作的文章，就是班孟坚、扬子云一副心肝想出来的。所吟的诗句，就是杜子美、李太白一张口吻说出来的。所写的字式，就是钟繇、王右军一管笔札书出来的。且素性不好华靡，惟戴着一顶华阳，内穿着一顿黄白襦衫，系着一条大皂条。其状貌潇洒，就相似汉之子房一般。早年游泮，但两举进士不第。纯阳子有这样学识，怎生不第？这正是仙文不入俗人眼，非是朱衣不点头。直到唐末咸通中，才举进士，时年六十四岁，父母俱已丧矣。这哪里是“一举登科日，双亲未老时。锦衣归定省，重着老莱衣？”怎么纯阳子举进士恁迟？盖六十四卦已尽，乃始于乾，此纯阳之应，故马祖知得他大才晚成。当时纯阳子既举进士，即授咸宁县知县，将欲赴任。忽钟离子在终南山中思念这个徒弟，乃曰：“慧童下世，若论仙家日月，不过三年，计浮世间六十余年矣。吾若不去度他，恐未免轮回之路，”于是离了终南山碧天洞中，竟来度着这个纯阳子。且看下面分解。

班孟坚——班固。

扬子云——扬雄。

钟繇(yáo, 音摇)——三国时魏国大臣。书法家。

王右军——东晋书法家王羲之。

第二回 吕纯阳遇钟离师 钟离子五试洞宾

却说钟离子自终南而来，径到长安，扮作一个道人。青中白袍，长髯秀目，手扶紫筇，腰挂一个大瓢，直入旅肆之中，从瓢中取出数十文铜钱，问酒保沽酒而饮。一饮三斗，众皆异之。饮罢大书三绝句于壁。

其一云：

坐卧常携酒一壶，不教双眼识皇都。

乾坤许大无名姓，疏散人中一丈夫。

其二云：

得道真仙不易逢，几时归去愿相从。

自言住处连沧海，别是蓬莱第一峰。

其三云：

莫厌追欢笑语贫，寻思离乱可伤神。

闲来屈指从头数，得到清平有几人。

纯阳子将之任，道经此地，亦投入旅肆之中，遂邂逅钟离子。阅其人状貌奇古，观其诗辞语飘逸，因揖问姓氏。道人道：“吾复姓钟离；名权，云房其字也。”纯阳子再拜而揖之，遂同坐旅肆之中，相与谈论玄理。因问道：“先生，方外之游乐乎？”钟离子道：“人生浮世，如轻尘栖弱草耳。况贫贱乃求富贵，富贵遂蹈危机。故当是时，扬雄有天禄阁之灾，韩信有未央宫之祸。此宦途甚苦也。若我方外之游，破衲头胜于紫罗袍，双丫髻胜于乌纱帽。鱼鼓筒板胜于玎珰珂佩，葫芦拂帚胜于象笏朝簪。紫丝绦胜于黄金带，青芒履胜于皂朝靴。早眠晏起胜于待漏朝天，徐步安行胜于望尘跪膝。或有时而遨游世界，则以山川当图画，以天地作行窝。或有时而栖宿岩居，则以风月作主人，以烟霞为伴侣。故陶隐君诗曰：‘深山何所有，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娱乐，不堪持赠君。’以此论之，方外之游乐也！乐也！”纯阳子一闻此言，仙机重悟，凡梦顿醒。遂说道：“钟离先生，吾欲弃兹功名，修慕黄白。先生肯教我乎？”钟离子道：“君可吟诗一绝，待予观之，看你志向何如。”纯阳子笔不停缀，书二十八字之诗。

诗曰：

生在儒林遇太平，悬缕重深布衣轻。

谁能世上争名利，臣事玉皇归上清。

钟离子见了此诗，不胜之喜，说道：“诗以言志，而子之志向卓矣。”遂与纯阳子同憩肆中。钟离子自起执爨，时纯阳子讲论竟日，精神怠倦，乃就几上假寐，遂悠然一梦。始以举子业赴京状元及第，为州县官，擢朝署，乃升台谏，及翰苑秘阁，无不备历。升而复黜，黜而复升。前后两娶贵家女，儿女满前，皆为毕嫁娶。孙甥济济，簪笏满门，如此几四十年。最后独相十年，权势熏炙。忽被重罪，籍没家赀妻孥。留投岭表，一身子然穷苦，立马风雪之中。方此浩叹，恍然梦觉，钟离子在傍，炊尚未熟，笑曰：“黄粱犹未熟，一梦到华胥。”纯阳子大惊，说道：“先生知我梦耶？”钟离子道：

筇（qióng，音穷）——杖。

黄白——神仙修炼之事。

岭表——古地区名。即岭南。

华胥——传说中的国名。遥远非舟车足力之所及。

“子适来之梦，升沉万态，荣瘁多端，五十年间一顷耳，得不足喜，丧何足忧。”纯阳子感悟慨叹，知宦途不足恋矣。乃俯伏于地，再拜钟高子为师。说道：“先生非凡人也，愿求度世之术。”钟离子遂以手扶起纯阳子，乃诡言谓曰：“度世之术吾非不教子也，奈子骨节未完，志行未足，若欲度世，虽更以数世则可。”遂辞去。

纯阳子再三留之不得，怏怏自失，乃喟然曰：“功名身外物耳，吾何以慕为。”遂弃官而归，不之咸宁，而回永乐。寻一个幽僻所在，结茅屋数椽，名曰“悟真斋”。左边种几株苍苍的松，右边栽数竿翠翠的竹，扁曰“松竹交阴”。每于风清月白之夜，其松声竹韵，萧萧焉如春潮带雨声，而疏影扶疏，且满地上走龙蛇也。纯阳子于此静养天和，心旷神怡，书一绝句于壁云：

九重天子寰中贵，五等诸侯阃外尊。

争似布衣清兴客，不将名姓属乾坤。

却说纯阳子自别了钟离师，虽居静室之中，靡自不思，靡自不想，每开窗启户之际，望碧云叹曰：“山川间隔，道路阻长，吾师其何在乎？”纯阳子口里念着这个师父，心里想着这个师父，岂知钟离子只在纯阳子的眼前，正要度他上升。但怕他道心未定，于是暗暗的试他七次，还是真心学道，还是假心学道。

第一次怎的试他？时值正月初一日，乃履端之辰。怎的叫做履端之辰？一年三百六十日，此日乃是个岁首，故曰履端。你看这一日庆新的，见老者，哪一个不说句愿长者福如东海寿比南山？见商贾，哪一个不说句东处获财西处遇宝？见读书的，哪一个不说句际会风云榜登龙虎？就是见一个娃子，哪一个不说句聪明天启早中三元？纯阳子清早起来，刚烧香出门，正是一年的采头，不想见一个乞丐，衣服儿褴褛，头发儿蓬蓬松松，身体儿秽秽臭臭，倚门求乞纯阳子施舍。纯阳子与了一餐酒饭，又与了数十文青钱、数斗白米。丐者却云：“我一年叫化的利市，要多与些。”纯阳子只得又添些钱米，那丐者又索之不已。纯阳子道：“你今日有了这多钱米，背负不起，明日再来也罢。”丐者怒云：“今乃元旦之日，正到你家来发个利市，你钱儿不舍几万，米儿不舍几挑，却教我明日来，可恶可恶！”遂抽刃相向，欲将纯阳子杀之。纯阳子再三礼谢，说道：“是我不是，知罪知罪。”复命着家童出酒食相待，丐者乃笑而去焉。此丐者是甚么人？乃是钟离子命罗候之神扮的。此一次仅见得纯阳子度量宽洪，轻财布施了。

第二次却怎的试他？纯阳子一日收羊山中，那羊子正在啮草之际，忽有一猛虎见了此羊，咆哮而来，牙爪一张，摇地轴撼天关之势；威风一展，崩山颠裂石块之声。那羊子是个见草而悦见豺而战的，一见了此虎，不胜惊惧，遂逃近纯阳子身边。纯阳子乃当虎之前说道：“尔虎称为山君，何无仁心耶？今日必欲伤害此羊，请噬于我。”虎乃俯首而去。这个虎怎的恁般老实，此正是钟离子命着山神所变，二次试纯阳子的。此一试，纯阳子无惧心了。

第三次却怎的试他？钟离子命取个杏花之精，扮作一个女子，径来悟真斋中。纯阳子正静坐观书，忽见一女子年可十七八岁，眉如抹翠，鬓似堆鸦。软款款腰肢绝胜章台柳，娇滴滴面貌还同金谷花。袅袅婷婷，更好如西家施赵家燕；标标致致，又好似宋国艳楚国娃。一见了纯阳子，笑容可掬，自言：“归宁母家，至此迷路，足弱倦行，借此少宿一宵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娘子差矣。男女授受不亲，嫌疑之际不可不避，小娘子请他往。”女子道：“日云暮矣，道且甚长。况此天晚之时，猛虎皆出，其山中邪祟又皆现形。君子

不假妾一宿，欲断送小妾乎？”纯阳子无言可答，只得留他一宿。到晚来大明灯亮，效关云长秉烛达旦之意。不想这个女子窈窕万态，调戏百端，夜分逼纯阳子共寝，且曰：“妾与君子有缘，当此月夕花晨，觅取云情雨意，有何不可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尔为女子，不守三从之训，四德之规，夤夜私奔，何败坏风俗若此！”女子道：“卓文君岂不是妇人？”纯阳子道：“鲁男子宁不是丈夫？”你看此一晚呵，那女子千方百计，只是要这纯阳子交合。那纯阳子三推四阻，只是要那女子休心。不觉的隔窗鸡唱，天色已明，女子无如之奈，只得辞别而去。此一试，纯阳子色心定矣。

钟离子却又四次试他。传命山魑魍魉之鬼，扮作劫贼。纯阳子一日夜寝，只见一伙劫贼约有二十余人，鸣锣呐喊，仗剑持矛，为首的自称楚霸王，为从的称大张飞小张飞，又称邓天王，称巨无霸。人人凶狠，个个威猛。将纯阳子所有的家货，凡金银钱钞宝器与着丝绵之类，一概掠去。其家人哪一个不戚戚然，独有这个纯阳子一毫不以介意，乃将一壶之酒自斟自酌，且曰：“吾的家货纵化为乌有先生，吾的性情且乐此青州从事。”既又歌曰：“白玉温温兮，贾害之媒。黄金累累兮，构祸之胎。富贵之多忧兮，不知贫冥之无怀。人生有酒兮，且衔杯。”纯阳子虽恁般无虑，但家货既罄衣食不敷，只得躬耕自给。一日忽于锄下见黄金数十饼，乃说道：“无劳而获，身之灾也。”遂将锄速掩之，一无所取。你看云房子此一试，这纯阳子利心不动，何等有养。

一日云房子又六次试他。仍令山魑魍魉之鬼，现出奇形怪状，或为青脸獠牙，或为三头六臂。长的长大的大，就似那八大金刚；矮的矮小的小，就似那龟神土地。纷纷扰扰，抛砖的抛砖，弄瓦的弄瓦，舞刀的舞刀，挥刃的挥刃，皆来侮弄着纯阳子。纯阳子此时若没有道心，怎的不惊恐。好一个纯阳子，于那些精怪，奇奇异异，见而若未见；嘈嘈杂杂，闻而若未闻。直到天明，那些精怪方才散去。此一试，纯阳子见怪不怪，道心定矣。

云房子虽六次试着纯阳子，又恐他色心还是易动的。越数夜，又着令灯檠之精调戏于他。纯阳子一夕在灯下观书，忽见一美妇人立灯下而唱，唱道：“郎行久不归，妾心亦伤苦。低迷罗箔风，泣尽西窗雨。”此精怪意欲以才貌动着纯阳子。纯阳子举眸一觑，见是一个妇人，默然无语。其妇人乃说道：“妾本东方人氏，鬻身彭城郡。今郎观光上国，妾孤眠暗室，故来相伴。”话毕又唱，唱道：“一自别郎音信杳，相思瘦得肌肤小。秋夜迢迢更漏长，剔尽寒灯天未晓。”唱毕即灭却灯亮，促纯阳子同寝。纯阳子道：“吾正人也，小娘子此来念头错矣。”其女子强强扯拽，纯阳子疑其为怪，以手握之，肌骨甚细，久之不动。复燃烛照之，乃一灯檠也。纯阳子乃喟然长叹，说道：“精怪之屡屡现形，吾之道心未定乎？”

鸡之将鸣，云房子又令山魑之精，扮作二三械死鬼囚，血肉淋漓，哭泣号叫，谓纯阳子曰：“汝宿世杀死我等，今急偿我命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杀命偿命宜也，其又奚辞？”遽索取刀绳自尽。时东方欲白，忽闻空中叱声，鬼皆散去。一人抚掌大笑而下，乃云房子也。纯阳子一见，满心欢喜。乃再拜

夤（yín，音银）夜——深夜。

鲁男子——古称不好色的男人为“鲁男子。”

青州从事——美酒的隐语。

灯檠（qíng，音晴）——灯台。

言曰：“自别吾师，思心欲渴。今日重逢，万幸矣。”云房子曰：“尘心难灭，仙才难值。吾之求人甚于子之求吾也。吾七度试子，皆能坚忍，得道必矣。但功行尚未有完，吾今且授子黄白秘方，可以济世利物，使三千功满，八百行圆，吾来度子。”但不知云房子授黄白秘方何如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三回 秘授纯阳子丹诀 吕纯阳发大誓愿

却说纯阳子再拜云房子，求取黄白秘诀。云房子曰：“子恋此故乡一块土，故旧相与，未免有系累心，尚能随我之终南山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离此故乡一块土，无难为也。”遂将屋宇田地悉依与僮仆，即随着云房子偕行，云房子乃同着纯阳子，不辞艰险，过一岭又过一岭，涉一川又涉一川，经一坞又经一坞，历一源又历一源。芒鞋踏破春郊色，藜杖拖残竹径烟。行到嵯峨一绝顶，恍然小有洞中天。这一所洞天就叫做碧天洞天。则见：

乔松茂盛，嫩竹交珈。碧秀千年之草，红开四季之花。对对瑞鸾飞，毛披锦绣；双双玄鹤舞，头顶丹砂。怪石堆山卧，棱棱层层乱虎；老藤挂树悬，弯弯曲曲长蛇。洞府别藏着日月，洞门常锁着烟霞。洞中桃餐的是千年琼实，洞中茶烹的是二月龙芽。洞中酒饮的是滴溜溜玉液，洞中饭啖得是香馥馥胡麻。甜甜脆脆笋甘于鲙，团团枣大如瓜。正是：

一坞白云闪不卷，半山明月寂无哗。

仙家自是尘氛少，胜地由来景物嘉。

却说云房子既到碧天之洞，却引纯阳子入金楼玉台琼宫贝阁。光景照耀，气候如春，遂相与坐盘陀之石，饮元和之酒，共谈至道。既而教纯阳子炼丹之法，以白汞为母，朱砂为父，黑铅为子，置一座日月炉，用一般文武火，七回九转，炼得个丹药而成。有诗为证：

诗曰：

九鼎烹煎九转砂，区分时节更无差。

精神气血归三要，南北东西共一家。

天地变通飞白雪，阴阳和合产金华。

终期凤诏空中降，跨虎骑龙谒紫霞。

又有诗云：

欲神长生不死根，再营阴魄与阳魂。

先教玄母归离户，后遣空王镇坎门。

虎到甲边风浩浩，龙居唐内水温温。

迷途争与轻轻泄，此理须凭达者论。

云房子炼丹已成，乃与纯阳子说道：“此丹可以点石为金，玉皇之俸禄也，子勿轻视。”纯阳子拜谢说道：“敢不从命。”既而云房子又将素书数卷付之，且说道：“读此可以修心炼形，子秘之。”纯阳子接书礼谢。俄有一青衣童子，头挽双丫髻，云履玉佩，异香氤氲。手持玺纸金书，对云房子道：“群仙已集蓬莱上宫，待先生赴天池之会。”云房子将去，纯阳子送之以诗。

诗曰：

依（biào，音漂）——按份儿或按人分发。

（lún，音栾）——圆貌。

盘陀之石——仙家之石。

元和之酒——仙家之酒。

玄母——传说中的道教之母。

空王——佛家语。佛的尊称。

玺（xǐ，音洗）纸——盖有天皇印章的文书。

得道未来相见难，又闻东去幸仙坛。
杖头春色一壶酒，顶上云攒五岳冠。
饮海龟儿人不识，烧山符子鬼难看。
先生去后身须老，乞与贫儒换骨丹。

纯阳子此诗，盖虑其师之不返。云房子道：“汝但驻此，吾去不久。”遂望东南上乘紫云冉冉而去。纯阳子怅望久之，遂将云房子所付素书数卷披阅诵玩，独处洞中旬日。云房子一日回，道：“子在是岑寂，得无思故乡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既办心学道，岂有家园思也。”云房子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既又说道：“吾向者教汝烧铅炼汞，外丹尔，今吾以内丹之法授汝。”纯阳子拜问其理，云房子道：“汝知分合阴阳之妙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未知。”云房子道：“守阴则只是魄，存阳则只是魂。若能聚其阳魂以合阴魄，使阴阳相会，魂魄同真，是谓真人。”纯阳子道：“魂魄冥冥，至理甚妙，何以全形？”云房子道：“慧发冥冥，泰定神灵。神既混合，岂不契真。金形玉质，木出精诚。大药既成，身乃飞轻。”纯阳子又问水火龙虎之说。云房子道：“身中有真火，有真水。肾属水也，水中有气，名曰真火。心属火也，火中生液，名曰真水。真水以水生木，肾气足而肝气生。以绝肾之余阴而气过肝时，即为纯阳。藏真一之水，恍惚明真龙。真火以火克金，心液盛而肝液生。以绝心之余阳而液到肺时，即为纯阳。藏正阳之气杳冥，名真虎。气中取水，水中取气，正所谓龙从火里出，虎向水中生。此大丹也。”纯阳子又问道：“如此修行，有魔难否？”云房子道：“子知十魔九难乎？九难者，衣食逼迫，一难也。恩爱牵缠，二难也。利名萦绊，三难也。灾患横生，四难也。盲师约束，五难也。议论差别，六难也。志意懈怠，七难也。岁月蹉跎，八难也。时世乱离，九难也。十魔者，一六贼魔，二富贵魔，三六情魔，四恩爱魔，五患难魔，六神佛为害，是圣贤魔，七刀兵魔，八女乐魔，九女色魔，十货利魔。此十魔九难，修行者有一于此，未见其道之成也。”纯阳子拜谢，说道：“深承尊教，某今胸次豁如矣。”云房子道：“子精心而修，毋摇尔精，毋劳尔形，使内神出现，外神来朝，功圆行满，膺篆受图，紫霞满目，金光罩体。或见大龙飞，或见玄鹤舞，彩云缭绕，瑞气纷纭。出凡入圣，出死入生。此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日也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崑虽不敏，请事斯语矣。”云房子又恐吕纯阳道心弗固，复以三字诀赠云：

这个道，非常道。性命根，死生窍。说着丑，行着妙。人人憎，个个笑。大关键，不颠倒。莫厌秽，莫计较。得他来，立见效。口对口，窍对窍。吞入腹，自知道。药苗根，先天兆。气要坚，神莫耗。若不行，空老耄。认得真，老还少。不知音，休指教。静里全，明中报。乘风鸾，听天诏。

云房子既传以上真玄诀，俄有扣户者，乃清溪道人郑思远与太华施真人由东南而来，云房子开户延之，相揖共坐。纯阳子亦稽首拜之。施真人乃对云房子问道：“此何人斯？”云房子道：“本朝吕海州之子，名崑字洞宾。少习儒墨，六十始第。邂逅吾于长安酒肆中，从吾学道，今将有得矣。”郑君道：“形清神旺，目秀精藏。子欲摆脱尘网，可吟诗一首，吾观其才思何如？”纯阳子立献其诗云：

万劫斗生到此生，此生身始觉飞轻。
抛家别国云山外，炼魄全魂日月精。

比见至人论九鼎，欲求大药访三清。

如今获遇真仙面，紫府仙扉得姓名。

郑施二仙深叹其才清句丽。时春禽嚶，岭云淡荡，施真人道：“子再写洞口景致何如？”纯阳子又题云：

春气塞空花露滴，朝阳拍海岳云归。

仙禽自识韶华好，闲立花梢傍户啼。

郑施二仙乃贺于云房子，说道：“公得妙徒矣。”既而二仙邀云房子同去朝元。云房子对纯阳子道：“吾朝元有期，至玉京当奏子功德，升入仙阶，子恐不久归此洞也。”纯阳子再拜谢曰：“崑之志异于先生，必须度尽众生方上升未晚也。”云房子见纯阳子发此大愿，此心怅然，乃复赠一诗云：

知君幸有英云骨，所以教君心恍惚，含元殿上水晶宫，分明指出神仙窟。执手相别

意如何，今日与君重作歌。说尽千般玄妙理，未必君心信也么。君今已作升仙客，立誓约

言亲洒血。须知此道重如山，叮咛未可逢人说。

钟吕授受已毕，施郑二仙乃督促云房子以行。于是三仙人各乘彩鸾从碧空中冉冉而去。

九鼎——古代传说，夏禹铸九鼎，象征九州。

三清——道教所尊仙三位神。即玉清元始天尊、上清灵宝道君和太清太上老君。

朝元——道教徒礼拜神仙。

发此大愿——吕洞宾发愿：欲多道行世界，化度于人。

第四回 洞宾得遁天剑法 飞仙剑斩蛟杀虎

却说纯阳子以钟离师既去，拜而送之，且伫立以望，叹曰：“师去也，几时归？无可奈何丹凤下，似难留住白云飞。”怅望日轮西时，有火龙真人道装素服，头戴逍遥巾，足穿着云履鞋，腰系着碧丝绦，身佩着两口宝剑，乘一朵祥云，自庐山翠微洞而来。见纯阳子问道：“适乘彩鸾而去者谁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吾师钟离也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君为云房之徒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然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君丰标俊逸，态度闲雅，云房得人矣。”既又问同升者二人：“彼何人也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一乃郑神仙，一乃施真人，今邀吾师同去朝元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云房既去朝元，何不携子同往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子与师有誓，必欲度尽世人方始上升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但恐世态纷拏，人心莫测。吾闻之孟郊诗云：‘古人形似兽，皆有大圣德。今人表似人，兽心安可测。虽笑未必和，虽哭未必戚。面结口头交，肚里生荆棘。’以此论之，人间只是无波处，一日风波十二时。君度之难也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吾尽吾心耳。”既而问：“先生住居何处？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吾住居庐山之境翠微洞中，今遨游山川以至此耳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先生携此二剑何为？”火龙真人道：“此剑用昆仑山所产之铜，女媧炼石之炭，老君却魔之扇，祝融烧天之火，煅炼而成。禀阴阳之纯粹，凜雪霜之寒铓。一断烦恼，二断色欲，三断贪嗔，此非是凡间之剑。听我道来：

烘炉煅炼冰铁，磨琢青锋光皎洁。天罡躬自动铃铎。荧亲身添炭屑。棱棱神将按天条，隐隐星辰依斗列。名重干将与莫邪，利过纯豪于巨阙。天曹将吏魂魄惊，地府精邪心胆怯。下海掀翻龙住窝，上山砍碎虎狼穴。断除烦恼及贪嗔，色欲从来俱断绝。

纯阳子闻得其剑一断烦恼二断色欲三断贪嗔，心窃欲之，但未可发言。火龙真人知得他爱惜此剑，即问道：“子欲吾剑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不敢请耳，固所愿也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俗语道得好：‘红粉赠与佳人，宝剑付之烈士。’君既欲吾此剑，即当赠之。”遂解取二剑付与纯阳子。纯阳子即拜谢，说道：“先生惠我者厚矣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此二剑一属雄，一属雌，君以此自卫则可，以此斩邪则可，若以此杀人，则不可也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敢不奉教。”于是火龙真人辞别纯阳子，驾一朵彩云而去。洞宾既得火龙真人之剑，遂携了二剑游遨寰宇，一日，至地名吕梁洪，只见那一派水呵：

洪流浩浩，大势汪汪。流浩浩漫天溢地，势汪汪搅海翻江。弥弥漫漫可比着龙门积石，渺渺荡荡即如那巫峡瞿塘。奔奔腾腾漫说道鄱阳湖之鼓蠡，澎澎湃湃又岂止洋子江之马当。凭他天堑，只是这般凶险；纵是海门，不过如此汪洋。我道万山而莫之塞，谁言一苇而可以航。更有锦帆而未能飞渡，从多桂棹而岂可泳扬。妙计若韩侯囊沙而奚堪壅蔽，雄才如汉武罄竹而何可提防。泻猛浪而花飞，山颠势溃；激洪波而鲸吼，霹雳来扬。

正是：

黄河之水从天下，万顷茫茫似沸汤。内中更有妖魔在，说起令人心胆寒。

拏（ná，音拿）——纷乱。

铓（máng，音忙）——“铓”通“芒”，指光芒。

天罡（gāng，音刚）——星官名。那北斗七星的柄。

干将、莫邪——古代传说中雌雄宝剑的称谓。

蠡（lí，音离）——蠡：瓢。鼓蠡是形容水波汹涌的样子。

马当——山名。山形似马，横枕长江，为江流险要之处。

却说吕梁洪有这般大水，水中就有一样大蛟，鼓浪成雷，喷沫为雨，一年四季不知吞噬人几多性命。一日纯阳子游至其处，只见一妇人淡妆素服，手中提一壶之酒，沿河恸哭，悲悲切切，真个是“眼若悬河决，泪若河水流，河水须有竭，泪痕常在眸。”纯阳子一见，心中恻然。因问道：“小娘子为甚的痛哭？”那妇人一见了纯阳子，乃拭干眼泪说道：“妾夫姓张，临此河居住。此处有一大蛟，专一啖人性命。吾夫死于此，吾二子死于此，一家三命尽葬于蛟精之腹。今当清明之节，携酒一卮，临流奠祭一会，因此悲哭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昔义兴有蛟，周处斩之。沔水有蛟，邓遐截之。今蛟在吕梁水中，曾无一人勇士则挥剑毙之乎？”

纯阳子虽是这等说，岂知那蛟精却不是义兴桥下之蛟可以斩得的，又不是沔阳水中之蛟可以截得的。神通广大，变化无穷。一闻得纯阳子此言，遂跃出三层之浪，则见：

爪牙厉厉，鳞甲纷纷。鼓浪而轰雷震地，喷沫而猛雨倾盆。扬鳍而神愁鬼哭，呵气而地惨天昏。狡过洪都之孽龙，谁敢举许旌阳之剑？毒如潮州之巨鳄，孰能驱韩昌黎之文？力大几万钧，端可以搅翻沧海；身大数百丈，又可以绕遍昆仑。见者皆寒心破胆，闻者尽慑魄销魂。

正是：

万顷波涛泻海门，鳞虫数此独为尊。

鲸鲵未敢呼兄弟，鳌蜃甘心作子孙。

却说纯阳子见了此蛟，尚未曾拔剑飞去，那蛟精先喷了一口妖气，腥不可闻，将那恸哭的妇人并居民在旁看者尽皆冲倒。纯阳子且救了此一干人，各人回避去讫，乃拔出鞘中一雄剑，将欲飞去。那蛟只说纯阳子是个好惹的，遂腾在半空之中，张口一喷，遂呵出大雾，浓如墨黑如漆。又张口一喷，遂嘘出大雹，大如斗寒如冰。乃张牙露爪，正欲抓将下来。岂知撞坏个对头，被纯阳子一剑飞去，斩成两断。吕梁之水腥血通红，那剑复飞入鞘中。后观者看见此蛟长有数百余丈，谁不惊骇。大家相聚说道：“此斩蛟者必是神仙。”齐来观看。纯阳子乃隐身而去。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一日游至永宁城，正值申牌时分，斜日随只鸟欲坠，落霞带孤鹜齐飞，天将晚矣。只见城里城外百姓家家掩门闭户，人人断绝行踪。纯阳子尚不知其缘故，乃自东门行过西门，只闻得居民躲在门内大呼说道：“那道人快躲避快躲避，此处有一个白额猛虎，傍晚入城中食人。今天色已晚，那虎少刻就来。仔细仔细！”纯阳子闻得此事，不以为意，说道：“此不打紧，等那猛虎来时，我又作区处。”言未毕，只见那个白额虎棱牙厉爪扑进城来，好凶狠哩！则见：

锋棱棱爪牙张利势，精炯炯眼目放豪光。雄纠纠吼声振山岳，威凛凛杀气逼穹苍。

奔腾腾人称角而翼，猛烈烈今作兽中王。勇哮哮冯妇不可搏，烈轰轰仙子未曾降。

那虎正奔入城中，将欲择人而食，四下并无个人踪。望见了纯阳子，只说是好惹的，就张开牙爪有吞噬之意。好个纯阳子，不慌不忙，遂就鞘中拔出一雌剑，望前挥去。那剑呵，活喇喇就把白额虎当头一劈，分为两半，那剑复飞入鞘中。城里城外百姓看见那虎被斩，遂家家户户开了门户，争看那

啖（dàn，音旦）——吃。

卮（zhī，音支）——古代盛酒的器皿。

申牌——下午三时至五时。

个虎儿。一见了纯阳子，皆道：“此道人非凡夫也。”皆罗拜于地。纯阳子道：“吾吕纯阳也，斩此虎救尔生灵。”遂遁身而去。只见永宁百姓，见了的，则说好一个神仙；不曾见的，则说我无缘，不曾看得一看。嘈嘈杂杂，此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又驾了一朵祥云，径到衡山真寂观，以为雌雄二剑一斩长蛟一斩白虎，恐锋锐俱钝，遂临吻淬之。有一道士侯用晦问道：“先生此剑何所用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世上一切不平事，以此去之。”侯见纯阳子丰姿绝俗，心窃异之，乃以酒果召饮。既而问道：“先生道貌清高，恐非风尘中人。”纯阳子道：“且剧饮，无相穷诘。”既辞，却以箸头书剑诗一首于壁。

诗曰：

欲整锋锐敢惮劳，凌晨开匣玉龙嗥。

手中气概冰三尺，石上精神蛇一条。

好血默随流水尽，凶豪今逐渍痕销。

削平浮世不平事，与尔相将上九霄。

题毕，初见若无字，而墨迹灿然透出壁后。侯大惊再拜，因问剑法。纯阳子道：“有道剑有法剑，道剑则出入无形，法剑则以术治之者，此俗眼所共见，第能除妖去祟耳。”侯曰：“此真仙之言也，愿闻姓氏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吾吕公也。”言讫，因掷剑于空中，随之而去。

第五回 吕纯阳宿白牡丹 纯阳飞剑斩黄龙

却说纯阳子一日来至金陵地方，驾着云蹑着雾，自由自在，迤迤而行。正行之际，猛听得一派歌声，宛转清亮，遂拨开云头望下瞧着，只见百花巷里一所花园，花园之内一个闺女领着几个丫鬟行歌互答。原来这个闺女看见花园之内，百草排芽，是花开放，绿的是柳，红的是桃，紫的是杏，白的是李，烂烂熳熳的是芍药，芳芳菲菲的是海棠，艳艳冶冶的是山茶，妖妖烧烧的是牡丹，春色撩人，不觉的唱个旧词儿。说道：“二九佳人进花园，手扯花枝泪涟涟。花开花谢年年有，人老何曾再少年。”又说道：“去年今日此园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只愁容易老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闺女歌罢，内中就有个知趣的丫头即接着唱个：“可叹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。寸金使尽金还在，过去光阴哪里寻。”天下事，有个知趣的，就有个不知趣的，那不知趣的就唱道：“十三十四正当时，只我十八十九婚姻迟。二十三容貌退，衾寒枕冷哪得知。”纯阳子所得这些歌儿，说道：“小鬼头春心动也。”此时纯阳子初做神仙，心中还拿不定些，就按下云头，落在花园之内。

纯阳子本是标致，再加变上了一变，越加齐整，真个是潘安之貌，子建之才，纵是个铁石人也意惹情牵了。你看他，头戴的紫薇折角巾，身穿着佛头青绉纱直裰，脚穿的白绫暑袜，并三箱的绿缎履儿，竟迎着那闺女儿求见。那个女孩儿家，脸儿薄薄的，羞的赤脸通红，扭转身子儿，移着金莲步便走。好个纯阳子，有偷花的手段，有窃玉的风流。装着几步的俏步儿，赶上前去赔一个小心。叫声：“小娘子，小生唱一个偈儿。”那闺女没奈何，也自回了一拜。纯阳子遂问道：“小娘子玩春乎？”那闺女带着恼头儿说道：“君子，你既读孔圣之书，岂不达周公之礼，怎么无故擅入人家？”纯阳子故意的赔个小心，说道：“在下不足，忝是黉门中一个秀才。适才有几位放荡窗友，拉我们到勾栏之中去耍子。是我怕宗师访出来饮酒宿娼，有亏行止，不便前程，因此上回避我那些窗友，不觉的擅入花园。搪突之罪，望乞容恕。”那闺女说道：“既是如此”，叫丫头过来，“你送着这位相公到书房中回避一会罢。”那女孩儿遂抽身先回。哪晓着这些丫鬟听着这秀才唆拨，到不领他到书房里去，反又领他到卧房儿里面来。这个女孩儿恰进了卧房，一见着这个秀才，心下就十分不悦。纯阳子从容说道：“小生一介儒流，幸接丰采，此三生有幸。今日小娘子若容侍立妆台，小生当以心报。”闺女道：“君子差矣。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。今日若教苟合，倘后日事露，玷辱家谱，我母亲以我为何如人？”那些丫鬟们皆是帮衬的，乃说道：“青春易老，贵客难逢。今日秀才既来在此，老夫人又不在家，何不握雨携云，岂可辜负此佳遇。”这女孩儿家一则是早年丧了父亲，母亲娇养了些，二则是这几日母亲往王姨娘家嬉耍去了，三则是禁不得那个秀才的温存，四则是吃亏了这些丫头们撺掇，就输了个口，说道：“妾乃千金之体，君子苦苦恋我，勿使我有白头吟可矣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娘子今肯见怜，小生敢不以心报。”那闺女又说道：“妾乃半吐海棠，初发芙蓉，娇姿未惯风和雨，分付东君好护持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小生自有软软款款的手段，从从容容的家数。”

于是那几个知趣的丫头，就把门儿关上，各自散去。正是与人方便自己

方便。纯阳子就与那个闺女携云握雨，倚翠偎红，睡了一晚。此正是：被翻红浪鸳鸯戏，花吐清香蛱蝶寻。女貌郎才真可羨，春宵一刻抵千金。自后日去夜来，暗来明去，颇觉的稔厚了。

却说那闺女的母亲在王姨娘家里归来，哪晓得这一段的情。故只见女儿家容貌日日觉的消瘦，朱唇儿渐渐淡，粉脸渐渐黄。为母的看见，心下不忍。只见明日是个七月初一日，母亲说道：“女儿，你今夜早些安歇罢，明日是个初一日，我和你到南门外各庙里去进一炷香。进了香时节，我和你到长干寺里去听一会和尚们讲经说法，散一散闷儿来。”

果然是到了明日，两乘轿子出了南门，进了各庙里，拈香已毕，遂投长干寺而去。只见长干寺里，正在擂鼓撞钟，法师升座说经，四众人等听讲。彼时，这法师说经说得妙上之妙，玄中之玄，天花乱坠，地拥金莲，哪个人儿不快活？歇一会儿，香尽经完，法师下座，看见了这个女子容貌消瘦，问道：“这一位女施主贵姓，还是哪家的？”只见那母亲向前下拜，说道：“弟子姓白，这是弟子的小女，小名叫做白牡丹。”法师道：“他面上却有邪气。”白氏母道：“邪气敢害人么？”法师道：“这条命多则一个月，少则半个月。”白氏母道：“望法师爷爷见怜，和我救他一救。”法师道：“你回去问她夜晚间可有些甚么形迹，你再来回我的话，我却好下手救他。”

白氏母回转家门，把个女孩儿细盘了一遍。此时女儿要命，也只得把个前缘后故细说了一遍。白氏母道：“这分明是妖邪了。”

明日再到长干寺，见了法师，把女儿的前项事情也自对法师细细的说了。法师道：“善菩萨，你来，我教你一段工夫。”如此如此。白氏母领了法师的言语，归来对着女孩儿道：“那法师教你救命的工夫，要如此如此，你可记着！”这女儿紧记在心。

果然是二更时分，那秀才仍旧的来与着白氏交媾，用着九浅十深之法，款款的消耍。这女儿依着母亲的教法，如此如此，把那纯阳子激得爆跳起来。原来吕纯阳人人说他酒色财气俱全，其实的全无此事。这场事分明不是贪花，只是采阴补阳之术，岂晓得这个法师打破了他的机关，教那女子到交合之时谨溜头处，用手指头在腰肋之下点他一点，用牙跟儿咬住他的口唇，吸了两吸，到把他的丹田至宝卸到阴户之中，这岂不是非徒无益，而又害之？故此纯阳子激得个爆跳起来，就拔出鞘中雄剑，来斩这个白氏之女。这女儿却慌了，连忙双膝儿跪着，叫道：“君子饶命！饶命！这却非干我事，是长干寺里一个法师叫我这等等等。”那纯子听得此语，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就挥剑到长干寺去斩取那个法师。

原来那个法师，又不是等闲的，是个黄龙禅师，极大智慧，极大法力。纯阳子将那口宝剑飞起径，奔禅师身上，那禅师喝道：“孽畜，不得无礼！”用手一指，那剑遂插在左边地上。纯阳子看见那口雄剑不回来，急忙又丢起个雌剑，径奔长干寺中。黄龙又用手一指，那雌剑又插在右边地上。

纯阳子看见两口宝剑不来，却自慌了，驾云就走。黄龙将手一指，把个纯阳子一个筋斗，就相似那鹞子翻身翻将下来。纯阳子只得转身望黄龙便拜，说道：“小仙们是钟离云房徒弟，适间不揣，飞二剑戏侮，望慈悲见恕。”黄龙道：“我也肯慈悲你，你却不肯慈悲别人。”纯阳子道：“今后晓得慈悲了。”黄龙道：“你身上穿的甚么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是件纳头。”黄龙道：

纳头——“纳”也做“衲”，指僧人的衣服。

“可知是件纳头！你既穿了纳头，行如闺女，坐像病夫，眼不观淫色，耳不听淫声，才叫做个纳头，焉得这等贪爱色欲？”纯阳子道：“这个是我道心未定，从今以后改过前非，万望老师还我两口宝剑罢。”黄龙道：“我闻得火龙真人以雌雄二剑付汝，一断色欲，二断贪嗔，三断烦恼，且嘱咐你除妖则可，杀人则不可。我乃释氏正脉，汝且欲挥剑斩我，若还你剑来，你岂不伤害别人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某今知靠，再不敢伤人了。”黄龙道：“这两口剑，留一口雄的在我山门上与我护法，雌的还你罢。”

纯阳子领了黄龙之言，走向前去，拔出雌剑，拿在手中。黄龙道：“剑便还你，还不是这等佩法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又怎么个佩法？”黄龙道：“你当日行凶，剑插于腰股之间，分为左右，今日这口剑却要你佩在背脊之上。要斩他人，拔出鞘来，先从你项下经过，斩妖诛邪，听你所用，如要伤人，先伤你自己。”纯阳子道：“谨如命。”故此叫做个洞宾背剑。

纯阳子得了这口剑，又说道：“弟子没有丹田之宝，不能飞升，望老师再指教一番。”黄龙道：“我教你：到龙江关叫船，一百二十里水路，径到仪真县；仪真县七十里水路，径到扬州府；扬州府叫船，一百二十里水路，径到高邮州。到了高邮，不要去了，你就在那个地方寻个处所，养阳九年，功成行满，方可以游蓬莱，朝玉京也。”

言未毕，只见白氏母领了女儿白牡丹，来至寺中拜谢这个法师。彼时，白牡丹夺了仙人的至宝，就如那焦土转润，枯槁回春，一点红润润的樱桃唇，一团白盈盈的梨花面，越加俊俏，越加精神。纯阳子见了，十分大怒，说道：“我未曾采你的阴精，你先夺去我阳宝。好了你，亏了我！”黄龙劝解说道：“你两人交股而睡，贴胸而寝，可把那是非尽付东流水，莫将恩爱反为仇。”白氏母遂领着其女，辞别黄龙回归，不在话下。

纯阳子既得了一口雌剑，又得了阳去所，亦自拜谢黄龙而去。一路买船去到高邮地方，左顾右盼，寻得一个去所。则见：

水光湛湛，山顶峨峨。山峨峨犹如卓笔列笋，水湛湛绝似绕带拖罗。黛色参天，见无数乔松茂密；清标带露，看许多老桧婆娑。地颇似蓬莱，未有尘嚣纷沓至；路不邻市井，却无车马来往。此可以建扬子之宅，此可以住安乐之窝；此可以构诸葛之庐，此可以成考槃之阿。

正是：

地静俗人少，林幽绿荫多。

山禽时对话，乐意自相和。

纯阳子遂从此处构了一所茅庵，打扫的干干净净，坐一个蒲团，安一副关屏，烧一炷柏子香，日复日，月复月，息精息气，息神息思。早上金鸡啼罢之时，红灿灿日光正上，就对着那一轮日头，吸着些日精。晚来金乌欲坠，宿鸟投林，只见那一轮明月，团团高海角，渐渐出云衢，就对着那一轮皓月，吞着些月蝉。又到四更之际，夜气清明，露华融液，那是清冽寒凉之气，叫作沆瀣之气，就餐那沆瀣之气。纯阳子如此做工夫，并无间断。尝作有《渔父词》四首：

其一云：

考槃（kǎo pán，音烤盘）——自得其乐状。

阿（ā，音饿<阴平>）——大的丘陵。

衢（qú，音渠）——四通八达的道路。

卯酉 门中作用时，赤龙时 玉清池。云薄薄，雨微微，看取娇容露雪肌。

其二云：

子午常餐日月精，玄关门户启还扃。长如此，过平生，且把阴阳仔细烹。

其三云：

会合都从戊己家，金铅汞莫须夸。只如此，结丹砂，反复阴阳色转华。

其四云：

闭目寻真真自归，玄珠一颗出辉辉。终日玩，莫抛离，免使阎王遣使追。

纯阳子精心修养，日新月盛。紫芝草荣枯了数番，也不问年新年旧；碧桃花开谢了几度，竟未知春去春来。不觉的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奄忽之间就是九年了。纯阳子养阳九年，才得个丹田至宝如前完固，如前充溢。怎么阳去了要养？养阳必要九年？盖阳气轻清，阴气重浊，仙子完了那阳精，自然能飞升，所以阳去了就要养转。养阳又必要九年者，盖九乃阳数。纯阳子先年与白牡丹交合，被他夺去了那些至宝，毕竟要养着九年，才返本还原得，若只是养八年，也不济事。此正是一旦泄之有余，千日修之不足。

纯阳子此时既复了本原，仙骨充盛，即能飞升，就离了高邮地方。高邮地方至今有个洞宾养阳观古迹。此却不题，且看他遨游世界，度化众生何如，下面分解。

卯酉——卯为东，酉为西。卯酉指不和，相对立。

扃（ji ng，音窘<阴平>）——自外关门用的门闩。

戊己——为天干的第五、第六位。有居中意。

第六回 纯阳子卖梳货墨 纯阳踏石并化钱

纯阳子一日游武昌，扮一客商，鬻敝木梳子，索价三千钱。自西门卖过东门，人皆道此梳子一文钱不值。又自南门卖过北门，人皆道此梳子半分银不值。往来者三日，并无一人还价。纯阳子乃行至天心桥上，俄有一老媪行乞，年八十余，背伛偻，足龙钟，短发如雪，两鬓蓬松，沿街叫化，声不绝口。纯阳子招之进前，问道：“婆子老矣？”媪曰：“今年八十七岁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汝短发潇潇，白如柳絮，何不梳而理之？”媪道：“无梳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来，吾为汝理之。”乃以其所卖之梳，亲为理发。岂知这个梳子有些妙处，梳一梳，老媪的发长少许，又黑少许。再梳一梳，老媪的发又长少许，又黑少许，只见随梳随长，随长随黑。始焉这个婆子白鬓飞蓬，既焉这个婆子鬢发委地，八九十岁的者妇，亦作十七八岁的娇娥。你说这桩事奇异不奇异？但见天心桥的百姓一传二，二传三，三传四，四传五，传来传去，正是：

山中仙子施玄术，路上行人人口似飞。

须臾之间，就引得城里城外之人蜂屯蚁聚，尽聚在天心桥来，大家争买其梳，一人道：“客官，将梳儿卖与我，我出得一万钱。”一人道：“客官，将梳儿卖与我，我出得五万钱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客官，他们的价钱都还少了。若梳儿卖与我，我出得十万钱。”又一人道：“客官，他十万钱儿也是少的。若梳儿卖与我，放出得二十万钱。”纯阳子笑道：“吾货一敝梳，索价三千钱，吾岂无意？而千万人中竟无超卓之见，怎可以语道。吾非别人，乃吕洞宾也！世人竟慕见吾，既见吾，而不能识，虽慕何益？”乃投其梳于天心桥下。只见那梳子在水中滚了一滚，遂变成一个苍龙飞去。纯阳子与其媪亦不复见焉。众皆惊叹而散。既而纯阳子又游汴州，扮作个货墨之客。将一幅红帛写着十个字的招牌，说道：“清烟称上品，高价重龙宾。”每墨一笏，仅寸余，要五千钱才卖。有一等轻薄之徒，说道：“你这个客人高抬时价，这一块墨卖五十个钱足矣。”纯阳子但道：“你这个君子，买不买由你，卖不卖由我。我这一笏墨说定要五千钱，就是〔四千〕四百九十九文，也是卖不成的。”时有一人姓王名宠，说道：“墨小而价高，得无意乎？”乃以钱五千求一笏。既归家中，父亲诟骂，骂道：“成家之子，积粪如积金。败家之子，用金如用粪。这不肖儿子，买一寸之墨，就去钱半万，何如此看得钱轻？”遂持杖打着这个儿子。左邻右舍再三劝免。王生被父亲打骂，无如之奈，只得就寝。时至半夜，忽闻扣户之声。王宠启视之，乃卖墨客也。对王生道：“闻得你买了我的墨，令尊十分打骂。我今以钱付还，勿累尔受责。”遂以钱五千还之。王宠道：“做过的交易，岂有反悔之理？”纯阳子道：“这也不打紧。”王宠道：“既如此，待我取原墨奉还。”纯阳子道：“不消得。那一笏墨贻累足下受打，奉送你罢。”却又在袖子里面取墨一笏出来，说道：“此还有一笏相奉足下，凑成两笏。”王宠不敢受，纯阳子再三强之使受。王宠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当以物酬谢。”纯阳子遂辞去。

及晓，王宠启墨视之，乃紫磨金二笏，上各有吕字。遍寻客，已不见，

鬢(zh n, 音枕)——黑发。

笏(hù, 音户)——枚。

紫磨金——上品黄金。

乃知其为洞宾也。王宠以原钱五千及墨二笏奉与父亲，将事情细说一过，其父亦不胜快快。

又一日，纯阳子至梓潼。有一娄道明，家甚殷富，善为玄素之术。怎么叫做玄素之术？即采阴补阳的说话。其家常蓄有十三四岁的少女十人。娄老们镇日摩弄，吸那些女子的奶乳，吞那些女子的唾津，采那些女子的阴液。女子若还有孕，即遣去，复买新者伏侍，常不减十人之数。此虽是画堂没有三千客，绣幕偏饶十二钗。昼夜迭御，无有休息。

那娄老采了那些女子们的阴，补起自己的阳。只见他神清体健，面如桃红，或经月不食。年九十九岁，止如三十许人。自以为成了神仙，每对宾客会饮。辄大言夸诞，说道：“列位老先，学生前日静坐，有一玄女送一壶酒来，叫做亡何酒。那酒清如竹叶，滑若琼酥，真个上好的滋味。那玄女去了，又有一个素女送一枚巨枣，纤嫩嫩的手亲自奉将过来。只见那枣大如瓜，赤如日，剖而食之，甜如蜜，尽好受用。”那些亲朋闻得有那样好酒，又有这样好果品，喉咙滑溜溜的，不觉口涎上来，就如那曹操行军叫士卒们望着梅林止渴，那一个不吞几口唾津儿？岂知是这个娄老儿夸诞的言语。

这还不打紧，你看又说出个谎来。说道：“列位老先，昨日又有个彭祖、容成辈二位神仙，写有一封书，遗着学生。说道：瑶池之上，八月十五日王母娘娘寿诞，欲邀我同赴瑶池之宴，叫我不要这等踽踽凉凉，要脱洒一分。思想起来，明日若到了瑶池，必须大开雅怀，狂歌剧饮，醉则命段安香铺床，贾陵华盖被，董双成打扇，许飞琼扶我上七宝御床。我则枕着那许飞琼白净净、柔嫩嫩之膝，大睡一觉，快矣！快矣！”众亲朋皆拍掌大笑，说道：“老先好风味！”

时纯阳子游到此处，闻得娄道明行采阴补阳之术，猛省他宿着白牡丹，受了黄龙禅师几多亏。若今娄道明又是这等，他却不忿，又闻得这样人假称神仙，纯阳子一发恼他得紧，乃诡为一个乞丐，上门求讨。道明不识，叫那家僮们打将出去。那家僮们就二三两两，拿了棍子的，拿了石块的，就来打着纯阳子。好个纯阳子，用仙气一吹，那些家僮们尽皆昏晕在地。纯阳子遂以两足顿于石上，即成两个大方窍，深可三寸。众宾朋皆大惊异，娄道明亦惊骇，说道：“此乃异入。”即延至坐右，劝之酒食，出侍女，歌的歌，舞的舞，以劝纯阳子之酒。彼时纯阳子放开仙量，一饮五斗，乃口占《望江南》词酬之。

词曰：

瑶池上，瑞雾蔼群仙。素练金童锵凤板，青衣玉女啸鸾笙，身在大罗天。

沉醉处，缥缈玉京山。唱彻步虚清宴罢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海水度桑田。

侍女进蜀笺请书，纯阳子自纸尾倒书彻首，字足不遗空隙。娄道明大惊喜，方欲请问妙道，纯阳子道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道明复请益，纯阳子又道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俄登大门之外柏树上不见。众宾朋皆骇然大惊，以为神仙至也。

后数日，娄道明忽不快，吐膏液如银者数斗而卒。口口相传之说，与夫石上两方窍皆吕字，众方悟是吕洞宾也。

段安香、贾陵华——皆为传说中王母标致的侍女。

董双成、许飞琼——为传说中王母标致的侍女。

蜀笺（sh jī n，音暑间）——上等的好纸。

一日，纯阳子又向长沙府诡为一个回道人，头戴着一幅巾，身披着百衲衣，脚下穿一双麻履，持一小瓦罐乞钱。其罐大约可容钱一升，道人得钱无算，而罐常不满。一日坐于十字街头，大声言曰：“吾仙人也，有能以钱满吾罐者，吾即授之以道。”只见那些居民闻得个“神仙”二字，那个不希慕？时有个姓张的就拿了一千文钱来投着罐子，这一只手解索，那一手丢钱，钱已丢尽，罐子儿哪里满得些儿。又有个姓李的，拿有二千文钱来投那罐子，也一手解索，一手投钱。投了一串又投一串，二千文铜钱一时投尽，罐子儿又哪里满得些儿。时有个性吴的，叫一个小厮背有四千钱来此。时观者渐多，人来渐广，把那个回道人围得周周匝匝，哪里有个进路。姓吴的带着一个家僮左一挤，右一挤，挤散众人，说道：“开开，待我来投钱。”众人只得放着姓吴的进去。姓吴的叫家僮们拿过钱来，丢满那个罐子。时旁观的见了姓吴的有这多钱，皆道：“此一回罐子可以满得。”岂知投一串雪入红炉浑不见，投两串盐落水中浑不见，投三串毛入火坑浑不见，投四串石落江心浑不见。姓吴的说道：“我四千铜钱，怎的又投这罐子不满？”时有个姓何的，拿起这罐子左看一看，右瞧一瞧，说道：“这个东西又没个屁窟。终不然，相似个人口里吃饭，屁窟里窝出去了。”既而又看一看，只见钱儿将满，乃曰：“差不多了。”遂从兜肚子里面取出五百文钱来，说道：“你众人丢了一千、二千、三千、四千，不得此罐子满，我只五百钱，塞得他满满的。”于是连丢连丢，连掷连掷，五百钱勾甚么丢勾甚么掷？但见钱已罄尽，罐子不曾满得些儿。这一干丢钱的人，好似甚的？就相似个精卫鸟儿衔西山木石，填那东洋大海，哪里填得分寸。

彼时有一僧，系东平人，来此观看，说道：“异哉！异哉！只一个小小罐儿，投了许多钱，怎的填他不满，且待我来填之。”于是驱一大车，载钱十万，戏谓回道人曰：“汝罐能容此车否？”道人笑道：“试容之。”及推车入罐，戛戛然有声，俄不见，僧大惊曰：“此神仙耶？幻术耶？抑掩眼法耶？”道人乃口占五言诗一首，云：“非神亦非仙，非术亦非幻。天地有终穷，桑田几迁变。身固非我有，财亦何足恋。曷不从吾游，骑鲸游汗漫。”道人此诗更欲那僧再弃其财，方与上升。僧不省悟，乃说道：“道人所为，只是些掩眼法儿，你急急还我钱去。不然，我拿你至官司问罪。”道人道：“汝吝此钱耶？我偿汝就是。”于是取了片纸，投入罐中，祝曰：“速推车出。”良久不出，乃曰：“此非我自取不可。”因跳入罐中，再也不见出来。僧见他不出，心中一发惊慌，乃呼曰：“回道人。”只听得里面应道：“噯！叫我怎的？”僧又呼一声：“回道人。”又只听得里面应到：“噯，叫我怎的？”僧此时恼的心中出火，鼻内生烟，就拿过一个大石头用力一击，勃笼一击，把那个罐儿击得粉碎，哪里见一文钱儿？又哪里见道人一个影儿？只有一片白纸，题有一诗，句云：“寻真要识真，见真浑未悟。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。”

僧看诗毕，顿足哭曰：“被这个光棍道人使掩眼法子，赚去我十万钱矣。”内有姓张的亦道：“我没时运也，去了一千。”姓李的亦道：“我没造化也，去了二千。”姓吴的亦道：“悔气，悔气。我比你两个去得多些，少可的是四千。”姓何的亦道：“你诸公的钱，还不打紧，我卖豆腐卖得五百钱，也被他骗去。”遂哭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今晚回去，怎么禁得老婆打？”众人见

曷（hé，音何）——通“何”。为什么。

这个人放声大哭，乃说道：“没志气，没志气，你这等怕老婆，哪个叫你丢。”言未毕，只见半空之中其钱纷纷飞下，张钱还张，李钱还李，吴钱还吴，何钱还何，众方悟回道者，以回字抽出小口，乃吕字，此是吕神仙也。

僧闻得此语，愈加怅然，举头看空中数次，钱又不见飞下。至次日，只得归于东平。

僧自思：“钱又去了，神仙又不曾做得。”越思越恼，乃就途中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费了一车钱，不得做神仙。铜钱铜钱，神仙神仙，两下无缘。我的天天。”僧正在歌咏之际，忽遇见回道者，说道：“吾俟君久矣。”僧一见了这个道人，即连忙跪下，叫声：“吕师父，度一度弟子罢。”道人道：“吾始谓汝们可教，不想你恁般惜财，哪里还度得你？今以车还汝，十万钱皆在。”言讫，遂隐而不见。僧看车中，十万之钱果皆在，乃驱车而归，悔恨不及。

第七回 纯阳游大庾谒斋 纯阳召将收狐精

却说洪都地方，一地名叫做横浦大庾岭。有一富家子，姓金名煜，素好交接云水之士，建一大庵，云水土往来辄从庵中居住。或住三五日去的，或住半月日去的，或住一月去的，只见那一所庵中，座上客常满，厨中斋不空。一日，金煜就着庵中建一个黄箒大斋。你看那个斋坛齐整不整齐？则见：

庄严道座，品列仙阶，聚道众羽衣炫耀，迎仙真鹤驾徘徊。点大明灯，光光朗朗，浑讶是空中列斗，奏大法鼓，丁丁东东，却疑是天上鸣雷。凤笙儿咿咿哑哑的细品，龙笛儿嘹嘹亮亮的横吹。蕪沉香檀香，翠腾腾烟光凝紫府；结宝幡宝盖，红灿灿霞采映瑶台。酒酌的是洁洁净净银瓮里松花正熟，花献的是芳芳馥馥玉池中菡萏初开。黍稷惟馨，从东筵西筵列定；苹蘩最洁，自南涧北涧采来。对香风展兹经卷，挹清流濯彼金盃。此既有诚心上格，彼岂无仙子下来。

纯阳子蹑着一朵祥云，忽闻得香烟扑鼻，乐声嘹亮，展开仙眼一看，只见一所庵中，姓金名煜者在那里修建黄煜大斋。纯阳子心中暗想道：“此人修这样大斋，不知是真心好善的？假心好善的，须试他一试。”于是按落云头，在那庵外远远处伺候。直等他散了斋的时节，却扮作个褴褛道人，特来这个庵求讨些斋供。

时大斋方罢，金煜见这个道人破袖头、破揪巾、破草鞋，身上又十分臭秽。他虽是个好施舍的，到此却又不施舍，也不分付那家僮把些甚么斋供，把些甚么酒饭管陪着他。那家僮们见主人没有分付，哪里肯怜惜于他？且骂着：“这个道人，你既要化斋，前日怎的不来？昨日怎的不来？今日斋罢了才来，落了你的魂！”道人说道：“我虽然来迟，你筵有剩斋，厨有剩饭，管我一餐去也好。”那家僮道：“没有！没有！你快去，莫等我打你！”道人不去，那些家僮们遂拿一个老大的拳头打将过来。道人乃题一《减字木兰花》词于石壁，云：

暂游庾度，白鹤飞来共谁语。岭畔人家，曾见寒梅几度花。春来春去，人在落花流水处。花满前溪，藏有仙人不知。

又题一绝句诗，云：

摆脱烟霞谒大斋，大斋已罢却空回。

殷勤说语金居士，枯木岩前花不开。

道人题毕，末后书云：“无心昌老来。”五字书罢，竟入云堂，良久不出。遍寻览之，已无踪迹。徐视其字，毫光灿灿，深透于石壁之后。始知昌字无心，乃吕公也。金煜顿足言曰：“吾饭僧一十二年，并无应验。今有一神仙至，而不能待他一箸饭、一杯茶，设甚么斋？修甚么供？他说道：‘枯木岩前花不开。’尽说我没有善根。”遂愤惋而卒。

纯阳子离了大庾，又蹑着云，乘着雾，来到青城山。只见这一座山，高为天之一柱，秀作海之三峰，山下就有个丈人观。其丈人观中有一羽士，姓黄名若谷，风骨清峻，戒行严紧。或有施主们叫他治疾，又或有施主们叫他驱邪，他只用“天心符”、“水飞符”召将，极有效验。若谷得人钱帛，即散施贫乏。纯阳子知得这个道士的德行，乃按落云头，诡为一法师访之。若

黄箒——道教设立条坛，为祭天神、地神等，用以忏罪祈福。

蕪（ruò，音若）——点燃，焚烧。

挹（yì，音义）——舀出。

谷亦见了这个法师丰姿迥别，骨骼超群，就十分敬重着他，留宿月余。

一日，纯阳子问取若谷，说道：“汝驱邪治病，飞符召将，可曾见得将之真形么？”若谷道：“这怎么见得？但只是法用先天一气，将用自己原神尔。”法师道：“我若用法时节，运掌成雷，瞬目成电，喷沫成雨，呵气成云。几天之将、地之兵，若有宣召，皆现取真形出来。”若谷摇一摇头，伸一伸舌，说道：“此样事除非张无师、萨真人才做得。”法师道：“这却不难。”若谷道：“此青城山北乡，地名秀墩，一姓陈的人家，有一个男子被狐狸精染了，明日正欲请我去驱治。既如此，先生可代我治之。”法师道：“如此却好。”

明日，若谷同着这位法师径到病男子家里，建一所法坛。若谷请法师上坛，飞着灵符，召着神将，斩着妖邪，救那男子一命。好一个法师，遂升了高坛之上，捏着个三台的诀，步着个七星的罡，敲着五雷的令牌，焚符一道，只见毫光灿灿，如龙又不是龙，如凤又不是凤，隐隐约约，直上天宫而去。法师又口宣谛语，说道：“雷霆号令，疾如星火，以今关召天将，速至坛前，伏听法旨。”只见须臾之间，电掣雷奔，一阵好大的风呵：

无形无影透人怀，四序能令万物开。

就树撮将黄叶落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

风过处，刮将一位神道，立在坛左侧。见他戴的是汉巾，穿的是绿袍，系的是玉带；丹凤之眼，卧蚕之眉，手提着光闪闪一口青龙偃月的刀。法师问道：“是何神将？”那神说道：“某非别，是玉泉山显圣的关将便是。”法师道：“站立坛前，有事指挥。”只见一阵风过，又一阵好大风呵：

有声无影遍天涯，庭院朱帘日自斜。

夜月江城传戍鼓，夕阳关塞递胡笳。

风过处，又刮将一位神道，立在坛右侧。见他戴的是兜鍪，穿的是紫袍，系的是金带；黑漆之脸，豹环之眼，手拿着锋棱棱一条水磨的钢鞭。法师问道：“是何神将？”那神说道：“某非别，是上清龙虎山正一赵玄坛便是。”法师道：“站立坛前，有事指挥。”这法师召这两位天将到不打紧，若谷在傍边观看，见了一个红面，红的似胭脂，一个黑面，黑的似煤炭，他两个威风纠纠，杀气棱棱，长又长似天王，大又大似金刚，就惊得战兢兢的。

好一个法师，就去吩咐着关、赵二天将，说道：“此处有个狐精为灵作害，你两位可搜山逻岭，捉将过来。”只见那两位天将应声而去。须臾之间，就把个九尾狐精活喇喇擒将过来。法师一看，原来是雌狐之精，这狐精真个是奸巧会假那虎威，妖娆会变着女子，白乐天曾有诗云：

古冢狐狸性最狡，化为妇人颜色好。

头变云发面变妆，大尾曳作长红衣。

那法师见了这个狐精，飞剑一斩，遂成两截。斩讫，却回互关、赵二将，各返天宫。那男子被狐精染的死里逃生，却来叩谢着法师救命之恩。此却不在话下。

这法师却又到若谷家来，若谷说道：“先生飞灵符，召真将，必自神仙中来，还可以传吾道否？”法师道：“子左足有北斗星，尚缺其一，再更一世，才可以成仙。”若谷大惊，说道：“某左足有黑子，作北斗七星之状，

谛语——佛教中专指真实无谬的道理。

兜鍪（d ōu，音都谋）——头盔。

而缺其一，未尝为人所知，今先生知我，真神仙也。”遂乃问己之寿数，法师倒书九十四字于纸上。将欲别去，乃题诗于壁，云：

醉舞高歌海上山，天瓢乘露结金丹。

夜深鹤透秋空碧，万里西风一剑寒。

题毕，未写“无上宫主作”，乃飘然而去。若谷因大悟，宫字无上吕字也，此法师乃吕先生乎。举目望之，已隐隐然在云端矣。若谷乃以四十九岁而终，却应倒书之字云云。

第八回 纯阳子醉死复生 纯阳子罗浮画山

却说纯阳子既别了若谷，又蹑着云雾至江南遨游。自称吕元圭，扮作一个渔人的模样，持一蓑一笠，一纶一竿，敲着短短板儿，唱那渔家之词。

词曰：

二月江南山水路，李花零落春无主，一个鱼儿无觅处。风和雨，玉龙生甲归天去。

吕元圭唱这个词儿，声音嘹亮，响遏行云。沿街之上哪个不说声唱的好，唱的好。内有慷慨之士与之以钱，元圭则摇头不受，说道：“我没用钱处，只有酒可见赐几壶。”只见这一所街道，都是些善信之士，闻得吕元圭求酒，这一家也与他几瓯，那一家也与他几碗。这个元圭饮了东家，又饮着西家，也并不晓得推辞。

时有一酒保者，姓张名隆，年虽有六十余岁，到是个脱洒之辈，因问吕元圭：“尔能饮酒几何？”元圭道：“老官人，我只是没有酒吃，若有酒吃，却也没个限量。”张老道：“吾今与汝一醉。”元圭道：“若得我醉，我当厚谢。”张老乃叫着家僮，抬过一瓮的竹叶青来，约有五斗，对元圭道：“饮此当沉醉矣。”吕元圭乃放开仙量，将那鸬鹚杓，鸚鵡杯，一杯一杯复一杯，饮得笑盈腮，却把那一瓮的竹叶青彻底饮干，脸上并没些酒气。两傍人观的皆说道：“这个人好量，好量！”吕元圭问道：“张老官，还能饮我否？”那张老也是个好事的，又叫家僮们抬过一瓮的葡萄绿来，仍有五斗余，对吕元圭说道：“再饮尽此酒，当醉死汝矣。”吕元圭道：“待我试饮之，看我会醉不会醉。”于是又把那仙量放开。正是酒渴吞海，诗狂欲上天。却把那一瓮的葡萄绿彻腐饮干，脸上又没些酒气。

吕元圭饮干两瓮酒不打紧，只是傍观的千千万万之人皆说道：“这个人不是刘伶出世，即是李白重生。不然，哪里有这等会饮之人？”张老亦说道：“我的酒皆是好酒，别人吃，越吃越醉。这个人吃，越吃越醒。好古怪！”元圭道：“张老官，我不古怪，还是你酒不醉人。今还能饮我否？”张老见这个人饮干两瓮之酒，哪里还肯把酒来？只是那些众人十分知趣，撺掇说道：“张老，张老，你今日醉此人不倒，不算你是个好酒保！”张老被众人一激，乃叫家僮们抬出一个最大的瓮来，那瓮酒叫做状元红，约有二石余。对元圭道：“吾抬此瓮酒醉尔，看你怎么？”原来此瓮酒极是好酒，比竹叶青、葡萄绿果不同些，故此叫做状元红。怎见的好呵？则见：

金波似蜜，玉醴如泉。美味尝时，行人尽皆吐舌；清香满处，闻者谁不流涎。就如程乡之醪，醉李公者千里；绝胜山中之酎，醉刘子者三年。李白若闻，毕竟留身上之玉佩；阮宣一过，定教解杖端之金钱。青州从事数兹第一，生秀才让此居先。注在瓶中，潋滟的霞光欲炫；酌之盏里，馨香的露液尤妍。瀛洲之境，可以酩酊夫学士；瑶池之中，可以酩酊夫神仙。

正是：

上箸村中名未重，新丰市上价空传。

此时若使刘伶饮，荷锄应须蹙九泉。

瓯（u，音欧）——盆盂一类的瓦器。

鸬鹚（lú cí，音卢慈）——鱼鹰类鸟。

酩酊（mǐ dǐng，音毛淘）——大醉貌。

锄（chú，音插）——锹类工具。

却说吕元圭见了这一瓮状元之红，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此可以尽吾量矣。”于是取过一个小卮，又取过一个大觥。小卮注得满满，大觥酌得盈盈。小卮告竭，大觥又于，这叫做“流星赶月”之饮。既而不胜其烦，单单的注起几个大壶，饮个长流之水。只见那壶儿酌的恁忙，他口儿吞得恁快。正是一派湘江水，涓涓不断流。就把那一瓮的状元红，饮得个泉流干彻底，灯盏照无油。众人看的，哪个不说声：“此非凡人也！”

张老虽去了三瓮的酒，倒也不甚恼，只是那张老的婆子有些小气，骂着张老，说道：“不死的老狗，败家的老狗，怎么把许多的酒与人吃？”你看他千老狗万老狗、骂得个张老哑口无言。又骂着吕元圭：“这样村人，饮去了我许多酒，你肚里生了酒龟，发了酒蛊，怎么不害个酒痨死？你臭村人，烂村人！”吕元圭见这个婆子千村人、万村人骂的个不休，乃假作微醉，回言道：“妈妈不要吃恼，我吃了你的酒，偿你的酒价就是，骂甚么？”乃探着怀中，取出一块石头与那婆子。那婆子接着个石头，好恼又好笑。怎么叫好恼？三大瓮好酒，被这个元圭吃去，此不是好恼！元圭颠不颠，狂不狂，醉不醉，醒不醒，拿着个石头儿还人酒钱，此不是好笑！那婆子说道：“这样好酒的人，不如醉死他，也消我呕气。”于是再取过几壶堆花的烧酒，饮他一个雨中夹雪，雪上加霜。

吕元圭见这个婆子又取将烧酒过来，乃曰：“好贤惠的妈妈。”却把那几壶的堆花烧酒一饮而尽。彼时，玉山已颓，遂扑地一跌，酪然入醉乡矣。众人到元圭身傍，将手儿在口边印了一印，全无气息，皆说道：“此人死了。”内中有一等人说道：“此样人也是个异人，好好的具棺材埋他。”张老道：“棺材我有。”乃倩着几个土工，三三两两，把吕元圭尸首置之棺材之内。荷锺的荷锺，拿锹的拿锹，抬棺的抬棺。一抬抬在南山之上，掘一个土坑，深深的将元圭埋着。

埋毕，众土工们三三两两而归，望见前面又一个吕元圭，摇摇摆摆，歌着劝世之词。词曰：

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。一毫之恶，劝人莫作。衣食随缘，自然快乐。算甚么命，问

甚么卜。亏人是祸，饶人是福。天眼恢恢，报应甚速。谛听吾言，神钦鬼伏。

歌罢，又吟绝句一首云：

鹤不西飞龙不行，露干云破洞箫清。

少年仙子说闲事，遥隔彩云闻笑声。

众土工们见了这个元圭，歌了又吟，人人惊异，皆说道：“埋了一个吕元圭，怎的又有个吕元圭？”乃复转南山之上，启棺一看，尸首已不见了。遂回归言与张老，说道如此如此。张老大惊，将所与石头视之，乃一锭瓜子金也。始悟“元圭”二字，乃是“先生”二字，吕元圭者，即吕先生乎！遂懊恨终日，此却不在话下。

却说广东博罗、鲁城二县之境，有座山名罗浮山。这一座山，乃三十六洞天中之一洞，名曰耀真天。极是好个胜境。只见层崖插汉，丹壑凝烟，青松翠竹交阴，异果奇花并美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瘞（yì，音义）——埋葬。

蛊（gǔ，音古）——人腹中的寄生虫。

倩（qìng，音庆）——请求，央求。

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

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

这一座山，盘古初分天地时，只有罗山。浮山者，乃是蓬莱一个别岛。为因唐尧之时，洪水九年，把一座蓬莱别岛漂漂浮浮，浮至这个所在，依着罗山而止，故此叫做罗浮山。亦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二山合体镇坤元，洪水漂来不计年。

玉洞天宽无客到，石潭云净有龙眠。

霜秋锦炫丹崖树，月夜琴鸣碧涧泉。

我欲凌风登绝顶，一声铁笛叫飞仙。

罗浮山既是个福地，内就有个朱明观。这一所观也，好清雅。芝房尘净，丹灶烟凝。洞门常有白云封，石磴竟无俗客到。纯阳子一日遨游其地，至一小庵中，偶道士他出，独一小童在。那小童到也乖觉，一见了纯阳子，遂向前而揖，说道：“先生来此游乎？”遂引至一经堂，安顿一个椅子，拂净尘埃，请纯阳子坐下。纯阳子问道：“此何寥寥？”小童答道：“莫道寥寥，虚空也。”纯阳子深嘉其言，以为这小童有些道气，讲得话分外别些，毕竟其师父是个好人。乃题诗于壁，云：

丹房有门出不钥，见个仙童露双脚。问伊经堂何寂寥，道是虚空也不着。闻此语，何欣欣？主翁岂是寻常人。我来谒见不得见，渴心耿耿生埃尘。归去也，波浩渺，路入蓬莱山杳杳。相思一上石楼时，雪晴海阔千峰晓。

纯阳子题毕，那小童献上一杯茶，道：“先生请茶！”纯阳子接过那个杯儿，饮过一杯的茶，暗道：“此童子到也可教。”既而，小童又窃着道士的酒以献。纯阳子见这个小童恁般殷勤，思欲度他。遂举杯而饮，留其余，使小童饮之。奈这个小童不该做神仙，乃以其余酒不洁，推故不饮，说道：“重子从来不饮酒。”纯阳子道：“略饮些无妨。”那小童终不肯饮。纯阳子无奈，只见那小童两目内障，纯阳子止以所余之酒喂其目中，那内障忽然开明。这也是小童们无缘中有缘，不然，有眼是天堂，无眼是地狱。小童复去炊饭，款待纯阳子过午。

纯阳子乃取出一管仙笔，磨着一块仙墨，将那尖锐锐的仙笔，濡着香喷喷的仙墨，遂画着一山于壁，山下作池三口。画毕，小童又具着饭至，纯阳子不食，对小童道：“吾仙人也，汝饮吾酒则仙矣。不饮，命也。然亦当享高寿。”言讫，飞入石壁中隐去。童子惊讶。

及道士归，童子具告其所由。道士见所题之诗，彻壁内外，乃大惊。既而又观其所画之山，见山之下有他三口，乃大悟曰：“山下有三个口，此是个崑字，乃吕洞宾乎！”不胜懊恼。其后童子果以五百岁而卒。纯阳子既游此处，又不知显度何方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钥（yào，音要）——锁门。

喂（xìn，音讯）——喂。

第九回 献美人画并泛管 活已死鱼并吹笛

却说纯阳子一日游洛中，有陈公名执中者，素行颇善，纯阳子欲度之。时陈公建第宅东都，落成之日，亲朋纷然与贺。或有贺以诗者。诗曰：

甲第连云峻，山川拱把中。
文章华似藻，制度茂于松。
地胜风云壮，门高驷马容。
熊罴频入梦，生子有人龙。

又有贺以联者，联云：

室成全众美，天时地利人事；
地胜毓三荣，状元榜眼探花。

时亲朋贺毕，陈公列席以待。俄有一褴褛道人至，即纯阳子也。陈公问道：“子来何为？”道人道：“我有仙乐一部，欲奏之以侑华席。”众亲朋皆道：“既如此，请先生奏来。”道人就腰间出一轴小画，挂于壁上，其画绘有美女十二人，各执乐器。道人以云板敲动，呼曰：“众女娘请下！”只见那画中的美人群然而动，遂鱼贯而下。下尽，画中止是一幅白纸。

只见那些女娘，两执幡前导，一抱琴，一操瑟，一把笛，一举笙，一握箫，一拥箏，一引琵琶，一执箜篌，一持羯鼓，一携拍板，皆玉肌花貌，丽态娇音，顶七宝冠，衣六铢衣，金珂玉佩，转动珊珊。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米，而体甚轻虚，终不类生人。众亲朋观看，那个不拍掌大笑，说道：“妙！妙！”

道人遂命之奏乐。那女娘们抱琴的弹琴，弹的悠悠扬扬。操瑟的鼓瑟，鼓的淅淅清清。把笛的弄笛，弄的嘹嘹亮亮。举笙的吹笙，吹的咿咿哑哑。握箫的品箫，品的悲悲切切。捧箏的抚箏，抚的哀哀怨怨。引琵琶的拨琵琶，拨的嗒嗒。执箜篌的奏箜篌，奏的宛宛转转。持羯鼓的打羯鼓，打得丁丁东东。携拍板的敲拍板，敲的咕咕嘎嘎。众乐齐动，响彻云霄。此说甚么九天之上，秦穆公闻得钧天广乐；半空之中，唐明皇听的霓裳羽衣之曲。真个好耍子哩！

凡三阙竟，陈公问道：“此何物女子？”道人道：“此六丁六甲玉女。人学道若成，则身中三魂、七魄、五脏、六腑诸神皆化而，公亦愿学否？”陈公道：“你只是幻术，炫惑世俗，学他何用？”道人乃顾于诸女娘，说道：“此人不重贤，妆等可去矣。”于是那一干女娘作色而言，有说道：“这样不知趣的人家！”又有说道：“这样不晓事的人家！”遂亦鱼贯而行，复上画轴之上，依然不动。众人复大笑，说道：“这个小小轴儿，这些女子下来得，又上去得。果妙！果妙！”于是大家环聚而观。道人乃张口吞之，索纸笔大书曰：

曾经天上三千劫，又在人间五百年。
腰下剑锋横紫电，炉中丹焰起苍烟。
才骑白鹿过沧海，复跨青牛入洞天。
小技等闲聊作戏，无人知我是真仙。

题毕，未写着“谷客书”。即出门去，俄不见。众亲朋懊恼大甚，遂以

毓(yù, 音育)——养育, 孕育。

侑(yòu, 音又)——劝食。

谷客二字问于陈公：“此是怎的说？”陈公详“谷客”二字，乃说道：“谷者洞也，客者宾也，岂非吕洞宾乎？”亦悔恨无及。

纯阳子既离了洛中，复蹑着一朵祥云，至一地名禄江。时禄江有一笔师，姓翟名华，喜接往来方士。纯阳子闻其贤，诣其家谒之。翟见纯阳子丰姿潇洒，态度飘逸，遂留之于家。时八月天气，纯阳子不茹荤，翟公乃呼取僮仆，三三两两，或在西塘去取藕，或在东圃去摘菜，或在南涧去采芹，或在北郊去薺黍。又且剥鹿卢之枣，舂鸡头之苾，煮烹羊角之豆、鹿角之菜。款陪纯阳子，约有一月余。纯阳子见这个翟公礼意加厚，将欲度之。

有一日，拉着翟公，游于禄江之浒。只见：

水深莫测，浪阔难游。上下无跨虹之长桥，往来之泛鹢之轻舟。隔岸止六七椽茅屋，前滩惟四五个沙鸥。人莫道此水呵但如衣带之小小，我则说这江呵却似天堑之悠悠。

正是：

一派长波无尽头，西风卷起浪花浮。

禄江不是寻常水，泻下银河天上流。

纯阳子欲与翟公过于江之西岸，无有船渡，乃显出一个仙术，将一笔管啮为两片，浮于水彼上。纯阳子履其一，引翟公亦履其一。此正欲度他而去，翟公心恐，竟不敢履。纯阳子乃笑而济焉。及岸，俄不见。翟公始知其为异人也。

旬日，又来。值翟公外出，有一犬见纯阳子复至，摇首摆尾，不胜忻喜之状。如此者半日。及翟公回家，一见纯阳子，亦不胜之喜。纯阳子自袖中取出一团肉脯，约有桃实般大，令翟公食之。翟公闻其臭腐之甚，遂掩鼻，谢弗食。纯阳子太息，说道：“吾吕公也，以丹药一丸食子，汝弗（以下原有缺文）

……子。”纯阳子已隐而不见。

陈老乃顿足捶胸，放声大哭，说道：“神仙在此，我竟不晓得，气死我也！”只见那左邻右舍皆来问其缘故。陈老指其鱼曰：“你不曾看这个鱼儿，分明是我剖开的，而今活活的在那里。”那些众人说道：“活鱼的人今在哪里？”陈老道：“已变化去了。”言未毕，忽又闻其人歌声宛转清亮，其歌云：

落魄且落魄，夜宿乡村，朝游城郭。闲来无事玩青山，困来街市货丹药。卖得钱，不算度。沽美酒，自斟酌。醉后吟哦动鬼神，任意日头向西落。

纯阳子唱此长短句歌，响彻云霄，音振林木。陈老只闻其声，不见其形，乃谓曰：“汝神仙可留下姓名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吾吕洞宾也，今去矣。”遂现其形于五云之端，众莫不惊骇。至今江东有一鲤鱼，腹下有痕迹，原是纯阳子灵丹点活的，其鱼尚在。

又，纯阳一日游武昌，扮作一云游道人，持一渔鼓筒板，满街之上唱《浪淘沙》一词，云：

我有屋三椽，住在灵源。鱼遮四壁任萧然。万象森罗为斗拱，瓦盖青天。无漏得多年，结就姻缘。修成功行满三千。降得龙来伏得虎。陆地神仙。

时武昌守有事外出，正当摆头踏转府，闻得歌声清亮，坐在轿子上凝望，

薺(yì, 音艺)——割摘, 通“刈”。

鹢(yì, 音益)——一种水鸟, 借指渡船。

斗拱——建筑物上的一种承重结构。

只见是个道人。那太守素重着方外之士，因谓左右人曰：“那唱歌的道人，叫他进我衙里来，我有事问他。”只见那些皂隶们就去请着那道人，说道：“先生，我老爷请你到衙里去。”道人遂同着皂隶们直进府衙之内，见了太守，唱一个恭儿，说道：“贫道稽首。”那太守到是个不骄傲的，回言道：“道人休怪。”既而叫门子掇一把椅子，叫那道人坐下。遂同说：“道人从何而来？”道人道：“贫道终南山来的。”守问：“终南有佳处？”道人道：“佳处甚多。”因举陶隐君诗答云：“终南何所有，所有惟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守甚异之，款留二日。因问其姓名。道人隐而不说，惟曰：“野人本是山中客，石桥南畔有旧宅。父子生来只两口，多好笙歌不好拍。”

时守性好弈，因问道人：“能弈否？”道人道：“颇知。”守乃与之对弈，才下仅八子。道人道：“大人负矣。”太守道：“汝子未盈局，安知吾负？”道人道：“吾子已分途据要津，所谓战必胜，攻必取，是以知之。”已而果然。如是数局，守皆负。守不忿，怒形于色。道人俄拂袖而去，并不见其踪迹。守令人遍城寻之，有人说道：“那道人在郡治前吹笛。”及寻者至郡治前，则闻笛声在东门。寻者至东门，则闻笛声在西门。寻者至西门，则闻笛声在南门。寻者至南门，则闻笛声在北门。寻者至北门，则闻笛声在黄鹤楼前。守乃多令人寻之。及至黄鹤楼前，道人则走往石照亭中。众人从石照亭中左顾右盼，东西觅，哪里见道人个踪儿影儿？但见亭中有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黄鹤楼前吹笛时，白苹红蓼满江湄。

衷情欲诉谁能会，惟有清风明月知。

那些左右之人录了此诗，回复太守，说道：“老爷，那道人着实奇怪，东寻东不着，西寻西不见，直寻到黄鹤楼前，他却走在石照亭。及至石照亭，依然没有踪影，只留有一诗在那里。”因呈诗与守，守始悟道人先吟之诗，说道：“野人本是山中客，乃宾字也。石桥南畔有旧宅，石桥者洞也。父子生来有两口，两口者吕也。多好笙歌不好拍，乃吟也。这分明是‘吕洞宾吟’四字，此道人乃纯阳子乎？”众方惊悟，其守亦懊恼累日。

第十回 吕纯阳杭州卖药 吕纯阳三醉岳阳

纯阳子一日游杭州，扮作个施药医士，自称乾系屯先生，头上戴一幅巾，身上穿一领皂袍，把药包儿摆在十字街头。这一边列着甚么续命丹、换骨丹、水火丹、返魂丹等丹；那一边列着甚么神楼散、益元散、紫金散、八宝散等散。又这一边列着甚么养胃丸、养脾丸、化痰丸、固精丸等丸；又那一边列着甚么鹿茸膏、白凤膏、黑漆膏、露液膏等膏。药已摆定，于是挂起着一面大大的招牌，上写着“轩岐 仁术”四个大字。

只见满城百姓求药的纷纷，有一人进前揖曰：“先生，我母有个心气之疾，或五日一作，或七日一作，又或三日一作。可有药治否？”乾系屯道：“心腹之疾，不可不治。”乃探取药囊之中，取过了妙剂一服，付与其人，说道：“你是个爱母亲的孝子，这一服药令堂饮之，其疾即愈。”其人拜谢而去。又一人进前揖曰：“先生，我有一个家兄，患了头疯之疾，左服药不效，右服药不效。先生可有药治否？”乾系屯道：“头首之疾，不可不治。”乃探取药囊之中，取过了一服妙剂，付与其人，说道：“你是个敬兄长的悌弟，这一服药令兄饮之，其病即愈。”其人拜谢而去。又一人进前揖曰：“先生，我有一个豚儿，患了个痢疾之症，其大便或去红，或去白。可有药治否？”乾系屯道：“肠胃之疾，不可不治。”乃探取药囊之中，取过了一服妙剂，付与其人，说道：“你是个爱儿子的慈父，这一服药令郎饮之，其病即愈。”其人拜谢而去。又一人慌慌忙忙，进前揖曰：“先生，我有个妻子生疥疮，可有药治否？”乾系屯曰：“皮肤之疾，不治何妨？”其人道：“妻子叫我讨药，我若没有药回去，禁不得他骂。”乾系屯笑道：“你原来是个怕老婆的汉子，没有药与你。”其人道：“先生积阴鹭，舍些药与我去罢。”乾系屯乃取过未药一包，付与其人，说道：“一搽就好。”其人亦拜谢而去。

却说这个先生在杭城施药，施去的吃了皆有效验，此正是：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麝过留馨。满城的百姓，哪一个不传讲说道：“好医人！好医人！”有等疯废残疾之人却皆来求疗。只见一个偏盲的人，摇摇摆摆走上街来。杭州人好不轻薄，就去笑他道：“别人一双眼，你只一只眸。可笑招边子，好个瞎猪头。”这个偏盲的人也十分吃恼，只是不好答应得。却来见着乾系屯，揖而问曰：“先生可能医我眼否？”乾系屯道：“莫说一只眼偏盲，就是两只眼俱瞎，我也医得。”乃用了一根簪子，在眼上拨了一拨，复点上些光明的仙丹。此正是：妙药洗开千里雾，金针拨散一天云。就把那一只的偏盲的眼，医得光光明明，就如好的一般。其人感谢不尽，辞着乾系屯而去，满街称扬。

时有一个驼子闻得此事，谓家人曰：“瞎眼既医得好，或者我屈背也会医得。”于是，那个驼子也走上街来。街市上人多口多，就笑着这个驼子屈背：“屈笼空，相似刮沙弓。若还睡在地，就如串地虫。”那驼子闻得人笑他，好恼好恼！乃走到乾系屯处，问道：“小人这个屈背，先生可医得么？”乾系屯笑道：“背儿屈的，只是缩了一条筋。若把这筋儿割断，就伸舒得。”驼子道：“割断那条筋儿，人不会死？”乾系屯道：“做内官的割了总筋，也不会死。”驼子道：“先生不要笑说，只有药把些我吃才是。”乾系屯乃

轩岐（xū n qí，音宣奇）——指高明的医术。轩，为黄帝轩辕氏；岐，指医家始祖岐伯。

豚（tún，音屯）一小猪。“豚儿”是古时对外人称自己儿子的谦称。

取过了二三粒丸子，那不是丸子，正是换骨丹。驼子们一吃了，只见腹子里响了几响，骨节 。少顷，驼子觉得遍身舒畅，把腰一伸，就挺然而立。你看这驼子，先前是个佝偻丈人，而今是个直符使者。这个先生的手段妙不妙？那驼子叩头拜谢，说道：“小人受此背一世亏，坐下是个屈梨辕，仰睡是只穹龙船。镇日头磕地，哪里见青天。”乾系屯道：“你如今好矣。”驼子道：“我受屈半世，今日才喜得见天了。”驼子辞去。

只见涌金门外，一个跛子闻得此事，乃谓家人曰：“哪个施药先生既医得驼背，岂医不得拐脚？”乃跛也跛，跛进城来。杭城人真是轻薄，一见了这个跛子，大家取笑，笑道：“跛人跛得真跷蹊，一步高来一步低。衣服半边常扫地，草鞋半截不沾泥。”那跛子却也吃恼，只是敢怒而不敢言，只得来见着这个乾系屯，说道：“小人这样足疾，先生却医得好么？”乾系屯笑道：“你这样足疾，是那脚儿不般齐，把长的去短些也好。不然，把短的接长些也好。”跛子道：“人的肢体怎的断得？又怎的接得？岂不闻鳧 胫虽短，续之则优。鹤胚虽长，断之则悲？”乾系屯道：“你这样人到也懂得几句庄子。”乃取过二三粒药丸，付与跛者。此也不是别药，仍是那换骨丹。那跛子服了，不移时，只见遍身酥麻，左脚儿渐渐的长，右脚儿渐渐的短，就把那一双脚儿般般齐了。那跛子遂行了几步，并不艰难，乃叩头谢曰：“小人吃尽拐脚的亏苦，行不向人前，走不向人前。任行任走，一日行不过二里，走不上三里。小人住在涌金门外，到此不过七八里路儿，到走了三个日头。今日得先生医治好了，莫说是走，就是跳也会；莫说是跳，就是蹉边也会。”

言未毕，只见那驼子们得这个先生医好了他的背疾，乃买得一罐的蜜林醪 ，一只饶鸡敬来谢着这个乾系屯，说道：“小人蒙先生愈了背疾，没有甚么殷勤，只买得一罐酒、一只鸡，望先生笑纳。”乾系屯道：“难为你了。”于是却把一罐的酒、一只的鸡享用已尽。那跛子见这个驼子恁般买鸡买酒，谢着这个先生，他也去买一樽清河酒、一只烧鹅来，说道：“小人蒙先生愈了脚疾，没有甚么殷勤，只买的一樽酒、一只鹅，乞先生笑纳。”乾系屯见这个跛子又恁的殷勤，亦说道：“多谢你了！”也把那一樽的清河老酒、一只的烧鹅慢慢的享用已尽。彼时，乾系屯吃了此二人的酒，假做微醉。那跛子驼子叩谢而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乾系屯吃醉了酒，遍身流汗，将手儿在脸上抓一抓，身上扒一扒，脚上 一 ，腿上揼一揼，指甲里藏有几多黑垢，遂做成一个团儿，约有樱桃般大，示着众人说道：“此一粒灵丹，有能再拜我者，吾以此丹饵之。”众以为这个先生吃醉了，正在放酒风，哪个肯拜他？乾系屯又道：“有能再拜我者，以此丹饵之，即可作神仙也。”众人皆以为乾系屯放酒风，哪个肯拜？兼之见那样齷齪垢儿，哪个肯吃？乾系屯叫了数次，没人理。他大笑道：“世人欲见吾甚切，既见吾，又不能识，亦命也。”乃自饵其丹。俄五色云冉冉而起，围绕着乾系屯，有顷不见。众人大惊，说道：“早知此是神仙，莫说是垢，就是屎也吃了他的。”内中有聪敏者乃悟道：“这个先生，自称乾系屯。乾者阳也，系屯纯字也，分明是吕纯阳下世。”众皆懊恼而散。

纯阳子一日又游鄂州，乃登岳阳之楼，览山川之胜。只见岳阳楼风景，

鳧（fú，音扶）——野鸭。

醪（láo，音梨）——薄酒。

揼（dōu，音抽）——揪。

春和景明，波涛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。沙鸥翔集，锦鳞游泳。岸芷汀兰，郁郁青青。却好景致。纯阳子观看一回，逸与飘然，乃吟诗一首：

徐步岳阳楼上头，四围山色拥皇州。
莫言笑语惊天地，且看阑杆逼斗牛。
芦渚两三声牧笛，柳溪四五个沙鸥。
分明一段潇湘景，万顷烟波足胜游。

纯阳子题诗以毕，遂下了岳阳之楼，投一酒肆中索饮。饮了佳酝，石余，未及醉，众人惊怪，相聚以观。其店主姓倪名高者，需酒金，道人瞪目不语，颓然醉倒。倪坐守之，自昏至晓。道人忽起，援笔题诗于壁。

诗曰：

鲸吸鳌吞数百杯，玉山谁起复谁颓。
醒时两袖天风吟，一朵红云海上来。

题毕，未书云：“三山道人回后养作。”遂以上一块掷于倪高之怀，疾走出门去。彼时，倪高以这个道人走脱酒价，急忙追之，将近则见已在云端矣。倪大惊，回视其所掷土块，乃良金。再看其所题之诗，墨迹彻壁数分，始知“回后养”者，回乃吕字，后养二字则反对先生也。倪悔之不及。

纯阳子一日复游岳阳，又诡为道人装束。时日午，只见柳树之下，清风披拂，绿荫茂密，纯阳子乃坐于其下。谁知那一根柳树却成了精怪，一见了纯阳子，万作人言，说道：“吕神仙，坐此乎？”纯阳子倒吃了一惊，徐观之，乃是柳树也。遂口占一绝，云：

独自行来独自坐，独自吟来独自坐。
惟有城南柳树精，分明知我神仙过。

既而进城中，饮得大醉，遂往谒太守王纶者。太守见这个道人貌甚清癯，短褐不掩干，且甚褴褛，又吃得烂醉，心甚薄之。既而问着道人：“汝有何道术？”道人道：“贫道解造逡巡之酒，能开顷刻之花。”太守命左右们取过些糯米付与道人，说道：“汝试造着酒来，果能逡巡成否？”好一个道人，用起仙术，将那些糯米用水侵着，置之瓦钵之内，没有一刻时分，其酒遂成。那酒呵，真个是清滴滴，香馥馥，碧盈盈。色莹玉壶无表里，光摇全盏有精神。始知今日神仙造，压倒梨花竹叶春。

时两班左右皆大惊，其守不以为异，乃问道：“汝再开顷刻之花来。”时五月天气，府治前有桃李树。道人指着树，道：“开那桃花李花何如？”其守道：“试开来。”好一个道人，呵气一口，就如幽谷生春，只见桃树生蕊，李树含英。不移时，桃花也开，李花也开，真个是桃花红似锦，李花白如银。两般花茂盛，别是一般春。那左右们看见这样异事，哪个不惊骇？谁知这个太守却是个古执的，说道：“这样道人，只是些幻术惑世诬民耳。”遂令出之。道人乃题诗一首于壁。

诗曰：

仙籍班班有姓名，蓬莱倦客吕先生。
凡夫肉眼知多少，不及城南老树精。

守惊讶间，已失其所在。及视其所造之酒，酒则竭；所开之花，花则谢。

酝(yùn, 音孕)——酒。

吟(lín, 音领)——小声说话。

逡巡(qūnxún, 音群(阴平)寻)——顷刻，不一会儿。

惟所题之诗，字迹深透壁后。其守悔曰：“早知是吕纯阳，吾岂敢如此相待？”懊恼者累日。

却说纯阳子两次游岳阳，并无人识，乃曰：“岳阳之人，宁无一人知我乎？若有知者，吾当度之。”遂再从其处游玩。又到一酒肆之中，沽酒而饮。吃了酒，乃装作一个醉汉样式，狂不狂，颠不颠，背上佩一个小小葫芦，大呼于市，说道：“我葫芦内有丹药，起死回生，转老返少。有人出得百金，我把着一粒卖他。”满城之中说道：“世间有这样狂人！”哪一个问他买药？

纯阳子自己牌时分叫起，叫到午牌时分。东门转过西门，西门转过南门。南门转过北门，北门又转到十字街头。莫说问他买药，话也没人与他答一句儿。纯阳子乃取下背上的葫芦，嘱道：“葫芦葫芦，贮药一壶。鱼人货买，要你何为？”遂望空掷去。只见那葫芦奇异，离人有丈余，上也不上去，下也不下来，飘空的悬在那个所在。纯阳子若往东行，葫芦儿才随他往东。纯阳子若往西行，葫芦儿才随他往西。纯阳子站住，那葫芦也站住。众人见了，方知是个神仙，大家却争买其药。纯阳子笑道：“吾吕公也！道在目前，蓬莱跬步；抚机不发，当面蹉过。”乃吟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朝游北海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。

三醉岳阳人不识，朗然飞过洞庭湖。

吟毕，遂蹉着一朵祥云飘飘而举，其葫芦亦随之去焉。

跬（kuǐ，音傀）——半步。

苍梧——九嶷山的别称。

第十一回 纯阳游广陵妓馆 纯阳游寺访书斋

纯阳子一日游广陵，广陵有一妓女，名黄莺，极有姿色，豪客宿之者纷纷填怎见得姿色？只见：

白净净钟乳粉的面貌，妖娆娆红娘子的行藏。黑悠悠的乌头滑腻，轻飘飘的海带飞扬。鬓插着鲜艳艳的红花朵，衣染着芬馥馥的桂枝香。温雅雅的从容态度，浑素素的厚朴梳妆。乖巧巧见重于当家的贝母，俊娇娇爱杀了卖俏的槟郎。

时纯阳子见这样标致的女子堕落烟花，乃假扮个秀才托宿。此时纯阳子终不然又起了欲心，学那宿白牡丹的旧事不成？只是要点化这个女子，去做个瑶他的素娥，不要做个勾栏的红粉。不想道这个女子交有几个知趣的孤老，罕希甚么穷酸的秀才？这纯阳子三回两转，要与那妓女歇宿。那妓女千推万阻，不与纯阳子交欢。纯阳却也无如之奈，乃题诗二首于壁。

其一云：

嫫母 西施共此身，可怜老少隔千春。

他年鹤发鸡皮媪，却是玉颜花貌人。

其二云：

花开花落两悲欢，花与人还事一般。

开在枝头防客折，落来地上请谁看。

吟毕，未题云：“昌虚中书”。

时又有一妓，名杨柳，系是黄莺之妹，亦称绝色。怎见得绝色？只见：

身服着一领红袖袄，脚穿着一双红绣鞋。香罗带挽着身子儿窄，金钱花插着鬓云儿歪。云鬓儿光光乍，胜人的打扮；金莲儿步步娇，动人的情怀。宛转的歌声，黄莺儿睨睨，娉娉的舞态，粉蝶儿徘徊。他接的是尚秀才，人儿俏俏；我爱的此虞美人，我的乖乖。

只见这个杨柳，美丰姿，且好吟咏。一见了纯阳子题的诗句，就十分怜爱，乃问着纯阳子，说道：“秀才，我姐姐既不接你，如不弃，只在我这里歇罢。”纯阳子说道：“如此却好。”乃进于杨柳房中。杨柳待之以茶。茶毕，叫鸨儿买肴馔整东道。纯阳子道：“你广陵院的旧规矩，客初来时节，皆要甚么物相馈？”于是取过了黄金一锭，付与杨柳。杨柳道：“此过于太厚，不敢受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受下无妨。”不移时，只见鸨儿整有酒筵来。纯阳子与着杨柳对斟对酌，饮得个酩酊沉醉。杨柳扶着纯阳子就寝，纯阳子鼾鼾而睡，直到天亮，并不曾与杨柳交合半次夜又寝，杨柳有求合的意思，纯阳子只是鼾睡。第三夜又寝，杨柳有求合的意思，纯阳子只是鼾睡。此正是落花有意随流水，流水无情恋落花。直至四夜，杨柳逼纯阳子交合。纯阳子道：“吾虽秀才，雅慕仙术。吾今坎离 配合身中，夫妇内交，圣胎已结，婴孩将生，岂复恋外色乎？内交之乐，过于外交之乐远矣。”竟不与之合，你说这个纯阳子当初宿白牡丹，恁般风情，而今怎恁般老实？盖他的丹田至宝曾被白牡丹夺去，养阳九年，才得如旧。前番已误，岂可再误！杨柳问道：“秀才，你先问说着内交之乐，这却是神仙么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差不多。”既而问着杨柳：“仙家好么？娼家好么？”杨柳道：“仙家固好，我娼家吟

行藏——行为举止。

嫫母——传说中的丑女。

睨睨（xià n hu n。音现缓）——美丽貌。

坎离——皆为八卦中的卦名。“坎”象征水，“离”象征火。

风弄月，握雨撩云。锦帐重遮，睡到五更犹是夜；洞房深锁，雪深三尺不知寒，似也好快活一般。”此时，纯阳子正要度着杨柳，只因这几句言语，暗想道：“此女子凡心正盛，业债未偿，怎度得他去？只是他意思殷勤，莫若把一粒却老丹与他，使他多寿也罢。”于是取丹一颗，付与杨柳食之。

杨柳因纯阳子有圣胎之言，如说他是秀才，怎的又说着神仙话儿？如说是个神仙，又怎的花街上戏耍？心下疑惑，乃与一个知趣的孤老，姓萧名九成者，是个大学生，就与他说了一番，如此如此。九成道：“此必是异人！”次日敬来访之。纯阳子知其来，潜入帐后不出。良久寻之，已不见，惟壁上有诗一首。

诗曰：

一吸鸾笙裂太清，绿衣童子步虚声。

玉楼唤醒千年梦，碧桃枝上金难鸣。

末写着：“昌虚中书。”又萧生玩黄莺处，诗亦写着：“昌虚中书。”始悟“昌”字虚中乃“吕”字也。此岂非吕先生乎？时杨柳大悔恨，黄莺闻得此事，亦悔恨无及。杨柳与黄莺共庚，不数岁，黄莺老而杨柳尚少，及黄莺死，而杨柳精神益旺。此盖服其却老丹而致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复游杭州天竺寺，闻得有一僧法珍，坐禅一十二年，颇有戒行。一日扮作个云游，至其寺，遂造禅堂。只见禅堂中有春夏秋冬四律诗句。

其春景诗云：

烟暖乔林啼鸟远，日高方丈落花深。

积香厨内新茶熟，轻泛松花满碗金。

其夏景诗云：

风定泉声当涧响，雨余山色入楼多。

老僧减却心头火，一榻松阴养太和。

其秋景诗云：

清风拂处叶欲落，碧藓堆时人不来。

满院秋光浓欲滴，禅门闲向白云开。

其冬景诗云：

梅花墙角开新历，松树枝头曝衲衣。

怕冷老僧嫌朔吹，却教重子掩柴扉。

却说纯阳子既到禅堂，复入自禅堂之后，又有方丈之室，法珍却在那个所在坐定。一见了这个道人，疾忙问讯，说道：“先生亦来游敝山邪？”道人道：“宾刹胜景，特来一玩。”既而问取法珍，说道：“尊师坐定禅宗，以为道在坐乎？”珍曰：“然。”道人道：“佛成贪嗔淫杀，为甚方其坐时，自谓无此心矣，及其遇景触物，不能自克？则此种心纷飞莫御，道岂专在坐哉？”因求法珍同历云堂一玩。

及至云堂，见一僧方酣睡，谓珍曰：“吾偕子少坐于此，试观此僧何如？”良久，见睡僧顶中出一小蛇，长三寸余，缘床左足至地，遇涕唾食之，复循溺器饮而去，及出轩外，渡一条小沟，绕遍花台，若驻玩之状。复欲渡一小沟，以水溢而返，忽经小径，遇一小刃在地，蛇见畏缩。寻则往至床右足，循僧顶而入。睡僧欠然一寤，俄见法珍同道人在堂，遂忙起施礼毕，因问珍与道人，说道：“吾适才一梦，与二子言之。”道人道：“是何梦？”

僧道：“初，梦从左门而出，逢斋供甚精，食之。又逢美酒，饮之。因褰裳渡门外小江，逢美女数十，予恣观之。复渡一小江，水骤涨，不能往，遂回。逢一贼欲见杀，乃从捷径至石门而入，遂觉。”道人与珍大笑，说道：“以床足为门，以涕唾为斋供，以溺为酝，以沟为江，以花木为美女，以刃为贼人之梦寐，幻妄如此。”

既而珍扣问道人，说道：“此僧，吾之师弟，为蛇者何？”道人道：“此僧性毒多嗔，熏染变化，已成蛇相，他日瞑目，即受生于蛇中矣，可不惧哉？”法珍问道：“先生姓甚名谁？”道人道：“吾吕公也，见子精忱可以学道，特来教子。盖人之性，念于善则属阳明，其性入于轻清，此天堂之路。念于恶，则属阴浊，其性入于粗重，此地狱之阶。天堂地狱，非果有主之者，特由人心自化成之耳。子尚必精必勤，毋妄尔心，毋耗尔神，毋劳尔形。”言讫，遂隐而不见。法珍不胜快快。后法珍得纯阳子点化，亦自得道成真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芝城郡有一地名碧邛，一人家姓孙，颇殷富，建有一水阁，极虚明幽雅，多聚士人读书。纯阳子云游至其处，士人接见，见其清标有仙骨，风韵飘逸，皆大忻喜，且曰：“先生云游士也，诗多奇雅，敢求一首见教。”纯阳子吟云。

诗曰：

午夜君山玩月回，西邻小沼碧莲开。

天香风露苍华冷，云在青霄鹤未来。

士人闻其诗，清绝高尘，无一些烟火气，各相争抄写。

既而，大家商议，说道：“这个道人不是寻常人品，可相待一饭。”及饭毕，再求吟诗一首。纯阳子又吟云。

诗曰：

看山看水历寰中，摆脱烟霞到碧邛。

一饭笑谈归去后，行云流水任西东。

纯阳子吟毕，士人争称羨，说道：“此样诗飘飘逸逸，新新雅雅，秦女品凤箫，不过尔尔。”既而士人又道：“先生，此水阁未有佳联，可见赐珠玉几字！”纯阳子乃亲手写一联于柱云：

夜静月生寒，鹤度疏极疑岛屿；

春深花弄影，人从流水认天台。

纯阳子写了此对，哪一个不啧啧。既而又写着四句于壁上：“但患去针心，真铜水换金。鬓边无白发，马去难寻。”

已而不见，众士人大惊。及看所写之字，笔势伟劲，光彩炫目，皆曰：“此甚么神仙？”及详“但患去针心”，患字去却一直并心字，乃吕字。“真铜水换金”，铜字以三点水代去金字，乃洞字。“鬓边无白发”，鬓字上去却髟字，乃宾字。“马去难寻”，字除去马字，乃是来字，盖寓“吕洞宾来”四字。内有士人曰：“这果是吕洞宾来。不然，凡人口吻，焉得有此妙诗？焉得有此妙对？”时有士人姓关名云祥者，即绘其像，金形木质，翠眉棱层，凤眼朝鬓，头戴道巾，身穿道袍，背上负一剑，至今传之。纯阳子既离了此处，更不知又显化何方。且听下面分解。

褰（qiān，音迁）裳——撩起衣服。

（lái，音来）马——体形高大的马。

第十二回 纯阳子掷剑化女 纯阳子见火龙君

却说纯阳子蹑着云雾，至江南地方，有一寺名戒严寺，钱粮优裕，僧众共有五百余。纯阳子一日游至其处，按下云头，遂入于寺中，乃以所佩之剑化一艳妇。你看那妇人标致不标致？只见：

眉分柳叶，唇点樱桃。嫩盈盈半醉杨妃面，细纤纤一搦小蛮腰。靓服不须着红锦之袄，淡妆岂用彼翠云之翘。袅袅娜娜湘妃鼓瑟，旖旎旖旎秦女吹箫。好容貌不朱不粉，巧丹青难画难描。真个是：

匣内取来锋利剑，人前变作女多娇。

试看女子形容俏，益信神仙手段高。

却说这个女子窈窕窈窕，金莲款款，绣鞋窄窄，缓缓的行进了山门。只见那寺中之僧大惊小怪，意荡神驰。内有一僧说，道：“哪一家小姐来也？”有一僧这等说，就有一僧那等说，道：“哪里有这样小姐，敢是观音菩萨么？”内又有一僧说道：“此不是观音菩萨。既是观音菩萨，如何没有个红孩儿、龙女跟随？敢是妖精么？”内又有一僧说道：“我寺中有护法金刚、飞天神王、金头揭谛、银头揭谛、阿难尊者，十八位罗汉，二十四位诸天，降龙的也有，伏虎的也有，擒精的也有。哪一个精怪白昼当空，敢在我寺里来？”内有一僧道：“也讲的是。纵有精怪敢在我寺中来，这还是良人家女子。”那些僧众们猜来猜去，此却不在话下。

却说那女子进了山门，就行上佛殿。佛殿看了，就转过云堂。云堂看了，就转过方丈。方丈看了，就转过积香厨。积香厨看了，就转过观音堂。那些寺僧们看了这个女子，长老也不是个长老，行者也不是个行者，大大小小一发疯魔了。只见那念《金刚经》的，忘记了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念《弥陀经》的，忘记了大焰肩佛、须弥灯佛、无量精进佛，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数诸佛。念《法华经》的，忘记了庄严王三昧、光明三昧、净藏三昧，如是等百千万亿恒河沙数诸三昧。念《多心经》的，忘记了无眼耳鼻舌身意，无色声香味触法，无界眼乃至无意识界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，及揭谛揭谛、汶罗揭谛、波罗生揭谛、菩提萨婆诃。

你看这一个女子，入寺不紧要，只是他左顾右盼，引得人意惹情牵，此真是大孽障的关头。只见云堂中有一僧，方趺跏而坐，见了这个女子，并不凝眸一下。纯阳子看见，说道：“这个禅僧甚有戒行。众人皆邪而彼独正，众人皆浊而彼独清，此人必须要度他才是。”谁知那一个僧，外面虽是个假老实的嘴脸，腹内是一副齷齪的心肠。一见了师兄师徒们正在观看那女子，连忙的下了禅床，走出山门之外，转弯抹角，僻静的去所等着这个女子出来。

却说这女子离了寺中，出了山门之外。只见这个禅僧阻着归路，说道：“小娘子，既在敝山来，怎的不吃一餐饭去？”女子道：“不消得。”禅僧道：“小娘子，你适才进我寺中，我落了一件物件，小娘子发慈悲心，把还小僧罢。”女子道：“师父吊下了甚么？小娘子却不曾捡得。”禅僧道：“我先间掉下了魂灵儿，是小娘子夺去我的，看天面把还我也罢。”女子道：“我不晓的甚么魂灵。”禅僧道：“小娘子是个聪明的人，动头知尾，不要推故。”小僧只是要行着云雨。”女子道：“这样大旱的时节，云在天上，雨在云中，师父既要行云雨，只管自去驱风使电，鞭霆驾雷就是，何须与小娘子讲？”

趺跏（fē jiā，音夫夹）——双足交迭之坐。

禅僧道：“小娘子不要推故，我只是要与你做个夫妻。”女子怒道：“这师父好没分晓！你是个出家之人，六根俱净，五蕴俱空，目不视邪色，耳不听淫声才是。你这般好色，还思量修甚么行，做甚么佛？”禅僧道：“小僧今日也不思量做佛，只思量做夫妻。”乃强欲抱住女子，求与交合。

纯阳子忽大叱一声，说道：“没戒行的和尚，休得要戏弄我仙剑！”这女子闻得纯阳子一叱，遂变成一剑，跳入纯阳子匣中。那禅僧见女子化成剑去，知是仙人作弄着他，吃一大惊。纯阳子道：“我吕公也，将着宝剑化成女子，试你寺中请僧。我先间见你遇色不看，只道你可教，岂知你恁般所为。做得好和尚！”那禅僧惶恐，抱头鼠窜而去。此且不题。

却说纯阳子又到一个寺院，这寺叫宝华寺，钱粮亦广也，有五六百僧众。纯阳子道：“戒严寺僧人没一个好的，看这宝华寺中僧人何如？”于是也将这所佩剑仍变作个女子，也变得。

标标致致，旖旎旖旎。面嫩嫩簇着芙蓉朵，腰纤纤摆着杨柳枝。袖中玉笋儿指尖葱
葱可爱，裙底金莲儿脚步款款轻移。此娇似赵家飞燕，此美如吴苑西施。此赛过汉苑王嫱，
此绝胜唐宫贵妃。真个是：

对月并姮娥 一对，临溪共洛浦 双妹。

吕神仙显兹妙术，是谁人识彼玄机。

却说纯阳子仍以宝剑变成个女子，刚进了山门，只见禅堂之上有一个云游僧，正在那里入定。一见了这个女子，高声叱道：“金铁之精敢入山门么？”纯阳子闻得此语，到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是哪一個慧眼，参透我的机关？”连忙收了宝剑，进前与云游僧稽首，说道：“小子聊试戏术，有犯禅师，望禅师恕罪。”云游僧乃问道：“适间化女子之剑，好似火龙君佩的，力何在你手中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子先年遇着火龙真人，曾以此剑赐我。”云游师道：“然则汝乃吕洞宾乎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某便是。敢问禅师姓名，还从哪里来的？”云游僧道：“小僧姓高名法慧，从庐山竹影寺而来。”纯阳子道：“禅师既住居庐山，曾接我火龙真人否？”法慧禅师道：“我与火龙君共山而寓，连洞而居。他在翠微洞，我在竹影寺，却是比邻一般，哪里不相接？”纯阳子道：“火龙真人今在家否？”法慧禅师道：“那火龙君前数年前是个孤云野鹤，无有定迹，或自蓬莱山访道，或自阆风苑寻真，或自西华山炼丹，或自瑶池头赴宴，又或自终南山访友，或自天台洞围棋。只是这几时懒待游衍，此正是云无心出岫，鸟倦飞知还也。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子正欲拜访火龙真人，答谢他赠剑之爱。”法慧禅师道：“既如此，我陪你同去。”

于是纯阳子同着法慧，各驾了一朵祥云，刚刚的到了庐山之境。只见这一座山呵：

玉笋峰出，瀑布泉飞。石岩岩高接青旻，洞深深细凝紫雾。青青翠翠的古松，龙髯
滑腻；猗猗密密的修竹，凤尾参差。涧边丰草，柔柔软软的龙须，岭上枯株，丫丫槎槎的
鹿角。崑崙峨峨，作江西一省保障；秀秀丽丽，擅天下九州奇观。真个是：

庐山高哉几千仞兮，凡人可望而不可跻兮。

却说火龙真人正在翠微洞中披阅《黄庭经》，忽有鸣鸦一声，又见白鹿

姮娥——即嫦娥。

洛浦——洛水水边。传说是美女洛神出没的地方。

岫（xiù，音秀）——山的峰峦。

青旻（mín，音民）——“旻”为天空之意。“青旻”是指晴朗的天空。

衔有花至。他是个未卜先知的神仙，就晓的纯阳子来，乃谓一仙童曰：“今日有客来，可烹着仙茶，醞着仙酒，摆列着仙肴仙果俟候。”言未毕，只见法慧禅师领着纯阳子进了洞天。火龙君一见了纯阳子，就下榻迎接。纯阳子遂稽首而拜，说道：“自别仙颜，无由一晤。今日重逢，正如拨云雾睹青天矣。”既而相叙寒温毕，火龙君乃谓法慧禅师曰：“汝自何处得遇吕纯阳？”法慧禅师道：“某自江南宝华寺得遇。因纯阳要拜仙丈，故此陪他同来。”火龙君道：“多谢你了。”

言未毕，只见仙童们上仙茶。那茶是甚么茶？雀舌未经三月雨，龙芽先占一枝春。茶毕，又献上以酒。那酒是甚么酒？岩蜜松花熟，山杯竹叶青。既又献上仙肴。那肴是甚么肴？却是些玄豹之胎，碧麟之脯。既而又献上仙果。那果是甚么果？却是些千年之藕，万岁之桃。那仙童摆列了筵席，火龙君、纯阳子、法慧禅师相聚而饮。一则叙契阔之情，一则叙相与之雅，不觉的香气消宝鸭，日午唱金鸡。法慧禅师道：“请吕纯阳到敝寺一观。”

于是火龙真人同着纯阳子径到了竹影寺来。这个寺怎的叫做竹影寺？盖庐山上，原初建一百个寺，只有这一个寺白云隐隐，翠竹阴阴，只闻犬吠鸡鸣，不见高楼大阁。在寺里住的却是些得道僧家。而今左数来也只是九十九寺，右数去也只是九十九寺，此一寺隐而不见，故此叫做竹影寺。这岂不是仙境？纯阳子观看一回，不胜称赏，说道：“好胜境！好胜境！”纯阳子看毕，法慧禅师将欲待茶。纯阳子辞去，火龙君亦道：“不劳赐茶，我还有事与纯阳子商议。”于是法慧禅师相送而别。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同火龙真人转至翠微洞来，火龙真人回着纯阳子，说道：“当原先我以二剑付汝，今止佩一剑，是何缘故？”纯阳子道：“说起来惶愧。某在金陵宿取白牡丹，将欲采阴补阳，不想着黄龙禅师教他反夺去我丹田至宝。彼时小生们飞剑斩那黄龙，不想道被他收去一剑，今日却虚了真人所赐，有罪！有罪！”火龙道：“你如今何如？”纯阳子道：“小子如今遵戒行矣。”火龙又问道：“你遍历寰中，度人多少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人心不可测，对面九疑山，并不曾度得一人。”火龙真人道：“可知，可知。我曾道来：人间只是无波处，一日风波十二时。谁人可以度得的？只我前日朝元，见仙僚说道：‘淮安玉溪村有一女子，姓何名惠娘，名登仙籍。’你可度之。”既而又嘱付纯阳子：“度何之后，须转终南山与尔钟离师同去朝元。朝元会上授以仙秩，吾当再来庆贺。”

纯阳子领了此语，逐辞了火龙真人，径来淮安地方，度着这个何氏女子。不知怎么样度他，下面分解。

醞(yùn, 音孕)——酿造。

宝鸭——香炉。因为鸭状，故此称。

第十三回 吕纯阳度何仙姑 吕纯阳升入仙班

却说淮安府玉溪村中有一善信，姓陈名曰文，家极富，僮仆婢女百余。一日修建个预修功果，设大斋供。只见：

香烟腾着紫雾，彩幡炫着红云。彩幡炫时，辉辉煌煌；香烟腾处，氤氲氤氲。参黄篆一宗，玉字金书御墨藹；建瑶坛一座，宝灯银灯曙光辉。献一杯茶摘来北苑之露，献一枝花采取上林之春。献一簋 供刈着东郊之黍，献一豆 蔬采取南涧之芹。诵三官经玉枢经北斗经，紫府演金真之教；拜水府忏星辰忏东岳忏，丹台开宝笈之文。吸凤管吹龙笙，韵啾啾哑哑可听；鸣金钟敲玉磬，音锵锵喑喑可闻。遁土的羽衣炫耀日月，主人的精意感格乾坤。

纯阳子彼时离了庐山，驾云腾雾，来到此处。乃按落云头，扮作一个道人，却也不齐整。一到了斋坛，只见挂有许多圣像，上三清，次四圣，次五帝，次四大真人。纯阳子道：“此虽是画像，这样大斋事，岂无真天帝降下？若果天帝降下，不好回避。”只得走在斋厨之中，更方便一二。

却说那些丫环们见了这个道人褴褛，皆扯他出去，说道：“这个道人，此不是坐处，快出去！快出去！”只有这个何氏女，果与吕纯阳有缘。何氏女见了吕纯阳，就有顾盼之意。吕纯阳见了个何氏女，就有怜惜之心。何氏女见那众丫环推出这个道人，乃止之曰：“出家人随他这里坐罢，不要推他出去。”那些众丫环方才罢手，只是没有个好嘴脸相待。大的丫头来也说是：“道人开些，不要秽我的斋。”小的丫头来也说是：“道人开些，不要污我的供。”只有这个何氏女，斋熟时就把斋与道人吃，供熟时就把供与道人尝。有茶奉一杯茶，有酒与一卮酒。

众丫环皆笑着何氏女，何氏女道：“出家人把些他吃，也是我一点仁心。”

却说天地间有人就有神，有神就有鬼，却道个鬼的说话。陈曰文做这样大斋，就有着孤魂野鬼皆来求食。时有一客商姓陆名清，阻风淮河，泊船孤洲之畔，有事关心，惺眼不睡。至三更鼓，只闻得岸上有鬼叫，叫道：“周大哥，女陈宅吃斋。”那周鬼道：“我去不得，眼中生有翳障，疼得紧，你们带几个斋与我吃罢。”陆清大惊，一发不寝，至四更鼓，又闻叫声：“周大哥，斋在这里，你吃！”那周大哥说道：“多谢你了！”陆清想道：“此必是野鬼。”

至天明，上了淮河之岸，遍洲上寻觅，只见有一个骷髅脑骨，眼睛里生有一根草，暗道：“昨夜叫眼疼者必是此物。此人或姓周么？”遂拔去之。至次夜二更尽，陆清又闻得有人呼曰：“周大哥，去陈宅吃斋。”只见其人应曰：“我今夜眼睛好了，我与你同去。”至四更鼓方回，只听得几个鬼坐在洲上，其一鬼云：“这个人家好斋供。”其一鬼云：“斋供倒好，只是吕洞宾在那里，打不得些儿乱搅。”其一鬼云：“哪个是吕洞宾？”其一鬼云：“东厨下那个褴褛道人，就是吕洞宾。”有一鬼云：“你昨夜眼疼，今夜就怎的好了。”鬼云：“我得一个客人替我去了那些翳障，就好了。”

时陆清在舟中未睡，闻得这些话儿仔仔细细。至次日，走上坡来，径到陈曰文宅上，寻着这个吕纯阳。只见斋厨之下，果有个褴褛道人。陆清乃跪下，言曰：“吕纯阳先生，度一度小子。”纯阳子道：“我不是纯阳。”陆

簋（guǐ，音鬼）——古代盛食物的器皿。

豆——古代食具之一种。

清道：“我晓的仔细，你不要瞞我。”乃扯着纯阳子衣服，叩头磕脑，左也叫一声度一度，右也叫一声度一度。纯阳子道：“你这客人，既然要我度，你钻进灶中而去，我就度你。”时厨灶之中烈火炎炎，陆清将欲不钻，又恐怕做不得神仙。将欲钻去，又恐怕火焰烧死。既而自思，还是钻去。于是奋力一钻，刚到灶门之边，被烟气一冲，就缩将转来。又奋力一钻，刚到灶门之边，被火星一爆，又缩将转来。乃叩着纯阳子说道：“先生，你不要我钻灶，白白的度一度我罢。”纯阳子笑道：“神仙恁般易做。”乃云：“眼前不是成仙客，成仙只是姓何人。”乃以手招着何氏女，说道：“惠娘，我与你钻去。”

时何氏手中拿着个箠篱，正欲捞饭，因纯阳子一招，即忙过来。纯阳子以手挽着何氏女双双进于灶中，火焰转盛。众皆大惊，哪个还敢钻哩？时众人只说何氏女被火饶死，正在嗟叹之际，只见吕纯阳与何氏女坐在碧云之上，吟诗一首云：

直上云端望八都，碧云散尽月还孤。

茫茫四海人无数，哪个男儿是丈夫。

时众人看见陆清默然，众丫环亦默然。那羽士们望见也默然，就是陈曰文亦默然。皆道：“神仙已在此三日，并不晓得。”皆十分懊恼。时陈曰文建此大斋，感神仙下降，斋罢获福，此也不在话下。

却说纯阳子同着何氏女驾着云，腾着雾，径望终南山碧天洞而来，拜见钟离师父。钟离云房正当寿诞之日，就有那一班仙朋仙友：持着柱杖的铁拐李、拿着羽扇的张果老、提着花篮的蓝采和、拿着云阳板的韩湘子，与着清溪道人郑思远、大华施真人正在那个所在作贺。又只见天台山仙女，遣人送甚么仙桃，麻姑山的仙姑遣人送甚么仙酒，瑶池上王母娘娘遣人送甚么仙藕，武夷山武夷君遣人送甚么仙茶。又有东泰山、西华山、中嵩山、南衡山、北恒山五岳圣帝遣人送甚么玄鹿脯、赤鳞蹄。又有东海、西海、南海、北海四海龙王乃敖家兄弟遣人送金鳞尾、锦鳌头。钟离子命着那仙庖的官君烹着那些肴馔，列着那些果品，摆开筵席，注上酒来。那些神仙依次而坐。

正在宴饮之际，忽见纯阳子、何氏女按落云头，直进了碧天洞中，望着钟离子稽首。钟离子不胜之喜，乃曰：“纯阳一去，何归来之迟乎？”纯阳子与钟离师稽首毕，复对众仙稽首。张果老等乃间于施真人曰：“此何人斯？”施真人道：“云房之徒也。”众仙曰：“久闻，久闻，但未得会面，今见其仙风飘逸，云房果得人焉。”清溪郑思远乃问于纯阳子曰：“你出家人，还带妻子么？”纯阳子道：“此女子系淮安人氏，姓何名惠娘，名在仙籍，火龙真人命我度之耳。”众仙说道：“原来是这等。”云房子又问纯阳子，说道：“你当初誓欲化度世人，度有几否？”纯阳子道：“人心奸险，未易度化，止度有何氏女一人而已。”铁拐李道：“今日令师寿旦，我辈承他厚爱，赐以佳宴，你来得恰好，大家县饮一回。”

于是众仙齐坐下，纯阳子、何惠娘亦侍坐于侧，劝劝酬酬，极有佳趣。纯阳子道：“吾师今日寿旦，吾初回，未有贺物，聊将所佩之剑试舞一回，以劝吾师并列位仙丈之酒。”何惠娘亦道：“妾亦无有贺仪，将所执箠篱亦舞一回，奉劝诸仙之酒。”众仙道：“试舞来。”于是纯阳子将宝剑抛起，活喇喇化作一条神龙，夭夭矫矫。何惠娘将箠篱抛起，活喇喇化作一只丹凤，翩翩翻翻。你看：一龙一凤，龙对凤，凤对龙，盘空飞舞。龙一翻身，甲鳞炫耀；凤一转翅，毛羽辉煌。众仙长看见，拍掌大笑，皆曰：“妙！妙！后

进们有这样奇术，来得来得。”于是大家狂歌剧饮，不觉的白云归洞口，红日架山腰，天色晚矣。纯阳子乃指一下龙，龙依然成剑。何惠娘指一下凤，凤依然成箴籥。众仙长愈加称赞。此且不题。

却说张果老、铁拐李二仙问于钟离子道：“令徒授何仙职？”钟离子道：“敝徒度化多年，未受仙职。”铁拐李道：“既如此，明日乃朝元之期，领他们同去吴天金阙，受了天恩，岂不是美事？”钟离子道：“某亦有此意。”于是众仙长皆约会朝元，辞散而去。

及至次早，碧鸡三唱，丹凤双仪。焰摩天中，红云缭绕；通明殿上，瑞气氛氲。时玉帝御座，两阶文武，列着鹭序鹤班；一派将军，号着龙骧虎贲。时三天门大开，只见张果老、铁拐李、施真人等一齐在那里聚会。及钟离子须着吕纯阳、何惠娘至，大家拶挨而进，山呼礼毕，文武退班。钟离子复领着吕纯阳、何惠娘，俯伏金阶之下，奏道：“臣钟离权有表奏闻，伏乞圣览。”玉帝道：“有何表文？”钟离子道：“臣先年度有何中府永乐县一弟子，姓吕名崑，未蒙天恩授以仙职。又吕崑弟子度有淮安府玉溪村一女，姓何名惠娘，亦未受以仙职。臣今领至阙下，伏候金旨，擢入仙班。”玉帝见奏，天颜大展，说道：“钟离权既度有吕崑，吕崑复度有何惠娘，源流一派，仙籍垂芳，太是美事。就封吕崑为演正警化真人之职，封何惠娘为太玄演化仙姑之职，各赐金书玉旨，擢入仙班。叩头谢恩。”

钟离子同吕真人，何仙姑谢恩已毕，玉帝复命，着金童持彩仗，玉女捧香花，又命奏乐官史奏一部钧天广乐，又令六丁神将、六甲神将摆列仪仗，送吕真人、何仙姑回转终南山碧天洞中。时吕真人荣沾天宠，各洞神仙万万千千俱来贺喜。

予素慕真仙之雅，爰摭其遗事为一部《飞剑记》，以阐扬万口云云。

拶挨(z i, 音匝挨)——紧跟着。

摭(jù, 音俊)——收集。

铁树记

第一回 总叙儒释道源流 群仙庆贺老君寿

词曰：

春到人间景色情，桃红李白柳条青。香车宝马闲来往，引却东风入禁城。酬 剩酒，
豁吟情，顿教忘却利和名。豪来试说当年事，犹记得许旌阳收伏孽龙精。

粤自混沌 初辟，民物始生，中间有三个大圣人，为三教之祖。三教是甚么教？一是儒家，乃孔夫圣人，则述六经，垂灵万世，为历代帝王之师，为万世文章之祖，这是一教。唐睿宗有御制赞云：

猗欤夫子！实有圣德。其道可学，其仪不忒。删诗定乐，百王取则。吾岂匏瓜，东南西北。

一教是西方释迦牟尼佛祖，当时生在舍卫国刹利王家，放大智光明，照十方世界。地涌金莲华，丈六金身，能变能化，无大无不大，无通不通，普度众生，号作天人师。这便叫做释家，又是一教。有诗为证：

国开兜率 在西方，号作中天净梵王。

妙相端居金色界，神通大放玉豪光。

阎浮檀水心无染，优钵昙花体自香。

率土苍生皈仰久，茫茫苦海渡慈航。

一教是太上老君，乃元气之祖。生天主地，生佛生仙，号铁师元炁上帝。他化身周历尘沙，也不可计数。至商汤王四十八年，他又来出世。乘太阳精化为弹丸，流入玉女口中。玉女吞之，遂觉有孕，怀胎八十一年，直到武丁九年，破胁而生。生下地时，须发就白，人呼为老子。老子生在李树下，因指李为姓，名耳，字伯阳，后骑着青牛出函谷关。把关吏尹喜望见青紫气，知是异人，求得《道德真经》共五千言，传留于世。老子入流沙，修炼成仙。今居太清仙境，称为道德天尊。这又是一教，有诗为证：

玉女度尘晬，和丸咽紫霞。

时凭白头老，去问赤松家。

瑶砌交芝草，星坛绕香花。

青牛函谷外，玄鬓几生华。

话说三教之中，惟老君为道祖，居于太清仙境。彩云统绕，瑞气氤氲。一日是寿诞之辰，群三十三大天宫，并终南山、蓬莱山、阆苑山等处三十六洞天、七十二福地列位神仙，千千万万，万万千千，或跨着彩鸾的，或骑着

酬（shì，音筛）——滤酒。

混沌——我国传说中指宇宙形成以前模糊一团的样子。

六经——六部儒家经典。始见于《庄子·天运》篇。即在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五经之外，另加《乐经》。后世学者，或认为《乐经》因秦朝焚书而失传；或认为儒家本没有《乐经》，“乐”即包括在《诗》、《礼》之中。据古代文献考证，后一种说法较妥。也有称六经为“六艺”。

吾岂匏（páo，音袍）瓜——引自《论语·阳货》篇。子曰：“吾岂匏瓜也哉？焉能系而不食？”即孔子说：“我难道是匏瓜吗？哪里能够只是被系挂而不给人吃食呢？”引申为我也不是摆设，也有一定的用处。

兜率——梵文译音，也写作“兜率陀”、“兜术”、“都史多”、“睹史多”。佛教所说欲界六天中的第四天。义译为知足、喜足、妙足、上足等，意思是受乐知足而生欢喜之心。

慈航——佛教名词。佛教认为佛、菩萨以大慈悲救度众生出生死苦海，有如舟航，故名。

氤氲（yīnyūn，音因晕）——烟或气很盛。

白鹤的，或驭着赤龙的，或驾着丹凤的，皆飘飘然乘云雾以来，次第朝贺，献上万寿无疆词，稽首作礼。

词曰：

红云紫盖葳蕤，仙宫浑是阳春候。玄鹤来时，青牛过处，彩云依旧。寿诞宏开，喜道德五千言流传，万古不朽。况是摆列仙筵，献珍果、人间未有。巨枣如瓜，与着万岁冰桃，千年碧藕。此乾坤永劫无休，举沧海为真仙寿。

《水龙吟》

彼时，老君见群仙赞贺，大展仙颜，即设宴相待。你看那仙家的筵席，齐整不齐整。且听我说来。则见：

碧澄澄冰壶湛玉露，光闪闪开宴出红妆。芳馥馥作脯的是中山玄鹿，甜蜜蜜为脍的是西苑种羊。赤紧紧作鲙的是东海巨鲤，活喇喇下汤的是北岭飞凰。仙果列着红艳艳的蟠桃千万颗，仙花开着娇嫩嫩的异卉两三行。声啾啾的碧鸡啼唱，影翩翩的彩凤翱翔，听的是咿咿哑哑刮耳的钧天乐，闻的是氤氲氤氲扑鼻的御炉香，仙酒酝酿的甜甜熟熟，仙珮鸣响的叮叮。俊俏俏的金童擎着玉盏，轻巧巧的玉女捧着霞觞。铁拐李醉得行无好步，吕洞宾醉得一发风狂。张天师醉得睁眉露眼，玄帝祖师醉得撒发飞扬。白玉蟾醉得脱衣卸膊，萨真人醉得捏诀那罡。

真个是：

神仙齐赴会，别是好风光。

酒至半酣，忽太白金星越席言曰：“众仙长，知南赡部州江西省之事乎？江西分野，旧属豫章，其地四百年后，当有蚊虺为妖，无人降伏。千百里之地，必化成中洋之海也。”老君曰：“吾已知之，江西四百年后，有地名曰西山，尤盘虎踞，水绕山环，当出异人姓许名逊，可为群仙领袖，殄灭妖邪。今必须一仙下凡，择世人德行浑全者，传以道法，使他日许逊降生，有传授渊源耳。”斗中一仙乃孝悌王，姓卫名弘康，字伯冲，出曰：“某观下凡有兰期者，素行不疚，兼有仙风道骨，可传以妙道。更令付此道与女真谶母，谶母付此道于许逊，口口相承，心心相契，使他日真仙有所传授，江西不至沉没。诸仙以为何如？”老君曰：“善哉！善哉！”众仙即送孝悌王至焰摩天中，通明殿下，奏闻玉帝。

时玉帝御殿文武班齐，问云：“何臣俯伏仙班？奏何文表？一一披宣。”孝悌王奏云：

臣闻除灾救患，上帝仁心。授道传心、法流正派。窃见南赡部州豫章之郡，星分翼轸，地列衡庐。襟三江而带五湖，控蛮荆而引瓠越。民生繁庶，土地宽饶，诚名都也。四百年后，当有蚊虺为妖，害虐黎庶，切恐悠悠洪都，化作洋洋中海，臣不忍之。惟西山胜地，草秀毓灵。异人许逊，当应运而生，收复蛟精，统领仙派，第以法教无传，渊源曷自？今兖州有道真兰期，丹阳有女真谶母，德行纯全，粹然法器，臣兹欲临凡世，将此妙道先授兰期，俾兰期再传谶母，谶母后传许逊。一则降伏蛟孽，俾护生灵。一则衍教仙宗，法云流润。臣无任瞻天仰圣。激切屏营之至。

次第——一个换一个。

稽（q，音起）首——古代的一种礼节，跪下，拱手至地，头也至地。

葳蕤（wēi ruí，音威蕊（阳平））——枝叶繁盛。

脍（kuài，音快）——切得很细的肉。

翼轸（zhèn，音诊）——翼和轸均是星宿名，分别为二十八宿之一。

瓠（hù，音欧）越——古族名、地区名。

玉帝见奏，喜动天颜。即命直殿仙官，将神书玉旨，付与孝悌王领讫。孝悌王辞别众仙，蹶起祥云，顷刻之间，到阎浮世界来了。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二回 孝悌王传授秘诀 汉兰公三生解化

却说前汉有一人，姓兰名期，字子约。本贯兖州曲阜县高平乡九原里人氏，历年二百，鹤发童颜，率其家百余口，精修孝行，以善化人，与物无忤。时人不敢呼其名，尽称为兰公。彼时儿童谣云：“兰公兰公，上与天通。赤龙下迎，名列斗中。”人知其必仙也。

一日兰公凭几而坐，忽有一人头上戴一顶逍遥巾，身上披一领道袍，脚下穿一双云履，手中拿一个鱼鼓筒板儿，潇潇洒洒，移步而转过台阶。从从容容，举手而推开竹牖。兰公一见，观其仙风道气，必神仙中人也，慌忙下阶迎接。揖让而进礼毕，分宾主坐定，进一盂香茗。此茗非是泛常的，乃武夷洞中之种，蒙山顶上之苗。带雾摘来，雀舌乍含三月雨。连云春处，龙芽先作一团春。即此一盂之献，而兰公敬客意甚厚了。

茶毕，遂问曰：“贫道山野鄙夫，有劳仙翁过访，不识仙翁高姓贵名，幸垂清教。”其人谓曰：“吾乃斗中之仙，孝悌王是也，本姓卫名弘康，自上清下降，遨游人间。久闻先生精修孝行，善及天下。身虽落在尘世，名已录于天府，故此相访，特陈孝悌之道，化汝三生。”兰公闻言，即低头拜曰：“贫老自分凡骨，敢望仙班。况贫老修身之道以孝为主，止可以淑一身，而不能淑万民。可以来一家，而不能率四海。今仙翁曰化我三生，琐琐贫老，有何德根功果，以感动仙灵乎？”孝悌王曰：“汝视人已不为两物，参天地本于一心，功德大矣。”遂以手扶起兰公，曰：“居，吾语汝孝悌之旨。”兰公乃欠身起曰：“愿听仙翁指教。”

孝悌王曰：“始炁为大道于日中，是为孝仙王。元炁为至道于月中，是为孝道明王。玄炁为孝道于斗中，是为孝悌王。夫孝至于天，日月为之明。孝至于地，万物为之生。孝至于民，王道为之成。是故大舜至孝，凤凰鸣于虞廷。姬文至孝，凤凰仪于岐山。姜诗至孝，鲤鱼出之舍傍。王祥至孝，黄雀入于幕内，即此论之，上自天子，下至庶人，孝道所至，异类皆应，孝之义大矣哉！先生修养三世，行满功成，当得元炁于月中，而为孝道明王。四百年后，晋代有一真仙许逊出世，传吾孝道之宗，是为众仙之长，得始炁于日中，而为孝仙王也。”遂成绝句一律，

孝乃人之百行原，功成名秩可登仙。

笑看今世庸夫辈，妄把阴阳颠倒颠。

自是孝悌王悉将仙家妙诀及金丹宝鉴、铜符铁券，并上清灵草、飞步斩邪之法，一一传授与兰公。又嘱兰公曰：“此道不可误传，惟丹阳黄堂者，有一女真谌母，德性纯全，汝可将此道传之，可令谌母复将此道传授与晋代学仙童子许逊，使许逊得传吴猛诸徒，则渊源有自、超凡而入圣者，不患其无门路也。”孝悌王言罢辞去，兰公远送孝悌王，乃口占一词赠云。

词曰：

孝悌兮人之大闲，心田兮谁无孔颜。得道兮剖破篱藩，飞升兮生彼羽翰。造化为炉兮炼金丹，天地为室兮坐蒲团。心有猿兮紧拴，意有马兮牢关。此妙诀兮，活泼如瞿塘澜。

此盟誓兮，重大如须弥山。叮咛子兮非等闲，深秘藏兮方寸间。

却说孝悌王赠词毕，足下起一朵祥云，直冲霄汉而去，兰公拜而送之。

忤(w, 音五)——不顺从；不和睦。

牖(y u, 音有)——窗户。

及回家中，将金符、铁券、秘诀逐一参悟，遂择地修炼仙丹。其法云：

黑铅天之精，白金地之髓。黑隐水中阳，白有火之无炁。黑白往来蟠，阴阳归正位。二物俱含性，丹经号同类。黑以白为天，白以黑为地。阴阳混沌时，朵朵金莲翠。宝月满丹田，霞光照灵慧。休闲通天窍，莫泄混元气。精奇口诀功，火候文武意。凡中养圣孙，万般只此贵，一日生一男，男男各有配。

兰公炼丹已毕，遂得仙宗，举家服之，老者发白返黑，少者辟谷无饥。远近闻之，皆知其必飞升上清也。时有火龙者，系洋子江心孽畜，神通广大，知其法教流传，后来子孙必遭其歼灭，乃统其党类，令着鼋帅虾兵蟹将等，身披甲冑，手执钢叉，一齐奔出潮头，将兰公宅上围得重重叠叠，周周匝匝，声声叫道要夺金丹宝鉴、铜符、铁券之文。兰公听得，竟不知灾从何处来，祸从何处起，同家人开门看着。只见一片猛火，焰腾腾烧将过来，好惊人哩！那火呵：

红喇喇炎威着林木，黑漫漫烟气蔽乾坤。却似红孩儿身中四十八万毛孔一齐进出，又似华光将手里三十六块金砖一并烧辉。此火比炎漫照着的更加十倍，此火比萧丘烧毁的更烈几分。咸阳遭之烽焰三月不绝，昆山遇之玉石一旦俱焚。也不问年少周郎赤壁鏖兵，也不问智谋诸葛博望烧屯。也不问江道鸡尾长连短绊，也不问田单牛尾直撞横奔。虽有佛图澄佛法无边嚬酒莫能扑灭，虽有张虚靖道法至显倾茶难以消滌。此不比葛仙翁吐出的虚焰，此不比关云长虚设烟炖。任你焦头烂额，莫救此火烧空燎原。

却说那火也不是天火，也不是地火，也不是人火，也不是鬼火，也不是雷公霹雳火，却是那洋子江中一个火龙吐出来的。那兰公家人看见了这个势子，大的摇两下头，小的伸两下舌，男男妇女，痴痴呆呆，半晌不会做声。兰公知是火龙为害，问曰：“你这孽畜，无故火攻我家，却待怎的？”火龙道：“我只问你取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券，并灵章等事。你若献上与我，万事皆休。不然，我做一火烧新野哩。”兰公曰：“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券之文，乃斗中孝悌王新授我的，我怎肯胡乱与你？”

只见火光中闪出一员鼋帅，你看他：

四爪棱棱锋快，背负一面团牌。扬威耀武撞将来，真个是形容古怪。

那鼋帅道：“你若不早早送出仙书，我叫你个片瓦无留。”兰公睁仙眼一看，原来是个鼋鼉，却不在意下。又有虾兵跳将出来，则见他：

头似龙头模样，棕须一把交加。手持两个大钢叉，真个是得人惊怕。

又有蟹将舞将出来，你看这蟹将，又装束的别样些儿。则见他：

浑身披着甲冑，钢叉利似青锋。背驼一鼓响冬冬，横行十分英勇。

却说那虾兵蟹将，两人大叫曰：“若不早献仙书，你家有十个，我杀你十个。有百个，杀你百个。却教你死无噍类。”兰公又举仙眼一看，原来一个是虾子精，一个是螃蟹精，转不着意了。遂剪下一个中指用来，约有三寸长，呵了一口仙气，念动真言，化作个三尺宝剑，有歌为证：

非钢非铁体质坚，化成宝剑光凛然。不须锻炼洪炉烟，棱棱杀气欺龙泉。光芒颜色如霜雪，见者咨嗟叹奇绝。琉璃宝匣吐莲花，错镂金环生明月。此剑神仙流真精，干将莫

江道(yóu, 音由)——人名。

嚬(xìn, 音迅)酒——把酒含在口中而喷出。

滌(yuè, 音月)——煮。

噍(jiào, 音叫)类——能吃东西的动物，特指活着的人。

邪 虽比伦。闪闪烁烁青蛇子，重重片片绿龟鳞。腾出寒光逼星斗，响声一似苍龙吼。今朝挥向烈炎中，不识蛟螭敢当否。

兰公将所化主剑望空掷起，那剑活啾啾就似个翻身鹞子，光闪闪就似个赶月流星，响铮铮就似个铁马敲风，急腾腾就似个锦鳞跃浪。一飞飞入火焰之中，左一冲，右一击。左一挑，右一剔。左一砍，右一劈。

那些孽怪如何挡抵得住？只见鼋帅遇着，缩头缩脑，负一面团牌，走忙忙的。他却在哪里？直走在峡江口深深的岩里躲避，至今尚不敢出头哩。那虾兵遇着，拖着两个钢叉，连跳连跳，连走连走。你看他走在哪里？直走在洛阳桥下，石缝子中间藏身，至今腰也不敢伸哩。那蟹将遇着，虽有全身坚甲，不能济事。也拖着两个钢叉，横走直走。他须有八只脚儿更走不动，却被扑苍松宝剑一劈，分为两半。你看他腹中不红不白，不黄不黑，似脓却不是脓，似血却不是血，遍地上滚将出来。真个是但将冷眼观螃蟹，看你横行得几时。

那火龙自知兰公法大难以挡抵，叹曰：“儿孙自有儿孙福，莫代儿孙作马牛。我后来子孙，福来由他去享，祸来由他去当的，我管他则甚？”遂奔入洋子江中，万丈深潭底藏身去了。自是兰公举家数十口，拔宅升天，玉帝封兰公为孝明王，不在话下。再看谶母显化之术何如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干将莫邪（yé，音爷）——古代两把宝剑名。

第三回 孝明王变化小儿 谏母传孝明王道

却说金陵丹阳郡，地名黄堂，有一女真字曰婴，潜通至道，忘其甲子，不知其几百年岁。乡人累世见之，齿发不衰，容貌常少，皆以谏母呼之，谓其可作母仪也。时孝明王兰公既传孝悌王妙道，钦奉仙旨，欲将此道复传与谏母，乃变为小小娃子，年可三四岁，在吴都市上号哭不止。你看这个娃子：

头剃得光光乍，江儿水泪汪汪。红衫儿遮不住刮地风，驻云飞望不见香柳娘。却好似离母的雏嫩嫩黄莺儿，又好似失乳的孤单单山坡羊。哭皇天一声声断人肠，浑不是要孩子儿模样。

谏母过于其处，见而哀之，问曰：“孤儿，因何在此悲啼？”孩儿曰：“当此三国离乱之世，吴主新即帝位，曹操兵下江南，父母携我避兵，乱军追急，舍我逃散，今不知所在，伏望老母收留，长大时当衔环结草而报。”谏母怜其孤苦，遂收此儿归家抚育。

渐已长成，母令其读书，真个是读书破万卷，一目下十行。母令其写字，真个是毫端挥雾雨，纸上走龙蛇。母令其赋诗，真个是唾吐成珠玉，词成泣鬼神。母令其作文，真个是篇篇成锦绣，字字吐珠玑。这还不打紧，在上的天文，哪些儿不深晓？在下的地理，哪些儿不精通？在三代两汉的人物，哪些儿不周知？这便是聪明之子，俊秀之儿。谏母不胜之喜。

年及弱冠，谏母谓曰：“我修奉正道，其来已久，不知岁月之几更矣。一切人情世事置之度外，但怜汝孤苦，抚养于汝。今汝既长大，又无父母，将何以为姓氏？”儿曰：“深感老母抚育之恩，岂不敢遵母命，但昔日曾蒙斗中真人授职 章，约为孝道明王，请以此为名号，不知老母尊意如何？”母曰：“既是天真付授，吾何敢违？”

且说谏母东邻有一耆老，生有一女，年可十八。你看她标致不标致？则见：

面搽着白净净钟乳粉，发梳着黑悠悠何首乌。金银花娇的插鬓稀疏，甜蜜蜜露一双丁香奶乳，嫩尖尖良姜手指。光溜溜滑石皮肤，欲嫁槟榔作丈夫。试问取寿高高贝母。

耆老见明王天资明敏，容貌端然，欲以女妻之，使人与谏母议亲，谏母对明王谓之曰：“男女居室，人之大伦，汝今年已长大，合婚娶。东邻耆老一女，以为配偶。”明王跪进母前，告曰：“儿非浮世之人，领斗中孝悌王仙旨，教我传道与母，今此化身为儿，度脱我母，何必更议婚姻？但可高建仙坛，传付此道，使我母飞升上清也。”谏母闻得此言，且惊且喜，遂于黄堂建立坛靖，大阐孝悌王之教，明王遂告谏母以修真之诀。

诀曰：

真仙试把道法传，阐扬正教汞与铅。铅飞雪浪汞流液，朵朵金花起紫烟。紫烟飞上凌霄殿，连连结结冰花片。日月抛光朗大千，巽风常使金花现。抽出天魂夺日霞，水晶宫里是吾家。吾家不是非凡境，夜餐露液昼日华。汞死为铅铅化土，白云鼎气丹之祖。怀尽天魂地魄中，玄机称此为丹母。仙机细细口传君，巧夺乾坤日月真。道法千门及万户。千门万户独斯尊。早朝上帝抛金玺，晚捧玉皇丹诏旨。朝游碧落暮苍梧，晚走扶桑西阊圃。

衔环结草——也作结草衔环，比喻感恩报德，至死不忘。

弱冠——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，故用以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龄。

耆（q，音起）老——指老年人。

汞是元神铅是形，形神相得合为真。真神相遇真形后，善果周完睹太清。

于是孝明王仍以孝悌王所授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券、灵章，及正一斩邪三五飞步之术，悉传与谶母，时有九凤齐鸣，万灵卒止。谶母得传此道，如拨云之见皓月，瑞雪之点洪炉，乃谓孝明王曰：“论昔日恩情，我为母，君为子。论今日传授，君为师，我为徒。”遂欲低头下拜，孝明王曰：“只论子母，莫论师徒。”乃不受谶母之拜。惟嘱之曰：“此道老母宜深藏秘隐，不可轻泄。我领孝悌王之言，后世晋代有二人来学仙者，一人姓许名逊，一人姓吴名猛。二人皆名登仙籍，惟许逊得传此道。按玉皇玄谱仙籍品秩，吴猛位居元郡御史，许逊位居都仙大使，兼高明太史，总领仙部，是为众仙之长。老母可将此道传与许逊，又着许逊传与吴猛，庶品秩不紊矣。”明三言罢，拜辞老母，飞腾太空而去。谶母感明王之教，保持此道，兢兢业业，以待后世真仙，亲相授受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出入无车只驾云，尘凡自是不同群。

明王恐绝仙家术，告诫叮咛度后人。

第四回 许琰许肃布阴德 许逊应泰运降生

却说汉灵帝时，卞常侍用事，忠良受其党锢，谗谄遇其擢用，毒流四海，政坏朝端。天下百姓，哪一个不咀咀嚼嚼，哪一个不嗟嗟怨怨。这一嗟怨不打紧，却惊动了上界玉帝。玉帝见灵帝这等无道，遂降下两场大灾异，警着灵帝，使久雨之后，又是久旱。

且说那久雨如何？终朝不停的雨脚，彻夜不散的云头，一连就下了五个整整的月。有诗为证：

上天淫雨久涟涟，四海居民总可怜。
商市长高柴米价，民家用尽篋笥钱。
青山黯黯云迷树，白地茫茫水接天。
到处凄凉厨灶冷，晚来犹未爨朝烟。

淫雨已过，俗语道：“久雨必有久晴。”岂知普天之下，又大旱一年整整的。莫说是禾苗槁死，就是草木也干枯了。又有诗为证：

诗曰：

旱魃为殃似火加，炎蒸郁郁实堪嗟。
郊原到处枯禾黍，田野何曾熟稻麻。
稚子悲号皆绝粒，黎民逃散已无家。
纷纷四海皆如此，纵是行军亦唱沙。

不想灵帝无道，水旱相仍，可怜那一时的百姓，吃早膳，先愁晚膳。缝夏衣，便作冬衣。这里去闻得有父母的，恹恹惶惶号寒。那里去闻得有妻子的，悲悲切切啼饥。正是朝有奸臣野有贼，地无荒草树无皮。壮者皆散于四方，老者尽死于沟渠。

时许都有一人姓许名琰，字汝玉，乃颖阳许由之后，为人豁达大度，仁民爱物，深明医道，擢太医院医官。你看这个医官，名播着天门冬，性涵却薏苡仁。怀厚朴之才，无邪无曲；典苾蓉之职，医国医人。当时有好事者，赠以对联，联曰：

种董氏杏林，出心上化工敷春色；
濬苏仙橘井，流性中恩泽沛泉源。

时许琰感饥荒之岁，死者莫计其数，乃罄其家货，置丸药数百斛，名曰救饥丹，散与四方食之。每食一丸，可饱四十余日。于是饥饿之人，俱得不死。你看这等的阴功，岂无报应？于是琰妻张氏，身怀有孕。妊娠满足，

擢（zhuó，音啄）升——选拔，提升。

篋笥（sì，音四）钱——指家中积蓄。

爨（cuàn，音窜）——灶。

旱魃（bá，音拔）——传说中引起旱灾的怪物。

恹恹惶惶——惊慌烦恼。

薏苡（yìyǐ，音意以）——一种草药。

苾（bì，音必）蓉——一种草药。

罄（qìng，晋庆）——用尽。

家货（zī，音资）——家中钱财。“货”同“资”。

斛（hú，音胡）——旧量器，方形，口小，底大，容量本为十斗，后改为五斗。

妊娠（rènshēn，音任身）——怀孕。

生下一子，名曰许肃，字世为。自幼聪敏，遂不好弄。及长有高节，朝廷屡聘不仕。

及汉献帝初平年间，许都又遭大荒。这一荒不打紧，斗米十千钱，那米就贵如玉粒。三日一餐饭，那饭就胜似胡麻。人人菜色，个个鹄形，民真个好苦！况黄巾贼起，又遇大乱。这一乱不打紧，干戈并起，到处烽烟。那室家分离的，不是夫哭妻，就是妻哭夫。那娘儿失散的，不是子寻母，就是母寻子。那昆弟逃走的，不是兄呼弟，即是弟呼兄。扰扰攘攘，悲悲哭哭，有甚好处？真个是宁作太平犬，莫作离乱民。

彼时，许肃家尚丰盈，将自己仓中谷粟一概周给各乡，遂挈家避乱于江南，择居豫章之南昌。行不数日，因暑酷热憩于槐阴树下，偶拾得一襁褓，肃展开观之，见有黄金百余两，谓家人曰：“此物不知何人所遗。汝等先行，吾坐于此处，以待失金人到此，将此金付还与他。”及至日暮，无有追寻者。

肃候至次日侵早，才有一客人号泣而至。肃问之曰：“客官因何悲泣？”客曰：“吾乃山西平阳人，困抛父母妻子，出往汴梁，游商三年，止趁黄金一百三十两。昨日避暑于此，歇息片时，不意将金遗落。及至宿店，始觉行囊一空。今日敬寻至此，谅此冲要大路，往过来续，安得此金尚在！若此金不见，吾亦无面目回见父母妻子，不如触此槐树而死，免得受此呕气。”言罢，即望树而触。肃急止之曰：“不可。汝抛父母妻子，出外经商。倘汝轻生，教汝父母妻子所靠谁人？我昨日过此，此金是我拾得。等了一晚方等待汝来，吾将还汝。”遂出金还之。其人曰：“难得此等好意，吾愿将金一半以谢厚恩。”肃曰：“无劳而获，身之灾也。”固辞勿受。其人叩头感谢而去。后人诗叹曰：

父施药饵救饥荒，子弃黄金德性良。

可羨一家皆积善，致生仙 永流芳。

却说太白金星见许氏世代积善，唤监察神谓曰：“汝在人间监察善恶，凡人有善，不可不赏。凡人有恶，不可不罚。今南昌许肃父子，父以济饥丹药数百斛救人甚多，子以仓粟赈贫、拾金还客，何不表奏天廷？”监察神从金星之言，商议具表，上奏玉帝。回至三天门下奏曰：

巨闻作善者天降之百祥，作不善者天降之百殃。是以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，必有余殃。今南昌许肃父许瑛普施药丹，救济饥荒，活命几百万人。肃有父风，布施贫民衣食，拾金不取，种种可羨。今肃尚无子，伏乞差下天仙，降临尘世，以为许肃后嗣，补报阴德，以劝行善。臣金星同监察神不胜瞻仰之至。

玉帝闻奏，展开表章看毕，乃曰：“朕观卿表，乃知许肃父子世代阴功，若不厚报，无以劝善，即仰殿前掌判仙官，将玄谱仙籍品秩逐一查检，看晋代当有何物害民，当出何人传道，以除民害，即差下界以报行善。”掌判仙官即将玄谱检看已毕，奏曰：“晋代江南 出一孽龙精，扰害良民，生养蛟党繁盛。今轮系玉洞天仙降世传授女真谶母飞步斩邪之法，斩灭孽龙蛟党，以除民害。”玉帝闻奏，乃差玉洞天仙，身变金凤，口衔宝珠，下降尘世，直至许肃家庭，衔珠吐与肃妻吞之，使肃妻有孕，然后投胎出世，取名许逊，传谶母正一飞步之法，诛灭孽龙，功成完满，拔宅升天，以昭善报。太白金星及监察神谢恩而退。

天使即传玉旨，宣取玉洞天仙直至大廷，谨依玉旨分付，拜谢玉帝而行。

遂变金凤衔珠降世，直至许肃之家。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御殿新传玉帝书，祥云谒谒凤衔珠。

试看凡子生仙种，积善之家庆有余。

却说吴赤乌二年三月，肃妻何氏是夜忽得一梦，梦见有一金凤衔珠飞落于庭前。其珠也不是老蚌腹中生的，其珠也不是骊龙颌下悬的，其珠也不是隋蛇口里衔的，其珠也不是魏惠王照乘的，其珠也不是吕奉先嵌冠的，却原来圆圆净净，光光明明，是玉皇殿前一颗照座的宝珠，敕那金凤衔来，一坠坠于何氏掌中。何氏喜而玩之，遂将其珠含于口中，不觉那唾津儿满口，把那颗滑溜溜宝珠，一毂辘吞下肚子去了。既及睡醒之时，原来是一梦。听樵楼之鼓，已打三更。彼时何氏只说是梦中吞了那珠，那晓得玉洞天仙投胎出世。直至对月红信愆期，却晓得有孕，遂对夫君许肃说其缘由。

许肃听知此事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惧。喜的是怎么年过三十无嗣，今妻子有孕，这不是可喜？何氏自来没有生育，恐临产之时，十分的艰难，这又不是可惧？遂对其妻谓曰：“我前日在城中嬉游，见那广润门有一个占卦先生，头戴着一顶道巾，身披着二十四气的摆褶，脚穿着南京轿夫营里三厢履鞋，一面招牌写着‘易卦通神’四个大字。那问卜的如柳串鱼。我问那邻居，这个先生是哪。那邻居道：也不知他的姓名，只闻得他道是鬼谷子的徒弟，混名鬼推。我不免去问他个吉凶，或是男是女，看他如何？”何氏道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那许肃员外即整顿衣帽，竟望广润门来。

只见那先生忙忙的，占了又断，断了又占，拨不开的人头，移不动脚步。许员外站得个腿儿酸麻，还轮他不上，只得叫上一声：“鬼推先生！”那先生听知叫了他的混名，只说是个旧相识，连忙的说道：“请进，请进。”许员外把两只手，排开了众人，方才挨得进去。相见礼毕，许员外说道：“小人敬来问个六甲，或生男，或生女，或吉，或凶，请先生指教。”那先生是个惯熟的，转身就添上一炷香，唱上一个喏，口儿里就念动：

虔叩六丁神，文王卦有灵。吉凶含万象，切莫顺人情。灾卦者与天地合其德，与日月合其明，与四时合其序，与鬼神合其吉凶。人有诚心，卦有灵感。谨焚真香，虔请八卦祖师，伏羲、大禹、文王、周公、孔子，五大圣人，孔门卫道七十二贤、鬼谷先生、孙臆先生、管辂先生、严君平先生、穆修李挺先生、卦中六丁六甲神将，千里眼、顺风耳，报卦童子，掷卦童郎，虚空过往一切神祇，本省城隍社令，咸望降临，鉴今卜筮。今据大明国江西南昌府南昌县求卦信人许肃，敬占六甲生产，八八六十四卦内占一卦，三百八十四爻内占六爻。爻莫乱动，卦莫乱移。吉则判吉，凶则判凶，明彰报应。

那先生念罢了，把铜钱掷了六掷，掷得个地天泰卦。先生道：“好一个卦头！且是天喜当头，贵人禄马持世，福德临身。”遂与许员外唱一个喏道：“恭喜！贺喜！好一个男喜。”遂批上几句云：“福德临身旺，青龙把世持。秋风生桂子，坐草却无虞。”许员外得了此个卦，心下才安稳些儿。遂将几十文钱谢了先生，回去与何氏说了一番。何氏心亦少稳。

不觉的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却是八月十五了。只见金乌西坠，玉兔东升。这一夜却不是等闲之夜，乃是中秋良夜。那个月也不是等闲之月，却是

赤乌——三国时吴国孙权的年号。

愆（qi n，音千）期——延误日期。

嗣（sì，音四）——后代。

中秋明月。僧如满有诗为证：

团团离海角，渐渐出云衢。

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盘。

又有苏东坡《水调歌头》词一首为证：

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我欲乘风归去，惟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。转朱阁，低绮户，照元眠。不应有恨，何事长向别时圆。人有悲欢离合，月有阴晴圆缺，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

却说许员外与何氏贪看了一会，不党的二更将尽，三鼓初传。忽听得天上奏一部仙乐，祥云缭绕，送下一个天仙来了。猛地里何氏腹中疼痛起来，遂推开那格子眼，斜倚着锦屏风，取下了八珠环，脱下了锦裙襖。只见那玉沟里似雪消春水来，血淋淋似落红花满地，那许员外在肚子上似揉碎梅花般揉一揉，那何氏把只脚一，就产下个孩儿下来。则闻的芬馥馥异香满室，又见那赤烂烂红光照人，真个是五色云中呈，九重天上送麒麟。次早邻居上上下下，齐齐整整都来贺喜。有诗为证：

夜夜生兰梦，年年种玉心。

充闾看气色，入户试啼声。

明月还珠浦，高枝发桂林。

北堂书报日，不啻万黄金。

却说真君子于中秋夜降生，初生之日，瑞云罩屋，百鸟喧门，瑞气氤氲，异香经月不散。远近之人莫不异之。真君之生形容端正，神清骨秀，颖悟过人。年有三岁，即知父母之劬劳而有怀，识兄弟之伦叙而让坐。父母乃取名逊，表字敬之。年十岁，从师读书，一目十行俱下。你看他写的字，铁画银钩，就是那王羲之、欧阳公也着叫他作师父。作的文锦辞绣句，就是那韩文公、苏东坡也着称他作哥哥。吟的诗玉律金声，就是李太白、杜子美只做得他的徒弟。

一日先生出一对与真君对：“夹涧古松，长就龙鳞因耐雪。”真君对云：“出林新竹，展开凤尾便腾空。”先生大惊，异之，乃对其父许肃曰：“贤郎学问大过于人，吾不能为之师矣。”固辞而去。真君因师辞去，弃书不读。遂慕修养学仙之法，尝作诗数韵，大书于壁以自警云。

诗曰：

人生七十古来少，前除年少后除老。中间光景不多时，又有闲愁与烦恼。过了中秋月不明，过了清明花不好。花前月下能几人，不如且把金樽倒。世上财多用不尽，朝内官多做不了。官大财多心转劳，落得自家白头早。请君细数眼前人，一年一度埋青草。草里高低多少坟，一年一半无人扫。世间人我莫争强，祸福无门人自讨。还丹何不学神仙，逍遥快乐蓬莱岛。

(yuèzhuó, 音月酌)——古书上说的一种水鸟。

劬(qú, 音渠)劳——劳累。

第五回 吴猛遇真仙得道 真君投吴猛指引

且说真君虽慕仙道，未有点化，却从哪个所在做工夫？时有吴猛字世云，西宁州人。性至孝，夏月亲睡无帐，恐蚊噬啮其亲，每先卧于床，恣其蚊所噬，不以手驱之，使蚊噬饱，亲得安寝。于是举孝廉，仕吴，为洛阳令。因三国离乱，谢职而归，得传异人丁义神方，乃日以修炼为事，又闻南海太守鲍靓有道德，吴君乃虔心往师之，得其秘法。

一日，游庐山，过三石梁，见水中有五色祥云，掩映金楼宝殿，一轮红日，光含玉树琼枝。观之不舍，徐徐步入其中。山明水秀，乔木深林，女织男耕，鸡鸣犬吠，别是一洞天之地也。须臾间，一老人羽衣鹤，素扇纶巾，飘飘然自松下而出，傍有一童子，手执金盘，中承玉露。老人曰：“闻先生来游敝地，无可为茶，特以金盘承露为献。”吴君曰：“区区一介庸夫，误入仙境，幸莫大也。又蒙玉露相赐，感恩不浅。”即拜受之，饮之入口，清凉如水，忽觉心体疏快，毛骨轻绕。老人曰：“此玉露者，正所谓琼浆是也。子服之后，可以长生。”吴君拜谢，不胜之喜。

老人正欲抽身而去，吴君恳问之：“此是何地去处？”老人曰：“此乃三十三天之界，上是昊天至尊玉皇上帝之金阙，下乃云台雾阁诸天真仙之洞府。汝今得传丁义之方，名列仙籍，但修行功欠，仙骨未充，尚无超升之日。吾有白云符一道，今将授汝。你回去，可持修勿倦。”吴君唯唯受命。二人分别，吴君身体，依然尚倚在桥梁之上。

回至豫章，江中风涛大作，舟船飘去，竟莫能渡。乃取所执白羽扇画水成陆路一条，徐徐而渡。渡毕，路复为水。观者惊骇。于是道术大行于吴晋之间，弟子相从者甚众。有诗为证：

步入桥梁上九天，真仙亲授白云篇。

中问易简无多术，只是教人炼汞铅。

且说真君未投明师，心常切切。忽一日有一人姓胡名云，字子元，自幼与真君同窗，情好甚密。别真君日久，欲叙间阔之情，特来相访。真君倒展趋迎，握手话旧。真君献茶已毕，却命童仆剪西园之韭，开东阁之樽，相与对床谈吐，且将共联诗句。诗云：

自昔河梁别（真君），于今隔几年（子元）。

参商分卯酉（真君），鱼雁阻天渊（子元）。

月夕添新恨（真君），风晨忆旧缘（子元）。

相逢一樽酒（真君），灯下话留连（子元）。

二人联诗已毕，子元曰：“君今学问充粹，明年大比，取青紫如拾芥耳。”真君曰：“功名身外物，富贵等浮云。吾实无心于此。”子元曰：“君何为出此言？”乃观壁间数咏，见其有驰慕神仙之意，乃曰：“老兄欲做云外客乎？”真君曰：“惶愧惶愧！自昔奉教，别来殊不谙世。自知富贵百年，却

三石梁——此处指桥。

须臾（yú，音鱼）——极短的时间；片刻。

（chóng，音厂）——外套。

大比——泛指科举考试。

谙（ān，音安）——熟悉。

难保守。轮回六道。易得循环。今潜欲向善，但未得明师指示，殊不满意耳。”子元曰：“老兄之言，正合我意。愚性亦颇嗜方外之术，恨不遇明师。往者因访道友云阳詹先生言及西宁有一人姓吴名猛，字世云，修炼得法，道术盛行。区区闻名久矣。每欲拜投，奈母老不敢离。老兄若不惜劳苦，可往师之。”真君一闻此言，大喜曰：“多谢子元指教。”二人分别而去。真君即拜辞父母，收拾行李，竟投西宁，后人有诗赞曰：

无形无影仙路难，未经师授莫跻攀。

胡君幸赐吹嘘力，打破玄元第一关。

话说真君往西宁投师。途路之间，万千苦楚。晴则披着星，戴着月，闻笼鸡报晓即登程。阴则沐了雨，栉了风，见野鸟投林方借宿。关河迢递，行长亭又见短亭。山路崎岖，过小涧且逢大涧。村中有酒，无心问牧童以沽。路上有花，何意寻红裙而采。真个是一心专向灵山佛，意马心猿紧紧拴！

且喜晓行夜宿，得到吴君之门。真君乃持着一个拜帖儿，对道童曰：“敢烦仙童通报吴君，南昌有方士一人，敬来投拜。”那童子不慌不忙，递着一个拜帖儿，直进通报。那吴君将拜帖展看，只见上写着豫章门生许逊顿首拜，吴君看了，惊曰：“此人乃有道之士。”即出门迎接，揖让而进，礼毕，真君曰：“小人久闻仙丈道术盛行，久欲拜投，恨无门路。昨得詹先生指引，欲侍左右，授业门下，不知仙丈肯容纳否？”吴君见真君仪容秀伟，骨骼清奇，乃对真君曰：“久慕先生尊名。每思一面，今幸识荆。奈小老粗通道术，焉能为人之师？但先生此来，当尽剖露，岂敢自私？亦不敢以先生在弟子列也。”自是吴君视真君，悉以宾朋相待，后称真君为许先生。然真君亦尊吴君则不敢自居。

一日，二人坐清虚堂共谈神仙之事，真君问曰：“人之有生必有死，乃古今定理。吾见有壮而不老，生而不死者，不知何道可以致此？”吴君曰：“人之有生，自父母交媾，二气相合，阴承阳生，气随胎化，三百日形圆，灵光入体，与母分离。五千日气足，是为十五童男。此时阴中阳半，可以比东日之光。过此以往，不知修养，则走失元阳，耗散真气。气弱则有病老死苦之患。”真君曰：“病老死苦，将何以却之？望仙丈指教。”吴君曰：“人生所免病老死苦，在人中修仙，仙中升天耳。”真君曰：“人死为鬼，道成为仙。仙中升天者，何也？”吴君曰：“纯阴而无阳者，鬼也。纯阳而无阴者，仙也。阴阳相离者，人也。惟人可以成为仙，可以为鬼。仙有五等，法有三成，持修在人而已。”

真君曰：“何谓法有三成，仙有五等？”吴君曰：“法有三成者，小成、中成、大成。仙有五等者，鬼仙、人仙、地仙、神仙、天仙。所谓鬼仙者，少年不修，恣情纵欲，形如枯木，心若死灰，以致病死，阴灵不散，成精作怪，故曰鬼仙。鬼仙不离于鬼也。所谓人仙者，修真之士不悟大道，惟小用其功：绝五味者，岂知有六气，忘七情者，岂知有十戒。行嗽咽者，晒吐纳之为错；著采补者，笑清净以为愚。采阴取妇人之气者，与缩金龟者不同。益阳食女子之乳者，与炼金丹不同。此等之流，止是于大道中得一法一术，

轮回六道——佛教名词。佛教沿用婆罗门教的说法而加以发扬，认为众生各依所作善恶业因，一直在所谓六道（天、人、阿修罗、地狱、恶鬼、畜生）中生死相续，升沉不定，有如车轮的旋转不停，故称轮回六道。也称六道轮回。

沐了雨，栉（zhì，音志）了风——以雨洗头，以风梳发，形容道路奔波的辛劳。也作“栉风沐雨”。

成功但能安乐延寿而已，故曰人仙。人仙不离人也。所谓地仙者，天仙之半，神仙之中，亦止小成之法，识坎离之交配，悟龙虎之飞腾，烧成丹药，炼成住世，而得长生不死，以作陆地神仙，故曰地仙。地仙不离于地也。所谓神仙者，以地仙厌居尘世，得中成之法，抽铅添汞，金精炼顶，玉液还丹。五气朝元，三阳聚顶。功满忘形，胎生自化，阴尽阳纯，身外有身，脱质升仙，超凡入圣。谢绝尘世，以归三岛，故曰神仙。神仙不离于神也。所谓天仙者，以神仙厌居三岛，得大成之法，内外丹成，道上有功，人间有行。功行满足，授天书以返洞天，是曰天仙。天仙不离于天也。然修仙之要，炼丹为急。吾有洞仙歌二十二首，君宜谨谨记之。”

丹之始，无上元君授圣主。法出先天五太初，遇元修炼身冲举。
丹之祖，生育三才运今古，隐在鄱湖山泽间，志士采来作丹母。
丹之父，晓来飞上扶桑树，万道霞光照太虚，调和兔髓可烹煮。
丹之母，金晶莹洁夜三五，乌兔搏掬不终朝，炼成大药世无比。
丹之胎，乌肝兔髓毓真胚，一水三汞三砂质，四五三成明自来。
丹之兆，三日结胎方入妙，万丈红光贯斗牛，五音六律随时奏。
丹之质，红紫光明入莫测，元自虚无黍采珠，色即是空空即色。
丹之灵，十月脱胎丹始成，一粒一服百日足，改换形骨身长生。
丹之圣，九年炼就五霞鼎，药力加添水火功，枯骨立起孤魂醒。
丹之室，上弦七兮下弦八，中虚一寸号明堂，产出灵苗成金液。
丹之釜，垣廓坛炉须坚固，内外护持水火金，日丁金胎产盘古。
丹之灶，鼎曲相通似蓬岛，上安垣廓护金炉，立炼龙膏并虎脑。
丹之火，一日时辰十二个，文兮武兮要合宜，抽添进退莫太过。
丹之水，器凭胜负斯为美，不潮不滥致中和，滋产灵苗吐金蕊。
丹之威，红光耿耿冲紫薇，七星灿灿三台烂，天丁地甲皆皈依。
丹之窍，天地人兮各有奥，紫薇岳渎及明君，三界精灵皈至道。
丹之彩，依方逐位安排派，青红赤白黄居中，摄瑞招祥神自在。
丹之用，真土真铅与真汞，黑中取白赤中青，全凭水火静中动。
丹之融，阴阳配合在雌雄，龙精虎髓鼎中烹，造化抽添火候功。
丹之理，龙膏虎髓灵无比，二家交媾伏黄精，屯蒙进退全终始。
丹之瑞，小无其内大无外，放弥六合退藏密，三界收来黍珠内。
丹之完，玉皇俸禄要天禄，等闲岂许凡人泄，万劫之中始一传。

真君曰：“多谢仙丈指示迷途！敢问仙丈，五仙之中，已造到何仙地位？”
吴君曰：“小老山野愚蒙，功行殊欠，不过得小成之功，而为地仙耳。若于神仙天仙，虽知门路，无力可攀。”遂将烧炼秘诀，并白云符书悉传与真君。真君顿首拜谢，相辞而归。不知后去如何，且看下面分解。

第六回 真君访郭璞寻居 朝廷举真君孝廉

却说真君传得吴君之道，回至本宅，厌居闹市，欲寻名山胜地，以为栖身之所。闻知汝南有一人，姓郭名璞，字景纯，明阴阳风水之道，遨游江湖。真君敬访之，欲问择居之事。

璞一日早起，见鸦从东南而鸣，遂占一课，断曰：“今当有一仙客，姓许名逊者到我家中来，请我卜择居地。此人他日有神仙之分。”至日中，家童果报曰：“客至矣。”璞闻之，慌忙出迎，揖让而进，分宾主坐。璞问曰：“先生莫非许敬之乎？”真君曰：“公何以知之？”璞曰：“某今早卜一卦，应先生今日至，欲采居址之事。未知果然否？”真君曰：“诚然。念许逊南昌人，敝居闹市，厌车马之喧哗，苦红尘之扰攘。久闻先生通天文、地理、历数之书，敢烦博采名山，另迁居址。未知君意若何？”璞曰：“许先生仪容秀伟，骨骼清奇，非尘中人物。富贵之地，不足以居先生。居先生者，其神仙之地乎？”真君曰：“昔日吕洞宾居庐山而成仙，鬼谷子居云梦而得道。今或无此吉地么？”璞曰：“有，有，但当遍历耳。”

于是命仆童收拾行囊，与真君同游江南诸郡，采访名山。行至庐山，璞曰：“此山嵯峨雄壮，湖水还东，紫云盖顶，累代产升仙之士。但山形属土，先生姓许，羽音属水，水土相克，不宜居也。但作往来游寓之所则可矣。”又行至饶州鄱阳，地名傍湖，璞曰：“此傍湖，富贵大地，但非先生所居。”真君曰：“此地气乘风散，安得拟大富贵耶？”璞曰：“相地之法，道眼为上，法眼次之。道眼者，凭目力之巧，以察山河形势。法眼者，执天星、河图、紫薇等法，以定山川吉凶。富贵之地，天地所秘，神物所护，苟非其人，见而不见。俗云：福地留与福人来，正谓此也。”真君曰：“今有此等好地，先生何不留一记，以为他日之验？”郭璞乃以诗为记云。

诗曰：

行尽江南数百州，惟有傍湖出石牛。
雁鹅夜夜鸣更鼓，鱼鳖朝朝拜冕旒。
离龙隐隐居乾位，巽水滔滔入艮流。
后代福人来遇此，帝子王孙八百秋。

许郭二人，又行至宜春栖梧山下。有一人姓王名朔，亦善通五行历数之书、三教九流之道，见许、郭二人，登山采地，料必其异人，遂迎至其家。询姓名已毕，朔留二人宿于西亭，相待甚厚。真君见其人诚意殷勤，乃告之曰：“子相貌非凡，可传吾术。”遂密授修炼仙方。王朔顿首拜谢。郭璞曰：“此居山水秀丽，宜为道院以作养真之地。”王朔从其言，遂盖起道院。真君援笔大书三字，以作牌额于其上，曰“迎仙院。”王朔感戴不胜，二人相辞而去。

遂行至洪都之西山之地，地名金田。则见嵯峨峨峨的山势，突突兀兀的峰峦，活活泼泼的青龙，端端正正的白虎；圆圆净净的护沙，湾湾环环的朝水。山上有苍苍郁郁的虬髯美松，山下有翠翠青青的凤尾修竹。山前有软软柔柔的龙须嫩草，山后有古古怪怪鹿角的枯樟。也曾闻华华彩彩的鸾吟，也曾闻昂昂藏藏的鹤唳，也曾闻咆哮咆哮的虎啸，也曾闻呦呦洗洗的鹿鸣。这

冕旒（liú，音流）——古代天子的礼帽和礼帽前后的玉串。

艮（gèn，音跟 去声）流——指东北方的河流。

山呵，比浙之天台，更生得奇奇绝绝。比闽之武夷，更生得岩岩峣峣。比池之九华，更生得迤迤邐邐。比蜀之峨嵋，更生得秀秀丽丽。比楚之武当，更生得尖尖圆圆。比陕之终南，更生得巧巧妙妙。比鲁之太山，更生得蜿蜿蜒蜒。比广之罗浮，更生得苍苍奕奕。真个是天下无双胜境，江西第一名山！有诗为证。

诗曰：

形势蜿蜒磅且磅，奇奇怪怪色苍苍。

巉岩不改清堪挹，厚重无迁静有常。

飞尽云烟闻锦绣，发生草木焕文章。

分明是个神仙宅；万古精英此处藏。

却说郭璞先生，行到此山麓之下，前一观，后一察。左一顾，右一盼，遂放下一个小团团的罗经，定了去处。取出一枚细尖尖的玄针，审了方向，抚掌大笑曰：“璞相地多矣，来尝有如此之妙！若求富贵，则有起歇。如欲栖隐，大合仙格。观其罔阜厚圆，位坐深邃。三峰壁立，四环云拱。内外勾锁，无不合宜。大凡相地兼相其人，观君表里，正与地符。且西山属金，以五音论之，先生之姓，羽音属水，金能生水，合得长生之局。舍此无他往也，但不知此地谁人为主？”

言未罢，忽旁有一樵夫指曰：“此地乃逍遥公之业，其人姓金名宝，旧居之所也。”真君曰：“金公为人如何？”樵夫曰：“其人朴直公正，博施济人。”真君一闻此言，不胜之喜。二人径访其家。金公欣然出迎，礼毕，叙宾主而坐，欢若平生。金公问曰：“二位仙客，从何而至？”郭璞曰：“小子姓郭名璞，略晓阴阳之术。因此位道友姓许名逊，欲求栖隐之地，偶采宝庄正合仙投。欲置一居以为修炼之所，不知尊翁肯慨然许否？”金公曰：“窃观许君仙风道骨，诚非尘埃中人，第恐此地褊小，不足以处许君。如不弃，即当奉许君居之。且寒庄薄地数亩，悉当相赠。”真君曰：“虽蒙千金之诺，愿尊公订价值多少，惟命是从。”金公曰：“大丈夫一言，万金不易。愚老拙直，平生不立文券。”乃与真君索大钱一文，中破之，自收其半，一半付还真君。真君叩头拜谢，三人分别而去。于是真君辞了郭璞，择取吉日，挈家父母妻子，凡数十口，徙于西山居。

（原书下有缺页）

士取进朝廷以保国家黎民，尚亦有利哉！”武帝闻奏，即降下凡一诏书，径往取九州地面，敕令有司，各要保举贤良方正之士，入朝取用。

却说豫章郡太守范宁，见真君孝养二亲，雍睦乡里，轻财利物，即保举真君为孝廉，上表奏闻武帝。武帝即遣使臣束帛赍诏，取真君为蜀郡旌阳县令。真君以父母年老，不忍远离膝下，遂上表辞职不就。表云：

臣许逊，山林迂腐，草莽庸流，学不足以匡时，德不足以馭众。伏蒙圣恩明旨，下逮郡守，谬以臣姓名，上达天听，孤陛下求贤意也。切念臣二亲已老，景逼桑榆，况臣子

岩岩峣峣（tiányáo，音条摇）——形容高峻。

迤迤邐邐（yǐ lì，音以丽） 曲折连绵。

巉（chán，音蝉）岩 高而险的山石。

挹（yì，音义） 抑制。

褊（biān，音扁）小 狭小。

赍（jī，音机）诏 把诏书送到。

身 又乏棠棣。臣别父母，何以尽微孝？父母无臣，何以终余年？伏乞陛下弃驽马之材，不令充驾。使臣终乌鸟之养，聊得承欢，则臣之至愿也。臣无任瞻天仰圣，具表以闻。武帝览表，嘉其笃孝，以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，不允。真君辞职，屡嘉钦命，催迫上任。捱至次年，真君不得已，辞别父母妻子而出。不知到任政绩如何？且看下面分解。

子(jié, 音杰)身 独身。此处指无兄弟。

第七回 真君辞父母赴任 真君任所施德政

却说真君为旌阳县令，真君有二姊，长姊事南昌盱君，夫早丧，遗下一子盱烈，字道微，事母至孝。真君虑其姊孀居无倚，遂乃筑室于宅之西，奉姊居之，于是母子得闻妙道。真君临行，谓姊曰：“吾父母年迈，妻子尚不知世务，资姊当代弟，掌治家事。如有仙翁隐客相遇者，何以礼貌相待。汝子盱烈，吾嘉其有仁孝之风，便与我同往任所。”盱母曰：“贤弟好去为官，家下一应事体，为姊的担当，不劳远念。”

言未毕，忽有一少年上堂长揖，言曰：“母舅，母舅，吾与盱烈哥哥，皆外甥也。因何独与盱兄同行，而不及我，彼何亲而我何疏耶？”真君视其人，乃次姊之子、复姓钟离，名嘉字公阳，新建县象牙山西里人也。父母俱以早丧，自幼依于真君，为人气象恢弘，德性温雅。至是欲与真君同行，真君许之。于是二甥得薰陶之力，神仙器量，从此以立。真君又呼其妻周夫人，告之曰：“我本无心功名，奈朝廷屡聘，若不奉行，恐抗君命。自古忠孝不能两全，二亲老迈，汝当朝夕侍奉，调护寒暑，克尽汝子妇之道。且儿女少幼，须不时教训，勤以治家，俭以节用，此是汝当然事也。”周夫人答曰：“谨领教。大人肃清正为官，家中事体妾当为之，不敢有负。”言罢，拜别而行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旌阳县百姓闻知真君来任，哪一个不喜悦，乃以手加额曰：“吾等有幸，乃遇此好官来也。”遂纷纷远接，迎至县衙。真君上任，誓曰：“尔俸尔禄，民膏民脂。下民易虐，上天难欺。”誓毕，遂谢了皇恩，乃作养学校，轻减赋役，抚安黎庶。六房吏胥，或有重厚者，则以诚信勉励，贪毒害民者，则罚之以刑，革役赶出。乃取每月初一、十五为放告限期。

是时正月十五日，真君往城隍庙行香，回至一巷口，闻有妇人哭丈夫声，半悲半喜，并无哀痛之情，即唤过公差云：“可带那哭丈夫的妇人进县问罢。”公差乃带了那妇人到县，真君问道：“那婆子，你丈夫因甚身死？”其妇供道：“妾夫刘心，卖菜营生。日前气疾身死，埋在南门外。奈家有嫩子，无倚无赖，以此悲哀。”真君看那妇人，脸上搽有脂粉，因思：彼守服如何好整饰？随唤着仵作李英监同其妇去坟所启棺检验，有无伤痕。李英开坟检看，并无伤痕，回报真君。真君曰：“汝敢卖法，限明日再检。若不明白，决不轻恕！”

李英归家忧闷，其妻杨氏恳问，仵作以此事告知。杨氏云：“曾看死人鼻中否？”仵作云：“不曾。”杨氏云：“妾闻有人会将铁钉插入人鼻中，坏了人性命者。”仵作因妻所言，次日看验，刘心鼻中果有铁钉二个，遂取钉禀告真君。真君将其妇细鞫，招认与张屠通奸，恐丈夫知觉，谋害身死。真君遂以其妇处死，张屠发配充军。乃问李英：“谁人教汝鼻中取钉？”李英道：“是身妻杨氏所教。”真君曰：“汝妻系结发夫妇否？”李英曰：“系夫死再嫁者。”真君遂拘杨氏，审问夫死之故。开棺检视，鼻中亦有铁钉，勘问得实，亦系同奸夫谋死。遂拘奸夫，一并拟罪。乃拨银与李英再娶。时真君上任，初断此事，吏民莫不钦服。

作养 兴建；创办。

仵（wū，音五）作 旧时官府中检验命案死尸的人。

细鞫（jū，音拘） 仔细审问。

又一人姓梅名敬，娶妻姜氏。梅敬为家道未丰，往成都府贸易。姜氏饒别而行。梅敬一去，六载未回，不想其妻在家与邻人通奸，虽有雨意云情，未至经人耳目。梅敬一日思归，在诸葛武侯庙中祈求灵签，有云：“逢崖切莫宿，逢汤切莫浴。斗粟三升米，解却一身曲。”梅敬祈得此签，不晓其意。

一日，驾舟回归，梢子泊舟于崖下。梅敬忽想起那签中“逢崖切莫宿”之句，即令梢子移舟，舟才撑开，其崖忽然崩陷。梅敬方信签中之言有验。及抵家，姜氏接见，各叙阔别之情。天色已晚，姜氏具汤水一盆，请夫洗浴。梅敬又悟“逢汤切莫浴”之语，遂出外与人说话去了。姜氏遂解衣浴水，不想被一人暗执利枪，从腹杀出。梅敬见姜氏身死，不胜恸哭。其邻舍知之，反首梅敬无故杀死其妻。真君即拘梅敬审勘，梅敬遂以祈签之事，告知真君，说“逢崖莫宿，逢汤莫浴。”如此如此。真君自思：梅敬去家六载，姜氏必与人通奸，今见亲夫回来，奸夫实欲害之，误杀其妇。因详签中语云：“斗粟三升米。”斗粟十升，止得米三升，更有七升是糠，莫非这奸夫就是康七么？因问梅敬。梅敬曰：“小人邻居，果有个康七。”真君即令左右拘来，三推六问，康七供道：“不合见姜氏美貌，与她通奸，本意欲杀其夫，误伤其妻。”真君遂断其偿，命令刽子手押赴法场处决。真君至县连断此场异事，百姓皆呼为神君。

又有张悖德、张悖礼争财成忿，具状告理。真君引汉朝苏琼判断乙普明兄弟争财之事，遂共让其田不取，又引田真哭紫荆故事谕之，且曰：“天下至难得者兄弟，易得者田地，假若争得田地，失却兄弟之情，汝等心下何安？”遂援笔写诗一首。诗云：

兄弟原来骨肉亲，缘何一旦便生嗔。

莫因花里莺声巧，致使堂前雁阵分。

好去和同遵礼乐，莫将非礼乱彝伦。

愿如昔日田家予，泣取荆花再发春。

真君将此诗付与悖德兄弟，且叮咛劝谕。悖德、悖礼悔悟前非，再拜泣曰：“某等愚民，不沾德化，以致如此。自此以后，永遵德教。”兄弟遂相和睦，诸干证闻言，俱各叹息，再拜叩谢而去。蜀民忻喜谣曰：

雍雍睦睦，吾民有福。

穆穆雍雍，和气春风。

春风和气，惟吾许公。

却说真君未到任之初，蜀中饥荒，民贫不能纳租。真君到任，上官督责甚严。真君乃以灵丹点瓦石为黄金，暗使人埋于县衙后圃。一旦拘集贫民未纳租者，尽至阶下。真君问曰：“朝廷粮税，汝等缘何不纳？”贫民告曰：“输纳国悦，乃理之常，岂敢不遵？奈因饥荒，不能纳尔。”真君曰：“既是如此，吾罚汝等在于县衙后圃凿池塘，以作工数。倘有所得，即来完纳。”民皆大喜，即往后圃开凿池塘，遂皆拾得黄金，都来完纳。百姓遂免流移之苦。邻郡闻风者，皆来依附，遂至户口增益。

又真君初到任时，民家起大瘟疫，百姓死者无数。真君以所传神方治之。符咒所及，即时痊愈。他郡病民犹甚，真君插竹为标，置于四境溪上焚符于其中，使病者就其下而饮之，无不痊愈。其老幼妇女，尪羸不能自至者，令人汲水，归家饮之，亦复安痊。蜀人有诗美曰：

百里桑麻知善政，万家烟井沐仁风。

明悬藻鉴秋阳暴，清逼冰壶夜月溶。

符置江滨驱痼病，金埋县圃起民穷。

真君德泽于今在，庙祀巍巍报厥功。

却说成都府有一人姓陈名勋，字孝举，丰姿俊逸，因举孝廉，官居益州别驾。闻真君在旌阳县布德行仁，遂来拜谒，跪于公庭之下，再拜言曰：“念勋久闻明公传授吴猛道法，今治旌阳恩及百姓，愿投明公案下，充为书吏，使朝夕得领玄教。”真君见其人气清色润，遂嘉纳之，付以吏职。既而见勋有道骨，乃引勋居门下为弟子，看守药炉。陈勋因此遂闻仙道之妙。

又有一人姓周名广，字惠常，庐陵人也，乃吴都督周瑜之后。游巴蜀云台山，粗得汉无师驱精剪邪之法。至是闻真君深得仙道，特至旌阳县来，投拜于阶下。真君问曰：“公是何处，自何而来，今见许某意欲何如？”周广曰：“念广庐陵人也。近游巴蜀云台山，闻尊师深得仙道，今治旌阳，惠及百姓，故来投拜为师，愿垂教训。”真君纳之，职掌雷阶，自是得闻仙道之妙。真君任旌阳既久，弟子渐众。每因公余无事，与众弟子讲论道法，不知后去如何。

第八回 许旌阳弃职归回 真君为男女完娶

却说晋朝承平既久，外有五胡强横，混乱晋朝。五胡是甚么人？匈奴刘渊居晋阳，羯戎石勒居上党，羌人姚弋仲居扶风，氐人苻洪居临渭，鲜卑慕容廆居昌黎。先是汉魏以来，收伏夷狄诸朝，多居塞内。太子洗马江统劝武帝徙于边地，免后日夷狄乱华之祸，武帝不听。至是果侵乱晋朝了。太子惠帝愚蠢，贾后横恣，杀戮大臣。索靖知天下将乱，指洛阳宫铜驼而言曰：“会见汝在荆棘中耳。”真君乃谓其弟子曰：“吾闻君子，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。”遂解官东归。

百姓闻知，扳辕卧辙而留，号泣之声震动天地。真君亦泣下，谓其民曰：“吾非肯舍汝而去，奈今外有夷狄乱华，内有贾后弄权。天下不久大乱，吾是以辞官东归寻隐避之地，以为保身之计。尔等子民各务生业，圣谕有曰：“孝顺父母，尊敬长上。和睦乡里，教训子孙。各安生理，毋作非为。此数句言语，各要遵守。”百姓皆曰：“谨奉善教。”真君辞百姓起行，百姓不忍，遂脱下真君一靴为记，立以生祠祀之。家家户户传写画像，敬事如神明一般。百姓远送皆赍粮食，送至数百里之外回者，有送至千里之外回者，内有送真君至家，不肯回者。此不在话且说真君至其家，拜见父母妻子，合家相庆，喜不自胜。即于宅东空地，结茅为屋。状如营垒，令蜀民居之。蜀民多改其氏族，从真君之姓，故号许氏营。

却说真君之妻周夫人，对真君谓曰：“自大人离家数年，今有女仙姑，年已长大，当择佳配。”真君曰：“吾亦久思在心，众弟子中，有一人姓黄名仁览，字紫庭，建城人也，乃御史中丞黄辅之子。吾观其人忠信纯笃，有受道之器，吾欲以女妻之，不知汝意若何？”周夫人曰：“如此却好。一任大人张主。”真君遂令弟子周广作媒。

周广见仁览具说其事，仁览遂同周广来，禀真君曰：“览以匪材，今投尊师门下，幸蒙收录，又蒙牵丝之命，其实不称，请辞。”真君曰：“昔孔子以女配公冶长者，盖以公冶长为人有贤德，可妻之道，子无辞焉。”仁览曰：“既如此，览有父母在堂，不告而娶，恐人议议。”真君曰：“告而后娶，乃理之常，汝可即归，禀明尊父母得知。”

仁览即与周广拜辞真君，归家禀于父母，黄辅喜不自胜，择吉日，备礼来真君宅中，成就亲事。周广同仁览呈上礼仪，真君见其丰盛，乃曰：“婚姻论财，夷虏之道。”悉退还不受，遂以仙姑与仁览成婚。时佳客纷纷，有诗称贺。

诗曰：

君家好事近今宵，画锦堂中喜气饶。
虞美人穿红袖袄，贺新郎着皂罗袍。
真珠帘卷光光乍，红绣鞋移步步娇。
满座集贤宾宴罢，醉扶归去月儿高。

却说仁览与仙姑成亲之后，乃禀于真君，欲归省亲，真君许诺。于是令

姚弋(yì, 音义)仲——人名。

慕容廆(wēi, 音委)——人名。

铜驼——铜铸人。

纯笃(dǔ, 音堵)——纯朴、忠实。

其女仙姑于归，克尽妇道。仁览同其妻归，见父母已毕，住信宿，乃分付其妻在家事奉公姑，和顺妯娌，复拜辞父母，敬来相从真君求仙学道。

却说吴君猛闻知真君解绶归家，敬自西安而来，相访真君。真君整衣冠出迎，坐定，相叙阔别之情。真君曰：“吴老先生，别来有年矣。且喜童颜鹤发，比如往者，愈见精神。”吴君曰：“可愧可愧！小老上不能造仙道之成，下不能立人道之极，今乃孤苦之甚，徒老何益？”真君曰：“吴老既孤苦，吾当筑一室于宅之西数十步，奉君居之。庶使朝夕便于奉问，以讲至道。”吴君谢曰：“多感相爱。”言未罢，忽见大风暴作。吴君即书一符，掷于屋上。须臾间，见有一青鸟衔去，其强风顿息。真君问曰：“此风主何吉凶？”吴君曰：“南湖有一舟船经过，忽遇此风，舟中有一道人呼天求救，吾故以此以止之。”

不数日，有一人深衣大带，头戴一幅巾，脚穿芒履鞋，进门与二君长揖而拜。真君忙问曰：“仙客从何而来？”其人曰：“区区姓彭，名抗，字武阳，兰陵人也。自少举孝廉，官至晋朝尚书左丞。因见天下将乱，托疾辞职。闻许先生施行德惠，参悟仙机，特来拜投为师。昨过南湖，偶遇狂风大作，舟几覆，吾乃呼天号救。俄有一青鸟飞来，强风顿息。今日得拜仙颜，实乃万幸。”真君笑曰：“彭太师遇凶而免，此乃吴老救汝之功也。”彭抗问其故，真君即以书符之事告之。彭抗拜谢不胜。真君曰：“论爵禄，君居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既来叩道，则当尽衷而剖，岂敢居君在弟子之列？”

彭抗遂挈家居豫章城中。既而见真君一子，未获佳配，于是将其女小名胜娘以为配。真君从之。自后念在懿亲，待彭抗悉以宾客之礼，尽以神仙秘术付之。东明子有诗云：

二品高官职匪轻，一朝抛却拜仙庭。

不因懿戚情相厚，彭老安能得上升？

第九回 玉帝差女童献剑 许旌阳一次斩蛟

话说西方太白金星，云头观看，见江西孽龙精将为民害。此时真君传得吴猛道术，尤未传谶母飞步斩邪之法，诚恐未能制伏。金星乃具表奏闻，于玉帝奏道：“中界南昌一郡，孽龙欲为民害。今有许逊，原系玉洞真仙降世，应在此人收伏，以除民害。望乞上帝，敕差天使，赍赐斩妖神剑，付与许逊，助斩妖精，免使黎民遭害。”玉帝闻奏，乃传玉旨曰：“中界果有孽龙之精，毒害江西百姓。即宣女童二人，将神剑二口，赍至地名柏林，献与许逊，斩灭妖精。”不移时，宣女童二人至殿，敕令领剑二口，下降尘凡。

却说真君一日在柏林中游玩，忽有女童二人，各持一剑来献。真君曰：“此剑将作何用？”女童曰：“昔者越有欧冶，能造宝剑，取茨石之金，烈鼎山之火，煅炼三年、造成此剑，腾腾杀气，闪闪豪光。今见先生济物利民，特将相赠，除人间之患难，戡天下之妖邪。”真君遂拜而受之。回顾女童，已飞升云端矣。后人诗叹曰：

坚金烈火炼将成，削铁吹毛耀日明。

玉女捧来离紫府，江湖从此水流腥。

且说江南有一妖物，号曰孽龙。初生人世，为聪明才子，姓张名酷，因乘船渡河，偶值大风，其船遂覆。张酷溺于水中，彼时得附一木板随水漂流，泊于江滨沙滩之上。肚中正饥饿，忽见沙滩上有珠一颗，那珠不是别的珠，乃是那火龙生下的一卵，圆净净就如天上一个明星，光溜溜又好似人间一个金弹。那张酷拿将在手，十分欢喜，遂含在口中，不觉的口涎又是润的，龙卵又是滑的，却把那珠吞下肚子里去了。吞了这珠不打紧，却不晓得饥饿，就在水中能游能泳。后过了一月有余，脱胎换骨，遍身尽生鳞甲，止有一个头还是人头。

其后这个畜生只好在水中戏耍，或跳入三级世浪，看那鱼龙变化。或撞在万丈深潭，看那虾鳖潜游。不想那个火龙见了，就认得是他儿子，嘘了一口气，教以神通。那畜生走上岸来，即能千变万化。于是呼风作雨，握雾撩云，喜则变化人形，而淫人间之女子。怒则变化精怪，而兴陆地之波涛，或坏人屋舍，或食人精血，或覆人舟般，取人金珠，为世间大患。诞有六子，数十年间生息繁盛，约有千余、兼之族类蛟党甚多，常欲把江西数郡，滚成一个大中海。

一日，真君炼丹于艾城之山，有蛟党护为渊藪，辄兴洪水，欲漂流其丹室。真君大怒，即遣神兵擒之，钉于石壁。又挥其宝剑，将一蛟斩讫。不想那孽龙知道杀了他的党类，一呼百集，呼集了那一家的孽畜老老少少，大大小小，都打做一团儿。孽龙道：“许逊恁般可恶，把我的党类，一个挥剑斩死，一个钉在石壁。不报此仇，枉徒然有许多族类。”内有一班孽畜，有叫孽龙做公公的，有叫做伯伯的，有叫做叔叔的，有叫做哥哥的，说道：“不要老成的去，只等我们去，把那许逊抓将来，报了冤仇，有何不可？”孽龙道：“闻得那个许逊，传授了吴猛的法术，甚有本事，还要个有力量的去才好。”内有一长蛇精说道：“孽龙哥哥，等我去来。”孽龙道：“你贤弟到去得。”

饥饿(n i, 音内 上声)——饥饿。

渊藪(s u, 音叟)——比喻人或事物聚集的地方。

于是长蛇精带了五六十个蛟党，一齐冲奔许氏之宅，把那个一字阵儿摆开，叫道：“许逊，许逊，敢与我比势么？”真君伏剑在手，只见是一伙蛟党，问云：“你这些孽畜，有基本事，敢与我相比？”长蛇精道：“你且听我说本事哩：

鳞甲棱层气势雄，神通会上显神通。
开喉一旦能吞象，伏气三年便化龙。
巨口张时偏作雾，高头昂处便呼风。
身长九万人知否，绕遍昆仑第一峰。”

却说那长蛇精恃了本事，耀武扬威。众蛟党一齐踊跃，声声口口说道：“你不该杀了我家人，定不与你干休！”真君曰：“只怕你这些孽畜逃不过我手中宝剑。”那长蛇精就弄他本事，放出一阵大风来。只见：

视之无影，听之有声。噫大块之怒号，传万窍之跳叫。一任他 磅磅、栗栗烈烈，撼天关、摇地轴，九天仙子也愁眉；那管他青青白白、红红黄黄，翻大海、搅长江，四海龙王同缩颈。雷轰轰、电闪闪，飞的是沙、走的是石，真总的满眼尘霾 春起早；云惨惨、雾腾腾，折也乔林，摧也古木，说甚么前村灯火夜眠迟。忽喇喇前呼后叫、左奔右突，就是九重龙楼凤阁，也教他万瓦齐飞；吉都都横冲直撞、乱卷斜拖，即如千丈虎狼穴，难道是一毛不拔？纵宗生之大志，不敢谓其乘之而浪破千层，虽列子之冷然，吾未见其御之而旬有五曰。

正是：

万里尘沙阴晦嗔，几家门户响敲推。
多情折尽章台柳，底事掀开杜屋茅。

真个好一阵大风也。那真君按剑在手，叱曰：“风伯等神，好将此风息了！”那风须臾之间，寂然不动。谁知那些孽怪，又弄出一番大雨来。则见：

石燕飞翔，商羊鼓舞。滂沱的云中泻下，就似倾盆；忽喇的空里注来，岂因救旱？逼逼剥剥打得那园林蕉华，东一片西一片翠色阑珊；淋淋筛筛滴得那池沼荷花，上一瓣下一瓣红妆零乱。沟面洪盈，倏忽间漂去高凤庭前麦；檐头长溜，须臾里洗却周武郊外兵。这不是鞭将蜥蜴碧天上，祈祷下的甘霖；这却是驱起鲸鲵沧海中，喷将来的唾沫。

正是：

茅屋人家烟火冷，梨花庭院梦魂惊。
渠添浊水通鱼入，地秀苍苔滞鹤行。

真个好一阵大雨也！真君又按剑叱曰：“雨师等神，好将此雨止了！”那雨一霎时间，半点儿也没有了。真君乃大显法力，奔往长蛇精阵中，将两口宝剑挥起，把那长蛇精挥为两段。又将那五六十蛟党，一概诛灭。于是真君径往群蛟之所，寻取孽龙斩之。

那孽龙闻得斩了蛇精，伤了许多党类，那些儿心里〔岂〕肯干休？就呼集一党蛟精，约有千百之众，人多口多，骂着真君：“骚道野道，你不合这等上门欺负人！”于是呼风的呼风，唤雨的唤雨，作雾的作雾，兴云的兴云，攫烟的攫烟，弄火的弄火，一齐奔向前来。真君将两口宝剑，左砍右斫，那蛟党多了，怎生收伏得尽？况真君此时未传得谶母飞腾之法，只是个陆地神仙。那孽龙到会变化，冲上云霄，就变成一个大鹰儿。真个：

爪似铜钉快利，嘴如铁钻坚刚。展开双翅欲飞扬，好似大鹏模样。云里叫时声大，林端立处头昂。纷纷鸟雀尽潜藏，那个飞禽敢挡。

尘霾（mái，音埋）——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、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。

只见那鹰儿在半空展翅，忽喇地扑将下来，到把真君脸上搥了一下，搥得血流满面。真君忙挥剑斩时，那鹰又飞在半空中去了。真君没奈他何，只得转回家中。那些蛟党见伤得性命多了，亦各自收阵回去。

却说真看见孽龙能变能化，敬来吴君处相访。吴君接入，问曰：“许君至此，有何见谕？”真君曰：“吾郡有一孽龙精，毒害生民。区区曩者在艾城山炼丹，被其涌水加害。吾驱以神兵，擒其蛟党，钉于石壁。然孽龙族类甚众，一呼百集，竟与吾比势。若不除之，必为江南大患。今特相访，愿示破蛟之策。”吴君曰：“孽龙神通广大，变化无穷，久为民害。小老素有剪除之心，但恨道法殊欠，莫能取胜，吾持疑未决者久之。汝今既擒蛟党，孽龙必然忿怒，愈加残害江南，休矣！”真君曰：“既如此，将复奈何？”吴君曰：“我近日闻得镇江府丹阳县地名黄堂，有一女真谏母，深通道术。吾与汝一同敬往师之，叩其妙道，然后除此妖物，未为晚也。”真君一闻此言，喜不自胜，遂乃整治行囊，与吴君共往黄堂谒见谏母。

谏母曰：“二公何人也？到此有何见谕？”真君曰：“某姓许名逊，某姓吴名猛，今因江南有一孽龙精，大为民害，吾二人有心殄灭，奈法殊欠。久闻尊母道传无极，法演先天，吾二人径来恳求，望指示仙诀，实乃平生之至愿也。”言讫跪拜，付于地下。谏母曰：“二公请起，听我言之。君等乃夙禀奇骨，仙名在天。昔者学悌王自上清下降山东曲阜县兰公之家，谓兰公曰：‘后世晋代当出一神仙，姓许名逊，传吾至道，是为众仙之长。’遂留下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券，并飞步斩邪之法，传授与兰公，复令兰公传授于我。兰公又使我收掌以待汝等，积有四百余年矣。子今既来，吾当传授于汝。”

于是选择吉日，依科设仪，付出铜符、铁券、金丹、宝鉴，并正一斩邪之法、三五飞腾之术，及诸灵章秘诀，并各样符录，悉以传诸许君。谏母又谓吴君曰：“君昔者以神方为许君之师，今孝悌王之道，惟许君得传，汝当退而反师之也。况玉皇元谱君为元郡御史，许君位高明大使，总领仙籍，自今以后，宜以许君为长。”

真君传道以毕，将欲辞归，心中暗想：“今幸得闻谏母之〔教〕，每岁必当再来谒拜，方可尽弟子之礼。”真君只是心中忠笃，口未曾言，谏母即先知之，乃对真君曰：“子从此以后勿来谒我，我将〔返〕帝乡矣。”乃取香茅一根，望南掷去，其香茅随风飘去。谏母谓真君曰：“子于所居之南数十里寻，认香茅落在何处，其处立吾庙宇，每岁逢秋，一至吾庙来谒足矣。”谏母言罢，只见空中忽有龙凤辇之驾来迎，谏母即凌空而去。

其时吴、许二君，望空拜送。即还本郡，遂往寻飞茅之迹。行至西山之南四十里，觅得香茅丛，已生发茂盛。二君遂于此地建立祠宇，亦以黄堂名之，令匠人塑谏母宝像，严奉香火，期以八月初三日必往朝谒。真君亦于黄堂立坛，悉依谏母之言，将此道法传授于吴君，吴君则又拜真君为师焉。自此二人始有飞腾变化之术。

回至小江寓客店，主人宋氏进酒食相待，二君感其恭敬，乃厚赐酒钱，宋氏固辞不受。真君曰：“世人多贪财物，今汝恭敬我等，又不取酒价，是可敬也。”遂求笔星，画一松树于其壁上而去。自二君去后，其松树郁郁如生，风动则其枝摇摇，月来则其影淡淡，露下则其色湿湿，往来观者日以

曩 (n ng, 音攘) —— 以往；从前。

万计，去则皆留钱谢之，宋氏遂至世富。后其江涨溃堤，市店屋俱漂，惟松壁不坏。二君回至西宁，闻得蛟孽腥风袭人。真君大怒曰：“吾与此孽誓不两立！”试看二次斩蛟何如？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十回 许旌阳二次斩蛟 众生徒云集投师

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斩其族类，心甚怒，又闻吴君同真君往黄堂学法。于是命蛟党先入吴君所居地方，残害生民，为灾降祸。真君来至西宁，其县中社伯来谒。真君曰：“此地妖气甚盛，汝为一县鬼神之主，纵容他为害，是何也？”社伯答曰：“妖物神通广大，法力无边，非社伯所能制者。”真君大怒，社伯再三服罪。忽孽龙精见真君至，统集蛟党，涌起十数丈水头。那水波涛泛涨，怎见得好狠：

只听得潺潺声振谷，又见那滔滔势漫天。雄威响若雷奔走，猛涌波如雪卷颠。千丈波高漫道路，万层涛激泛山岩。冷冷如漱玉，滚滚似离弦。触石沧沧喷碎玉，回湍渺渺漩涡圆。低低凸凸随流荡，大势弥漫上下连。

真君见了这等大水，恐坏了居民屋宇，淹了居民田禾，急忙里将手中宝剑，望空书符一道，叫道：“水伯急急收水！”水伯收得水迟，真君大怒。水伯道：“常言泼水难收，且从容些。”真君欲责水伯，水伯惧，须臾间将水收了，依旧是平洋陆地。真君提着宝剑，径斩孽龙。那孽龙变作一个巡海夜叉，持枪相迎。这一场好杀：

真君剑砍妖怪枪迎，剑砍霜光喷烈火。枪迎锐气进愁云。一个是洋子江生成的恶怪，一个是凌霄殿差下的仙真。那一个扬威耀武欺天律，这一个御暴除灾转法轮。真仙使法身驱雾，魔怪争强浪滚尘。两家努力争功绩，皆为洪都百万民。

那蛟党见孽龙与真君正杀得英雄，一齐前来助战，忽然弄出一阵怪砂来，要把真君眼目蒙蔽，好擒着真君。只见：

似雾如烟初散漫，纷纷蔼蔼下天涯。白茫茫到处无人眼，昏暗暗飞时找路差。打柴的樵子失了伴，采药的仙童不见家。细细轻飘如麦面，粗粗翻覆似芝麻。世间朦胧山顶暗，长空迷没太阳遮。不比尘嚣随骏马，难言轻软衬香车。此沙本是无情物，登时刮得眼生花。此时飞沙大作，那蛟党一齐呐喊。真君呵了仙气一口，化作一阵雄风，将砂刮转。吴君在高阜之上，观看妖孽。更有许大神通，于是运取掌心蛮雷，望空打去。虽风云雷雨，乃蛟龙所喜的，但此系吴君法雷，专打妖怪。则见：

运之掌上，震之云间。虺虺 虺虺 可畏，轰轰划划初辟。烧起谢仙之火烈，推转阿香之车轮。音赫赫就似撞八荒之鼓音闻天地，声惶惶 又如放三边之炮响振军屯。解使刘先主失了双箸，解使蔡元中绕遍孤坟。曾破却高棋之石块，曾轰了荐福之碑文。迅速厥声，闻之不及掩耳，威赫大怒，当之谁不销魂。

真个：

天仙手上玄机括，蛟魅胸中心胆寒。

却说那些群孽闻得这个法雷，惊天动地之声，倒海震山之怒，唬得魂不附体。更见真君那两口宝剑，寒光闪闪，杀气腾腾，那孽龙挡抵不住，就换了夜叉之形，不知变了个甚么物件，潜从遁迹，隐隐的逃走去了。真君乃舍了孽龙，追杀蛟党。蛟党四散逃去。

真君追二蛟至鄂渚，忽然不见。路逢三老人侍立，真君同曰：“吾追蛟孽至此，失其踪迹。汝三老曾见否？”老人指曰：“敢伏在前桥之下。”真

虺虺（hu，音毁）——雷刚发时的声音。

虺虺（xì，音细）——恐惧。

惶惶（huáng，音黄）——钟鼓声大而和谐。*

箸（zhù，音住）——筷子。

君闻言，逐至桥侧，仗剑叱之，蛟党大惊，奔入大江，藏于深渊。真君乃即书符数道，敕遣符使驱之，蛟孽不能藏隐，乃从上流奔出，真君挥神剑斩之。此二蛟皆孽龙子也，江中流水变为红血，真君复回至西宁，以怒社伯不能称职，乃以铜锁贯其祠门，禁止民间，不许祭享社伯。今西宁县城隍庙正门常闭，居民祭祀者亦少也。乃令百姓崇祀小神，其神姓毛，兄弟三人，指引真君桥下斩蛟，今封叶佑侯，血食甚盛，人民叩之，亦多灵应。

真君见吴君谓曰：“孽龙潜逃，蛟党奔散，吾欲遍寻踪迹，一并诛之。”吴君曰：“君自金陵远回，令椿萱大人，且须问省，吾谅此蛟孽，有师尊在，岂能复恣猖狂？待徐徐除之。”于是二君回过丰城县杪针洞，真君曰：“后此洞必有蛟蛇出人，吾当镇之。”遂取大杉木一根，书符其上以为楔。又过奉新县，地名藏溪，又名蛟穴，其中积水不竭。真君曰：“此溪乃蛟龙所藏之处，遂举神剑劈破溪旁巨石，书符镇之。今有蛟石尤在。又过新建县，地名叹早湖。湖中水蛭甚多，皆是蛟党奴隶，散入田中，吃人之血。真君恶之，遂乃将药一粒，投于湖中。其蛭永绝。复归郡城，转西山之宅，回见父母，一家俱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屡败孽龙，仙法愈显；神通无极，妙合乾坤，仁德沓于人间，声名传呼海内。于时普天之下，求为弟子者，不下千数，兹不能尽术，单题数人，他日上升者开列于左。一人姓曾名亨，字兴国，泗水人也。天姿明敏，博学多能，修先天后天之教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。神人孙登见之曰：“子骨秀神慧，他日必作云外客。”亨乃潜心学道，游于江南，居在豫章丰城之真阳观，闻真君得传法教，投于门下。真君曰：“吾观兴国器量弘雅，神色精厉，可任吾道。”遂将神方秘诀，悉备传之。又有一人姓时名荷，字道阳，巨鹿人也。少出家，居东海沐阳县奉仙观，修老子之教。因入四明山遇神人，教以胎息道引之术，颇能辟谷，亦颇能役使鬼神。是时闻真君道法盛行，徒步踵门，愿充弟子。真君见其有神仙之才，纳于门下，授以妙诀。又有一人姓甘名战，字伯武，丰城人也。乃草泽布衣之士，不求闻达，惟喜修真之事。闻真君道法显扬，径从师之。真君异其才器，授以妙道。又一人姓施名岑，字木玉，沛郡人也。乃乡关勇壮之士。其祖施朔仕吴，因徙居九亦为县，岑状貌雄杰，勇捷多力。是时闻真君斩蛟立功，投于门下，真君视其人勇敢决烈，大喜曰：“他日斩蛟灭孽，尽皆此人立功也。”遂纳于门下，传授妙诀，仍使之与甘战二人执剑，时常侍立左右。真君道：“法既高，弟子益众，却之而不可得，乃削炭化为美妇教百人，夜散群弟子寝处而试之，次早验之，未被炭妇污染者，得十人而已，即异时上升之诸徒也：

陈勋、周广、鲁亨、时荷、黄仁宽、

施岑、彭抗、盱烈、甘战，钟离嘉。

这弟子十人，未被炭妇染污者，真君嘉之。凡周游江湖，诛蛟斩蛇，无不时刻相从。其余被炭妇所污者，悉皆自愧而去。真君谓施岑、盱烈曰：“此今妖孽为害，变化百端，无所定向，汝二人可向鄱阳湖中，追而寻之。”施盱欣然领命，仗剑而去。夜至鄱阳湖中，登眺台之上以望之，但见一物隐隐如蛇，昂斗摆尾，横亘数十里。施岑曰：“妖物今在此乎？”即拔剑挥之，断其腰。至次日天明视之，乃蜈蚣山也。施岑谓盱烈曰：“黑夜吾认此山为妖物，今误矣。吾今与汝尚当尽力追寻。”

却说孽龙精被真君杀败，更伤了二子，并许多族类，咬牙嚼肉，以恨真君。一日又聚集众族类商议，欲往小姑潭求老龙报仇。众蛟党曰：“如此甚

好。”孽龙乃奔入小姑深潭底。那潭不知有几许深？谚云：大姑阔万丈，小姑深万丈。所以叫做小姑潭。那孽龙到万丈潭底，只见：

水泛泛漫天，浪层层拍岸。江中心有一座小姑山，虽是个中流砥柱；江下面有一所老龙潭，却是个不朽龙宫。那龙宫盖的碧磷磷鸳鸯瓦，那龙宫闹的光闪闪孔雀屏，那龙宫里的疏朗朗翡翠帘，那龙宫摆的弯环环虎皮椅。只见老龙坐在虎椅之上，龙女待在堂下，龙兵绕在宫前，夜叉立在门边，龙子龙孙列在阶上。真个是：江心渺渺无双景，水府茫茫第一家。

却说那老龙出处，他原是黄帝荆山铸鼎之时，骑他上天。他在天上贪毒，九天玄女拿着他送与罗堕阁尊者，尊者养他在钵盂里，养了千百年，他贪毒的性子不改，走下世来，就吃了张果老的驴，伤了周穆王的八骏。朱漫评心怀不忿，学就个屠龙之法，要下手着他。他又藏在巴蜀地方一人家后园之中，橘子里面，那两个着棋的老儿想做龙脯。他又走到葛陂中来，撞着费长房打一棒，他就忍着疼，奔走华阳洞去。哪晓得吴淖的斧子又利害些，当头一劈，受了老大的亏苦，头脑子虽不曾破，却失了项下这一颗明珠，再也上天不得。因此上拜见小姑娘娘，求得这所万丈深潭，盖造个龙宫，恁般齐整。

却说那孽龙奔入龙宫之内，投拜老龙，哭哭啼啼，告诉那前情，说许逊斩了他的儿子，伤了他的族类，苦苦还要擒他，言罢放声大哭。那龙宫大大小小，哪一个不泪下。老龙曰：“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。唇齿相辅，唇亡齿寒。许逊既这等可恶，待我与你复一个仇。”孽龙曰：“许逊传了谶母飞步之法，又得了玉女斩邪之剑，神通广大，难以轻敌。”老龙曰：“他纵有飞步之法，飞我老龙不过。他纵有斩邪之剑，斩我老龙不得。”于是即〔装〕作个天神模样，三头六臂，黑脸撩牙。则见：

身穿着重重铁甲，手提着利利钢叉。头戴金盔闪闪耀红霞，身跨着奔奔腾腾的骏马。雄纠纠英风直奋，威凛凛杀气横加。一心心要与人报冤家，古古怪怪的好怕。

却说那老龙打扮得这个模样，巡江夜叉，守宫将卒，人人喝采，个个称奇道：“好一个装束！”孽龙亦摇身一变，也变作天神模样，你看他怎生打扮？则见：

面乌乌赵玄坛般黑，身挺挺邓天王般长。手持张翼德丈八长枪，就好似斗口灵言的行状。口吐出葛仙真君的腾腾火焰，头放着华光菩萨的闪闪豪光。威风不减邓辛张，更不比前番模样。

却说那孽龙亦如此打扮，龙宫之内亦是人人喝采，个个夸奇。那老龙打一个旋风，奔上岸来。只见那些蛟党并孽龙的儿子，接见了欢欢喜喜。于是奋武扬威，腾云驾雾而来，不在话下。

施岑与盱烈从高阜上一望，见那妖气弥天，他两个少年英勇，也不管他势头来得大，也不管他党类来得多，就掣手中宝剑，跳下高阜来，与那些妖孽大杀一场。施盱二人虽传得真君妙诀，终是寡不敌众，三合之中，挡抵不住，败阵而走。那老龙与孽龙随后赶杀，施岑大败。回见真君，具说前事。真君怒，遂提着两口宝剑，命甘战、时荷二人同去助阵。于是驾一朵祥云，直奔老龙列阵之所，大战一场。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十一回 许旌阳三次斩蛟 许旌阳追杀蛟党

却说老龙列成阵势，老龙居左，孽龙居右，其余蛟党往来助阵。真君按下云头，立在妖孽对面，那孽龙见了，自古仇人相见，分外眼睁，就提那长枪径来叉着真君，老龙亦举起钢叉径来叉着真君。好一个真君，展开法力，将两口宝剑左遮右隔，只见：

这一边挥宝剑对一成长枪倍增杀气，那一边挥宝剑架一管钢叉顿长精神。这一边砍将去，就似那吕梁泻下的狂澜如何挡抵。那一边斫将去，就似那蜀山崩了的土块怎样支撑。这一边施高强武艺，杀一个鹞入鸦群。那一边显凛烈威风，杀一个虎奔羊穴。这一边用一个风扫残红的法子，杀得他落花片片坠红光。那一边使一个浪滚陆地的势儿，杀得他尘土茫茫归大海。这一边挡着孽龙，就好似赵子龙盘河战文丑。那一边抵着老龙，又好似关云长古城战蔡阳。

真个是：

拨开覆地翻天手，要斩与波作浪邪。

却说那老、孽二龙，与真君混战，未分胜败，后翻身腾在半空。却要呼风唤雨，飞砂走石来捉真君。此时真君已会腾云驾雾，遂赶上云端来战二龙。二龙又在半空中杀了多时后，落下平地又战。那些蛟党见真君法大，二龙渐渐挡抵不住，一齐掩杀过来，时荷甘战二人，乃各执利剑亦杀入阵中。你看那师徒们横冲直撞，那些妖孽怎生抵敌得住。那老龙力气不加，三头中被真君伤了一头，六臂中被真君断了一臂，遂化阵清风去了。孽龙见老龙败阵，心下慌张，恐被真君所捉，亦化作一阵清风望西而去。其余蛟党见孽龙老龙败阵，各自逃散，有化作蠹斯，在麦陇上逼逼剥剥跳的；有化作青蝇，在棘树上嘈嘈杂杂闹的，有化作蚯蚓，在水田中扭扭屹屹走的；有化作蜜蜂，在花枝上扰扰嚷嚷采的；有化作蜻蜓，在云霄里轻轻款款飞的；有化作土狗子，不做声，不做气，躲在田垆下的。

彼时真君追赶妖孽，走在田垆上经过，忽失了一足，把那田垆踹开，只见一道妖气迸将出来。真君急忙看时，只见一个土狗子躲在那里。真君将剑一挥，斩成两截，原来是孽龙第五子也。后人诗叹曰：

自笑蛟精不见机，苦同仙子两相持。

今朝挥起无情剑，又斩亲生第五儿。

却说真君斩了孽龙第五子，急忙追寻孽龙，不见踪影，遂与二弟子且回豫章。吴君谓真君曰：“目今蛟党还盛，未曾诛灭，孽龙有此等助威添势，岂肯罢休？莫若先除了他的党类，使他势孤力弱，一举可擒，此所谓射人先射马之谓也。”真君曰：“言之有理。”遂即同施岑、甘战、陈勋、盱烈、钟离嘉群弟子随己出外，追斩蛟党，犹恐孽龙精溃其郡城，留吴君、彭抗在家镇之。于是真君同群弟子或登高山，或往穷谷，或经深潭，或诣长桥，或历大湖等处寻取蛟党灭之。真君一日至新吴地方，忽见一蛟变成一水牛，欲起洪水，淹没此处。人民嘘气一口，涨水一尺，嘘气二口，涨水二尺。真君怒曰：“此蛟党恣害也。”遂挥剑欲斩之。那蛟孽见了真君，魂不附体，遂奔入潭中而去。真君即立了石碑一片，作镇蛟之文以禁之，其文曰：

奉命太玄，得道真仙。劫终劫始，先地先天。无理法界，玄之又玄。勤修无遗，白

斫（zhuó，音茁）——用刀斧砍。

田垆（bàng，音棒）——田边土地。

日升仙。神剑落地，符法升天。妖邪丧胆，鬼精逃潜。其潭至今名曰镇龙潭，其石碑至今犹存也。

一日真君又行至海昏之上，闻有巨蛇据山为穴，吐气成云，长有数里，人畜在气中者，即被吞吸。江湖舟船，多遭其覆溺。大为民害。施岑登北岭之高而望之，见其毒气涨天，乃叹曰：“斯民有何不幸，而久遭其害也？”遂禀于真君，欲往诛之。真君曰：“吾闻此畜妖气最毒，搪突其气者十人十死，百人百亡，须待时而往。”良久，俄有一赤乌飞过，真君曰：“可矣。”遂引群弟子前至蛇所，伏剑叱曰：“妖物，汝害人么？”其蛇奋然跃出深穴，举首高数十丈，眼若火炬，口似血盆，鳞似金钱，口中吐出一道妖气。则见：

冥冥濛濛，比蚩尤迷敌的大雾；昏昏暗暗，例元规污人的飞尘。飞去飞来，却似那汉殿宫中结成的黑块；滚上滚下，又似那太山岩里吐出的顽云。大地之中，遮蔽了岭峦岭岫；长空之上，隐藏了日月星辰。弥弥漫漫，涨将开千有百里；霏霏拂拂当着了十无一生。

正是：

妖蛇吐气三千丈，千里犹闻一阵腥。

真君见蛇妖毒气腥秽莫闻，遂呼了一口仙风，吹散其气，乃率其弟子各挥宝剑，乡人摩旗摆鼓，呐喊振天相助，妖蛇全无惧色，奔将过来。真君乃运起法雷，劈头打去，兼用神剑一指，蛇乃却步。施岑、甘战二人乃奋勇飞步纵前，施踏其首，甘踹其尾，这个蛇那些是如常山之势，首动尾应。真君遂以剑劈其颞，陈勋再引剑当中腰斩之，蛇腹遂尔裂开。忽有一小蛇自腹中走出，长有数丈，施岑欲斩之，真君曰：“彼母腹中之蛇，未曾见天日，犹不曾加害于民，不可诛之。”遂叱曰：“畜生，好去！我放汝性命，毋得害人！”小蛇惧怯，奔行六七里，闻鼓噪之声，犹反听而顾其母。群弟子再请追而戮之。真君曰：“既放其生，而犹追而戮之，是心无恻隐，口有雌黄者，吾不为也。”蛇子遂得入江。

大蛇既死，其骨聚而成洲。真君入海昏经行之处，皆留坛靖，凡有六处，通侯时之地为七。一曰进化靖，二曰节奏靖，三曰丹符靖，四曰华表靖，五曰紫阳靖，六曰霍阳靖，七曰列真靖，其势布若星斗之状，盖以镇压其后也。巨蟒既诛，妖血污剑。于是洗磨之，且削石以试其锋。真君谓诸徒曰：“蛟党除之莫尽，更有孽龙精通灵不测，今知我在此，若伺隙溃我郡城，恐吾君彭抗二人，莫能慑服，莫若弃此而归。”施岑是个勇士，谓曰：“此处妖孽甚多，再等几日，杀几个回去却好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在外日久，恐吾郡蛟党又聚作一处，可速归除之。”于是悉离海昏而行，海昏乡民感真君之德，遂立真君生祠，四时享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孽龙精知真君领弟子等出海昏等处诛灭己之族类，心口痛恨欲将豫章郡滚成一海，以报前仇。遂聚集败残蛟党，尚有七八百余。孽龙曰：“昨夜月离于毕，今夜酉时，主天阴晦，风雨大作。我与尔等趁此机会，把豫章郡一滚而沉，有何不可？”此时正是午牌时分，吴君猛与彭君抗，恰从西山高处举目一望，只见妖气漫天，乃曰：“许师往外诛妖，不想妖气尽聚于此。”言未毕，忽见豫章郡社伯并土地等神来见吴君，说道：“孽龙又聚了八百余蛟党，欲搅翻江西一郡，变作沧海，只待今夜酉牌时分，风雨大作之时，就要下手。有等居民闻得孽龙这样言语，皆来小神庙中叩头磕脑，叫小神保他。我想江西不沉却好，若沉了时节，正是泥菩萨落水，自身难保，还

赤乌——古人认为赤乌报时，天神、地神将要来捉妖。

保得别人？伏望尊仙，怎生区处？”

吴君听说此事，到吃了一大惊，遂与彭君急忙下了山头。吴君谓彭君曰：“尔且伏剑一口，驱使神兵，先往江前江后巡逻。”彭君去了。吴君乃上了一座九星的法坛，取过一个五雷的令牌，伏了一口七星的宝剑，注上一碗五龙吐的净水，念了几句乾罗恒那九凤破秽真君的神咒，押了一个三台的真诀，步了一个八卦的神罡，乃飞符一道，径差年值功曹，送至日宫太阳帝君处投下，叫那太阳帝君“把这个日轮儿缓缓的沉下，却将酉时翻作午时，就要如鲁阳挥以长戈，即返三舍。虞公指以短剑，却转几分的日子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月值功曹，送至月宫太阴皇君处投下，叫那太阴皇君“把这个月轮儿缓缓的移上，却将亥时扯作酉时，就要如团团离海角，渐渐出云衢，此夜一轮满，清光何处无之月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日值功曹，送至风伯处投下，叫那风伯“今晚将大风息了，一气不要吹嘘，万穷不要怒叫。切不可过江掇起龙头浪，拂地吹开马足尘，就树撮时黄叶落，入山推出白云来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径差时值功曹，送至雨师处投下，叫那雨师“今晚收了雨脚，休得要点点滴滴打破芭蕉，淋淋漓漓洗开苔藓，颓山黑雾倾浓墨，倒海冲风泻急湍，势似阳侯夸溟海，声如项羽战章邯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差那得令大神径到雷神处投下，叫那雷神“今晚将五雷口着，休得要驱起那号令，放出那霹雳，轰轰烈烈，使一鸣山岳震，再鼓禹门开，响激天关转，声从地穴来。”又飞符一道，差着急脚大神送至云师处投下，叫他“今晚卷起云头，切不可氤氲氲氲遮掩天地，渺渺漠漠蒙蔽江山，使那重重翼凤飞层汉，叠叠从龙出远波，太行游子思亲切，巫峡襄王入梦多。吴君遣符已毕，又差那社怕等神，火速报知真君，急回豫章郡，慑伏群妖，毋得迟误。吴君调拨已毕，遂亲自仗剑镇压群蛟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孽龙精只等待日轮下去，月光上来的酉牌时分，就呼风唤雨，驱云使雷，把这豫章一郡滚沉，不想长望短望，日头只在未上照耀，叫他下去，那日头就相似缚了一条绳子，再也不下去。孽龙又招那月轮上来，这月轮就相似有人扯住着他，再也不上来。孽龙怒起，也不管酉时不酉时，就命取蛟党，大家呼着风来。谁知那风伯遵了吴君的符命，半空中叫道：“孽龙，你如今学这等歪，却要放风，我那个听你！”孽龙呼风不得，就去叫雷神打雷。谁知那雷神遵了吴君的符命，半下儿不响。孽龙道：“雷公，雷公，我往日唤你，少可有千百声，今日半点声气不做，敢害哑了？”雷神道：“我到不害哑，只是你今日害颠。”孽龙见雷公不响，无如之奈，只得叫声：“云师，快兴云来！”那云师遵了吴君的符命，把那千岩万壑之云，只卷之退藏于密，那肯放之弥于六合。只见玉宇无尘，天清气朗，那云师还在半空中，唱一个万里长空收暮云耍子哩。孽龙见云师不肯兴云，且去问雨师讨雨。谁知那雨师亦遵了吴君的符命，莫说是千点万点洒将下来，就是半点儿也是没有的。

孽龙精望日日不沉，招月月不上，呼风风不至，唤雨雨不来，驱雷雷不响，使云云不兴，直激得怒从心上起，恶向胆边生，遂谓众蛟党曰：“我不要风云雷雨，一小小豫章郡，终不然滚不成海？”遂耸开鳞甲，翻身一转，把那江西章江门外就沉了数十余丈。吴君看见，即忙飞起手中宝剑，驾起足下祥云，且取孽龙。孽龙与吴君厮战，彭君亦飞剑助敌。此江西城外，大杀一场。不知胜负若何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十二回 许旌阳四次斩蛟 龙王太子辅孽龙

却说吴彭二君与那七八百蛟党并孽龙厮杀，孽龙招取党类一涌而至，在上的变成无数的黄蜂，扑头扑脑乱了；在下的变成滚滚的长蛇，遍足乱绕。孽龙更变作个金刚菩萨，无长不长无大不大，手执金戈与吴君彭君混战。好一个吴君！又好一个彭君！上杀个雪花盖顶，战住狂蜂；下杀个枯树盘根，敌住长蛇，中杀个鹞子翻身，抵住孽龙。自未时杀起，杀近黄昏。

忽真君同着诸弟子到来，大喝一声：“许逊在此！孽畜敢肆害么！”诸蛟皆有惧色，孽龙见了真君，咬定牙根，要报前仇，乃谓群蛟党曰：“今日遭此大难，我与尔等死无噍类矣。”于是诸蛟踊跃言曰：“父子兄弟，当拼命一战，共决雌雄，奈何怯乎？”遂与孽龙精力战真君。怎见得利害：

愁云蔽日，杀气漫空。地覆天翻，神愁鬼哭。仙子无边法力，妖精许大神通。一个万丈潭中孽怪，舞着金戈；一个九重天上真仙，飞将宝剑。一个棱棱层层，甲鳞竦动；一个变变化化，手段高强。一个呵一口妖气，雾涨云迷；一个吹一口仙风，天清气朗。一个有蛟子蛟孙助他耀武，一个有仙徒仙弟佐他扬威。一个领蛟子蛟孙战真仙，恰好似八十万曹兵麀赤壁；一个同仙徒仙弟收妖孽，却好似二十八汉将关昆阳。一个是妖孽中数他作班头，一个是神仙中推他为领袖。一个翻江流搅海水，重重叠叠涌波涛；一个撼乾枢摇坤轴，烈烈轰轰运霹雳。一个要为族类报了冤仇，一个要为生民除将祸害。

正是：

两边齐角力，一样显神机。

到头分胜败，毕竟有雄雌。

却说孽龙精奋死来战真君，真君正要拿住他以绝祸根，那些蛟党终是心中惧怕真君的，弟子们各持宝剑或斩了一两个的，或斩了三四个的，或斩了五六六个的，喷出腥血，一片通红。周广一剑，又将孽龙的第二子斩了。其余蛟党一个个变化走去。只有孽龙与真君独战，回头一看，蛟党无一人在身旁也，只得跳上云端，化一阵黑风而走。真君急追赶时，已失其所在，乃同众弟子回归。真君谓吴猛曰：“此番若非君之法力，数百万生灵尽葬于波涛中矣。”吴君曰：“全仗尊师杀退蛟孽，不然，弟子亦危也。”

却说孽龙屡败，除杀死族类外，六子之中已杀去四子，众蛟党恐真君诛己，心怏怏不安，尽皆变去，止有三蛟未变。三蛟者其二蛟系孽龙子，其一蛟系孽龙孙，藏于新建洲渚之中，其余各变形为人，散于各郡城市镇中，逃躲灾难。一日有真君弟子曾亨，入于城市，见二少年状貌殊异，鞠躬长揖曾亨，问曰：“公非许君高门乎？”曾亨曰：“然。”既而问少年曰：“君是何人也？”少年曰：“仆家居长安，累世崇善，远闻许公深有道术，诛邪斩妖，必仗神剑，愿闻此神剑有何功用？”曾亨曰：“吾师神剑功用甚大，指天天开，指地地裂，指星辰则失度，指江河则逆流，万邪不敢挡其锋，千妖莫能撓其锐。出匣时霜寒雪凜，耀光处鬼哭神愁，乃天赐之至宝也。”少年曰：“世间之物，不知亦有何物可挡贤师神剑而不为其所伤也？”曾亨戏谓之曰：“吾师神剑惟不伤冬瓜葫芦二物耳，其余他物皆不能挡也。”少年闻言，遂告辞曾亨，相别而去。曾亨亦不知少年乃是蛟精所变也。蛟精一闻冬瓜葫芦之言，尽说与党类知悉。

真君一日以神剑授弟子施岑、甘战，令其遍寻蛟党诛之。蛟党以甘施二

人追寻甚紧，遂皆化为葫芦冬瓜，泛满江中。真君登秀峰之巅望之，乃呼施岑、甘战谓曰：“江中所浮者，非葫芦冬瓜，乃蛟精余党也。汝二人可复水内斩之。”于是施岑、甘战飞步水上，举剑望葫芦乱吹，盖冬瓜葫芦乃是轻浮之物，一砍即入水中，不能得破。正懊恼之间，忽有过往大仙，在虚空中观看，遂令社伯之神变为一八哥鸟儿，往施岑、甘战头上叫曰：“下剔上，下剔上。”施岑大悟，即举剑自下剔上，满江蛟党约有七百余性命，连根带蔓悉无噍类。江中碧澄澄流水，变为红滚滚波涛。止有三蛟未及变形者因而获免。真君见蛟党尽诛，遂封那八哥鸟儿头上一冠，所以至今八哥儿头上皆有一冠。真君斩尽蛟党，后人诗叹曰：

神剑棱棱辟万邪，碧波江上剔葫芦。

孽龙党类思翻海，不觉江心杀自家。

且说孽龙精所生六子，已诛其四，蛟党千余俱被真君诛灭，止有第三子与第六子，并有一长孙藏于新建县洲渚之中，尚得留命，及闻真君尽诛其蛟类，乃大哭曰：“吾父未知下落，今我等兄弟六人，传有子孙六七百，并其族类共计千余，今皆被许逊剿灭，止留我兄弟二人，并一侄在此。吾知许逊道法高妙，岂肯容我叔侄们性命？不如前往福建等处逃躲残生，再作区处。”正欲起行，忽见真君同弟子甘战、施岑卒至，三蛟急忙逃去。真君见一道妖气冲天而起，乃指与甘施二人曰：“此处有蛟党未灭，可追去除之，以绝其根。”真君遂与甘施二人飞步而行，蹑踪追至半路，施岑飞剑斩去一尾，追至福建延平府地名洋九里潭，其一蛟即藏于深潭之中。真君召卿人谓曰：“吾乃豫章许逊，今追一蛟精至此，伏于此潭，吾今将竹一根插于潭畔石壁之上，以镇压之，不许残害生民，汝等居民勿得砍去。”言毕，即将竹插之，乃嘱之曰：“此竹若罢，许汝再生。此竹若茂，不许再出。”至今潭畔，其竹母若凋零，则复生一笋成竹，替换复茂。

更有一蛟被真君与甘施二人赶至福建建宁府崇安县。有一寺名怀玉寺，其寺有一长老，法名全善禅师，在法堂诵经，忽见一少年走入寺中哀告曰：“吾乃孽龙之子，今被许逊剿灭全家，追赶至此甚可怜悯，望贤师救我一命，后当重报！”长老曰：“吾闻豫章许逊，道法高妙，慧眼通神，吾此寺中何处可躲？”少年曰：“长老慈悲为念，若肯救援小人，小人当化作粟米一粒，藏于贤师掌中，待许逊到寺，贤师只合掌诵经，方保无事。”长老遂以允诺。少年即化为粟米一粒，入于长老掌中躲讫。真君与甘战、施岑二人赶入寺中，谓长老曰：“吾乃豫章许逊，赶一蛟精至此，今在何处？可令他出来见我。”长老也不答应，只管合掌拱手，口念真经。真君不知藏在长老掌中，遍寻不见，遂往寺外前后各处寻之；并不见踪迹。施岑曰：“想蛟精去矣，吾等合往他处寻赶。”

却说蛟精以真君去寺已远，乃复化为少年，拜谢长老言曰：“深蒙贤师活命之恩，无可报答，望贤师分付寺中，看令七日七夜不要撞钟擂鼓，容我报答一二。”长老依言分付师兄师弟，徒子徒孙等讫。及至三日，只见寺中前后狂风顿起，冷气飕飕，土木自动，长老大惊谓僧众曰：“吾观孽龙之子本是害人之物，得我救命，教我等七日七夜不动钟鼓，今止三日，风景异常，想必是他把言语哄我。若不动钟鼓，莫说望他报恩，此寺反遭害。那时悔之晚矣。”于是即令僧众撞起那东楼上华钟，那钟儿响了一百单八声，荣

荣汪汪，正是梵王宫里鲸音吼，商客舟中夜半闻。又打起那西楼上画鼓。那鼓儿响了一个三起三煞，丁丁东东，正是伊若雷鸣云汉上，恍疑鼉吼海涛中。

那蛟精闻得钟鼓之声，吃了一惊，即转身变为少年，回到寺中，来见长老言曰：“台前日分付寺中七日勿动钟鼓，意欲将寺门外前后高峻之处荡成万亩良田，报答吾师活命之恩。今才三日，止将 荡得平些，滚有泉出，未及如数。而吾师即动钟鼓 。”长老以狂风顿起、山动地动为对，那少年不胜 ，乃令人往寺外前后观之，但见高峻之处皆荡得坦平， 水流不竭，至今怀玉寺中不止千担谷种良田，盖亦蛟精报恩所致。

却说真君离了寺门，遍寻不见蛟精，乃复回高处望之，只见妖气依原还在寺中，乃与甘施二人又来寺中寻觅。其蛟精知真君复来，即先化为一僧拜辞长老言曰：“吾族中有众千余，皆被许逊诛灭。兄弟六人，已亡其四，吾父又未知存亡何如。吾今悔改前非，修行悟道。”言毕垂泪而别。真君果复至寺中，只见妖气出外，遂乃蹑迹迫至建阳地名叶墩，遥见一僧，知是蛟精所变，乃令甘施二弟子迫赶至近。甘施意欲斩之，真君连忙喝住，曰：“不可。此物虽是害人，今化为僧，量必改恶迁善。”遂叱曰：“孽畜，吾今赦汝前去，汝务要从善修行，勿害生民。吾有谕语分付与汝，劳心记着：逢湖则止，逢仰则住。”分付以毕，遂纵之而去。甘战叱曰：“孽畜，我师父饶了你性命，再不要害人！”施岑亦叱曰：“孽畜，你若不遵我师父谕语，再若害人，我擒汝就如反掌之易。”

那僧含羞乱窜而去，脱离了叶墩地方。来至一村，前有一山，遇一牧童，其僧乃问曰：“此处是何地名？”牧童答曰：“此处地名贵湖，前面一山名曰仰山。”僧闻牧童之言，乃大喜曰：“适问承真君分付，逢湖则止，逢仰则住。今到此处，合此二意，可以在此居住矣。”遂憩于路旁水田之间，其中间泉水四时不竭，后乃名离龙窟。即于仰山修行，法名古梅禅师，遂建一寺名仰山寺。其寺当时乏水，古梅将指头在石壁上乱指，皆有泉出其寺，由粮亦广。真君即于叶墩立一观，名曰真君观。遥与仰山相对，以镇压之。

却说真君又追一蛟精，其蛟乃孽龙第一子之子，孽龙之长孙也。其蛟直走至福州南台躲避，潜其踪迹。真君命甘施二弟子遍处寻索，乃自立于一石上，垂纶把钓。忽觉钓丝若有人扯住一般，真君乃站在石上，用力一扯，石遂裂开。只见扯起一个大螺，约有二三丈高大。螺中有一女子现出，真君曰：“汝妖也。”其女子双膝跪地，告曰：“妾乃南海水侯第三女，闻尊师学得仙道，欲求指教修真之路。故乘螺舟，特来相叩。”真君乃指以高盖山可以修炼之所，且曰：“此山有苦参甘草，上有一井，汝将其药洗于井中，饮其水，久则自可成仙。”遂命女子复入螺中，用巽风一口，吹螺舟浮于水面，直到高盖山下。女子乘螺于此，遂登山采取苦参，甘草等药，日于井中洗之。饮其井水，后女子果成仙而去。

却说施岑、甘战回见真君言：“蛟精无有寻处。”真君乃白高山绝顶以望，见妖气一道隐隐在福州城开元寺井中喷出，乃谓弟子曰：“蛟精已入在井中矣。”遂至其寺中用铁佛一座，置于井上压之。真君收伏三蛟已毕，遂同甘战、施岑复回豫章，再寻孽龙诛之。后人诗叹曰：

鼉（tuó，音陀）——即鼉龙，也叫扬子鳄，通称猪婆龙。

憩（qì，音气）——休息。

巽（shùn，音顺）风——顺风。

迢迢千里到南闽，寻觅蛟精驾雾云。

到处留名留异迹，今人万古仰真君。

却说孽精既不能滚沉豫章，其族党变为瓜葫，一概被真君斩灭，所生六子，斩了四子，只有二子一孙，未知下落。越思越恼，只得又奔往洋子江心，见了火龙父亲，哭诉其事。火龙曰：“四百年前孝悌明王传法与兰公，却使兰公传法与谏母，谏母传法与许逊。吾知许逊一生，汝有此难久矣。故我当时就令了鼃帅，统领虾兵蟹将，要问他追了金丹、宝鉴、铜符、铁卷之文，谁知那兰公将我等杀败，我彼时少年精壮，已不奈兰公何了。今日有许多年纪，筋力憔悴，还奈得许逊何？这凭你自去。”孽龙叹曰：“今人有说，父不顾子的世界，果然果然！”火龙骂曰：“畜生，我满眼的孙子，今日被你不长进，败得一个也没了，还来怨我！”父亲遂打将孽龙出来。

孽龙见父亲不与他做主，遂在江岸上放声大哭，哭道：“天，天，你既生孽龙，莫生许逊。既生许逊，莫生孽龙。”言罢又哭。这一哭不打紧，却惊动南海龙王敖钦第三位太子。彼时，太子领龙王钧旨，同巡江夜叉身上披挂，手执钢刀，正在此巡逻长江，见了孽龙，认得是火龙的儿子，即忙问曰：“孽龙在此哭着甚事？”孽龙道：“吾族党一千余人，皆被许逊诛灭。今父亲又不与我作主，我而今累累然，若丧家之狗，怎的由人不哭？”太子曰：“自古道家无全犯，许逊怎么就杀了你家许多人？他敢欺我水府无人么？老兄且宽心，待我显个手段擒他，报取冤仇，有何不可？”孽龙道：“许逊传了谏母飞步之法，仙女所赐宝剑，其实神通广大，难以轻敌。”太子曰：“我龙宫有一铁杵，叫做如意杵。有一铁棍，叫做如意棍。这个杵这个棍，欲其大，就有屋椽般大。欲其小，只如金针般小。欲其长，就有三四丈长。欲其短，只是一两寸短。因此叫如意的棍、如意的杵。此皆是父王的宝贝，那棍儿被孙行者讨去，不知那猴子打死了千千万万、万万千千的妖怪。只有这如意杵儿未曾使用。今带在我的身上，试把来与许逊弄一弄。他若挡抵得住，真有些神通。”孽龙道：“敢问太子，这杵是哪一代铸的？”太子道：“这杵自乾坤开辟之时，有一个盘古王，凿了那昆仑山几片棱层石，架了一座的红炉，砍了广寒宫一株娑陀树，烧了许多的黑炭，取了须弥山几万斤的生铁，用了太阳宫三味的真火，叫了那炼石的女媧，炼了七七四十九个日头，却命着雨师洒道，风伯扇风，太乙护炉，祝融看火，因此上炼得这个杵儿，要大就大，要小就小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。且此杵有些妙处，抛在半空之中，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更会变化哩。”

孽龙问曰：“而今那铁杵放在哪里？”太子即从耳朵中拿将出来，向风中晃三晃，就有屋椽般大。晃三晃就有竹竿般长。孽龙看见，大喜曰：“这样东西，要长则长，要大则大，那许逊有些法力，可以挡抵一二。只是徒弟们皆后生之辈，禁得几杵，禁得几杵？”夜叉见太子欲与孽龙报仇，乃谏止曰：“龙王千岁爷爷没有钧旨，太子怎敢擅用军器？恐千岁爷爷知道，不当稳便。”太子曰：“吾主意已定、你肯辅我便同去，杀一阵来，如不肯辅我，任你先转南海去罢。”夜叉乃不肯相助，先转回南海去了。

却说那太子杀奔豫章，要拿着许逊与那孽龙报仇。却怎生打扮，则见：

重叠叠鳖甲坚固，整齐齐海带飞斜。身骑着海马号三花，好一似天门冬将军披挂。

走起了磊磊落落滑石，飞将来漠漠漠漠辰砂。索儿绞的是天麻，要把威灵仙拿下。

却说真君同着弟子施岑等各仗宝剑，正要去寻捉孽龙，忽见龙王三太子叫曰：“许逊，许逊，你怎么这等狠心，把我孽龙家千百余人一概诛戮？你

敢小觑我龙宫呵！我今日与你赌赛一阵，把你拿将过来，与俺孽龙报了冤仇，才晓得我的本事。”真君慧眼一看，认是南海龙王的三太子，喝曰：“你父亲掌管南海，素称本分。今日怎的出你们不肖儿子？你好好回去，免致后悔。”太子道：“你杀人之父，人亦杀其父。杀人之兄，人亦杀其兄。孽龙是我水族中一例之人，我岂肯容你这等欺负？”于是举起钢刀，就望真君一砍，真君亦举起利剑来斩太子。你看那两个大杀一场，却不知胜负若何。则见：

一个是九关中神仙领袖，一个是四海内龙子班头。一个的道法精通却会吞云吸雾，一个的武艺惯熟偏能掣电驱雷。一个呼谶母为了师传最大神通，一个叫龙王做了父亲尽高声价。一个飞宝剑，前挑后剔，光光闪闪就如那大寒陆地凛严霜；一个抛铁杵，直撞横冲，琅琅就如那除夜人家烧爆竹。真个是，棋逢敌手，终朝胜负难分；却原来，阵遇对头，两下高低未辨。

却说真君与那太子，刀抵着剑，剑对着刀，自己牌时分战至午时，不分胜败。施岑谓众道友曰：“此龙子本事尽高，恐师父不能拿他，可大家一齐掩杀。”那太子见了真君弟子一齐助战，遂在耳朵中取出那根铁杵来，晃了两三晃，望空抛起。好一个铁杵！一变作十，十变作百，百变作千，千变作万，半天之中就如那纷纷柳絮颠狂舞，滚滚蜻蜓上下飞，满空懂得乒乓响，恰似潘丞相公子打擂槌。你看那真君的弟子们，才把那脑上的杵儿撇开，忽一杵在脑后一打。才把那脑后的杵儿架住，忽一杵在心窝一笃，才把心窝的杵儿一抹，忽一杵在肩膀上一锥，那些弟子们怕了那杵，都败阵而走。好一个真君，果有法术！果有神通！将宝剑望东一指，杵从东落；望西一指，杵从西开；望南一指，杵从南坠；望北一指，杵从北散。真君虽有这等法力，争奈千千万万之杵，一杵去了，一杵又来，却未能取胜。

忽观世音菩萨闻得此事，乃曰：“敖钦龙王十分仁厚，生出这个不肖儿子，助了蛟精，我若不去收了那如意杵宝贝，许逊纵有法力，无如之奈。”于是驾起祥云，在半空中，解下身上罗带，做成一个圈套儿丢将起来，把那千千万万之杵尽皆套去。那太子见了人套去他的宝贝，心下慌张，败阵而走。孽龙接见问曰：“太子与许逊征战得大胜否？”太子曰：“我战许逊，正在取胜之际，不想有一妇人使一个圈套，把我那宝贝套去了，我而今没处得。”孽龙曰：“套宝贝者非是别人，乃是观世音菩萨。”

言未毕，真君赶至，孽龙见了即化一阵黑风走了。太子心中不忿，又提着手中钢刀，再来交战。此是败兵之将，英勇不加，两合之中，被真君左手一剑，架开钢刀，却将右手一剑，斩那太子。忽观世音菩萨急忙止住曰：“不可，不可！”真君举眼一看，见是观音，遂停住宝剑。观音曰：“此子是敖钦龙王的第三子，今无故辅助孽龙，本该死罪，奈他父亲素是仁厚。今我在此，若斩了此子，龙王又说我不救他，体面上不好看。”真君方才罢手。

却说那巡江夜叉回转龙宫，将太子助孽龙之事，一一禀知龙王。龙王顿足骂曰：“这畜生，恁的不肖！”彼时，东海龙王敖顺、西海龙王敖广、北海龙王敖润同聚彼处，亦曰：“这畜生今日去战许逊，就如那葛伯与汤为仇。辅助孽龙，就如那崇侯助纣为虐。容不得他！”敖钦曰：“这样儿子，要他则甚？”遂取过一口利剑，敕旨一道，令夜叉将去，叫太子自刎而亡。夜叉领了敕旨，费了宝剑，径来见着三太子，说道：“千岁爷爷知太子辅助孽龙，心中发怒，将敕旨一道、利剑一口，叫太子自刎而亡。”太子闻得此言，吓

助纣（zhòu，音皱）为虐——帮助坏人做坏事。

得个魂不着体，遂跪下观音，叫道：“善菩萨，没奈何到我父王处保过这次。”观音道：“只怕你父亲难饶你死罪，你不如到蛇盘谷中鹰愁涧躲避，三百年后，等唐三藏去西天取经，罚你变做个骡子，径往西竺国驮经过来。那时将功赎罪，我对你父亲说过，或可留你。”太子眼泪汪汪，拜辞观世音往鹰愁涧而去。观音复将所收铁杵，付与夜叉，教夜叉支付与龙王去讫。真君亦辞了观音，回转豫章，不在话下。但不知后来收伏孽龙如何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十三回 孽龙求观音讲和 真君五次收孽龙

却说观音菩萨别了真君，欲回普陀岩去。孽龙在途中投拜，欲求与真君讲和，后当改过前非，不敢为害。言辞甚哀。观音见其言语恳切，乃转豫章，来见真君。真君问曰：“大圣到此，复有何见谕？”观音曰：“吾此一来，别无甚事，孽龙欲与君讲和，今后改恶迁善，不知君肯允否？”真君曰：“他既要讲和，限他一夜滚百条河，以鸡鸣为止。若有一条不成，吾亦不许。”弟子吴猛谏曰：“孽畜原心不改，不可许之。”真君曰：“吾岂不知？但江西每逢春雨之时，动辄淹浸，吾欲其开成百河，疏通水路耳，非实心与之和也。”观音亦曰：“害人之物，吾亦不能容他。但适来见其言辞恳切，聊此一行耳。和与不和，却凭君自处。”

于是观音遂辞真君而去。孽龙接见，问其所以。观音将真君所限之事，一一说与孽龙。孽龙大喜，是夜用尽神通，连滚连滚，恰至四更，真君命社伯等神扣计其数，已滚九十九条，社伯作鸡鸣，引动众鸡皆鸣。孽龙闻得大惊惧，自知不能免罪，乃化为一少年，未及天明，即遁往湖广躲避去讫。真君至天明查记河数，止欠一条。鸡声尽鸣，乃知是社伯假鸡鸣也，遂令弟子计功受赏。真君急寻孽龙之时，已不知其所在。后来遂于河口立县，即今之南康湖口县是焉。

却说孽龙遁在黄州府黄冈县地方，变作个少年的先生求馆。时有姓史的，有一老者，名仁，家颇饶裕，有孙子十余人，正欲延师开馆。孽龙至其家，揖曰：“小生姓曾名良，本贯豫章人氏，闻君家有馆，特来领教。”史老见其人品清高，礼貌恭敬，心窃喜之，但未知其学问何如，遂谓曰：“敝乡旧俗，但先生初来者，或考之以文，或试之以对，然后启帐单。老有一对，欲领尊教，何如？”孽龙曰：“愿闻。”史老曰：“曾先生腰间加一（四）点，鲁邦贤士。”孽龙曰：“我就把令孙为对。”遂答曰：“史小子头上着一横，吏部天官。”史老见先生对此对绝妙，不胜之喜，乃曰：“先生高才邃养，奈寒舍学俸微少，未可轻屈。”孽龙道：“亦有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史老遂择日启馆，叫诸孙具贽见之仪，行了拜礼，遂就门下授业。孽龙教授那些生徒，辨疑解惑，讲书说经，明明白白，诸生大有进益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以孽龙自滚河以后，遍寻不见，遂同甘战、施岑二人径到湖广地面，寻觅踪迹。忽望妖气在黄冈县乡下姓史的人家，乃与二弟子径往其处，至一馆中，知是孽龙在此变作先生教训生徒。真君乃问其学生曰：“先生哪里去了？”学生答云：“先生洗浴去了。”真君曰：“在哪里洗浴？”学生曰：“在涧中。”真君曰：“这样十一月天气还用冷水洗浴？”学生曰：“先生是个体厚之人，不论寒天热天，常要在水中去浸一浸。若浸得久时，还有两三个时辰才回来。”真君乃与弟子坐在馆中，等他回时就下手拿着。忽举头一看，见柱壁上有对联云：

赵氏孤儿切齿不忘屠岸贾；
伍员烈士鞭尸犹恨楚平王。
恨小非君子，
无毒不丈夫。

又壁上题有诗句云：

自叹年未（来）运不济，子孙零落却无遗。

心怀东海波澜阔，气压西江草树低。

怨处咬牙思旧恨，豪众挥笔记新诗。

男儿不展风云志，空负天生八尺躯。

真君看诗对已毕，乃大惊，谓其弟子曰：“此诗此对自是复仇之语，若此孽不除，终成大患，汝等务宜勉力擒之。”言未毕，忽史老来馆中看孙子攻书。时盛冬天气，史老身上披领羊裘，头上戴顶暖帽，徐徐而来。及见真君丰姿异常，连忙施礼，问曰：“先生从何而来？”真君答曰：“小生乃豫章人，特来访友。”史老谓孙子曰：“客在此，若何不通报？”遂邀真君与二弟子至家下告茶。茶毕，史老问真君姓名，真君曰：“小生姓许名逊，此二徒一姓施名岑，一姓甘名战。”史老曰：“闻得许君者法术甚妙，诛灭蛟精，敢是足下否？”真君曰：“然。”史老遂下拜礼，真君以其年老，即连忙答之。史老谓真君曰：“仙驾临此，欲何为？”真君曰：“尊府教令孙者，乃孽龙精也，变形于此，吾寻踪觅迹，特来擒之。”史老大惊，乃曰：“怪道这个先生无问寒天暑天，日从涧中洗浴，浴水之处，往时浅浅的，今成一潭，深不可量。”真君曰：“尊翁有缘，幸遇小生相救。不然，今日是个屋舍，后日是个江河。即尊翁家属等，且葬鱼腹矣。”史老曰：“此蛟精怎的拿他？”真君曰：“此孽千变万化，他若提防于我，变化更易。今或不之提防，纵要变时，必资水力，可令公家几水缸、水桶、洗脸盆及碗盏之类，皆不可注水，使他变化不去，我自然拿了他。”

史老分付已毕，孽龙正洗浴回馆，真君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孽畜，走哪里去！”孽龙大惊，却待寻水而变，遍处无水，惟砚池中有一点余水未倾，遂从里面变化而去。此一变，变得极是诡秘，自西、自东、自南、自北，竟不知其踪迹也。后人遂有诗叹曰：

堪叹蛟精玄上玄，墨泡变化至今传。

当时若肯心归正，却有金书取上天。

却说史老见真君赶去孽龙，甚是感谢，乃留真君住了数日，极甚款曲。真君曰：“此处孽龙居久，恐有沉没之患。汝可取杉木一片过来，吾书符一道，打入地中，庶可以镇压之。”真君镇符已毕，感史老相待殷勤，更取出灵丹一粒，点石一片，化为黄金，约有三百余两，相谢史老而去。施岑曰：“孽龙今不知遁在何去？可从此湖广上下，遍处寻觅诛之。”真君曰：“或此孽瞰我等在此，又往豫章，欲沉其郡城土地，未可知也。莫若且回家中觅其踪迹，如果不在，再往外获之未晚。”于是师弟子们一路回归。毕竟后来擒蛟如何？且听下面分解。

款曲——殷勤的心意。

瞰（kàn，音看）——窥视。

第十四回 孽龙精入赘 长沙 许旌阳六次擒蛟

却说孽龙精砚池变去，又化为美少男子，逃往长沙府，闻知刺史贾玉家生女，极有姿色。怎见得标致？

眉如翠羽，肌如凝脂。齿如瓠犀，手如柔荑。脸衬桃花瓣，鬟堆金凤丝。秋波湛湛妖娆态，春笋纤纤媚姿。斜髻红绡飘彩艳，高簪珠翠显光辉。说甚么汉苑王嫱，说甚么吴宫西施。说么赵家飞燕，说么杨家贵妃。柳腰微摆鸣金珮，莲步轻移动玉肢。月里嫦娥难比此，九天仙子怎如斯。官妆巧样非凡类，飞琼昨夜降瑶池。

却说此女姿色冠绝江南，孽龙遂来结拜刺史贾玉。贾玉问曰：“先生何人也？”答曰：“小人姓慎名郎，自幼颇通经典，不意名途淹滞，莫能上达，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。因往南国贩其货，今得明珠数斛，生乃无处作用。兹者特来献与使君。伏望笑留，幸甚。”贾使君曰：“此宝乃先生心力所求，况汝我萍水相逢，素无心，吾岂敢受此厚赐哉？”再三推拒不受。慎郎献之甚切，使君遂不得已而受之。留住数日，使君见慎郎礼貌谦恭，丰姿美丽，琴棋书画件件皆能，弓矢干戈般般惯熟，使君遂谓慎郎曰：“吾有一女，未曾许配他人，今当配汝为妻，汝意若何？”慎郎鞠躬，致谢而退。慎郎又将珍宝厚贿使君亲信之人，悉皆称赞慎郎之德。使君乃择吉日，将其女与慎郎成亲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慎郎既在贾使君府中，成婚以后，岁遇春夏之时，则告禀使君，托言出游江湖，经商买卖。至秋冬之时，则重载船只而归，皆是奇珍异宝。使君大喜曰：“吾得佳婿矣。”盖不知其为蛟精也。所得宝财宝货，皆因春夏大水，覆人舟船，抢人财宝，装载而归。慎郎既赘使君府中，计有三年，复生三子。

一日慎郎寻思起来，不胜忿怒，曰：“吾家世居豫章，子孙族类一千余众，皆被许逊灭绝。破我巢穴，使我无容身之地。虽然潜居此地，其实怨恨难消。今既岁久，谅许逊不复知有我也，我今欲回豫章，大兴洪水，溃没城郡，仍灭取许逊之族，报复前仇，方消此恨。”言罢，来见使君。使君问曰：“贤婿有何话说？”慎郎曰：“贫婿自思男子者志在四方，岂能向故园空老？方今春风和暖，正宜出外经商，特来拜辞岳丈前去。家中妻子、大小事务，望岳丈看顾。”使君曰：“贤婿放心前去，不必多忧。若得充囊之利，早回马首之鞭。”言罢，分别而去。

时晋永嘉七年，真君与其徒甘战、施岑周览城邑，遍寻蛟孽，杳无踪迹，已三年矣。今且置之度外去了。不想道这个孽龙自家却来寻死。忽一日，变一少年子弟，丰姿美貌，衣冠俊伟，称言吴地人氏，来谒真君。道童通报毕，真君命其入见。真君问曰：“先生何处人也？”少年曰：“小生姓慎名郎，金陵人氏。久闻贤公有斡旋天地之手，慑伏孽龙之功，海内少二，寰中寡双。小生特来过访，别无他意，盖欲遂识荆之愿尔。”真君曰：“孽精未除，徒负虚名，可愧，可愧！”真君言罢，其少年告辞而出，真君送而别之。

甘、施二弟子曰：“适间少年是何人也？”真君曰：“此孽龙也。今来相见，探我言虚实耳。”甘、施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真君曰：“吾观其人妖气尚在，腥风袭人，是以知之。”甘战曰：“既如此，即当擒而诛之。”

入赘（Zhuì，音坠）——男子到女家结婚并成为女家的家庭成员。

髻（du，音躲）——下垂。

纵之使去也？”真君曰：“吾四次擒拿，皆被变化而去。今盖使彼不甚提防，庶可以随便擒之耳。”施岑乃问曰：“此时不逃躲何处，吾二人愿往杀之。”真君举慧眼一照，乃曰：“今在江浒，化为一黄牛，卧于郡城沙碛之上，我今化为一黑牛，与之相斗，汝二人可提宝剑潜往窥之，候其力倦，即拔剑而挥之，蛟必可诛也。”言罢，遂化一黑牛，奔跃而去。则见：

拔山气力，转地施为。乘风愈奔，见月不喘。却好似函谷关中，老子乘来传道教；又恍如即墨城下，田单驱出助军威。奔奔腾腾，纵庖丁发砧之刀解之未可；蹦蹦跃跃，任贾坚穿杨之箭射之不能。长安道上，毋烦丙相问行程；渤海郡中，奚事袭公偿贾价。使耕夫纵力本，岂敢清晨起去，大叱之以拖犁；凭牧子恁忘忧，那能暮夜归来，倒骑之以吹笛。

真个是：

爪蹄坚固如山虎，头角峥嵘似海龙。

今向沙边相抵触，神仙变化果无穷。

却说真君化成此牛，早到沙碛之上，即与黄牛相斗，恰斗有两个时辰，甘、施二人蹑迹而至。正见二牛相斗，黄牛力倦之际，施岑用剑一挥，正中黄牛左股，甘战亦挥其宝剑，斩及一角，黄牛奔入城南井中，其角落地。真君此时未除，此角后乃变一牛，在黄牛洲与马当相对，常常出来害取客商船只，此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谓甘、施曰：“孽龙既入井中，谅巢穴在此，吾遣符使吏兵导我前进，汝二人可随我之后，蹑其踪迹，探其巢穴，擒而杀之，以绝后患。”言罢，真君乃跳入井中，施甘十人亦跳入井中，符使护引真君前进。只见那个井，其口上虽是狭的，到了下面，别是一个洞府，别是一个乾坤。这边有一个孔，透着那一个孔，那边有一个洞，透着这一个洞，就相似杭州城二十四条花柳巷，巷巷相穿，又相似龙窟港三十六条大湾，湾湾相见。常人说道：井中之蛙，所见甚小，盖未曾到这个所在，见着许大世界。

真君随符使一路而行，忽见一样物件，不长不短，圆圆的，相似个擂槌模样。甘战抬起看时，乃是一车辖，问于真君曰：“此井中怎的有此车辖？”真君道：“昔前汉有一人姓陈名遵，每大会宾客，辄闭了门，取车辖投于井中。虽有急事，不得去，必饮罢才捞取车辖还人，后有一车辖再捞不起，原来水荡在此处来了。”又行数里，忽见有一个四方四角新新鲜鲜的物件，施岑捡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印匣儿，问于真君。真君曰：“昔后汉有宦官张让劫迁天子，北至河上，将传国玉玺投之井中，再无人知觉。后洛阳城南骊宫井，有五色气一道，直冲上天，孙坚认得是宝贝的瑞气，遂命人浚井，就得了这一颗玉玺。玺便得去，却把这个匣儿遗在这里。”又行数里，忽见有一物件，光闪闪白净净，嘴弯弯腹大大的，甘战却拾将起来一看，原来是个银瓶。甘战又问于真君，真君曰：“曾闻有一女子吟云：石上磨玉簪，玉簪欲成中央折。井底引银瓶，银瓶欲上系绳绝。想这个银瓶是那女子所引的，因断了绳子，故流落在此。”符使禀曰：“孽龙多久遁去，真仙须急忙追赶。途路之上，且不要讲古。”真君于是命弟子趱步而行。只见水族之中，见了的唬得魂不附体，鲇鱼儿只是张了一个口，团鱼儿只是缩了一个头，儿，

车辖——大车轴头上穿着的小铁棍，可以管住轮子使不脱落。

浚（jùn，音俊）井——把井挖深。

趱（zǎn，音赞）步——快走。

只是拱了一个腰，鲫鱼儿只是摇一摇头，摆一摆尾，钻在洞孔里去。真君都置之不问。

却说那符使引真君再转一湾，抹一角，正是行到山穷水尽处，看看在长沙府贾玉井中而出。真君闯见孽龙踪迹，谓甘施曰：“今得其巢穴矣。”遂辞了符使回去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孽龙精既出其井，仍变为慎郎，入于贾使君府中。使君见其身体狼狽，一家之人大惊小怪，问其缘故，慎郎答曰：“今去颇获大利，不幸回至半途，偶遇贼盗，货财尽被劫掳，又被杀伤左额左股，疼痛难忍。”使君看其刀痕，不胜隐痛，即令家童请求医士疗治。真君乃扮作一医士，命甘施二人扮作两个徒弟跟随。这医士呵：

道明贤圣，药辨君臣。遇病时深识着望闻问切，下药处精知个功巧圣神。戴唐巾披道服，飘飘扬扬，吕洞宾模样；摇羽扇背葫芦，潇潇洒洒，孙思邈行踪。诊寸关尺三部脉，辨邪审病，奚烦三折肱，疗上中下三等人，起死回生，只是一举手。真个是东晋之时，重生了春秋扁鹊；却原来西江之地，再出着上古神农。万口共称医国手，一般都是活人心。

却说真君扮了医士，其童仆见了，相请而去。真君遂进了使君宅上，相见礼毕，使君曰：“吾婿在外经商，被盗贼杀伤，左额左股，先生有何妙药，可以治之。容某重谢。”真君曰：“宝剑所伤，吾有妙方，手到即愈。使君大喜，即召慎郎出来医治。当时蛟精卧于房中，问童仆曰：“医士只一人么？”童仆曰：“兼有两个徒弟。”蛟精知疑是真君，不敢轻出。其妻贾氏催促之曰：“医人在堂，你何故不出？”慎郎曰：“你不晓事，医得我好，也是这个医士。医得不好，也是这个医士。”贾氏曰：“终不然。这个医士不是三折肱来的。”慎郎曰：“好便是个折肱医士，不好却是个取命阎王。”贾氏竟不知所以。

使君见慎郎不出，亲自入房召之。真君乃随使君之后，直至房中厉声叱曰：“孽畜，再敢走么！”孽龙计穷势迫，遂变出本形，蜿蜒走出堂下。不想真君先设了天罗地网，活活擒之。贾使君不知缘故，却唤慎郎三子急忙逃遁。真君以法水喷之，其三子悉变为小蛟，真君拔剑并诛之。贾玉之女此时亦欲变幻，施岑活活拿住，使君大惊。真君曰：“慎郎者，乃孽龙之精，今变作人形，拜尔为岳丈。吾乃豫章许逊，追寻踪迹至此擒之。尔女今亦成蛟，合受吾一剑。”贾使君乃与其妻跪于真君之前，哀告曰：“吾女被蛟精所染，非吾女之罪，伏望怜而赦之。”真君遂给取神符，与贾女服之，故得不变。真君谓使君曰：“蛟精所居之处，其下即水，今汝舍下深不逾尺，皆是水泉，可速徙居他处，毋自蹈祸。”使君举家惊惶，遂急忙迁居高处。原住其地，不数日果陷为渊潭，深不可测。

施岑却从天罗地网中取出孽龙，欲挥剑斩之。真君曰：“此孽杀之甚易，擒之最难。我想江西系是浮地，下面皆为蛟穴。城南一井，其深无底，此井与江水同消长，莫若锁此畜。回归吾以铁树投之井中，系此孽畜于铁树之上。使后世倘有蛟精，见此畜遭厥磨难，或有警惕，不敢为害。”甘战曰：“善。”遂锁了孽龙，径回豫章。于是驱使神兵，铸铁为树，置之郡城南井中，下用铁索钩镇其地脉入口摆数尺，牢系孽龙于树，且祝之曰：

铁树开花，其妖若兴，吾当复出。铁树居正，其妖永除。水妖屏迹，城邑无虞。

又留记云：

铁树镇滨州，万年永不休。天下大乱此处无忧，天下大旱此处溥收。

又元朝吴全节有诗云：

八索纵横维地脉，一泓消长定江流。

豫章胜地由天造，砥柱中天亿万秋。

真君又铸铁为符，镇于鄱阳湖中。又铸铁盖覆于庐陵元潭，今留一剑在焉。又立府靖于岩峣山顶，皆所以镇压后患也。真君既擒蛟孽，功满乾坤，但不知后来飞升如何，且听下面分解。

第十五回 武昌府郭璞脱凡 许真君拔宅升天

晋明帝太宁二年，大将军王敦字处仲，出守武昌，举兵内向，次于洞庭湖。真君与吴君同往说之，盖欲止敦而存晋也。是时郭景纯亦在王敦幕府，因此三人得以相会。景纯谓真君曰：“公斩馘蛟精，功行圆满。况曩时西山之地，灵气钟完，公不日当上升矣。”真君感谢不一，此不在话下。

且说景纯同真君吴君敬来参见王敦，敦见三人同至，大喜，遂令左右设宴，延请三人饮酒，至半酣，敦问曰：“我昨宵偶得一梦，梦见一木破天，不知主何吉凶？”真君曰：“木上破天，乃未字也，公未可妄动。”吴君曰：“吾师之言，灼有先见，公谨识之。”王敦闻真君言，心甚不悦，乃变形于色，令郭璞卜之。璞曰：“此数用克体，将军此行，干事不成也。”王敦不悦曰：“我之寿有几何？”璞曰：“将军若举大事，祸将不久。若遂还武昌，则寿未可量。”王敦怒曰：“汝寿几何？”璞曰：“我寿尽在今日。”王敦大怒，令武士擒璞斩之。真君与吴君举杯掷起，化为白鹤一双，飞绕梁栋之上。王敦一举眼瞧之，已失二君所在。

且说郭璞既殒，众人备办衣衾棺椁，殓之以毕。越三日，市人见璞衣冠俨然，与亲友相见如故。王敦知之不信，令开棺视之，果无尸骸，始知璞脱质升仙也。自后王敦行兵果败，遂还武昌而死，率有尸解之刑，盖不听三君之谏，以至如此。由是吴君邀真君同下金陵，遨游山水去讫。既而欲买舟上豫章，打头风不息。舟中人曰：“当此仲夏，南风浩荡，舟船难进，奈何？”真君曰：“我待汝等驾之，汝等但要瞑目安坐，切勿开眼窥视。”吴君乃立于船头，真君亲自把船遂召黑龙二尾，挟舟而行。经池阳之地，以先天无极都雷府之印，印西崖石壁上，以辟水怪。舟渐渐凌空而起，须臾过庐山之巅，至云霄峰。二君欲观洞府景致，故其船梢刮抹林木之表，戛戛有声。舟人不能忍，皆偷眼窥之，忽然舍舟于层峦之上，折桅于深涧之下。真君谓舟人曰：“汝等不听吾言，以至如此。今将何所归乎？”舟人恳拜，愿求济度之法。真君教以服饵灵章，遂得辟谷不饥，尽隐于紫霄峰下。二君乃各乘一龙回至豫章，遂就旧时隐居，终日与诸弟子讲究真诠。乃作思仙之歌云：

天运循环兮疾如飞，人生世间兮欲何为？争名夺利兮成墟，风月滋味兮有谁知？

不如且进黄金后，一饮一唱日沉西。丹砂养就玉龙池，小瓢世界宽无涯。世人莫道是愚痴，酡然一笑天地齐。

又作八宝垂训曰：

忠孝廉谨，宽裕容忍。忠刚不欺，孝则不悖。廉而罔贪，谨而勿失。修身如此，可以成德。宽可得众，裕然有余。容而翕受，忍则安舒。接人以礼，怨咎涤除。凡我弟子，动静勤笃。念兹在兹，当守其独。有丧厥心，三官考戮。

却说天地水府，三元三品三官大帝，及太白金星因言：“真君道高德厚，除荡妖孽，惠及生灵。其弟子吴猛等扶同真君，共成至道，皆宜推荐，以至天庭。”商议具表，奏闻玉帝。次早三官大帝、及金星上表言：“南昌许逊原是玉洞天仙下降，兹者积修至道，除荡妖精，名满乾坤，功垂万世。臣等具表，敬伸推荐。望乞降诏，宣至天庭，加以职位。臣等不胜待命。”玉帝闻奏，乃对众真曰：“许逊德果至善，功果无双，合授九州都仙大使、兼高

馘（guó，音国）——割下左耳。

棺椁（gu，音果）——泛指棺材。椁，古代套在棺材外面的大棺材。

明大使之职，封孝先王，远祖祖父各有职位。失差九天采访使崔子文、段丘仲捧诏一道，谕知许逊，期以八月十五日午刻，拔宅上升，以昭善报。”言罢，三官大帝与金星谢恩而退。采访二仙即捧天诏敬往下界。

时晋孝武宁康二年甲戌，真君时年一百三十六岁，八月朔旦，见云仗自天而下，导从者甚众，降于真君之庭。真君迎接拜讫，二仙曰：“奉玉皇敕命，赐子宝诏，子可备香化灯烛，整顿衣冠，俯伏阶下，以懿宣读。”诏曰：

上诏学仙童子许逊，卿在多劫之前，积修至道，勤苦悉备。天经地纬，悉已深通。

万法千门，罔不师历。救灾拔难，除害荡妖。功济生灵，名高玉籍。众真推荐，宜有甄升。

可授九州都仙大使兼高名大使，孝先王之职，赐紫彩羽袍、琼旌宝节各一事，期以八月望日，拔宅上升。诏书到日，信诏奉行。

读罢，真君再拜，遂登阶受诏毕，乃揖二仙上坐。真君曰：“敢问二仙姓名？”一仙曰：“余乃崔子文。”一仙曰：“余乃段丘仲。俱授九天采访使之职。”真君曰：“愚蒙有何德能，感动天帝，更劳二仙下降？”二仙曰：“公修己利人，功行已满。昨者金星保奏，升入仙班。玉帝诏以八月十五日午刻时分，以云龙车相迎。先命某等捧诏谕知。”言毕，遂乘龙车一辆而去。

却说真君既得天书之后，门弟子吴猛等与乡中耆老及诸亲眷，皆知行期在迩，自此朝夕会于真君之第，日设宴共饮，以叙别情。真君谓众人曰：“欲达神仙之路，在先行其善而后立其功。吾去后，一千二百四十年间，豫章之境、五陵之内，当出地仙八百余人，其师出于豫章，大阐吾教。以吾坛前松树枝垂覆拂地，郡江心中忽生沙洲掩过井口者，是其时也。”后人有言：“龙沙会合，真仙必出。”潘清逸有《望龙沙》五言诗云：

五陵无限人，密视松沙记。龙沙难未合，气象已虚异。

昔时云浪游，半作桑麻地。地形带江转，山势若连契。

是时八月望日，大营斋会，遍召里人及诸亲友并门弟子，长少毕集。至日中，遥闻音乐之声，祥云缭绕，渐至会所。羽盖龙车，仙童彩女，官将吏兵，前后拥护。前采访使二仙又至，真君拜迎。二仙复宣诏曰：

上诏学仙童子许逊，功行圆满，已仰潜山司命官传金丹于下界，返子身于上天。及家口厨宅一并拔之上升，着今天下力士与流金火铃照辟中间，无或散漫，仍封远祖许由玉虚仆射，又封曾祖许琰太微兵卫大夫，曾祖母太微夫人，其父许肃封中岳仙官，母张氏封中岳夫人。钦此钦遵，诏至奉行。

诏罢，真君再拜受诏毕，崔子文曰：“公门下弟子虽众，惟陈勋、曾亨、周广、时荷等，外黄仁览与其父，盱烈与其母，共四十二口，合当从行。余者自有升举之日，不得皆往也。”言罢，揖真君上了龙车，仙眷四十二口，同时升举。里人及门下弟子，不与上升者不舍真君之德，号泣振天，愿相随而不可得。真君曰：“仙凡有路可通，汝等但能遵行孝道，利物济民，何患无报耶？”真君族孙许简哀告曰：“仙翁拔宅冲升，后世无所考验，可留下一物，以为他日之记。”真君遂留下修行钟一口，并一石函，谓之曰：“世变时迁，此即为陈迹矣。”真君有一仆名许大者，与其妻市米于西岭，闻真君飞升，即奔驰而归，行忙车覆，遗其米于地上，米皆复生。来至哀泣，求其从行。真君以彼无有仙分，乃授以地仙之术。夫妇皆隐于西山。仙仗既举，屋宇鸡犬皆上升，惟鼠不洁，天兵推下地来，一跌肠出，其鼠遂拖肠不死。又坠下药臼一口，碾穀一轮，又坠下鸡笼一只，于宅之东南十里。又许氏仙姑坠下金钗一股。时人以其拔宅上升，有诗叹美云：

慈仁共羨许旌阳，惠泽生民耿不忘。

拔宅上升成至道，阳功阴德感苍苍。

仙驾飞空渐远，望之不可见，惟见祥云彩霞，弥漫上谷。百里之内，异香芬馥。忽有红锦帷一幅，飞来旋绕故地之上。却说真君仙驾绕过袁州宜春县栖梧山，真君乃遣二青衣童子，下告王朔，具以玉皇诏命，因来相别。王朔举家瞻拜告曰：“朔蒙尊师所授道法，遵行已久，乞带从行。”真君曰：“子仙骨未充，止可延年得寿而已，难以带汝同行。”乃取香茆一根掷下，令二童子授与王朔，教之曰：“此茆味异，可栽植于此地，久服长生。甘能养肉，辛能养节，苦能养气，咸能养骨，滑能养胃，酸能养筋，宜调和美酒饮之，必见功效。”言讫而别。王朔依真君之言，将此茆栽植，取来调和酒味服之，寿三百岁而终。今临江府玉虚观即其地也，仙茆至今犹在。真君飞升之后，里人与其族孙许简就其地立祠，以所遗诗一百二十首，写于竹简之上，载之巨箒，令人探取以决休咎。其修行钟、药毂、药臼、石函等事，并宝藏于祠，后改为观，因空中有红锦帷飞来旋绕，故名曰游帷观。

真君既至天廷，玉帝升殿，崔子文、段丘仲二仙引真君与弟子等听候玉旨。玉帝宣入朝见，真君扬尘拜舞，俯伏金阶下，上表奏曰：“臣许逊，庸才劣质，虽有咒水行符馘毒之功，盖亦赖众弟子十人之力。今弟子之中，止有陈勋、曾亨、周广、时荷、黄仁览、盱烈六人，已蒙圣恩，超升天界。更有吴猛、施岑、甘战、钟离嘉、彭抗五人未蒙拔擢升。臣等蒙恩而遗弃五人也，诚为缺典。望乞宣至天廷，同归至道，则一视同仁，吴天罔极矣。”玉帝见奏，即传玉旨，差周广为使，赍传诏旨，令吴猛等五人同日上升。周广即拜辞玉帝，赍诏下宣。是时乃晋宁康二年九月初一日也。吴猛时年一百八十六岁，见真君上升，已不与从，心内快快，正与施岑、甘战、钟离嘉、彭抗四道友同归西宁，聚众修炼。只见周广赍诏自天而下，众相见以毕，动问其下界之故，周广曰：“吾师许君朝见玉帝，即上奏五位仙友多助仙功，未得上升，恳求玉帝超擢。玉帝即差广赍诏，即令五君上升，同归至道。”五人听言大喜，各乘白鹿车白昼冲升。

然真君所从道者三千余人，其有功有行而得上升者，通吴君十有一人焉耳。真君领弟子朝见玉帝毕，玉帝各授以仙职，遂率群弟子拜谒太师祖孝悌明王卫弘、师祖孝明王兰公、师传谏母以毕，又谢了三官金星保奏之功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真君自升仙以后，屡显神通。隋炀帝无道，烧毁佛祠，乃将游帷观废毁。唐高宗永淳年间，遂命真人胡惠超重新建之，至宋太宗、仁宗皆赐御书，真宗时赐改游帷观曰玉隆宫。至宋代政和二年，徽宗忽得重疾，面生恶疮，昼寝，恍然一梦，见东华门有一道士，戴九华冠，披绛章服，左右童子持剑导前，来至丹墀稽首。帝疑非人间道士，因问曰：“卿是何人？”道士对曰：“吾为许旌阳，权掌九天司职。上帝诏往西瞿耶国按察，经由故国，知主上患疾，特来顾之。”帝曰：“朕患毒疮，诸药不能愈。卿有药否？”道士即取小瓢子倾药一粒，如绿豆子大，呵气抹于徽宗疮上，遂揖而去，且曰：“吾洪都西山弊舍久已零落，乞望圣眼一瞻为幸。”帝豁然而寤，觉满面清凉，以手摩之，疮遂愈矣。乃令近臣将图经考之，见洪州西山有许旌阳遗迹，诏造许真君行宫，改修玉隆宫，仍添万寿二字塑。

真君新像，尊号曰神功妙济真君。许真君所遗之物，皆有神护守，不可触犯。如殿前手植柏树，其荣瘁常兆宫之盛衰，剪叶煎汤，诸病可愈。井中铁树，唐严撰作洪州牧，心内不信，令人掘发，俄然天变，忽有迅雷烈风，

江波泛滥，城郭震动。撰惧，叩头悔谢，久之而后止。又强取修行钟置之僧寺击之，声哑如土木，撰坐寐见神人叱责，醒觉而送钟还宫。又碾轮药臼，州牧徐登苓取至府观之，尤未及观，遂乃飞去还宫。又石函，唐朝张善安窃据洪州，强强凿开其盖，内册诸书数字云：“五百年后强贼张善安开凿之。”善安看毕恐惧，遂磨洗其字，终不泯灭。因藏其盖，其字尚留函底。宋高宗建炎间，金人寇江左，欲焚毁宫殿。俄而水自楹桷喷出，火不能烧，虜酋大惊，乃撤兵而去。

皇明列圣犹加寅奉，敕赐重修宫殿。真君屡出护国行斋。正德戊寅年间，宁府阴谋不轨，亲 其宫。真君降箕笔云：

三三两两两三三，杀尽江南一檐耽。

荷叶败时黄菊绽，大明依旧镇江山。

予性颇嗜真君之道，因考寻遗迹，搜捡残编，汇成此书，与同志者共之，使仙凡有路，而吾人可以兴好道之心云。

